

第七十一回 丢马龙艾虎寻踪迹 失张豹义士又为难

诗曰：

无论龙韬与豹韬，徐良真不愧英豪。
众声况是称多臂，百战何曾损一毛！
斩铁岂须三尺剑，削金直借大环刀。
若非暗地来相助，怎得同盟脱虎牢？

且说艾虎带着张豹，到了屋中，寻找马龙不见，急得艾虎跺脚，暗暗地叫苦。张豹问道：“大哥倒是上哪里去了？”艾虎想：“大哥不是粗鲁人，我紧嘱千万可别离开此处。到底还是出去了，岂不叫小弟着急！”张豹说：“你瞧我是个浑人，我都行不出那个事来，不怕拉屎撒尿也不离这个地方。”艾虎说：“我去找他去，找了他你可别走了哇！”张豹说：“我死都不出这个屋子！”

艾虎出去，一直往南，过了那五间东房，知道那里头捆着五个人，马大哥说不能上那屋里。又顺着南夹道一直的往西，到了西面，又是死囚牢的后身，盖着五间木板房儿，靠里屋内有灯火半明不暗，艾虎把窗棂纸戳了一个窟窿，往里一瞧，见了一宗差事。就见四个人在炕上四马倒攒蹄捆着，嘴里鼓鼓囊囊，必然是塞着口哪，都翻着眼睛彼此看着，就是说不出话来。艾虎纳闷，这是谁干的事情？莫不成是马大哥看见这有人，他怕嚷嚷？

艾虎看毕，自个又奔了北边夹道，重新再奔貔犭门，绕了一个四方的弯儿。马龙的一点影色皆无。自个到屋中来告诉张豹，焉知晓张豹也不知去向。艾虎一着急，叫道：“二哥哪里去了？”一晃千里火筒，屋中何尝有人！无奈收了火筒，转身出来，心中想着，到那屋中问问，那人是什么人捆的，便知分晓。刚到西头死囚牢的后头，将要进屋子去，就听外面已交五鼓。打更的到来，自己想着回来接锣。刚走在半路，就听见里面锣当当响了五声，艾虎吃了一大惊，这是什么人打锣哪？恨不得一时到了跟前看看才好，来到面前，远远的看见了当啷把锣一扔，一个黑影一晃，艾虎就跟下来了。真快，艾虎追着追着，就不知追在哪里去了？自己站在那里发怔：两个哥哥好容易救将出来，俱都丢了。一想天已不早了，自己怎么办？也就是一死，决不能自己一人出去！就哼了一声，忽听身后哈了一声，艾虎回头一看，身后立定一人。艾虎将要拉刀，那人噗嗤一笑，原来是三哥到了。艾虎羞的面红过耳，赶紧过去叩头说：“你可吓着我了。不用说，种种事都是三哥办的。”徐良说：“我在店中同你说什么来着？你执意不肯告诉我实话。我劝你未思进，先思退，你偏是一冲的性儿。我打算你有多大本事，原来就是求狱神爷的能耐。你们在店外说话，我就全都听明白了。你前脚出来，我后脚就跟出来了。你走的东边，我走的西边，还是我先到破庙。你打头进贼家里去，我在后窗户那里瞧着你到庙里头捆人。我在后外头等着，你救张二哥去，我这里杀的人。我特意一晃悠，你追了我两个弯。我把两个死尸扔在土井，我就到了贼的家里，站在他们房上一笑。贼人出来，他往房上一瞅，在关节眼里我给了他一袖箭，拿绒绳拴上，把他系上房去。你打屋中出来，我把他扔下房去，教你纳闷。你们走在哪里，我跟在哪里。可惜你还踢了一回道，扮作个买卖样儿，你连锁头都没瞧见。要不是我跟来，老兄弟，你这条命还在不

在？你这一走，人所共知，都知道你救他们来了。你要救不出去，头一件你先对不住我。我再三要跟你来，你偏不肯告诉我。要没有我这口刀，也是不行，我要不来，两个哥哥也救不出去，你也死了。从此往后行事，总要思寻思寻，胆要大，心要小；行要方，智要圆。”数说的艾虎脸似大红布一般，言道：“哥哥，小弟比你太差，天渊相隔，不必说了。那贼头家里火也是你放的，这后头四个人也是你捆的。”徐良点头说：“贼家里放火，省得叫地面官存案，后头四个人，不但是我捆的，我还帮着外面接锣哪！”艾虎说：“哥哥你真乃奇人也！”徐良说：“算了吧，我是白菜畦的畦！”艾虎说：“你把两个哥哥藏在哪儿去了？”徐良说：“那个我可不知道！”艾虎说：“你别叫我着急，够我受的了！”徐良说：“随我来吧！”带着艾虎直奔东门的南边那五间房来了。

徐良在外边一叫，双刀将同着勇金刚在里出来。艾虎一看，两个脖子上的铁链俱都不在了，就知道是徐三哥用刀砍断。艾虎一问：“我的哥哥，你们真把我急着了！”张、马二位异口同音说：“这位徐三哥说，是你们两个一块来的。他在外头巡风，你在里救我们。我说有查监的头儿过来了，暗查不点灯的屋子，必是看差偷闲多懒，吹灯睡了觉了。他要进来翻着，这还了得？他带着我们找了个有灯的屋子。外头若有查监的问，叫我们只管答应，说我们这四个人全醒着哪！他倒不进来。”张豹说：“见了我也是这个话。我说我怕兄弟着急，他说他给老兄弟送信去。把我们两个人项上铁链都挑去了。”艾虎复又给他们引见一番，徐良说：“天气不早了，咱们早些出去吧。”

到了外头，找着被窝地方，艾虎把飞抓百练索解开，徐良蹿上墙去，拿着绒绳，这边把马爷的腰拴好。徐良往外一看，并无行走之人。骑马式蹲在墙头，往上导绒绳；艾爷在底下一托，便上墙头，由外边系将下来，马爷解开绳子，徐爷又扔在里边，把张爷拴上，系上去，也是打外面系下来，张豹也把绒绳解开。徐良说：“老兄弟，你不用绒绳可上得来？”艾虎说：“别取笑了。”徐良说：“我把被窝带着走了。”艾虎说：“三哥，不可！那我怎么上去？”徐良先下去，艾虎随后上去，就着蹿下去，脚沾实地，接过绒绳来，四个人鱼贯而行，直奔城墙的马道。

来到马道，是个栅栏门，用锁锁住。徐良把大环刀拉出来，把锁头砍落，开了栅栏门，大家上去，奔了外皮的城墙，艾虎又把飞抓百练索扣在城墙砖缝之内，拿手按结实了，先教徐良下去，揪着绒绳打了个千斤坠，慢慢地松绒绳，松来松去，脚沾实地，马龙、张豹连艾虎一个跟着一个下去。艾虎把绒绳一绷，绷足了往上一抖，自来的抓头儿就离的砖缝，拉将下来，裹好收在囊中。

徐良说：“我去取衣服去了，咱们家中相见。原来是他白昼的衣服在树林里树杈上夹着那。艾虎同马、张飞步走到了张家庄。张家的家人远远的望着那！见了主人，都过来道惊。艾虎说：“有话家里说去吧！”连张英也迎接出来，给艾虎道劳。艾虎问：“给我预备的怎么样了？”家人把酒菜端上来，艾虎已把衣服换好。马龙、张豹也就更换衣中，落座吃酒。

艾虎问：“你们往哪儿投奔？”张豹说：“上古城我们姑姑那里去。”叫家下人把东西分散，粗笨物件都不要。把家中细软金珠，包了几个包袱。所有文契帐目，都交与张英。马爷告诉张英说：“你明早告诉管事的，好好照应买卖地亩，我不定几年回来。”原来马龙家中无人，并且孤门独户，无所挂碍。少刻，就见徐良打房上蹿下来，进得屋中，说：“老兄弟，你还饮

那！你看天到什么时候了？天光一亮，官人一来，谁也不用走了！”张英、张豹、马龙全过来给徐良道劳。徐良把他们搀将起来，说：“你们还不快拾掇！”张豹答言：“我们细软东西已经包好，其余叫家人分散，文书交与我兄弟收讫。我同着我马大哥，上古城县找我姑母去躲避，我们当族人等，明天具都躲避躲避。”徐良说：“好！马大哥的家务那？”回答：“俱已料理妥当。”艾虎说：“咱们大众起身，放火烧房。师下刀阮：且慢，这是谁的主意？”艾虎说：“我的主意。咱们走，房子不是还便宜他们么？偏不能落在他们手里头！”家人跑进来说：“官人来了！”

大家一惊，不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 大家分手官兵至 弟兄走路遇凶僧

诗曰：

古城迢递费追寻，颠沛流离苦不禁。
亲属此时相别面，故人何日再谈心。
皆因逃狱辞同里，急觅安巢隐密林。
待到南霄鸿脱网，依然云路寄回音。

且说艾虎要烧房，徐爷拦住说：“这官司不一定，别说不回来了。见着大人，人情托好，叫知府官一坏，你们哥们仍是回家，这时烧了，那时再想置可就费了事了。不如此时暂且将门锁上，将来回家，总是咱们自己的房子。”马爷点头说：“此计甚善。”

正说着，家人跑进来说：“远远有马步队灯笼火把奔了这里来了。”徐良说：“快锁门！”一抬腿，哗啦！艾虎那张桌子就翻了过了。艾虎说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徐良说：“官兵都到了，你还慢慢的喝酒那！官人到来，你我不怕呀，别人怎么走呢？”

这就各自背上包袱，出了屋中，把门锁上。大家出去，艾虎将大门锁上，自己跳墙出去，就看见西北灯笼火把，马上步下的，扑奔前来，大家撒脚就跑，各奔东西。临分手各各嘱咐都要小心了。惟有徐良跟得甚快，仗着有一样好，连官带兵一到，先围大门，他们这些人就有了跑的工夫了。张豹、马龙奔古城。暂且不表。

单提艾虎与徐良奔武昌府的大路，又是白昼不走路，找店住下，晚间起身。走了两天，仍然是白昼走路。

这天正走到了未刻光景，远远看见一道红墙，听见里面有喊喝的声音说：“好秃头！反了，反了！”艾虎说：“三哥，你听里面有人动手那！”徐良也就止住步了，果然又听见喊喝说：“好僧人！”徐良说：“不错，是动手那！”艾虎说：“我听出来了，是熟人。”两个人纵上墙去一看，原来是江樊。

因何江樊到了此处？有个缘故。前时二义韩彰收得义子螟蛉，名叫邓九如，救过包三公子。石羊镇会贤楼遇见包兴，将他带到开封府，念及他救过三侄男，他母亲又是为三公子废命，请先生连三公子带邓九如在一处读书。戊辰科得中，早晚净叫他在堂口听着问案。为是升出来的时节，堂口必然清楚。日限也多了。总央求着包公要在外头作作有司，包公知道他年幼，怕他不行。又苦苦白哀求包公保举他石门县知县。为是靠着颜按院甚近，先给按院去了一封信，究竟不放心，总要派个人保护他才好。开封府此时无入，就派了江樊保护他上任。包公深知江樊口巧舌能，临机作变最快，又有点武技学本事，他本是韩彰的徒弟，私下管着江樊叫汪大哥，同桌而食。升了堂堂听差，可算快壮班的总头儿。

领凭上任之时，包公嘱咐邓九如：“文的不好办，到大人那里请公孙先生；武的不好办，大人那里有校护卫，可以往那里借去。有疑难案件，打发江樊与我前来送信。你到任的名器好歹贤愚，我必然知晓。倘若不行，我急急把你撤回。”嘱咐已毕，邓九如辞行起身，领凭上任。所在一路上应用的，俱是包公预备。

一路无话。到任交接印信，查点仓廩 府库，行香拜庙，点名放告，要学开封府势派。别处有司衙门鸣冤鼓都在大堂，怕有人挝 鼓，还把鼓面扣上个薄笊盖子。他这不是。他把鸣冤鼓搭出来，放在影壁头里，鼓槌挂在鼓上，每日派两个值班的看鼓。若有人挝鼓，一概不许拦阻。再者，永远升大堂办事，无论举监生员，作买作卖，贫富不等，准共瞧看。这一到任，那日升堂，就把所有的陈案尽都发放清楚。打的打了，罚的罚了，该定罪名的定了，当堂立听传人，该责放的放，整办了一天，这才办完，要按说才十九岁的人，有暗大的才干？究竟是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。共总一个月的光景，奇巧古怪的案件，断了不少。巧断过乌鸡案，审过黄狗替主鸣冤，就把这一个清廉的名儿传扬出去了。地方上给县太爷起了个外号，叫做玉面小包公。

这天正是出差迎官接诏，带着江樊众人役等把公事办完，自己换了一身便服，叫江樊扮作个壮上的模样，叫别者的人回衙听差，叫江樊带上散碎的银两，留下两匹马。江樊拦阻了太爷几句，说是太爷升堂理事，见过的甚多，倘若被人识破，大大的不便。邓九如不听，江樊也就不敢往下讲了。看看天气不好，就游玩了两三个村子。到处人家都夸奖这位太爷实在是一位清官。

江樊催着回衙门，太爷趁着天气不好，要在外头住下。果然见前边树木丛杂，到近处一瞧，原来是个镇店。进了镇店，是东西大街，是个南北的铺户，很丰富的所在。就是一件，是铺户字号匾上，四个角上四个小字是朱家老铺，十家倒有八家皆是如此。走到东头路北，有个朱家老店，叫汪樊前去打店。江樊下马，不多时回来说：“客房全都有人住了，只有后边有一连八间正房，有两个两间，四个一间，没人住下。”九如说：“倒也可以。”下了马，把马上包袱拿下去，交给店内伙计遛马。伙计带着，直到后边，就住那两间屋，打洗脸水，烹茶，俱都净了面，江樊给斟出茶来，传酒要菜，喝的是女贞陈绍，饭还未曾吃完，就把灯烛点上，同后来，要的馒头就汤，饱餐一顿，将残席撤去，连店钱、饭钱俱都算清。格外赏的酒钱，伙计当面谢过，又烹来了茶。

外面有人说话。到底是那屋内伙计出去，说：“就是你们二位么？”回答：“不错，就是我们两个。”伙计说：“住一间，住两间？”那人说：“住两间。”伙计说：“就在这隔壁，这是两间。”随即把门推开，点上灯烛，二位进去，放下褥套行李，打脸水、烹茶。这两个人刚一进屋子，就打了个冷战。原来这两个人是亲弟兄，姓杨，一个叫杨得福，一个叫杨得禄。两个是乡下人，在京都作买卖。这是回家，住在这里。前头先说有房子，后又说没房子。这才把他们支在后边来了。伙计过来，问要什么酒饭。那两个人随便要了点菜。要的是村薄酒，要了三斤饼，两碟馒头，乡下人能吃，饱餐一顿，撤将下去，开发了店钱饭钱。

天到二鼓时分，嚷起来了，说：“你们这是贼店，我们要搬家了，还给我们店钱吧！”店里伙计过来说：“客官别嚷！”住店的说：“你们这个贼店！”伙计说：“你怎么看着是个贼店？要是叫官人听见，我们这买卖就不用作了！”那人说：“你就是给我房钱吧，我们不住了。”连邓九如带江樊都听见此事，也就出了屋子。伙计说：“要我给你们钱不难，你得说说是怎

仓廩（áo，音敖）——贮藏粮食的仓库。

挝（zhu，音抓）——敲或订。

么件事情？”那人说：“你们这贼店如今闹鬼哪！必是你们害的人大多了。”伙计说：“你这更是胡说了！你只管打听打听，我们这个店里不死人。每遇有病的，病体已沉，必叫人或推着，或搭着，道路甚远的，也必推着搭着送回家去。或左右邻近的亲戚朋友，必派人给他亲朋送信。我们这店内总没搭过棺材去。”那人说：“你说不闹鬼，你去屋里瞧瞧去！”伙计说：“这时还闹哪？”那人说：“不信？你进瞧去，我们刚吃完了饭，一歪身就见这蜡苗忽然烘烘的有一尺多高，并且蜡苗全是蓝的；不多时，蜡苗越缩越小，缩到枣核相似，我们可就歪不住了。我一瞧，也是害怕；我兄弟一瞅，也是害怕。忽然，又打八仙桌底下出来一个黑忽忽的物件，高够三尺，脑袋有车轮子大小，也看不见胳膊，也看不见腿，出来冲着我们一扑，我们就跑出来了。亏了我们跑的快，要是跑的慢就完了。”伙计说：“这都是没有的事！”那个说：“你不信，你进去把我们的东西拿出来。你一进去，那个鬼就在那里对着。”伙计又胆小，起先就毛骨悚然，又听这一说，如何还敢进去？邓九如说：“伙计不要为难，叫那二位搬到我们屋里去，我们搬在那屋里去。”

至于换房审鬼，俱在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 朱仙镇邓九如审鬼 在公堂二秃子受刑

诗曰：

正直廉明又且聪，无惭玉面小包公。
秉心不作贪污吏，举首常怀建百功。
断案能教禽兽服，伸冤常与鬼神通。
虚堂何幸悬金鉴，老幼腾欢万户同。

且说邓九如听了姓杨的那两个人的话，必然不虚，既是有鬼，准有屈情之事。所以出来私访。为的是要见着点什么事情才好，故此告诉他们，两下里换房。连伙计带那两个人全都愿意，惟有江樊不乐。若真要有鬼，惊吓着太爷，那还了得！过去谏劝，他也不听。叫江樊拿了自己的东西，搬到西屋里去。

邓九如在前，先进了那两间屋中，看见两间屋子当中，有个隔断，外间有张桌子，两张柳木椅子，里间屋挂着个单布帘子，里屋顺前檐的炕上有个饭桌，对面一张八仙桌，两张椅子，并没有什么差异的事情。连伙计带江樊俱都进来，伙计把他们东西扛出去，说：“相公爷，你看哪里有鬼？”九如说：“有我也不怕！”伙计出去说：“你们二位看看，人家怎么没看见什么？你们必是眼离了。”那二人说：“别忙，少刻再听。”太爷又叫伙计烹茶，找一本书来看看，伙计说：“并没有什么闲书。”拿了一本《论语》来。

伙计出去，见江樊就靠着里间屋子门站着，不住地瞧着八仙桌底下。九如说：“江大哥坐下。这出外来，这么立规矩还不行！不然，你就在那边椅子上坐下。”江樊说：“唔哟，我可不敢。我净瞧着这桌子底下，觉得总有点不对，我更不敢了，还敢在那椅子上坐着？”邓大爷一笑说：“江大哥，你好胆小哇！心中无鬼，自然无鬼。既然不愿在那边，你在我这对面来坐。”江樊就答应了一声，过来给邓太爷斟上了一碗茶。

九如就把那书翻开一看。正翻在“务民之义”，“敬鬼神而远之”这一节上，忽听外面咯吱咯吱地直响。江樊说：“不好，来了！”往外一迎，说：“什么东西？”就听到哎哟、扑通一声，有一个人打外间屋里摔到屋里来了。江樊吓得往邓九如这里一蹿，把刀就亮将出来要砍。细瞧，原来就是那个姓杨的。邓九如拦住问：“你上我们屋里作什么来了？”杨得禄说：“吓着我了！”爬起来战战兢兢地道：“我同我哥哥眼睁睁看着闹鬼。似你这个人造化真不小！这么大个岁数，总是你的福田大，就连一点动静没有。我过来，一者要和你说话，二则问我倒要看看这鬼透着有点欺负人。我在外头瞧着，这蜡也不变颜色，也不闹故事，我将往里一走，叫他老这么一嚷，就吓了我一个跟头。可真把我吓着了！”邓九如说：“不用分争，你先坐下，你看见就是这个八仙桌底下出来的么？”那人说：“可不是么！，来了，来了！你看，这就来了！”就见他用手一指这个灯，大呼小叫说：“你看……，看、看、看这个灯！”连江樊带邓太爷一瞅，这蜡苗烘烘烘地高起，足有一尺开外，慢慢往回缩小，小来小去，真仿佛个枣核一般，蓝瓦瓦的颜色，这屋中就越发暗了。江樊目不转睛地瞅着桌子底下，忽然间，就听见桌子咔嚓一声响亮，如同是桌底下倒墙似的出来黑忽忽的一宗物件。江樊一瞅，哎哟扑通摔倒在地。那个姓杨的，也是照伴哎哟扑通摔倒在地。邓九如虽然不怕，也

是瞅着有些诧异。见灯光一起，忽然一暗，打八仙桌底下滴溜溜的起了一个旋风，就把两个人吓倒。那旋风往姓杨的身上一扑。邓九如就下去把两个人搀架起来。就见那个姓杨的慢慢地苏醒，一歪身，就跪在了平地上，说道：“太爷在上，屈死冤魂与太爷叩头。”

邓九如一怔，怎么转眼之间，他就说是屈死的冤魂哪？这必有情由！随即问道：“有什么冤屈之事，只管说来。”那人跪在那里哭哭啼啼地说：“冤魂姓朱，我叫朱起龙，死的不明净，等太爷到此，我好伸冤告状。”邓九如问：“你是哪里人氏，死的怎么不明？只管说来，全有太爷与你作主。”回答道：“我是这小朱仙镇的人，此店就是我的。死后我的阴灵儿无处投奔，也没人替我鸣冤。今恰巧逢太爷的贵驾光临，到了冤魂出头之日了。”说毕，又哭哭啼啼。邓九如又问：“难道你就没亲族人等么？”冤魂说：“回禀太爷得知，我有个兄弟叫朱起凤，不提他还罢了，提起他来令人可恨，本待细说，天已不早，我有几句话太爷牢牢紧记：自是兄弟，然非同气，害人谋妻，死无居地，只求太爷与死去的冤魂作主就是了。”说毕，往前一爬，又是纹丝儿不动。

邓九如自己想了半天，不甚明白，就见江樊慢慢的起来，翻眼一瞅桌子底下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再看太爷端然正坐。问了问邓九如，可曾见鬼？邓太爷说：“鬼，我倒不曾见。”就把姓杨的说的什么言语，连诗句告诉了他一番。江樊当时也解释不开。就见那个姓杨的复又起来，口音也就改变了，说：“相公你横竖看见咧？”问他方才事，他一概不知，抹头他就跑了。

邓九如与江樊商量了个主意，明日问他们伙计，他们必知晓。就和衣而卧。

到了次日，店中的伙计过来打了脸水，煮了茶。江樊说：“我们在这打早。”伙计答应，少时过来，问要什么酒饭？知县说：“天气还早些，你要没有事，咱们谈谈。”回答：“早起我们倒没有事。”又问：“你贵姓？”回答：“姓李行三。”又问：“你们掌柜的姓朱，尊字怎么称呼？”回答：“叫朱起凤。”又问：“朱起龙是谁？”回答：“是我们大掌柜的，死了。”又问：“得何病症而死？”回答：“是急心疼，”又问：“可曾请医调治？”回答：“头天晚好好的人，半夜里就病，大夫刚到，人就死了。”又问：“可曾有妻、有子？”答道：“没儿子，净有我们内掌柜的。”太爷问：“妻室多大岁数了？”伙计说：“你这个人怎么问得这么细致？直是审事哪！”九如说：“咱们是闲谈。”伙计说：“二十二岁。”又问：“必是继娶罢？”答道：“我们大家柜的五十六没成过家，初婚。”

九如又问：“死鬼尸身埋在什么地方？”伙计说：“亏了你是问我，别者之人也不知道这细致。我们有这么个规矩：每遇人死在五、六月内，总说这人生前没干好事，死后尸骸一臭，众人抱怨，故此火化其尸，把骨殖装在口袋里，办事不至有气味。我们掌柜就是这么办的，就埋在村后。”又问：“你们二掌柜的多大岁数？”回说：“今年三十岁。”又问：“与你们大掌柜的不是亲的吧？”回说：“你这个人问事，实在了不得，是一父两母。”又问：“他也在店中？”回答：“我索性告诉你细细致致吧！你多一半许没安着好心眼。我们二掌柜的，在隔壁开着一个楠木作，作着那边的买卖。我们大掌柜的一死，他得照料这边的事情，这边又有我们内掌柜的，他们虽是叔嫂，究属俱都年轻，不怕五更天，算完了帐，他也是过那边睡觉。他是个外面的人，总怕外头有人谈论我们内掌柜的，就住在这后头。这里头隔上了

一段墙，后头开了一个门出入，不许打前边走。还想着不好，我们内掌柜的又不往前走，我们二掌柜的给了她一千两银子，叫她跟娘家守节去了。这也都说完了，你也没有什么可问的了吧？”

伙计把话说完，邓太爷已明白了八九，又问：“你们二掌柜的楠木作，我家里有些个楠木家伙，俱都损坏了，叫他亲自去看看怎么拾夺。”伙计答应说：“很好，很好！我这就给你找。”随即就要饭，将把饭吃完，朱二秃子就来了。伙计带看见了见说：“这是我们二掌柜的。就是这位相公爷叫瞧活。”九如一见秃子，脸生横肉，就知道不是良善之辈。秃子与太爷行了礼，问：“相公贵姓？”回答：“姓邓。”又问：“在哪里瞧活？”回说：“在县衙旁。”秃子说：“你们二位有马，我有匹驴，已经备好。听你们信，哪时起身？”邓大爷说：“这就走。”遂给了店饭钱，备上马，一齐起身，离了朱仙镇，直奔县衙门下马。叫起凤在外稍等，江樊使了个眼色，太爷入内换衣服。

欲知审秃子情况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 白昼用刑拷打朱二 夜晚升堂闯入飞贼

诗曰：

犹是前宵旅邸身，一朝冠带焕然新。
升堂忽作威严像，判案还同正直神。
任使奸谋能自诈、讦 愁冤屈不能伸。
清廉顷刻传宣遍，百姓欢虞颂祷频。

且说到县衙门口三人下马、下驴，太爷说掌柜在此等等，我里头瞧个朋友，少刻就来。秃子说：“去吧，我这也有个朋友，在班房里当差使，正要排班伺候太爷。”大家退去，有几个头儿都让朱起凤说：“二掌柜的，屋里坐，饮茶。”朱起凤说：“众位哥们辛苦了。”自己到了那班房，叫小伙计接过驴来，自己去里边用茶。问：“二掌柜，什么事往这里来？”起凤说：“来这瞧点活。”又问：“在哪里瞧活？”回答：“跟着那位相公瞧点活。”又问：“就是方才进去的那位相公？”回答：“正是。”头儿说：“这倒不错，等着出来听话吧。”

少刻，里边梆点齐发，太爷升堂。朱二秃子忽听里面说：“带秃子！”就有一个头儿过来说：“太爷升堂了，带你进去！”就把铁链搭于脖颈之上。二秃子一怔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头儿说：“我们不知，你到了堂上，就知道了。”接着，往上就带。喊喝的声音不绝，将秃子带到堂口，往上磕头。邓九如叫：“抬起头来！你可认识本县？”朱起凤吓了个胆裂魂飞。原来叫瞧活的相公，是本县知县！自己心中有亏心的事情，自来的胆怯，又对着太爷，又问到病上。只听说：“朱起凤，你把哥哥怎么害死，谋了你嫂嫂，从实招来，免得三推六问！”叫官人挑去铁链。秃子复又往上磕头，说：“太爷在上，小的哥哥死了二年光景，至今我这眼泪珠儿还不断呢！再说我们一奶同胞，我怎么敢作那逆理这事？就求太爷口下留德，一辈为官，辈辈为官！这话要传扬出去，小的难以在外头交友。”邓九如将惊堂木一拍，说：“哇！好生大胆！我且问你，你哥哥得何病症而死？”秃子说：“乃是急心疼的病症，人要得急心疼必死。我哥哥得病不到半个时辰，大夫来到门前，我哥哥已经气绝，就打发医生回去了。”又问：“你是怎样谋你嫂嫂，从实招来！”秃子说：“太爷这句话，更是要小的命了！我嫂嫂立志守节，在店中我就怕有人谈论，故此给了她一千两白银，回到娘家。欲守欲嫁，听其自便，永不许她在店中找我。大爷如或不信，问我们近邻便知分晓。”太爷又问：“你嫂嫂她娘家姓什么？”答道：“姓吴。”又问：“她哪里人氏？”回答：“是吴桥镇的人。”又问：“给了你嫂嫂一千两银子，叫她回娘家，是什么人送去的？”这一句话把个朱二秃子问的张口结舌。旁边作威皂班，在旁边吆喝着，叫说：“快说！”朱二秃子说：“小的送去的。”太爷立刻出签票，吩咐拿吴氏。朱二秃子一拦说：“听人说她已改嫁别处去了，若要派人去，岂不是白跑一趟。”邓九如说：“你好生大胆！难道说她就没亲族人等么？”秃子说：“她们家都死绝了。”太爷叫道：“朱起凤，实对你说，昨日晚间住在你们店中，有你哥哥的鬼魂告在本县的面前，故此深知此事。你若不招

出清供，岂能容你在此鬼混！不打你也不肯招认，拉下去，重打四十大板！”早有官人按例揪翻，把他中衣褪去，重打了四十大板，复又问道：“朱起凤，快些招将上来！”秃子仍然不招。知县又吩咐打了四十大板，复又问道：“快把害你哥哥谋你嫂嫂的实情招将上来！”秃子仍然不招。太爷吩咐一声，将夹棍抬上来，当啷一声，放在堂口，秃子一见夹棍，就吓了个真魂出窍。这夹棍，乃是五刑之祖，若要用十分刑，骨断筋折。它却是三根无情木，一长两短，上有两根皮绳。当时二秃子不招，就把两腿套在当中，有一人按住当中那根长的，两个官人背着那两根皮绳往左右一分，上面叫招，秃子情知招出来就刚，回道：“无招！”就听见噤扎扎一响，好厉害！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邓九如，要清供，打完了板，又动刑。夹夹棍，拢皮绳，两边当下不留情，真是官差不得已，一个背来一个拢。萧何法，共五宗，刑之首，威风耸。壮堂威，差人勇，为的是分明邪正真口供。噤吱吱响三木攒，一处共。穿皮肤，实在痛，筋也疼，骨也痛，血攻心，浑身冷，麻酥酥的一阵眼前冒了金星。铜金刚，也磨明；铁罗汉，也闭睛。人心似铁，官法无情。好一个朱二秃子咬定牙关总是不招承。太爷叫招，他怎肯应？又言又敲，浑身大痕。太阳要破，脑髓欲崩。哎哟一声昏过去，秃子当时走了魂灵。

把夹棍套在腿上仍是不招，吩咐一声，受用了五分刑。用了七分，用了八分，仍是不招，吩咐叫滑杠，就滑三下。朱二秃子心中一阵迷迷离离，眼前一黑就昏过去了。这道是，这夹棍若要用刑之时，先看老爷的眼色行事，吩咐动刑，老爷必在暗会儿。瞧老爷伸几个指头，那就不用几分刑。十分刑到头，这一滑杠，可就了不得了。用一三五六的杠子在夹板棱儿上，通上到下一滑，哗喇喇喇，就这么三下，无论那受刑的人有多么健壮，也得昏将过去。朱二秃子一昏，差人回话说：“气绝了。”吩咐说：“凉水喷！”过来官人，拿着一碗凉水，含在口中，冲着朱二秃子噗的一声喷，朱二秃子就悠悠气转。上头问：“叫他招！”差人说：“他不招。”上头说：“再滑杠！”江樊说：“且慢。老爷暂息雷霆，朱二秃子身带重伤了，不堪再用刑具拷问。倘若刑下毙命，老爷的前程要紧。”上头问：“依你之见？”江樊说：“依我之见，把他先钉镣收监，明日提出再问。打了夹，夹了打，必有清供，今日不招有明日，明日不招有后日，想开封府相爷作走远县，审乌盆，刑下毙命，就是这么罢的职。老爷的天才……”邓九如点头道：“说的是。”吩咐松刑，当堂钉镣，就标了收监牌，收在监牢，吩咐掩门退堂。

归书斋，太爷把江樊叫过去议论：“昨日说的话，‘自是兄弟，然非同气。’他们是兄弟，又不是亲的，这话对了。‘害人谋妻，死无居地。’把他尸骨化灰，即是死无居地，这个害人谋妻，不是明显着是朱起凤谋了嫂嫂，，害了哥哥的性命，怎么他一定挺刑不招？莫非这里头还有什么情节，据我想，着夹打他不屈，江大哥替我想想。”江樊说：“鬼所说的那四句话，据我想看，与老爷参悟的不差，不然，明日将他那个伙计传来，再把那伙计拷问拷问，说出清供，也许有之。再不然，有三两日的工夫，每日带朱二秃子上堂夹打，一个受刑不过，说出清供也许有之。”邓九如点头。

用了晚饭，邓太爷在书房中坐卧不宁，想起朱二秃子顶刑不招，不由得无名火往上一冲，吩咐一声，坐夜堂审问。顷刻传出话出，叫外头三班六房衙役人等，在二堂伺候升堂。立刻外面将灯火、公案预备齐备，老爷整上官

服，带着江樊，升了座位，拿提监牌标了名字，官人把朱二秃子提到堂口，跪于公案之前，太爷复又问道：“朱起凤，快些招来！不然还要动刑，夹打于你。那怕你铜打铁炼，也定要你的那清供！”朱二哼咳不止，说：“太爷，小的冤枉！”旁边衙役作威叫说。忽然由房上蹿下一人，一身夜行衣靠。手中拿着一宗物件，刷刷一抖，堂外人俱倒于地，进屋中一抖，众人迷失二目，睁眼看时，人犯已丢。

若问夜行人来历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 丢人犯太爷心急躁 比衙役解开就里情

诗曰：

身居县令非等闲，即是民间父母官。
一点忠心扶社稷，全凭烈胆报君前。
污吏闻名心惊怕，恶霸听说胆战寒。
如今断明奇巧案，留下芳名万古传。

且说太爷升夜堂审问，指望要他的清供。谁知晓打房上蹿下一个贼来，手中拿定一宗物件，使一个细长冷布的口袋，把白灰泼成矿子灰细面，用细罗过成极细的灰面子，装在冷布口袋里，用时一抖，专能迷失人的二目。江樊瞧着他进来，就要拉刀，被他一抖口袋，二目难睁，还要护庇老爷，只得先把自己双眼一按，净等着眼泪把矿子灰冲出，这才能够睁开眼睛。再瞅连老爷也是双袖遮着脸面，不能睁眼。也是眼泪冲出矿子灰，这才把袖子撤下。大家睁眼一看，当堂的人犯大概是被贼人抢去了。江樊暗暗的叫苦。太爷吩咐，叫掌灯火拿贼。大众点了灯笼火把，江樊拉出利刀，一同的捉贼，叫人保护着太爷入书斋去。江樊带领大众，前前后后寻找一遍，并无踪迹。

复又至书斋面见老爷。邓九如把大众叫将进去，问众人可曾看见贼的模样？大家异口同声说：“小的们被他的白灰迷失了二目，俱都未能看见。”内有一个眼尖的说：“小的可不敢妄说，微微看出一点情形来。”江樊说：“你既然看出一点情形来，只管说来，大家参悟。”那人说：“这个贼不是秃子，定是个和尚。”太爷问：“怎么见得？”那人说：“小的在二堂的外头，贼一下房，我往后一闪，他先把那些人的眼睛一迷，我正待要跑，他又一抖手，小的眼就迷了，看见他戴着轻包中，鬓间不见头发，想来不是秃子就是和尚。别人鬓边必要看出头发来，此人没有，小的就疑惑他不是个秃子就是个和尚。”江樊说：“不错，你这句话把我也提醒了，我看着也有那么一点意思。”

知县就赏了一天的限期，叫他们拿贼，拿秃子和尚。到第二天出去，连秃子带和尚，把那素常不法的就拿了。升堂审讯，俱都不是。把那些个人俱都放了。又赏了一天的限，叫他们拿贼，仍然是无影无形。整整的就是数十天的光景，一点影色皆无。那些差人实系也是太苦，索性不出去访拿去了，每天上堂一比。这天，打完了那个班头，将往堂下，一走一蹶一颠的还没下堂哪，就有他们一个伙计说：“老爷一点宽恩的地方没有，明天仍然还是得照样。”那个受比的班头就说：“九天庙的和尚——那是自然。”邓太爷又把他叫回去，问他：“你方才走到堂口说什么来着？”就把那个班头吓了胆裂魂飞，战战兢兢说：“小的没敢说些什么。”太爷说：“我不是责备于你，你把方才的话照样学说出来。”那名班头说：“乃是外面的一句匪言，不敢在老爷跟前回禀。”太爷说：“我叫你说的，与你无关。”班头复又说：“这是外面一句歇后语。说了前头的一句，后半句就知道了，故此谓之歇后语。小的说的是‘九天庙的和尚’，他们就知道是‘自然多’。缘故是离咱们这石门县西门十里路，有个庙叫九天庙，里头的和尚叫自然和尚，很阔，

冷布——极稀疏的纱布。夏天用以糊窗，取其通风透明并防蚊蝇。

在外面结交官府，认的许多绅衿富户；穷苦艰难的，他也是一体相待，有求必应。故此高矮不等的人，皆都认识于他。就是前任的太爷，与他还有来往哪。”邓太爷听了这句话，沉吟半晌，叫他下去，从此也不往下比较班头了。吩咐掩门，一抖袍袖退堂。归后书斋内，小厮献上茶来。江樊总不离邓太爷的左右。邓九如又把江大哥叫来，说：“那个鬼所说的那四句，明显着情理，暗中还有点事情，我方才明白了。横着一念哪，就是‘自然害死’。方才那个班头说，九天庙和尚叫自然，此事难辨真假，咱换上便服，去到九天庙，见了和尚，察言观色，就可以看出他的虚实。”江樊说：“老爷，使不得！老爷万金之躯，倘若被他人看出破绽，那还了得？不然，我一人前去察查看他的虚实，回来再作道理。”邓九如不听，一走要去。两个人前往，江樊也不敢往下拦阻，自可就换了便服。太爷扮作文生秀士的样子，随即叫人开了后门，二人行路出了城门，扑奔正西，逢人打听九天庙的道路。

原来是必由之路，直到九天庙前。只见当中大红庙门，两边两个角门，尽都关闭。叫江樊到两边角门叩打，少刻，有两个小和尚开了角门，往外一看，问道：“你们二位有什么事情，扣打庙门？”邓九如说：“我们是还愿来了。”小和尚说：“什么愿？”邓九如说：“我奉母命前来还愿烧香。”那个小和尚对这个小和尚说：“哎哟，是了，老太太许的是吃雷斋，这方才上雷神庙还愿。”说毕，两个小和尚哈哈一笑，邓九如也觉着脸上发赤。本来这是九天应元普化天尊雷神庙，那有母亲许这个愿心的！也就憋着脸往里就走，叫和尚带路，佛殿烧香。见那个小和尚一壁里关门，一壁里往后就跑。太爷带着江樊到佛殿，小和尚开了隔扇，把香划开，江樊给点着。太爷烧香，小和尚打磬。太爷跪倒身躯，暗暗祝告神佛，暗助一膀之力，辨明此案，每逢朔望日，庙中拈香。

烧香已毕，在殿中看了看佛像。出了佛殿，直奔客堂。正走着，就听见西北上有妇女猜拳行令，猜三叫五的声音，邓九如瞅了江樊一眼，江樊就暗暗会意。来到了客堂，小和尚献茶。江樊出去，意欲要奔正北。由北边来了一个小和尚，慌慌张张把江爷拦住说：“你别往后去，我们这里比不得别的庙，有许多官府中的官太太、小姐，倘若走错了院子，一时撞上人家，我们师父也不答应我们，人家也不答应你。”江樊说：“走，我管什么官府太太不官府太太呢！她若怕见人，上她们家里充官太太去。庙宇是爷们游玩的所在，不应例妇女们在庙中。”一定要往后去。那个小和尚那肯叫他往后去，两个正在口角，互相分争之间，有一个胖大的和尚，有三十多岁，问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那个小和尚就把江樊要往后去的话说了一遍。那个僧人就说：“你怎么发横！别是有点势力吧，你姓什么？”江樊说：“你管我姓什么！”那个僧人说：“拿着你这个堂堂的汉子，连名姓都不敢说出？那个和尚说你，就是不说，光景我也看出个八九。你必是在县衙里当差的江樊。”一听就知道事体不好，无奈就先忍了这口气。此时要叫他们识破机关，老爷有险，那还了得！于是说：“似乎你这出家人说话可也就太强暴了，谁与你一般见识。我就是不往后去也不大要紧，我还要看看，我们朋友大要概也要走啦。”那个和尚一笑：“走，大概够走的了吧！”江樊一听，更觉得不得劲了。急忙转回来，奔了客堂，与邓九如使了一个眼色，邓九如就明白八九的光景。正要打算起身，就听外边如巨雷一般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。忽然间从外边进来了一个和尚，身量威武，高大魁伟，面如喷血，合掌当胸说：“阿弥陀佛！原来县太爷到此，小僧未能远迎，望乞恕罪。”邓九如说：“师傅是认错人

了，哪里来的太爷？”和尚微微的一笑说：“实不相瞒，那日晚间，抢出我那个朋友来，就是小僧。我就知道太爷早晚必要前来寻找小僧。小僧久候多时了。”太爷将要折辩，僧人一阵狂笑，又说：“我不去找你，你自来找我。分明是‘天堂有路你不去，地府无门闯进来’。”吩咐一声左右：“绑了，打！”外面来了许多小和尚，围裹上来，不容分说，过来就揪太爷。江樊一瞅地方窄狭，先就蹿在院内，把刀亮将出来。早有人给和尚拿了一条齐眉棍，就与江樊动起手来。

要问胜负输赢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 知县临险地遇救 江樊到绝处逢生

诗曰：

世上诸般皆好，惟有赌博不该。
掷骰 押宝斗纸牌，最易将人闹坏。
大小生意买卖，何事不可发财。
败家皆由赌钱来，奉劝回头宜快。

我为何道这首西江月呢？只因那年在王府说小五义，见有一人愁眉不展，长吁短叹，问其缘故，他说，从前因赌钱将家产全输了，落得身贫如洗，来到京中，才找碗饭吃。今又犯了旧病，将衣服铺盖全都卖了，主人也不要我了，焉得不愁呢？”我便说道：“老兄若肯回头，从今不赌，自然就好了。我还记得赌戒十二则，请老兄一听，便知分晓。”

破家之道不一，而赌居最。每见富厚之子，一入赌场，家资旋即荡散，甚至酿为盗贼，流为乞丐，卖到鬻子，败祖宗成业，辱父母家声，诚可痛恨。彼昏然无知之徒，不思赌之为害，败家甚速，反曰：手谈消遣，夫世间何事不可以消遣，而必欲为此乞丐之事，甘心落魄哉！在赌者意欲有钱，殊不知赌无常胜之理。即使胜多负少，而一出一入，钱归窝家，是输者固输，赢者亦终是输。况赌博之人，心最刻薄。有钱则甜言密语，茶酒奉承，万般款洽，惟恐其不来，迫至囊空，不独茶酒俱无，甚且恶言詈辱，并不容其近前。似此同一人也，始令人敬，终令人贱，能无悔乎？吾以为与其悔之于后，毋宁戒之于先。

戒赌十二则：

一坏国法。朝廷禁民于赌博尤严，地方文武官长，不行查拿，均干议处；父母姑息，邻甲蒙隐，俱在责惩。君子怀刑，虽安居无事，尚恐有无妄之灾，时时省惕。彼赌博场中，有何趣味？而陷身于国法宪网，以身试法，纵死谁怜？

二坏家教。父母爱子成立，叮咛告诫，志何苦也！为人子者，不能承命养志，而且假捏事端，眠宿赌钱，作此下贱之事，不知省悟，良可痛掉！故为子之道，凡事要视于无形，听于无声，若乃于父母教诲谆谆，全不悛改，背亲之训，不孝之罪，又孰甚焉！

三坏人品。人一赌博，便忘却祖宗门第，父兄指望，随处懒散，坐不择器，睡不择方，交不择人，衣冠不整，言语支离，视其神情，魂迷魄落，露尾藏头，绝类驿中乞丐，牢内囚徒。

四坏行业。士农工商，各有专业，赌则抛弃，惟以此事为性命，每见父母临危，呼之不肯稍释者，何况其他！迨至资本亏折，借贷无门，流为乞丐，悔之晚矣！夫乞丐人犹怜而舍之，赌至乞丐，谁复见怜，则是赌博，视乞丐又下一层矣！

五坏心术。大凡赌钱者，必求手快眼快，赢则恐出注之小，输则窃筹偷

骰 (tóu, 音投) —— 色 (shì) 子

鬻 (yù, 音玉) —— 卖。

詈 (lì, 利) —— 骂。

码。至于开场诱赌，如蛛结网，或药骰密施坐六箱红之计，或纸牌巧作连环。心照之奸，天地莫容，安有上进之日哉？

六坏家业。赌场银钱，赢者耗散一空，全无实惠；输家毫厘不让，逼勒清还。输极心慌，妻女衣饰，转眼即去；亲朋财物，入手成灰；多方拐骗，渐成窃盗，从来有赌博盗贼之称，良非虚语。

七坏身命。赌博场中，大半系凶顽狠恶之辈，盗贼剪拐之流，输则己不悦，赢则他不服，势必争斗打骂，损衣伤体，若与盗贼为伙，或被当场同获，或遭他日指扳。囚杆夹拶，身命难保。即或衣冠士类，不至若此，而究年累月，暗耗精神，受冻忍饥，积伤肌髓，轻则致疾，重则丧身。揆厥由来，皆由自取。

八坏信义。好赌之人，机变百出，不论事之大小缓急，随口支吾，全无实意，以虚假为饮食，以哄脱作生涯，一切言行，虽妻子亦不相信。夫人至妻子不相信，是枉着人皮，尚可谓之人乎？他日虽有真正要紧之事，呕肝沥血之言，谁复信之！

九坏伦谊，亲戚邻友，见此赌徒，惟恐绝之不远，而彼且自谓输赢由我，与他何涉。正言说论，反遭仇恨。以赌伴为骨肉，以窝家为祖居，三党尽恶，五伦全无，与禽兽何异？

十坏家声。开场之辈，均属下流；嗜赌之子，无非污贱。旁人见之必暗指曰：此某子也，某孙也。门楣败坏至此，毕竟祖父有何隐恶以致孽报？是生既招众人鄙贱，死后何颜见祖宗于泉下？

十一坏闺门。窝赌之家，哪论乞丐、盗贼，有钱便是养身父母，甚至妻妾献媚，子女趋承，与淫院何异？好赌则不顾家室，日夜在外，平日必引一班匪棍往来，以成心腹。往来既熟，渐入闺闼，两无忌惮。所以好赌之人妻，不免于外议者，本自招之也。况彼既不顾其家室，青年水性，兼又有饮食财物诱之者，日夜不离其室，能免失身之患乎？

十二坏子弟。大凡开赌好赌之家，子弟习以为常。此中流弊无所不有，虽欲禁之，不可得也。故开赌好赌之子弟，未有不赌博者，平日之习使然也。夫既习以赌博，又焉望子弟之向上乎？且好赌之人，未有不贪酒肉而怠行业，故即其居室之中，尘埃堆积，椅桌倾斜，毫不整顿。抽头赢钱，尽数吃喝，吃之既惯，日后输去，难熬清淡，便不顾其廉耻，不恤其礼义，邪说污行，无所不为，男为盗，女为娼，不能免矣，戒之！戒之！戒赌十二则说完，奉劝诸公谨记。仍是书归正传。

诗曰：

特来暗访效包拯，清正廉明得未曾。
消息谁知今已漏，机谋在是此多能。
况无众役为心腹，空有一人作股肱
不遇徐良兼艾虎，几遭毒手与凶僧。

揆（kuí，音奎）——推测揣度。

说（dòng，音党）——正直的。

闺闼（kūn，音捆）——指妇女居住的内室。

股肱（gōng，音弓）——左右辅助得力的人。

且说和尚出来，认得邓九如，倒是怎么个缘故？情而必真，朱起龙死的是屈，因为五十多岁娶了一房妻子，他这妻子娘家姓吴，名叫吴月娘，过门之后，两口就有些个不对劲。何故，是老夫少妻。吴家贫着朱家有钱，才肯作的此事。夫妻最不对劲，她倒看着小叔子有些喜欢，又搭着秃子能说会道，不到三十的年纪，叔嫂说笑有个小离戏，久而久之，可就不好了，作出不贞不洁的事情来了。两个议论，到六月间，二人想出狠毒之意。那晚间就把朱起龙害死，连秃子帮着，用了半口袋糠，朱起龙仰面睡熟，把糠口袋往脸上一压，两个人往两边一坐，按住了四肢。工夫不大，朱起龙一命呜呼！把口袋撤下，此人的口中微然有点血沫子浸出，吴月娘儿拿水给他洗了脸。一壁里就装点出来；一壁里叫童子去请大夫。大夫将至门首，妇女就哭起来了。随即就将大夫打发回去。朱家一姓当族的人甚多，人家到了的时节，恶妇早把衾单盖在死人的脸上，议论天气炎热，用火焚化。情真他们那里倒是有这个规矩。有人问起，就说是急心疼病症死的。这个又比不得死后搁几天才发殡，怕有什么妨碍，犯火期日，与什么重丧回煞等项，总得请阴阳择选日子。这个不用，自要一家当族长辈晚辈商量明白就得。就是本家人将死尸抬出去，抬到村后，有那么一个所在，架上劈柴一烧，等三天把骨灰装在口袋之内，亲人抱将回来，复反开吊办事。诸事已完，葬埋了骨灰，他们想着大事全完了。

吴月娘穿重孝守节，二秃子接了店中的买卖，绝不在店中睡觉，不怕天交五鼓，总要回到他铺中安歇。岂不想他的铺子与店一墙之隔，柜房与店的尽后头相连。吴月娘安歇的屋子也只隔着一段短墙，只管打前头过来，又可由后头过去。天交五鼓，仍然复又过去，朝朝如此，外面连店铺中并无一人知晓。以后还嫌不妥，叫人在店后垒起一段长墙，后面开了一个小门，为的是月娘儿买个针线等类方便。外人无不夸奖秃子的正派，岂知坏了事了。

这日，正对着月娘儿买绒线，遇着九天庙的和尚打后门一过，可巧被月娘看了他一眼。列公，这个和尚非系吃斋念佛跪捧皇经的僧人，他本是高来高去的飞贼，还是久讲究采花的花和尚，白昼之期，大街小巷各处游玩，哪里有少妇长女被他一眼看中，夜晚换了夜行衣靠，插单刀前来采花。他也看那个妇女的情形，若是正派人，他也看不中意，也不白费那个徒劳，就让来了，人家也是求死。别的是休想。那日看见月娘瞟了他一眼，早就透出几分的妖气。又对着月娘本生的貌美，穿着一身缟素。恶僧人看在眼内，到晚间换了衣服，背着刀，拨门撬户进来，正对着秃子也在这里，可倒好，并未费事，三人倒商量了同心合意，自此常来。白昼秃子也往庙里头去，两个人交的很密。后来和尚出了个主意，终久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倘若机关一泄，祸患不小；不如把月娘送在庙中，就说把她送往娘家去了，给了她一千两白银作为店价，遮盖外面的眼目，其实送在庙中，那秃子喜欢来就来，和尚绝不嗔怪。

这日，正是和尚进城，走在县衙门口，就见朱二秃子的大葱白驴在县衙门口拴着。和尚一瞧就认得，心中有些疑惑。它是秃子常骑着上庙，故此和尚认得。正对着太爷升堂，又是坐大堂，并且不拦阻闲人瞧看，和尚也就跟着在堂下看了个明白。见秃子受刑，和尚心中实在不忍，赶紧撤身出来，找了个酒铺，自己喝了会酒。自己想着，回庙见着吴月娘儿，可是提起此事好哇，还是不提此事好哪？再者这个知县比不得前任知县，两个人相好，自己就可以见县太爷，给托附托附。这个知县，一者脸酸，一来毫丝不得过门，

倘若秃子一个受刑不过。连我都是性命之忧，自己踌躇了半天，无计可施。自可会了酒钱，出了酒铺，直奔城外。比及来到庙中，到了里面，他这庙中妇女，不是吴月娘一个人，也有粉头妓者，也有用银钱买来的，也有夜晚之间扛来的，也有私奔找了他来的，等等不一，约有二十余人，俱在庙内。这日，他回来奔西跨院，众妇女迎接。他单把吴月娘儿叫到了一个僻静所在，就把朱二秃子已往从前之事，一五一十细说了一遍。月娘儿一听，不觉得就哭起来。复又与和尚跪下说，秃子待她是怎么样好法，苦苦的哀求僧人救秃子的性命。又说：“怕秃子一个顶不住刑，我倒不要紧，还怕要连累了师傅，只要师傅施恩救了他的性命，他若出来，我准保他这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好处。”说毕，复又大哭。和尚一来心软，二来也怕连累自己，正在犹豫，徒弟报道师爷爷到了。僧人迎出，原来是他的师叔。这个和尚是南阳府的人，外号人称粉面儒僧法都，前来瞧瞧师侄。叔侄见面，行礼已毕，让至禅堂，献上茶来。他问了师叔买卖如何？（列公：怎么出家人问买卖？本来全是绿林的飞贼，岂不是问买卖！其实，净卖不买。偷了来就卖，几时又买过哪？）回答：“南边买卖不好，我们师兄弟四人俱都各奔他方，早晚你师傅还要上你这里来哪。”自然和尚他叫悟明，他有师弟叫悟真，他师傅叫赤面达摩法玉。还有两个师叔：一个铁拐罗汉法室，一个叫花面胜佛法净。这些人们都在《续套小五义》上再表。悟明见师叔来了，他就把朱二秃子这些事情对着他师叔面前述了一遍。晚间用完了晚饭，就约了他师叔与他巡风。法都也就点头。不想到三更时分，进了城，到了狱门，当差的人甚多，都在那里讲究这位太爷性烈，夜晚间还坐堂审秃子哪。悟明听了，轻轻的回来告诉粉面儒僧。两个人就进了衙门，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到了二堂，自然和尚下来抖口袋迷众人的眼睛，就把秃子背出去了。法都帮着出城，拿飞抓百练绒索绳拴上秃子，系上系下，到了城外找了个僻静的所在，砸了手铐脚镣，连项索尽都砸坏，换替背到庙中，秃子也不能与二人磕头道劳，法都拿出药来敷上，慢慢将养。月娘儿替秃子与二僧道劳。从此吩咐小和尚小心衙门的公堂，留神县官前来私访，说了知县的相貌，不然，怎么邓九如一来，他们就知是知县？那个关门的小和尚，就给悟明他们送信去了。少刻出来，后面即给他预备兵器哪。见面先说好话，后来叫小和尚拿人。江樊把刀与自然和尚交手，他如何是凶僧的对手？他虽是二义韩彰徒弟，没学什么能耐，三五个弯就封不住和尚那条棍了，急的乱嚷乱骂说：“好凶僧啊，反了！”并有些个小和尚也往上一围，江樊情知是死。忽然间，打墙上蹿下两个人来。

艾虎、徐良如何捉拿和尚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踌躇（chóu chú，音愁除）——犹豫。

比及——等到。

第七十七回 粉面儒僧逃命 自然和尚被捉

诗曰：

不信英雄报不平，请看暗里助刀兵。
只因县令灾星退，也是凶僧恶贯盈。
贪乐焉能归极乐，悟明还算欠分明。
到头有报非虚语，莫向空门负此生。

且说庙中僧人，正在得意之间。江樊看看不行，自己就知道敌不住僧人准死。自己若死，如蒿草一般，保不住老爷，辜负包丞相之重托。到底是好心人逢凶化吉，可巧来了个小义士和多臂熊。二人听出庙里声音，艾虎认的江樊，随即两个人蹿下墙来。艾虎道：“江大哥放心吧！小弟还同了一个朋友来哪。”江樊一看是艾虎到了，还同着一个紫黑的脸、两道白眉毛、手中一口刀、刀后头有个环子的汉子跳下墙来。那汉子跳下来就骂：“好秃驴！忘八养的！”是山西的口音，艾虎见对面凶僧青缎小袄，青绉绢纱包酱紫的中衣，高腰袜子，开口的僧鞋，花绷腿，面如喷血，粗眉大眼，脸生横肉，凶恶之极。恶僧人一看艾虎、徐良，倒提劈山棍对着艾虎往下就打。艾虎一闪，拿刀往外一磕。僧人往下一蹲，就是扫堂棍。艾虎往上一蹿，凶僧撒左手反右臂，其名叫反臂刀劈丝。艾虎缩颈藏头大哈腰，方才躲过，徐良看看暗笑，老兄弟就是这个本事，自己蹿将上去，说：“老兄弟，这个秃驴交给老西了。”和尚一看此人古怪，举棍就打。山西雁用力一迎，呛的一声，当啷，那半截棍就坠落于地。把和尚吓了个真魂出壳，掉头就跑。早被徐良飞起来一脚，正踢在和尚肋下，哎哟一声，和尚栽倒在地。艾虎过来，磕膝盖点住后腰，搭胳膊拧腿就把凶僧捆上。凶僧大喊，叫人救他。徐良一回手，在他脊梁上叭地一声，打了他一刀背，小和尚风卷残云一般，俱都逃命。依着艾虎要追，徐良把他拦住说：“他们都是出家人，便宜他们吧！”

再见小和尚复又反转回来，围着一个胖大和尚，就是粉面儒僧法都。皆因他在西跨院同着那些妇女正自欢乐，见悟明出去不回来。有小和尚慌慌张张跑将进来，说：“师爷，大事不好了！我们师傅拿了知县，他还有一个跟人与我们师傅那里交手，打外头又蹿进来两个，全是他们一伙的。我师傅叫他们拿住了，你快去吧！”凶僧脱了长大衣服，提了一口刀直奔艾虎他们来了。小和尚本是跑了，见法都来，复又跟着法都，又要围裹上来。徐良一瞧，这个和尚虽然胖大，倒是粉白的脸面，往前扑奔。徐良说：“好师傅，你是出家人，不应动气。本当除去贪嗔、痴爱，万虑皆空，没有酒色财气，这才是和尚的规矩，又何必拿着刀来和我们拼命？我们如何是你对手？你要不出气，我给你磕个头。”和尚将要说，磕头也不行！他焉知是计？岂不想老西这个头可不好受。就见他两肩头一耸，一低脑袋，哧的一声，和尚哎哟，还仗他眼快瞧见一点动静，由徐良脑后出来一闪身。虽然躲过颈嗓咽喉，噗哧一声，正中肩头之上，掉头就跑。这些小和尚就跟着跑下去了。粉面儒僧蹿上墙头，徐良并不追赶，掉头寻找艾虎来了。满地上小和尚横躺竖卧。也有的死了，也有带着重伤的。两个人会同寻找江樊，不知去向。

原来江樊瞧见艾虎、徐良进来，把那无能的小和尚砍倒几个，自己跑出来了。明知道有艾虎一人足能将那和尚杀败，自己出来寻找老爷要紧。找来

找去，并没见着。遇见一个小和尚，过去飞起一脚，就踢了个跟头，摆刀要砍，说道：“你说出那位老爷现在哪里，就饶你不死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告诉你，饶了我呀！”江樊说：“我岂肯失信于你，你说出来我就饶了你，你快些说来！”答道：“在西跨院庭柱上捆着哪。”江樊果然没有结果他的性命，一直奔西跨院。一看，老爷果然在柱子那里捆着，三四个小和尚那里看守。看见江樊进来，恶狠狠的拿着刀扑向他门来，小和尚撒腿就跑。江樊也并不追赶，救老爷要紧。江樊过去解开了绳子，跪倒尘埃，给老爷道惊。邓九如用手搀起说：“这是我的主意，纵死不恨，与你何干！我还怕连累了你的性命。你是怎么上这里来了？那和尚怎么样了？”江樊说：“有小义士艾爷，还同着他一个朋友前来解围。要不是他们两个人，我就早死多时了。”邓九如说：“莫不是开封府告状的那个艾虎？”江樊说：“正是。”邓九如说：“我们两个人还怪好的哪！他坐监，我打书房出来散逛散逛正遇见他。在校尉所我义父那里，我们两个人一同吃的饭。他不认的字，还要跟学一学，怎么把眼前的字认的几个才好，很诚实的一个人。他是北侠的门徒。智化的干儿子。”江樊说：“不是，老爷记错了，他是智化的徒弟，北侠的义子，老爷看，来了！”

艾虎与徐良也是问了小和尚，找到西跨院。江樊要跪下给艾虎道劳，早叫艾虎一把拉住，对施了一礼，又与徐良见了江大哥。艾虎说：“这是我徐三叔跟前的三哥，名叫徐良。”与江樊彼此见了礼。江樊又要与徐良道劳，也叫徐良搀住。邓九如过来说：“若非是二位到来搭救，我们两个早死多时。活命之恩，应当请上受我一拜。”艾虎一怔，搀住说：“你不是我韩二叔的义子吗？姓什么来着？”邓九如一笑说：“艾大哥，你是贵人多忘事，我叫邓九如。”艾虎说：“是了，你们二位怎么游玩到这里来了？”江樊就把他们怎么上任，怎么私访、审鬼、坐堂、丢人犯、解开歇后语、到庙中来遇见凶僧的事，细述了一遍。艾虎听了说：“三哥，你看还是文的好，你我别说做不了官，即使做了官也算不了什么。看人家这个，出任就是知县！”江樊说：“少叙那个，和尚怎么样了？”艾虎说：“拿住捆好了。”徐良说：“我把他扛过来，看看是那个自然和尚不是？”

邓九如问艾虎从何处来？艾虎也就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。邓九如说：“还有件怪事，方才他们大家把我捆上，推到这里来拴在庭柱上。这屋里头有许多的妇女，陪着那个白脸的和尚饮酒，还猜拳行令哪。就皆因那个和尚出去动手去了，这屋中许多妇女没见出门，他们全往什么地方去了？”艾虎说：“何不到屋里找找她们去！”同着江樊带老爷一齐到屋中，也没有后门，眼睁睁那酒席还在那里摆着，就是不见一个人影儿，连老爷也纳闷。江樊那样的机灵，也看不出破绽来。还是艾虎看见那边有一张床，那个床帋子乱动。艾虎用刀把床帋子往上一挑，见里面有两个人，将要把他们提将出来，一看是两个妇人，他就不肯去拉了。叫：“江大哥，你把这两个提出来。”江樊就将他们随即捆上，带过来说：“这就是太爷，跪下磕头。”邓九如一看两个人俱在二十多岁，三十以内。太爷问：“你们都是干什么的？说了实话便罢，如若不然，即将你们定成死罪。”两个妇女往上磕头说：“我们都是好人家的子女，半夜间凶僧去了，把我们扛到庙内。本欲不从，怎奈他的人多，落了秃贼的圈套。”太爷说：“你们即是好人，本县放你们归家。可有一件，有个朱二秃子，他在庙中没有？”两个人连答应说：“有，不但有朱二秃子，连吴月娘儿俱在此处哪。”太爷问：“现在哪里？”妇人说：“你看那边有

一张条扇，是个富贵图，那却是一个小门。开开那个小门，里头是个夹壁墙儿。他们听见事头不好，俱都钻在里头去了。我们也要钻到那里头去，他们说没有地方了，故此我们才藏在床下里头。男女混好些个人哪。”老爷听了，随即叫江樊过去瞧。那一张画是一张牡丹，花旁边有个环子，虽是个门，可开不开。正要问那个妇人，就见徐良扛着和尚进来，把他地上一摔，扑通地一声，徐良随即说：“我全问明白了。他们这里头有个夹壁墙，连朱二秃子他们那一案都在这里哪。”忽然外面一阵大乱，进来许多人，各持兵刃。

若问来者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 小爷思念杯中物 老者指告卖酒人

诗曰：

悟明作事太冬烘，淫妇收藏夹壁中。
自谓是空原是色，岂知即色即成空。
谋命图奸太不明，最阴究属妇人情。
奇冤自此从头洗，败坏闺中一世名。

且说徐良在外边问自然和尚，不说；拿刀威吓带伤的小和尚，倒是有一得一，将实话全都说出来了，故此徐良连那个假门他都知道。扛了自然和尚进来，正要献功，人家这里也都知道了。将要进去，外头却一阵大乱，进来了无数的人，各持单刀、铁尺，大众以为是僧人的余党。原来不是，是由衙门中来了伙子马快班头。有老爷的内厮，一瞧天气不早，老爷无信归回。主管着急，暗暗地就把马步班的头目叫将进来，就把老爷上九天庙的话细说了一遍。叫他们带着伙计去迎接老爷要紧。头目一听，也怕老爷有舛错，赶着带了伙计们急速出城，俱带着单刀铁尺。

到了九天庙，老远地就望见打里间跑出许多和尚来，焉敢怠慢？就叫伙计们向众人往前一闯。一看，有许多的僧人们，也有死于非命的，也有带着重伤的。问那个带伤的人：“县太爷现在在哪里，你们可知晓？”那人回答道：“现在西跨院。”大众就奔西跨院而来。江樊、艾虎、徐良，大家往外一迎，见是马快班头，江樊这才放心。大众都过来见了太爷，给太爷道惊，给他们请罪。太爷说：“于你们无干，这是我的主意。”复又过去，在那张画轴那里，把那个铜环子拧了半天。果然一转，那个门儿一开，这才看见夹壁墙。江樊使了一个诈语说：“里面众妇女们听真，今日本处的太爷到此，就为的是朱二秃子、吴月娘一案，就将你们放去。倘若不献，拿到衙门里是一例同罪。”这句话不大要紧，就听见里面妇女们乱嚷。不多一时，连伺候她们的婆子，出来了二十多人。内中揪着一个妇人，就是吴月娘。大家一齐说：“这就是吴月娘。那个秃子可得你们爷们进去，我们拉不动他。”艾虎进了夹壁墙，不多时，就见他拉着他一条腿，提拉出来了。班头过来，将秃子锁上，把吴月娘锁上，又把两个人的二臂倒绑，待等回衙再问。同时，将那些妇女尽行释放，准她们把和尚那些东西，量自己的力气，能拿多少拿多少，不许再拿二趟。大家磕头，分散物件出门去了。

少刻，地方进来叩见太爷。江樊叫道：“地方出去，或马或车，找来给太爷骑坐。”地方出去，太爷叫听其那些带伤和尚自己逃命。受重伤不能动转的，少刻回衙打发人来给他调治。死了的，就在庙后埋葬。只罪归一人。跑了的和尚法都，案后访拿。太爷叫官人把悟明带回衙署审问。地方将车辆套来，请艾虎、徐良到衙中待酒。徐良说：“老兄弟，索性咱们作事作个全始全终，一半押解人犯，一半保着老爷，咱们要是一走，路上倘有舛错，岂不是前功尽弃了么？”艾虎点头道：“所有庙中东西，叫地方看守；倘若短少，拿地方是问。”押解着秃子、吴月娘、悟明和尚起身，出了庙门，直奔县衙。太爷叫艾虎、徐良一并上车，二人不肯。连江樊俱都地下走。一路之上，瞧看热闹之人不在少处。

到了衙署，老爷下车。三班六房伺候进了衙署。连艾虎、徐良让到书斋

待茶。太爷立刻升堂，用刑拷问。三个人一字的不招，只好夹打了一回，把他们钉镣收监。太爷一抖袍袖退堂，掩门归书斋，陪着徐良、艾虎谈话，然后摆酒吃饭。吃完了饭，直谈论了一夜，无非讲论些个襄阳故事，怎么丢大人，至今尚无音信的说了一番。直等第二天早晨，二人告辞，他们还是上武昌的心盛。邓九如送了盘费银两，二人执意不要，让之再四，也就无法。邓九如、江樊送出作别。二人不上黄花镇去了，顺着大路直奔武昌。逢人打听路途，晓行夜住，渴饮饥餐，无话不讲。

这天，正往前走着路，一瞧前边是个山口，原来是穿山而过。进了山口，越走道路越窄，忽然抬头一看，正是桃花开放，满山遍野，香气扑鼻。艾虎说：“三哥，你看这个地方多么可观，可惜不会作诗，要是会作诗更有了趣味了。”徐良说：“那个诗也是那么容易作的，哪里能文武兼全？要闹个艺多不精，还不如不会哪。”随说着，越走越往上去。到了上边极平坦的个地方，往四面无处看不到。放眼往四面一看，粉融融俱是桃花，真似桃花山一般，把山都遮盖了。两人上山走的有些发躁，找了一块卧牛青石，暂且先歇息歇息。徐良说：“老弟，咱们歇着这个地方可不好。”艾虎说：“怎么不好？”徐良说：“四面全是沟，惟有这个地方孤零零的一个山头，专藏歹人的所在。我师傅对我说过，老兄弟不至于不知道吧！”艾虎哈哈一阵狂笑道：“三哥说什么歹人，要无歹人便罢，若有歹人，小弟正在闷倦，拿着歹人开开心才好哪！”徐良听了，把舌头一伸，说：“兄弟好大话呀，咱们歇歇走吧，我是怕事的。”

正说话之间，听见有人说：“哈，这个地方才好看哪！胜似西湖景。”艾虎说：“我二哥来了。”徐良说：“可不是么，他打哪里来？”艾虎答言：“此处不是西湖，哪里来的西湖景？”原来是胡小记、乔宾。黄花镇第二天丢了徐良、艾虎，大官人就知道他们两个人的事情，对大众一说，也就不便等着了，告诉推小车的，你们只管推着奔武昌路上，倘若要有人劫夺丢失了，找地面官告去，要不然，上武昌告诉大人去。芸生骑马单走，胡小记、乔宾不放心，告诉大官人，竟奔岳州府找来了。二人到岳州，大街小巷，一上去就听到丢人犯的事吵嚷遍了。二人不敢停留，又不敢走华容县，绕着石门县，奔武昌走。在这里正好遇见大众，彼此见礼，各人对问说自己的心事，不可重叙。

忽然由西边上来了位老者，赶着小驴，还是个叫驴。老头年到六旬，穿着土绢大氅，回头把草纶巾摘下来当作扇子。那驴乱叫，老头说：“这种东西也是怪，每逢走在这里，你也歇歇来，我就叫你歇歇，要不，你心里也是不愿意。”他把驴身上的口袋抽下来，那驴又是乱叫。艾虎说：“众位哥哥看看好不好？”胡小记说：“真好。”艾虎说：“有点缺典。”胡小记说：“缺什么典？”艾虎说：“我常听我五叔爱说这句‘有花无酒少精神，有酒无花俗了人。’可惜咱们这里有花无酒。这个地方，要有个酒摊可就对了事了。”乔爷说：“对，可就是短那么一个。”徐良说：“你是过于爱饮酒了。这个地方，你瞧瞧要有酒摊喝得么？”艾虎说：“只要有酒摊，也不管他喝得喝不得，我就要喝。要都像你，那就不用走路了。我还是过去打听打听。”徐良说：“你打听我也不叫你喝，你怎么这样不知道进退！”艾虎真就过来与那位老者打听说：“你这个老人家，咱们这里哪有酒铺？”老头说：“你

要喝酒么？”艾虎说：“正是。”那老头说：“哎呀！那可远了，离此约有四里多地，来回八九里地哪！我们这有个卖酒的，串着乡村卖，挑着个高挑子，上头也有酒，也有烧饼、麻花。”正说话间，西边一阵乱嚷。

不知是什么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 为饮酒众人受害 论宝刀毛二被杀

诗曰：

对酒观花总一般，赏花饮酒尽开颜。
不知误食盘中菜，犹当寻常作等闲。
客路前途望转赊，缘何乐酒又贪花。
个中幸有山西雁，假作迷离入贼家。

且说艾虎正与那个老者打听卖酒的，忽然西边一阵乱嚷，上来了许多人。山西雁一怔，原来是些个行路的，有七八个人。也有卖带子的，也有赶集的，也有扛着铺盖卷儿回家的。大家一齐说，好热天气，说道：“咱们歇息歇息。”对着艾虎他们那边的那块石头就坐下了。把东西放在石块之上。也有本地人，也有山西人，也有乡下人，等等不一。就听那个山西人说：“怎么这个地方这么些个桃花。”就有本地人说：“没往这边来过吧？此处叫做桃花沟，故此这里的桃花甚多。”那人说：“怎么这里也没有个卖酒的哪？”本地人说：“有卖酒的，此时可不知道他过去了没有哪！我给打听打听。”那人说：“敢情好。”就问那个老头儿说：“咱们这里那个仁义子王三过去了没有？”老头说：“没有过去哪。”那人说：“给你打听了，还没过去哪。横竖不差什么，也就快来了。”那人说：“怎么叫个仁义子王三哪？”那人答道：“皆因是这个人作买卖公道。故此人叫他仁义子王三。卖酒，也有烧饼、馓子，还是货郎儿。少刻就过来，你再稍等等吧。”

正说之间，就听见有摇鼓声音。老头说：“得了，来了，那不是他摇鼓呢！”果然听见摇鼓的声音。徐良早把艾虎叫将过来，不叫艾虎打听卖酒的。此处的酒，是万万喝不得的。小爷虽然不愿意，也无可如何，净瞅着人家打听。自己想着卖酒的来了，看他们喝不喝；他们要喝了没事，自己喝了也就没事。那时再问三哥不迟。不多一时，就见山坡底下来了一个高挑卖酒的。老头说：“这就是卖酒的王三来了，王三掌柜的，今天来得晚了。搁在这里卖吧，好些个人等着酒喝呢！”瞧这人卖酒的，三十多岁，蓝布裤褂，白袜，青鞋，花裤腿，高挽发纂，腰中蓝搭包，黄白脸面，粗眉大眼。他挑着一副圆笼，两边共是六层，扁担头有个钉儿。上来时节，把个长把鼓就挂在那钉儿上。老头告诉，他把圆笼放下，那边的人也就都过去了，争着说：“喝酒！”这个说，给我打二两，那个说，给我打三两，也有问酒价的。王三说：“别忙，别忙！等我打开圆笼，酒是五个钱二两，烧饼、馓子是五个钱两个。趸来的卖三个钱一个，你们这些人，我可记不清楚谁吃多少喝多少。可是自己记着，你们也不能吃三个说两个。全是靠天吃饭的人。谁也不能瞒心昧己，你们可是自己记。”那个本地人说：“错不了，我们都打集上来，全是买卖地儿。”这个说，我打四两；那个说，我打六两。王三说：“不行，没有那么大家伙。二两的壶，一两的碗，喝了再打。”大家乱抢一回。有拿烧饼的，也有拿馓子的；也有在这喝的，也有在石头上喝的；有喝完了又来打的。

艾虎馋的直流涎沫，说：“三哥，你瞧见了没有？”徐良说：“少时到店内，有多少喝不了！何必单在这里喝呢？”艾虎说：“哥哥，我可不是不

听你的话，这个景况难过！”徐良说：“我劝的你，爱听不听？”艾虎说：“死了我都愿意！你们还有不怕死的没有？”乔宾说：“我不怕死，来，看咱们哥两个喝去！”胡小记说：“我也不怕死。三哥怎样？”艾虎说：“不用问，他是向例不喝酒的。”艾虎过去说：“掌柜的，给我们打一斤。”王三说：“谁喝酒哇？你喝酒不卖。”艾虎说：“怎么，我不给你钱么？”王三说：“你凭什么不给我钱？”艾虎说：“我既给你钱，为什么不卖给我？”王三说：“我这个买卖，曲心不卖，曲心不卖。”艾虎说：“怎么说起哪？”王三说：“你们那个伙计刚才说，我听见了，说我这酒里头有东西，故此我就不卖给你。你们喝了这酒，万一要死了呢，我再跟着你们打人命官司去？”艾虎说：“谁说的？”王三说：“你们那个伙计。”艾虎说：“酒是我喝，他又不喝酒，我死而无怨。”王三说：“你可不准怕死，打多少？”艾虎说：“打一斤。”王三答道：“没有那么大家伙。”艾虎说：“有多大家伙？”王三说：“一两的碗，二两的壶，还是全叫人家占了，等着他们喝完了再说。”艾虎说：“那我可等不得。”王三说：“你等不得可没法，——有了，我这有个搁酒漏子的坛，你拿那个打吧。也装的下一斤酒，拿过去拿两个小碗匀兑着喝去。”艾虎说：“很好。”王三就把那个漏子拿起来，用屋子打酒，整打了十六屈。

徐良在旁说：“老兄弟，你可要小心！别人不拿这个坛子打酒，独你拿这个坛子打酒，预先把药下在坛子里，喝下去就悔之晚矣！”艾虎一听，想，这个情理不差，瞪了卖酒的一眼说：“哈哈！好，这酒我不要了。”卖酒的说：“不要不行。卖定了你了！”艾虎说：“你还要讲强梁吗？”卖酒的说：“我们小本经营，焉敢强梁！横竖你总得要！”艾虎说：“我偏不要，你便当怎样？”卖酒的说：“我自己主意叫你要。”说罢，他把酒屋子倒过去，拿那头竹把，下在坛子里，呼喽呼喽的搅合了半天，那酒是乱转，复倒过来，打在碗里一屈，他自己喝了；又打一屈，又喝了，说道：“你看看我这酒里有什么没有？要有什么，难道说我喝了还不死么！我这个人一生不做亏心事，你要屈我的心，不行，非把他洗明白了不可！酒里间要有毒药，说话这半天也就发作了？”艾虎一见，连连的告错说：“是我错了。是我们这个朋友说的，我心里也乱猜起来了。是了，我少时多给你几个钱吧？”王三说：“你多给我一文钱，直顶到万两，我都不要！”随说道，又添了两屈酒。艾虎暗暗佩服这个人。就见有人过来说：“你不是有菜么？卖给我们点菜吃。”王三说：“菜可有，先不能卖呢，你看看这个乱！”那人说：“我们自己拿去。”王三说：“又不是成件的东西。”艾虎这里随即拿了些烧饼、馓子，说道：“你看看，我拿了几个？”王三说：“你这个人，白给你一百个你都不吃！”就见把后头的圆笼揭开，给那个拨菜。艾虎也就瞧了瞧，原来是一盘子炒咸食，一盘子青黄豆，招了点红萝卜丁儿，勾了点团粉，就叫豆儿酱，若论寻常，白给艾虎都不吃。如今见着这个山景儿，有了酒，对着这个菜，倒是个野趣，问道：“这个菜你卖几百钱一碟？”王三一笑说：“三个钱、两个钱、一文钱的全卖。”艾虎就拨了两碟，有乔宾帮着拿过去。再瞧那边人，他也买菜，你也买菜，也有打酒的。艾虎问：“三哥喝不喝？”徐良回答：“不喝。”艾爷说：“吃烧饼不吃呢？烧饼、馓子、菜这横竖是可以。”徐良说：“这还可以，我吃点。”把烧饼掰分，把豆儿酱、咸食夹的里头。拿着烧饼，转着身面向北观花，说道：“你们饮酒赏花，老西吃烧饼赏花。我总看着这花是瞧一会少一会。”艾虎说：“你又不喝酒，你疑什么心？”徐良说：“你

别理我，你只当我这时闹汗呢。”艾虎说：“三位哥哥，我怎直晕哪！”胡爷说：“别是真不好吧？”乔爷嚷：“哎哟！”扑通摔倒在地，艾虎也就身立不住了。胡爷他一个三哥没叫出来，也就躺倒在地。徐良说：“我又没喝酒，这是怎么了？”也趴在地下。

老头一笑说：“老三念西真仓啊！大家拾夺。”王三收家伙，老头把口袋搭在驴上，把三位的包袱系上，也就搭在驴上。把四位的刀，他都摘下去。单把徐良的那口利刀拉出来，看了一眼，复又插入鞘中。笑嘻嘻说：“好买卖！这号买卖作着了。”大众说：“怎见得？”老头说：“少时你们就知道了。两个人搭一个，搭到家里去。”老头先下了西山坡，拉着驴出了西沟口，往南，他们起的名叫桃花村，进了篱笆门，将驴拴在桃树上，说：“有请瓢把子。”少时，寨主出来，叫病判官周瑞。出来问道：“毛二哥作了好买卖吗？有点油水吗？”毛二说：“你看看这个青子吧！”周瑞把大环刀拉出来一看，寒光灼灼，冷气侵人。毛二问：“此刀何名？”回答说：“不知。”毛二一论这口刀，就是杀身之祸。

欲知后来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 杀故友良心丧尽 遇英雄吓落真魂

诗曰：

尤物招灾自古来，愚人迷色又贪财。
谁知丑妇闺中宝，更是齐王治国才。

这四句诗因何说起？皆因古往今来，佳人艳色，不是使人争夺，就是使人劫掠，看起来不如丑陋的好了。有句常言说的好：“丑陋夫人闺中宝，美貌佳人惹祸端。”曾记得战国时，齐无盐还有一段故事。请列公细听，在下述说一遍。

钟离春者，齐无盐邑之女，齐宣王之正后也。生得白头深目，长肚大节，印鼻结喉，肥项少发，折腰出胸，皮肤若漆。无盐一邑，莫不知有丑女之名。欲嫁于人，而媒的恐人嗔责，不敢通言。偶有见者，皆远远避去，人相传说，莫不以为笑谈。年至四十，尚未适人。有人戏之道：“姑何不嫁耶！岂有待于富贵者耶？”钟离春道：“不嫁则已，嫁则非大富贵不可也！”其人晒其妄言，复戏之道：“大富贵人诚欲娶姑，但恐无媒耳。”钟离春道：“自为媒未为不可也。”其人又戏之道：“自为媒不几越礼乎？”钟离春道：“礼不过为众人而设，岂能拘贤者耶？”遂将自穿的短褐脱下来抖一抖，去了灰尘，重新穿在身上；又用溪水，将黑铁般的一个面孔洗得干干净净；又将几根稀稀的黄发挽着盘龙髻，竟轻折着数围宽的柳树之腰，摇摇摆摆走到齐宣王宫之前，竟要入去。守宫的谒者看见，着实惊慌，忙拦住道：“汝是何人，竟敢乱闯宫门！”钟离春因说道：“妾乃齐国四十嫁不出去之女也。”谒者因戏问道：“汝年四十嫁不去，皆因汝之容貌太美也。吾闻女子迟归终吉，汝宜家去，静坐以待之。到此何为？”钟离春道：“妾闻君王之圣德，如日当空，无物不照，何独遗妾？故愿自献于王，欲以备后宫除扫。乞大夫为妾进传一声。”谒者听了，不觉大笑道：“岂王之后宫，独少汝一美人耶？吾不敢传。”钟离春道：“王叫你在传命，妾欲见王而子不传，是子之罪也。传而王见与不见，则是王与妾之事也，子若必不传，妾则谨身顿首，伏于司马门外以待命。倘有他人见而报知于王，则子罪恐不辞。”谒者听说，不得已因报知宣王道：“宫门外有一奇丑女子，自言愿献于王，以备后宫之选。臣再三斥之不肯去，故敢上闻。”此时宣王正置酒于渐台之上，左右侍者甚众，听见谒者报之言，皆知是无盐丑女，莫不掩口而大笑道：“此女胡强颜至此！”惟宣王听了，转沉吟，暗想道：“此女阊阖市井中也没人娶她，敢来自献于寡人，必有奇异之处。”因叫人召她入去。因问之道：“寡人已蒙先王娶立妃配，备于位者不少矣，何敢复误天下之贤淑！汝女子乃欲自献于寡人。且闻女子久矣！不嫁于乡里之布衣，忽欲于万乘之主，必有奇能也，幸以告我。”钟离春道：“妾无能，但窃慕大王之高义耳。大王妃匹虽多，皆备色以事大王，未闻备义以事大王。故妾愿入后宫，以备大王义之所不足。”宣王道：“备义固寡人之所深愿，但善补之，不知汝有何善？”钟离春道：“妾善隐。”宣王道：“隐尤寡人之所喜，试即一行之。”钟离春因起立殿下，扬目露齿而上视，复举手附膝道：“殆哉，殆哉！”如是者四遍。宣王

看了不解其意，因问道：“隐固妙矣！寡人愚昧不能深测，还乞明教。”钟离春乃对道：“所谓隐者，不敢明言也。大王既欲明言。妾何敢于隐。所谓四殆者，盖谓君王之国，有此四殆也。君王之国，西有强秦之患，南有楚之仇，大廷无一贤人，而所聚者皆奸臣，王独立于上，而众人不附，且春秋已四十，而壮男不立，又不务众子，而务众妇，所尊者皆所好之人，所忽者皆所恃之人。今君王幸无恙耳，设一旦山陵崩弛，社稷不可知也，此非一殆耶？渐台五重，所聚者黄金也，白玉也；所设者琅玕也，宠疏也；所积者翡翠也，珠玑也，而不知万民已罢极矣！此非二殆耶？国所倚者，贤良也；而贤良匿于山陵。国所憎者，谄谀也；而谄谀满于左右；虽有谏者，而为邪伪所阻，此非三殆耶？饮酒聊以乐性情耳，乃沉酒于中，以夜继日，致使女乐俳优纵横大笑。外不能修诸侯之礼，内不能秉国家之治，此非四殆耶！故妾隐指四殆者，此也。”宣王听了，不觉骇然，警惕惊悟，乃喟然长叹道：“寡人奈何一迷至此哉！非无盐君之言，不几丧国乎？”因急命拆渐台，罢女乐，退谄谀，去雕琢；选兵马，实府库；四辟公门，招进直言，延及侧陋；卜择吉日，立太子，进慈母，拜无盐君为后。而齐国大治，皆丑女之力也。君子谓钟离春正而有辞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诗曰：

自古英雄爱宝刀，销金切玉逞情豪。
流星闪闪光侵目，秋水泠泠挂腰。
壮士得来真可喜，奸徒遇此岂能逃。
物原有主何须强，显得奇人手段高。

且说桃花沟的寨主，就是五判官之中病判官周瑞，在此处坐地分脏。这个桃花沟地势太背，晚晌没人敢走，冬天连白昼人都少；官人往这里查得又紧，买卖又萧条，可巧毛顺由飞毛腿高解那里崩出来，到了桃花沟，见了周瑞，诉说：“给高解出了个主意，他们掰了个智，把我崩出来，我不犯赖衣求食，才投在你这里来了。多蒙寨主宽宏大量，不嫌我老而无用，收留于我。若非寨主待我这番好处，我也不能把我掏心窝的主意施展出来。”原来这个主意是他出的。

这王三不叫仁义子王三，他叫机灵鬼王三。余者的小贼，扮着走道的，王三酒里头没有蒙汗药，却是菜里头有两大盘子膨膨满满的，一边有蒙汗药；一边没有蒙汗药。他们吃的菜没有蒙汗药，外人要吃，把盘子一转，使人也难以猜透，不但他们这几位小爷上当，受害的人多了。寻常撒出小贼，四个沟口看着，只要有人来就给他们送信。毛二拉驴，王三挑酒，众小贼妆扮行路赶集，作小买卖的。不全净是沟内，在左近的地方也敢办这个勾当。不怕你不喝酒，老头子就问他了：“你走过这里没有？”别人说：“没走过这里。”他就说：“这里有宗土产，叫桃花酒。若走桃花沟，必得尝尝桃花酒。桃花沟不喝桃花酒，枉在桃花沟中走一走。”使人就要尝一尝桃花酒是什么滋味。只要一饮，就上了当了，上当的人，不计其数。故此今天也是他们的恶贯满盈，遇见他们几位，艾虎又是个爱喝的。毛二预先倒不以为然是好买卖，嗣

琅玕（láng gān，音狼干）——像珠子的美石。

谄谀（chǎn yú，音产于）——为了讨好别人，卑贱地奉承人。

后见了这口刀，他知道是价值连城的東西，要在周瑞的面前卖弄卖弄，故此才问道：“寨主爷可认识这口刀吗？”周瑞本人不认得，叫他益发笑说：“寨主，这口利刀价值连城，世间罕有。若非寨主的德厚，万万不能遇见此物。”周瑞说：“这么一口刀，怎么叫二哥夸的这么好呢？”毛二说：“把你那口刀拉出来比一比。”周瑞就将自己的刀亮出来，毛二说：“你再剁一剁试试。”周瑞就着大环刀将自己的刀背一剁，呛啷一声，当啷啷，自己的刀头落地，倒把周瑞吓了一跳，然后哈哈一笑，夸道：“好刀哇，好刀！”毛二说：“不知道出处吧？”周瑞说：“不知。二哥知道，我领教领教。”毛二说：“出于大晋赫连播老丞相所作三口刀：一口大环，一口龙壳，一口龙鳞。全能切金断玉。实对你说，我就为这口刀弃了乌龙岗寨主，难道说高寨主立宝刀会，你不知道吗？”周瑞说：“那我怎能不知！”又问道：“你去了没有？”周瑞说：“我正病来着，我还真急呢！一者是联盟，二者我要开开眼。结果未能去赶宝刀会。就是这口物件吗。”毛二说：“正是此物。”周瑞说：“咱们可要立宝刀会了。”毛二说：“怎么落在这老西手里了？莫不是高寨主有祸，怎么也没见踩盘子的伙计报信哪？”

正讲论此事，大家回来，把四位小爷全扔在篱笆墙那里。王三把酒挑放下，也过来瞧刀。大家无不夸奖。寨主说：“今天这个买卖，不拘有多少东西，我都不要了。你们大家分散，我就要这口刀就得了。”毛二就有些个不愿意，说道：“怎么样寨主就要这口刀？”周瑞说：“正是我就要这口刀。”毛二说：“设若是你见着这口刀，你肯花多少银钱买？”周瑞说：“我要见着这口刀哇，花二千两银子我都是情甘愿意的。”毛二说：“既然那样，就算你二千银子，把那些东西照着寻常算计明白，该当合算银价值多少，照样分派你的成帐。这口刀，就算你二千两银子。”周瑞说：“那是何必呢？我不要你们的就是了。”毛二说：“不行！常言说的好，不能正己，焉能化人。你看着这口刀好，你就留下。设若是伙计们以后出去作买卖，看着好的东西不往回拿，就坏了你的事情了。我这个说话永远不为我自己，以公为公。设若你要不愿意，我拿出去就可以给你卖二千两银子，出去就能把它卖了。”这句话一说，就把病判官说了个红头涨脸，周瑞说：“二哥，你可太认真了。”毛二说：“我办事认真，可全不为己事。我也明知我这一生得罪人的地方，全在这个认真的上头。”周瑞说：“你看是谁？”毛二说：“我要看是谁，自己有分寸，那就不算认真了。”周瑞说：“今天我偏要和二哥讨这个脸。”毛二说：“不行！或是折价，或者我去卖刀。”周瑞说：“也不用折价，也不用卖去，只当是你的，我要和二哥讨这口刀。”毛二说：“不行，皆因众伙计有份的。要是我的，我可就送与寨主了。”周瑞说：“二哥真罢了！小弟说了半天，你也叫我落不下台来。”毛二说：“那个我可不管。你是或要或不要，速速说明，也搭着旁人没有解劝。”毛二素日间就不得人，也对着周瑞往日就强梁，周瑞又搭着也是气恼之间，有句俗言：“一个不摘鞍，一个不下马。”周瑞倚仗着得了一口宝刀，又想着这个劫夺人的主意，毛二已经给他出好了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除去了这个后患吧。毛二扭着个脸，也是气的浑身乱抖，就被周瑞嗑嚓一刀，结果了毛二的性命。

当时间众人一乱。周瑞借着这个因由说：“这可是他找死！休来怨我。我与众位讨这口刀，众位想一想怎样？”大家说：“这是小事一件，寨主何必这般的动怒呢？”周瑞说：“哪一位不愿意，咱们就较量较量！”说话中间，把刀一扬，就听见噗哧，手背上中了一暗器；当啷啷舒手扔刀，吧嚓一

声，面门上中了一块石头子儿，又听说：“好鸟八儿的！”是山西口音骂人。众人一乱，徐良就蹿过来了。

你道徐良为何可醒的这么快当？原来起先就没受着蒙汗药。他心神念全在那个卖酒的身上，一点破绽也没看出来，嗣后瞧他们一拨菜，可就明白了，那时就要动手拿他们。又想，凭着这几个小贼，作不出这样的事来，必有为首的高明人。似乎这个主意，是人人得受。这个道儿不定害死过多少人了。满让我把这几个拿住，为首的跑了，以后仍然是患，不如我也装着受了蒙汗药的一般，他们为首的必然出来。那时再拿，未为不可。明知道菜里有药，特意说夹上烧饼，故意脸冲着外吃，若要面冲里，怕他们看出来是没吃。只是一件，瞧见艾虎他们躺下，都是漾白沫，自己要躺下嘴里没有沫子，又怕叫他们瞧出破绽，这也不管什么脏净，将自己口中涎沫咕啷咕啷了半天，也就是一嘴的白沫子，连喷带吐，往那里一爬，眯缝着眼睛瞧着，就是他们过来摘刀，自己犹豫了犹豫，刀要叫人摘了去，那可不是耍的。总而言之，艺高人胆大，直不把这几个小贼瞧在眼内，且又上着紧臂低头花装弩哪，又搭着那几个小贼知道受了蒙汗药了，谁还把他搁在心上？两个人抬着他就到了桃花村。可巧把他扔在紧靠着东边篱笆墙。他们都去看刀去了。索性就把眼睛睁开瞧着他们。自打得了刀，今天这才知道刀的出处，暗暗的欢喜。他早看出来周瑞要杀毛二，心里说：“这个老头子要死，也没那么大工夫救他。等他死了，我给他报仇。”果然杀了毛二。自己一低头，弩箭正打周瑞，过去捡刀拿贼。

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一回 徐良用暗器惊走群寇 寨主受重伤不肯回头

诗曰：

未剿丑类恨如何，且住贼窝作睡窝。
旧系花装经再整，新研利刃看初磨。
支更正可巡长夜，待旦还须枕短戈。
谁似徐良筹妙策，独操胜算益多多。

且说徐良对准了他的手背，一低头，弩箭出去，正中手背上。用了个鲤鱼打挺，往起一蹿，可巧手按着一块石头子儿。徐良一骂，周瑞一瞧，他叭的一声，正中周瑞面门之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徐良早就纵过去了，把刀就踹住了。周瑞把手甩着就跑了。有一个手快的贪便宜，他打算要捡刀去，早被徐良彭的一声，一脚踢出多远去了。这个人爬走来就跑。徐良说：“追！”腾、腾、腾、腾，一步也没追，将是干跺脚。怎么个缘故呢？他怕要追他们，这三个人就叫人家杀了，永不作那宗悬虚之事，自己想主意怎么救那三个人。忽然又打后边跑过几个人来，周瑞拿着一双铜，什么缘故？他岂肯就白白的丢了他这个窝巢？周瑞把手背上的弩箭拔出来，把英雄衣上的水裙绸子撕了一条子，裹上手背，拿了一双铜，复又过来拼命，说：“好！山西人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！”徐良一笑说：“很好，老西在此等候过来，咱们两个闹着玩。”就把周瑞肺都气炸，说：“你这厮是哪里来的？”徐良说：“老西还要问问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哪！”回答：“你寨主爷姓周，叫周瑞，人称为病判官。”徐良一笑说：“你就是那病判官？”同瑞说：“然也！”徐良说：“你没有打听打听，老西我叫阎王爷！”周瑞说：“你怎么叫阎王哪？”徐良说：“我专揍的是判官！”周瑞气往上一攻，抡铜就打。徐良将大环刀往上一迎，只听呛当啷，把铜削为两段。周瑞掉头就跑，徐良说：“追！”腾、腾的乱响，仍是不追。连那些小贼全都跑了。容他们去远，徐良把胡小记夹起来，往北就走，走不远放下。又夹乔宾，又夹艾虎，就这么一步一步倒来倒去，把他们倒在后头院里去了。一看后头院里，五间上房，三间东房，三间西房。三间西房是兵器房，三间东房是厨房。徐良进去看了看，挂着整片子的牛肉，堆着整口袋的米面，一大坛子酒，还有许多干鲜水菜、作料等等，无一不全。徐良打水缸里取了一瓢凉水，拿了一根筷子，用筷子把三个人牙关撬开，凉水灌下去。少刻苏醒过来，人人睁眼，个个抬头，齐说道：“好酒呀，好酒！”老西说：“几希乎没废了命，还好酒哪！”艾虎问：“这是什么所在？”徐良就把以往以前的事，细说了一遍。艾虎说：“三哥也没将他拿住吗？”徐良说：“他逃跑了。”艾虎说：“这个东西！怎么不把他追上呢？”徐良说：“我要追他，你们三个谁管？倘若进来一个人，你们就废了命了。”胡小记说：“咱们这些人都不及三哥的算计。”艾虎说：“咱们趁早打算起身吧！”徐良问：“上哪去？”艾虎说：“起身，咱们得找镇店去，住店去。”徐良说：“天已将晚，道路又不熟，谁知哪里有镇店？离此多远路程？此处就是顶好的一个店房。也有米面，也有肉、干鲜水菜全有。”艾虎说：“当怕的你又不怕了！这是贼的窝巢，倘若他们夜间来了，睡觉如小死，岂不遭他们的毒手。”徐良说：“叫我吓破了胆子了，他们还敢来？只管放心，敞着门，他们也不敢来！”连胡小记想着都有些不放心，又不敢多言。徐良说：“把

外头的包袱拿进来。”乔宾出去，把驴上包袱拿下来，搬在上房屋里。徐良说：“咱们大家做饭。”

大家抱柴的抱柴，烧火的烧火。乔宾说：“我抱柴到后头院里，一个大柴垛夹了四捆秫秸。”胡小记找着菜，就把牛肉割了一大块去切。徐良找了缸盆，倒上了有五六斤白面。艾虎就把大瓢哗啦啦地倒了六七瓢水，还要倒哪。徐良说：“这是要吃什么？”艾虎说：“我知道要吃什么呀？”徐良说：“不拘吃什么，你倒那么些个水！”艾虎说：“哟！稀了！”徐良说：“你等着吃吧，瞧我的！你说是吃什么吧。切条、擀条、拉条、揪疙瘩、削疙瘩、把拉疙瘩；把鱼子，溜鱼子，贴把谷溜溜、饊鱼儿钻沙。你们说什么，老西全会作。”大众全笑了。艾虎说：“这些个样儿，我们全没吃过。”胡小记说：“你爱作什么就作什么吧。”乔宾说：“你倒别瞧我这个样儿，我倒会。”艾虎说：“你会作什么？”回答：“会吃！”大家又笑，真是徐良做饭。艾虎看见一大坛子酒，说：“这可是有福不在忙，我可该饮点了。”这就找碗要饮，徐良气往上一壮，把酒坛子抱起来往下一摔，叭嚓一声，摔了个粉碎。艾虎把嘴一撇，呼哧呼哧地生气。徐良说：“方才为饮酒，差一点没死了。瞧见酒又想要饮，总不怕死，实在馋的慌，爬到地下去饮！”艾虎瞅了他一眼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胡爷催着吃饭。大家饱餐了一顿，俱归上房屋中去了，把灯烛掌上。

艾虎说：“我是吃饱了就困，我要先歇着了。”徐良说：“睡觉，这个地方如何睡得？睡着了，就是个热决。”艾虎说：“全依着你老人家说。我说住不得，你说住得了。我说睡觉，你又说睡着了是个热决，到底是怎么办法才好哪？”徐良说：“我说在这住着，叫舍身诓骗，他们晚晌必来。咱们少刻四个人睡觉，东南西北占住四面。一个头朝北，一个头冲东，枕着头朝北的脚；一个头冲南，脑袋枕着头朝东的脚；一个头朝西，枕着冲南的脚；头朝北的，又枕着头冲西的脚，这叫罗圈睡。自己都别着刀，咱们的包袱搁在当中间，全别睡觉，装着打呼，往这么招贼，不怕。要是有睡着了了的，把脚往上一抬，那个人也就醒了。贼要来了，慢慢的起去，下去就可以把贼捉住了。你瞧这个主意好不好？”胡小记说：“此计甚妙！”艾虎说：“三哥，你怎么想这个招儿来！就依着你这个主意。”果然就把门一关，把插管拉上。先前艾虎是净笑，嗣后，四个人装着一打呼，声音还真是不小，呼噜呼噜的。艾虎说：“这贼要是三更天来了还好，要是一个不来，把咱们这鼻孔都要抽干了。”大家笑成一阵，徐良说：“要是这么笑，可就把贼笑跑了。”艾虎说：“还是一个打了，一个打吧，不然，是准干。”真是一对一声，接连着打了。

始终不出徐良之所料。周瑞一跑，二次把铜削折，逃窜性命到桃花沟西沟口，躲在山洞里头，一捏嘴乱打呼哨。呼哨本是贼的暗令，慢慢地又聚在一处。王三也来了，说：“寨主，刀也不要了吧！”周瑞苦苦地告错说：“众位兄弟，还得帮助我一膀之力。”王三说：“谁还敢助你一膀之力，毛二哥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！谁还能辅佐于你！”周瑞说：“从此往后，不分什么寨主，什么叫伙计。作了买卖，平分秋色。”这才把大众说的心软。

周瑞回家探了一探，正瞧着徐良在厨房那里说：“那贼叫他吓破了胆子了，敞着门睡觉都不怕！”周瑞回去，把这个话对王三学了一遍，还求王三

给出个主意。王三说：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夜到三鼓，大众凑齐，咱们大家前去。讲武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咱们把后院柴薪搬过去，堵门烧，烧他们作个焦头烂面之鬼，风火中的亡魂。”大家说：“还是王三这个主意甚妙！这个桃花沟离镇店甚远，要找住户人家讨顿饭吃，没人肯给。只可是把他们烧死，得回桃花村，再打主意吃饭。”可怜他们要放火，连石钢火种都没有。现找左近的住户人家借来的石钢火。在山弯后等到三鼓，好去放火，将到二鼓之半，奔了桃花村来，由后篱笆墙蹿入。大众搬柴运草，未能放火。欲知拿病判官周瑞这段这节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 追周瑞苇塘用计 杀小寇放火烧房

且说周瑞等不死心，二次前来放火烧房。大众蹿进篱笆墙来，搬柴运草。周瑞堵着门口，把秫秸垛到四尺多高。焉知人家大众里头就防备着。究属柴薪，一搬挪总有响动。几位小爷在里头本是装打呼，听见外头一响，就吓了一跳，彼此把脚乱抬。徐良先就蹿下炕去，直奔屋门口。插管一拉，开门一看，秫秸码了四尺多高。被徐良一脚踢散，拉刀进将出去。周瑞哪里敢交手，掉头就跑，直蹿出后篱笆墙去。徐良咬牙切齿，想着把他拿住，才解心头之恨，后面紧紧追赶。暂且不提。

且说艾虎、胡小记、乔宾三个人，把窗户一踹，蹿将出来，拉刀就刹。这些小贼，谁敢与他们爷们动手，再说人无头不行，鸟无翅不腾，没有周瑞，谁肯那么舍命！故此净想着是要跑。哪里跑得开？这几位如同削瓜切菜一般，霎时间杀得干干净净。原来遭劫的难躲，在数的难逃。别瞧杀的干净，还有漏网之人。艾虎等大家一看，没有人了，回到屋中等着三哥。暂且不提。

单说徐良追下周瑞，紧赶紧追，始终不舍，恨不得一时把他追上，结果性命，以与一方除害。焉知周瑞进西沟口，顺道边山直出北沟口。你道徐良为什么追不上他？皆因是周瑞道路熟，跑的固然是快，徐良道路又生，疑心又大，恐怕的是山贼把他带到埋伏里去。留神找着周瑞的脚踪迹，固然显慢，未能将他追上。出了北沟口，徐良着急，要是有了村庄，他扎将进去，这就不好找了。倒没有进村庄。前头黑忽忽的一片苇塘，眼瞅着病判官扎苇塘。徐良骂道：“好忘八养的！进苇塘你打算老西就看不见你了！你往西北去了。”周瑞纳闷：这么高的苇子，我又蹲着身走，又是黑夜之间，他怎么瞧得见我哪？徐良又嚷：“你往西北去，咱们两个在西北见！判官，你真是浑蛋！你不论东南西北，我都看得见你。走在哪里，上头那苇叶就动在哪里，咱们两个人西北见面！”周瑞就听见腾、腾、腾的脚步的声音，绕着苇塘，直奔西北去了。周瑞暗笑：“你说我是浑蛋，你比我更是浑蛋！我本来没留神上头的苇叶子，你虽看见也不该说出来。你说出来，就是把我提醒。你在西北等我。可我就不往西北去了，总是我命不当绝，他若看出来，一语不发，在西北一等，我若出去，准死无疑。”自己一转身，用脚尖找着地，慢慢地分着苇子，一步一步提着气，慢慢扑奔东南。

列公就有说的，桃花开的时节，哪有这么高的苇塘？此处不是南边的地方，桃花开放，那苇子就够一丈多高，若要是水苇还高哪。闲言少叙。

病判官出了东南，他本惊弓之鸟，出苇塘眼似鸾铃一样，就见前边黑忽忽似乎蹲着一个人相仿。周瑞又不敢前去，他本看不很真，心想，必是自己眼花，等了半天，并无动静。别是个土堆儿吧？仗着胆子往前就走，看看临近，忽然站起来一蹿，说：“判官，你才来呀！老西久候多时了。咱们是死约会，不见不散。过来闹着玩吧！”这一下可把周瑞的真魂吓掉，这才知道是上了当了。

徐良那个聪明无比，遇事一见而明。他如可真往西北追他，岂肯说将出来？他特意他说往西北去，咱们往西北见吧！他明知道说出在西北见，周瑞绝不肯往西北去。他往西北跑，故意的跺脚；往东南来，一点声音皆无。往这里一蹲，尽等着周瑞，果然不出他的所料。见着周瑞他还不肯起去，尽容他往前来，蹿起来抡刀就刹。周瑞焉敢还手，掉头就跑，复又扎入苇塘去了。徐良说：“追！”眼瞅着苇梢乱动，徐良虽然跺脚，并不进去。因何缘故？

他在暗处，自己在明处，进去总怕吃亏，又怕里头有水。徐良就是不会水，目不转睛，倒底瞧着那苇叶往哪里晃悠。看了半天，那苇叶一丝也不动。自己心中纳闷，一翻眼明白了。必然是周瑞藏在苇塘里面，不敢奔东南西北，怕的是苇叶一动，外边瞧见。徐良说：“周瑞里边等着，我在外边看着。咱们两个，看谁耗的过谁？”周瑞果然是进在里边不敢走啦，就蹲在里面，自己心中纳闷说：“怎么他那样好眼睛？我在里头蹲着，他会看见？且和他耗一会再说。那人诡计多端，别听他这一套言语。”忽然就听见外边说：“净这么耗着无意思。”揭石头子儿啦叭喇叭喇打进苇塘，冲着周瑞来了。周瑞一低脑袋，躲过去。复又瞧见一块一块直往里打。原来是徐良不准知道他在哪里蹲着，打了半天，也不知道是打中了没有打中？谁有些个心肠在此耍他，我还是找众兄弟去要紧，临走还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净和你耗着就完了！”

其实自己轻轻的就走了，按旧路而回。就见前边有一个人影儿乱晃。徐良微微一停步，前边那里叫：“徐三哥！”山西雁方知道是艾虎，回答：“老兄弟，有什么事？”艾虎说：“呵，三哥你上哪里去了，我们等急了你了！那几个贼，我们全打发他上他姥姥家去了。你这一个可拿住了没有？”徐良就把追周瑞进苇塘，往西北追，在东南等，使了什么诈语，拿石头子儿投，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艾虎说：“可惜要有我，就追进去了。”二人回到篱笆墙里头，会定胡小记、乔宾，把那些个死尸连毛二都把他堆进屋内，把自己的包袱俱都拿上，依着乔宾说，把那个驴拉上，叫它驮着行李。徐良不叫，说：“你知道他那驴是哪抢来的？有本驴主瞧见，那还了得？咱们把它解开，叫它逃命去吧！”就用那小贼搬来的柴货，用火点着。小贼打算烧人家，没有烧成；人家倒把自己死后尸首烧了，也是他们恶贯满盈，顷刻间烈焰飞腾，火光大作。几位一看，天色微明，正好走路，也就不穿着桃花沟走了，未免也就绕了点道路，整走了一天，打尖用饭，就也不细说了。

到了晚间，走到一个镇店住店。稍微透早，艾虎奔武昌府的心盛，恨不得要连夜下去才好。依着徐良，就要在这个镇店住下才好。艾虎净说：“天早，再走几里。”也没打听打听哪里有店，公然就一直的往正南走下来了。走到天已昏黑，又无月色，几位觉得腹中饥饿。乔宾就说：“都是老兄弟你的主意，方才要住了店好不好！你看这赶不上镇店，昏黑夜晚，怎么个走法？”艾虎说：“你别抱怨我呀！我还想酒饮哪！”好容易这才遇见了一个人，跟人家打听打听哪里有店。那人说：“离此不远，有一个小山坡，上头孤零零有棵大梓树，参天拔地，过去有一个小镇店，就叫孤树店。东西大街尽东头有一个大小店，穷富都可住。阔人单有房屋，穷人作小买卖、推车、挑担在外头。对着厨房，有一溜南房。大炕上住人，就是起伙小店。”几位打听明白，直奔孤树店而来。到了那个小山坡，果然看见那棵大树。过了山坡，穿那个孤树店，到了东头路北，有一个大店，字号是兴隆老店。门口两条板凳，店中客人大概也都睡了的了。店伙计问：“几位投宿吗？”徐良回答：“正是，可有上房？”伙计说：“没有上房了，有三间东房。”徐良说：“可以。”伙计带路，拐过影壁，伙计说：“掌柜的是山西吧，贵姓？”徐良说：“老西姓徐。”说到此处，就见上房的帘子一启，有个人往外一探头，把眼往外一瞅，复又扭身回去。几位也没很留神，这就奔了东房去了。进了屋子，点灯，烹菜，打洗脸水。徐良看了看这个屋子，就有些诧异。就与艾虎、胡小记、乔宾说：“这屋子可透着有点奇怪！别是贼店吧？”艾虎说：“叫三哥一说，全成了贼了。”徐良说：“咱们方才进来，上房有一个往外一瞅，看

着可有些个奇怪。我自顾与伙计说话，没瞧见什么模样。这个地方，可空落，留些神才好！”忽然一瞅，有一宗诧异。

要知什么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三回 二强寇定计伤好汉 四豪杰设法战群贼

诗曰：

明明在上，顾畏民岩。
民之父母，民具尔瞻。

知县官职虽不大，却为民之上司，若要作威，不能爱民如子，一方皆受其苦。所以圣帝明王，于此独加小心。曾记唐史有段故事，听我慢慢讲来。

唐玄宗时，以县令系亲民之官，县令不好，则一方之人，皆受其害，故常加意此官。是时，有吏部新选的县令二百余人，玄宗都召至殿前，亲自出题考试，问他以治民之策。那县令所对的策，惟有经济词理都好，取居第一，拔为京畿醴泉县令。其余二百人，文不中策，考居中等，姑令赴任，以观其政绩何如。又四十五人考居下等，放回原籍，以其不堪作令，恐为民害也。还敕令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及外面的刺史，各举所知的好县令一人，奏闻于上。既用之后，遂考察那县令的贤否，以为举主的赏罚。所举的贤，与之同赏；所举的不肖，与之同罚。所以，那时县令，多是称职，而百姓皆受其惠，以成开元之治。今之知县，即是古之县令。欲天下治安，不可不慎重此官也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诗曰：

世事人情太平平，绿林豪客各知名。
何须定要倾人命，暗里谋人天眼明。

且说徐良到了屋中，各处细瞧，但见西屋里有张八仙桌子，桌子底下扣着一口铁锅，两边有两张椅子。徐良叫大家瞧，说：“你们看，这有些奇怪。”三位过来一瞅，艾虎说：“人家无用的破锅，你也起疑心。”徐良说：“你看看这是新锅。”艾虎说：“新买来的，要换旧锅，还没换哪，也不足为虑。”徐良说：“老兄弟，搬开瞧瞧。”艾虎过去一搬，用平生之力，一丝也不动。艾虎复又将刀拉出来，欲要将刀插在锅沿底下，往起一撬，便知分晓。徐三爷不叫，说道：“使不得！我用大环刀一剁，岂不省事！”艾虎说：“哥哥的主意怎样？”徐良说：“谁也不准知是贼店，无非看着这事情诧异。就是少时要来吃食，别吃菜，净吃他的馒头。那发面物件，绝没有什么毒药与蒙汗药。”胡小记说：“既然不吃，就告诉咱们大家吃素，不要酒菜了。”徐良说：“吃素。”他催着要素菜，公然就说大家全吃白斋。众人议论了会子。伙计进来，问几位爷要什么酒饭？徐良说：“我们要多着的哪！你再给烹一壶茶来。”伙计去烹茶。徐良说：“咱们要不用他的酒菜，再烹茶，也许给使上蒙汗药。”大家说：“有理。”少刻，把茶烹了来，问道：“几位爷们要什么酒饭，快吩咐，天不早了，”徐良说：“你们这有馒头？”回答说：“有。”徐良说：“先端上五六斤来，我们先瞧瞧面好哇不好？面要不好，我们吃饼。”伙计说：“咱们这里是玉面馒头。”胡爷说：“你取去我们瞧瞧。”不多时，伙计端了一提篮馒头，热气腾腾，就放在当中，叫他留下。伙计又问：“要什么菜？”徐良说：“我们什么也不要了。”伙计说：“怎

京畿(j, 音机)——国都及其附近的地方。

么不要菜呢？”徐良说：“你看不出我们来，我们都是吃斋。”伙计说：“吃斋，咱们也有素菜，这里素菜还更好哪。”徐良说：“是吃白斋。”伙计说：“吃白斋连咸菜都不要，我给作点汤来。”徐良说：“汤也不要。”伙计说：“吃白斋的也有，怎么可巧四位全吃白斋？”徐良说：“我们因得痲病，许的吃白斋，吃百日就好了。”伙计说：“你们几位这个身子骨还是痲病哪？”徐爷说：“你可别瞧这个样儿！这都是吃白斋吃好了。前一个月，连道都走不上来。”伙计说：“即然这样，什么都不要。少刻烹茶时候言语。”徐良说：“你张罗别的屋内买卖去吧！”大家吃完，有的是这壶茶，喝了，把门一关，大家就在炕上安歇，也不脱衣裳。就有睡着了的，也有醒着的，也有盘着膝而坐，闭目合睛养精神的。伙计净过来问烹茶，就有五六趟。后来索性把灯烛吹灭，再来就说睡了觉啦。

天交二鼓，店中也就没有什么动静了。直到三鼓时候，徐良就把艾虎、胡小记叫醒。胡小记并未睡着，艾虎将即沉昏。徐良低声说：“有了人了！”胡小记说：“我也听见了。”艾虎说：“现在哪里？”徐良说：“锅响哪。”三个慢腾腾地的下来，直奔西屋内，八仙桌底下，就听见那个铁锅哗啦啦地一响，三位爷就把八仙桌挪开，椅子也就搬开，慢慢的往那里一蹲。你道为什么不叫醒乔宾？皆因他粗鲁，说话嗓音又大，故叫他睡去倒好。待了半天，就见那锅呼的往上一起。徐良听见说过，艾虎是守着绿林的人，懂的。胡小记几时见过个事情，就吓了一跳，几乎没有坐下。三个人暗笑。就见那锅左一起，右一起，起了好几次，嗣后，索性起来就不落下去了。打里头出来一个脑袋，黑忽忽的。胡小记过去就要抓，被艾虎拦住。出来进去好几次，后来有一个真人打里头钻出来，早被山西雁一把揪住。借刀使力往上一揪，刀到处，人头已落。把尸往旁边一丢。底下那个问：“哥哥上去了？”上面三位爷不敢答言，怕他听出语音来。又低声问：“哥哥上去了？看你这人，这么问你，连言语也不言语！”又一打诨问：“诨，他们睡了没有？”自己一赌气儿上来，被艾虎抓住往上一揪，一刀杀死。第三个上来，徐良一揪，没揪住，就听见里头咕噜咕噜的滚下去了。徐良说：“不行了，开门吧！叫乔二哥。”

你道这个贼店是什么人开的？这个人姓崔，外号人称叫显道神。他这个黑店与别人不同，不是进来就死，看人行事。不怕住满店的客人，他总看着哪个有钱，得值当的，用蒙汗药把他蒙得过去。杀了。第二天，众客人都走了，然后就在后院掩埋。已经有几载的工夫，一点的风声没有，极其严密。可巧有绮春园的镇铁塔崔龙到来，皆因绮春园事败，六条人命，十几个带重伤的，叫艾虎追跑；又与赵盛、薛昆、孙青、李霸俱都失散，未能见面。自己舍了绮春园，又不敢回家，怕的是凶手跑了，他得打官司。故此连着夜走。也是白日住店，找了他兄弟崔豹来说了自己的事情。崔豹不叫他出门，就叫他在店后，一半张罗着店中的买卖。可巧这天，他正在上房屋中与他兄弟说话，听见伙计说：“你是山西人？”他可就看见徐良。徐良他虽不认的，他可认的艾虎、胡小记、乔宾。赶着把身子抽将回去，就与他兄弟把此事说明：“这是鬼使神差，该当我报仇，也是他们自投罗网。”苦苦央求他兄弟。崔豹说：“你我乃是同胞的兄弟，你仇人即是我的仇人。到了咱们的店中，他们就是笼中之鸟，釜内之鱼。就让他们胁生双翅，也不用打算逃脱罗网。”

釜（f，音斧）——古代炊具，相当于现在的锅。

吩咐把尤三叫来。

不多时，尤三来到面前，见二位掌柜的。每遇店中要是杀人，用蒙汗药，由地道进房子，全是此人，他是管黑买卖的头儿，姓尤，叫尤福，行三，外号叫小耗子。崔豹把小耗子叫过来，告诉明白了大掌柜的事情。叫他嘱咐伙计用蒙汗药，晚晌要他们四个人的脑袋。尤三连连点头说：“这个事情交给我了。”转头就走。天到初鼓，复又回来说：“掌柜的，这四个人可不好办哪！”崔龙问：“怎么？”尤三就把他们先要两壶茶，又叫端馒头瞧瞧，不要菜蔬，吃白斋，竟把馒头留下，连咸菜全不要，后来再想给他烹点茶，都不要了，这个光景怕有点扎手哇！”崔龙说：“他总得睡觉。等他睡熟之时，由地道进去，无非是多加小心，不怕不行。打令子全有我们呢！”尤三领了话出去，带了三个伙计，后院单有两间平台，打着灯笼，每人拿着一把刀。尤三拿着一个纸壳子作的脑袋，上头戴着一顶蓝毡帽，一根棍子上一个青包袱，插上这个脑袋，进了平台，打开地板，倒下台阶，走地沟。原来是个总地道，要往哪屋里去，就往哪里去。可是各屋里头全有一口铁锅。铁锅底上钉着一个铁环，一根铁链上面有一个铁钩，勾住铁环，底下有撅子钉在地下，打外面万不能将锅揭开。不怕要是有人问下来，就说新买的铁锅。他们走在东屋那个铁锅的所在，叫他们拿着替身上去。摘了铁钩，把锅掀了几掀。支住锅，晃替身，一点动静没有，后来，人才上去。上去一个杀一个，第三个心里头有点害怕，将一露头，徐爷一揪没揪住，他拼着命往下一仰，打上头滚下来了。尤三也不问什么缘故，掉头就跑，直奔平台上来，奔柜房找掌柜的说：“掌柜的，不好了！我们伙计连死了两个，人家有防备。”崔龙、崔豹两个人正在那里吃茶哪，一闻此言，甩去长大衣服，壁上摘刀，叫尤三齐人，操家伙往前院去。预备灯笼火把，操长短的家伙，大伙嚷喝着拿人，崔龙将到前院，就见徐良他们大众出来了四个人，连乔宾也就拿着利刀在那里骂哪：“好，你们是贼店哪！快出来受死吧！”刚一见面，胡小记、艾虎、乔宾就都认识崔龙，可不认的崔豹。见崔豹头上挽发纂，蓝绉绢小袄，蓝绉绢裊裤，青绉绢钞包薄底靴，面似纸灰，立眉小三角眼，尖鼻子，薄嘴唇，细长身子，手中拿着一口刀，撞将上来。

欲知大家动手拿贼的节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四回 崔龙崔豹双双逃命 义兄义弟个个施威

诗曰：

可恨崔龙崔豹，终日设谋害人。
投宿入店命难存，多少银钱劫尽。
也是合该倒运，来了弟兄四人。
看破机关怒生心，欲把贼人杀尽。

且说徐良、艾虎、胡小记叫醒了乔宾，吊衣襟挽袖裤，刀鞘全别在带子里，把刀亮出来。他们开门蹿在院内，喊喝声音：“原来这里是个贼店，贼人快些出来受死！住店的大家听真，他们是个贼店。”店中大乱，仗着这天住店的不大很多，前头起伙小店的人倒不少。前头小店里住的俱是个穷人，更乱了。山东、山西、本地的人全有，俱是作小买卖的人。这个说：“我丢了东西了，是个贼店。”那个说：“不错，是贼店，我把裤子没了。”这个说：“我裤子丢了，得赔我裤，你们去找，我出去找地保去，就是赔我裤子。”旁边那个人说：“你赤着身怎么出去找地保去？”这个人复又一笑说：“不用找了，我穿着哪！”这就有开店门的，还有乘乱拿着人家东西跑了的。

店中人顾不得这些事情，都帮掌柜的动手来了。众伙计也有四五十人。也有拿兵器的，也有拿叉耙、扫帚、大铁锨、棍子、杠子、切菜刀的。众人一围裹四位小英雄。艾虎抵住崔龙，胡小记抵住崔豹，乔宾打围，徐良打围。就听一阵叱噤磕噤，就把店中伙计的兵器削为两段，丁丁当当，那半截折兵器坠落于地。大众嚷：“厉害呀，厉害！”就顾不得动手了，都打算逃窜性命。算好，连一个也没死。再少刻间，那些伙计就连踪迹也不见了。就剩下了六个人交手。内中单有个小耗子儿在暗地里，此时正对着明亮亮的月色，他在那黑影儿里藏着，捡了一块砖头，对准了徐良叭噤就是一砖。只听见噗哧一声响，红光崩现，死尸腔栽倒。

列公听明白了，可不是徐良躺下了，而是尤三躺倒死了。山西雁瞧着周围那些人全逃跑了，就剩下崔龙、崔豹，自己掏出一只镖来，要打崔龙。一眼看见尤三，在暗处躬着腰，蹲着捡砖头要打。徐良暗说：“这只镖照顾了你！”容他砖头掷来，自己一闪，一反手噗哧正中咽喉，扑通躺倒在地。崔龙、崔豹一惊，看见尤三一死，手下人俱跑了，就知今天事败。两人抵住两人，已不能取胜，何况他们四个人一齐而上！又不肯败阵。若要一败，这店就得算人家的了。徐良嚷道：“你们两个人还不过来受死！”崔龙拔刀就刹。徐良用刀往上一迎，呛啷一声，削为两段，仍是当啷哪刀头坠地。崔龙吓了个胆裂魂惊，早被艾虎一刀刹将下来。崔龙缩颈藏头，大哈腰躲过了脖颈，躲不过头巾，只听见碰的一声，把头巾砍去了一半。此时也顾不得兄弟了，掉头就跑。崔豹一人慌成一处，哪有心肠还与大众动手？虚砍一刀，也掉头就跑，将一转脸，叭的一声，面门上中了飞蝗石子，哎哟一声，疼痛难忍。噗哧，肩头上又中了一技袖箭，恨不能肋生双翅逃出店外，只得蹿在房上跃脊而走。徐良、艾虎也是由房上紧紧追赶。胡小记、乔宾由门内追出，紧跑紧追。贼头向东南逃跑，论脚底下两个还是真真的不慢，徐良、艾虎竟追他不上。前边黑忽忽的一片树林，两个直奔树林而跑。按着规矩说，逢林而入，遇灯而吹，这是夜行人的规矩。若是行家追人，你只要进了树林，他就不追

赶了。这叫穷敌莫追。这两个人就这么点想头，要按规矩，他们就活了；不按规矩，他们就死了。将才窜进树林后边，四个陆续着就到了。老西说：“人家进了黑忽忽的树林，按说这就不应例追赶了，这叫穷敌莫追。无奈一件，这时我要想杀人了，我就不按情理不情理了。”嗖地往上一蹿。崔龙、崔豹听见说他不追了，稍微的放了点心。刚一缓气，就见他嗖的一声蹿进来了，把两个人吓的又跑。就听见崔豹说：“咱们扯花神凑子儿吧！”徐良不懂，穿树林紧追赶，远远看见一段红墙，檐前铁马阵阵，频摇惊鹊铃，这知道是个庙宇，追到庙前，踪迹不见。徐良伏身爬在地下，周围细看。艾虎赶到说：“三哥作什么哪？”徐良说：“我把贼追丢了！”艾虎说：“我知道地方。”徐良说：“你怎么知道地方？”艾虎说：“三哥，你可缺典，他们调坎儿你不懂的。他说扯花，就是走奔；神凑子，是庙。他们奔入庙去了。”徐良说：“我怎么没瞧明白？咱们等等胡大哥。他既然上庙内，庙里就有他们同伙的贼。等胡大哥他们来了时节，咱们进庙里去看看。”

不多一时，乔宾、胡小记赶到。两个人跑的喘息不止。他们本来不会夜行术的功夫，跑了这么远，怎么会不喘？艾虎就把怎么调坎儿，三哥追到此处怎么不见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胡小记问：“老兄弟，你打算怎么样？”艾虎说：“我同三哥进去瞧瞧。庙中要有同类之人，我们一并拿获。你们二人不能蹿房跃脊，先在外边等候。我们打里头追出来，你们在外头截杀。”徐良说：“奔在里头去，就是等候，也在庙里头等候，咱们也看看是什么庙。”四个绕在前边一看，朱红的大门，密摆金钉。石头上镌着字，是蓝底金字：“敕建古迹云霞观。”两边有两个角门，俱都关闭。胡小记问徐良说：“不然，叫开他的庙门，我们也就进去帮着你们一同搜寻去。”徐良说：“不好，深更半夜，又得惊动人开门。若要庙中有他们同类的人，一开门有声音，岂不惊动跑了呢！”庙前有两棵大树，大树旁有两块石头，就叫胡小记、乔宾在石头上等候。徐良与艾虎蹿上墙来。一看，好大个庙宇。头里有三条神路，内有三座石桥。有些个松柏树林，钟鼓二楼就是二道山门，两个人奔了二道山门，蹿上卡子墙去。往里一看，三四层佛殿，尽都是黑洞洞，惟独看着西北有灯光闪亮。艾虎就同山西雁两个人一前一后，就奔向灯光来了。看看临进，徐良低语与艾虎说：“这个庙这样的宽大，地面宽阔，房屋甚多，大略这两个贼不容易找了。”艾虎说：“咱们奔那个灯亮。那刚才你不是念的什么观吗，必是老道他们。要是和老道同类，必在老道那里躲避。如今和尚老道不法的甚多。”徐良说：“老兄弟，你别说，我师傅可就是老道。”说毕，两个人一笑，直奔西北。

到来原是个跨院，三间西房，两个人就由南边那个墙头蹿上房去，奔前坡把身子一伏，爬在房上，手搬瓦口，双足踹住阴阳瓦，伏身子往下一探看。里面灯光闪烁，并无一点声音。忽然见帘子一启，出来了一个小道童儿，头上戴着道冠，蓝布袍，白袜青鞋，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见他说：“我们祖师爷打发我出来问你们，是哪里来的？下来吧。”当时就把艾虎、徐良吓了一跳，自己沉着脚底下轻巧，又并无踹破瓦，他怎么会听出来了？两个人暂且先不言语。小童儿又说：“你们到底是打哪里来的？祖师爷算出来了，知道你们来。下来吧！也不害你们。”徐良这才答言说：“下去就下去吧！老兄弟，咱们就下去见祖师爷去。”这两个人飘身下来。小童说：“就是你们二位吧？”徐良说：“不错，就是我们两个人。”问：“祖师爷现在在哪里？”小童指告说：“就在这鹤轩里边。”就叫童儿头前引路。可见得真是艺高人

胆大。

启帘而入，到了里边，迎面有张八仙桌子，上头有个四方乌木盘子，里头摆着个金钱卦盒，有一个十二元辰的盘子，有几个木头棋子儿，上头刻着字：“父母兄弟子孙官鬼妻财”这些个字样。还有几个长条木头上，画着单折交重。再见屋中摆列着许多经卷。由里间屋中出来一个老道，鹅黄的道冠，横别着金簪，穿一件豆青色的道服。斜领阔袖，通身到下，绣的是三蓝色的百蝠百蝶，周身镶宽片锦边，白袜青鞋，上背着一口宝剑，豆青挽手，绒绳飘摆，鹅黄丝绦拴住了剑匣，背于背后，胸前十字绊系蝴蝶扣，走穗飘垂。他生就一张冬瓜脸，两道宝剑眉，一对大三角眼，蒜头鼻子，四字口，一部花白胡须，大耳垂轮，身高八尺，脸生横肉，不像道家仙风的形色。见了艾虎、徐良，单手打稽首，念声无量佛说：“原来是二位施主。”徐良、艾虎也就一躬到他说：“原来是道长仙翁，弟子二人有礼。”老道说：“二位贵客请坐，小老道献茶。”就见他过去把金钱盒一摇，哼了一声说：“二位施主贵姓？”徐良说：“弟子姓徐。”艾虎说：“弟子姓艾。未曾领教道长仙爷的贵姓？”老道说：“贫道姓梁，叫梁道兴，匪号人称先知子。”徐良说：“原来是位高人。”老道说：“贫道何敢称高人！方才略占一数，你们不是四位吗？怎么来了两位呢？”艾虎看着徐良只是发怔，暗说：“遇见神仙了。”直是不住的瞅着徐良，徐良答道：“不错，我们正是四个人。庙外坐着两个人呢。”老道吩咐一声，叫小童把庙外二位请进来，不多时，就把二位请进来了。老道单手打稽首，口念无量佛：“未领教二位贵姓？”二人回答：“弟子姓胡，弟子姓乔。”徐良说：“仙爷既是先见之明，我们也不必隐瞒。是我们住在店中，那是个贼店。如今我们追下贼人来了。见他进到庙中，我们这才赶到庙内。被道爷算出。索性恳求道爷，占算占算，指引着我们将他拿住，与一方除害，岂不是妙哪！”老道说：“不难。”就把金钱卦一摇。

毕竟不知怎样指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 贪功入庙身遭险 巧言难哄有心人

诗曰：

乘车策马比如何，御者洋洋得意过。
不是其妻深激发，焉和差耻自今多。

什么缘故？圣贤云：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，人皆有之。人有一时自昏，偶然昧却羞恶之良。或因人激发愧悔，自修做出义来的，这套书虽是小说，可是以忠烈侠义为主，所以将今比古。往往隔几回，搜讨典故，作为榜样，此段又引出一个赶车的来。

春秋时，齐国晏婴为相。有一赶车的，不知其姓名，其妻号为命妇。一日，给晏子赶车入朝，适到自己门前。其妻从门隙窥之，见其夫为晏子赶车，拥盖策马，意气洋洋，甚自得也。到晚，即速而归。其妻求去。

赶车的惊而问之道：“吾与汝夫妇相安久矣！何忽求去？”其妻回答：“始妾以子今暂为卑贱，异日或贵显，故安之久，今见子之卑贱之日，倒自足自满，得意洋洋也。似此则卑贱终身，贵显无期，故我欲求去。”赶车的道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其妻道：“妾观晏子身长不满三尺，若论其身为齐相，名显诸侯，不知当何如骄傲！何如满盈！乃妾观之志气恂恂自下，若不知有富贵者，则其意念深矣！若子身长八尺，伟然一男子，乃为仆御。若汝有大志，不知何如愧悔！何如悲思！乃妾观子之志气，则洋洋自足。洋洋自足，是以卑贱自安也。他何复望？是以求去。”御者甚听了，不觉羞惭满面，深深谢过道：“请从此改悔，何如？”其妻道：“晏子之过于人，亦此改悔谦冲之智耳。子信能改悔，则是能怀晏子之志，而又加以八尺之长，若再躬行仁义，出事明主，其名必扬矣！”御者甚喜，致谢其妻道：“蒙贤妻教戒，始知进修有路。”其妻道：“妾又闻，贱虽不可居，若背干义，则又宁居之。贵虽可为，若虚骄而贵，则又不可也。”御者感谢。自此之后，遂自改悔学道，谦逊常若不足。虽仍出为晏子赶车，而气象从容，大非昔比。晏子见之，甚是惊异，因洁问道：“汝昔赳赳是一匹夫，今忽雍和近于贤者，斯必有故？”御者不能隐，遂以其妻之言实对。晏子听了，大加叹赏道：“汝妻能匡夫以道，固为贤妇。汝一改悔，便能力行，亦非常人。”因见景公荐以为大夫，显其妻以为命妇。君子谓命妇不独匡夫，自成者，远矣！闲言不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诗曰：

道士须知结善缘，害人害己理由天。
佛门反作贼徒穴，口说慈悲是枉然。

且说胡小记、乔宾进来，俱都问了姓氏。彼此落座。复献上茶来。徐良索性就把这个说了，求老道给占算占算贼的下落。老道满口应承，并不推辞，就把金钱卦盒一摇，说：“还有一件，几位施主，我要把他们占将出来，保你们一去能就拿住。可有一件事，我出家人慈悲为本，善念为缘。你们要拿

住他之时，必须要劝他改邪归正，千万不可杀害他们的性命。你们要结果他的性命，岂不是贫道损了德了吗？”徐良说：“既是有道爷这么说着，我们绝不杀害他的性命。要是劝解他不听，我们也把他放了，也不结果他们的性命。”老道说：“你们要是得着他们，也是在庙内。”徐三爷说：“你得指告在哪地方？哪个庙内？”老道说：“我这句话说出来，我就不受。”徐良说：“你只管说吧。你要怕我们把他杀了哇，我们起个誓。”这句话未曾说完，就见艾虎哎哟一声，扑通栽倒在地。徐良就知道是中了计了，徐良说：“老兄弟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再看胡小记、乔宾过去一搀，焉知晓借着搀艾虎的光景，也就眼前一发黑，觉着腿一软，扑通，也栽倒在地，徐良急回手拉刀、掏镖。梁道兴手中的卦盒冲着徐良面门打来，徐良一闪，回手就是一镖，也没打着老道。老道蹿出屋门之外喊叫：“二位贤侄快来！”徐良并不追赶他，净看着这几个人。

你道这个是什么缘故？这个老道，本是与崔龙、崔豹叔侄相称。他外号人称妙手真人，绿林的大手，与吴道成、肖道志、黄道安皆是师兄弟。他有两个徒弟，一个叫风流羽士张鼎巨，一个叫莲花仙子纪小全。崔龙、崔豹与张鼎巨换贴，没事也常往庙中来。这个老道虽是绿林，如今不出去偷盗窃取，就在庙中一半算卦、相面、画符、镇宅，若有在庙中投宿的官府客人，仍是结果他们的性命。尽其所有作了一号买卖，一年之中，也不定作着这么三号两号的，作不着也不定。

可巧这日晚间，崔家兄弟前来，见了老道，就把自己的事情述说了一遍，老道就叫他们往北边屋里去。不可声张。那些人要是追将出来，他自有道理，他们出去，就听见房瓦微然一响，暗把小童教好，叫他如此如此的说法。徐、艾二人进来，假说卦爻，说算出来是四个人。其实是崔龙说的。见了他们，净是一派的好话，其实茶中早下上蒙汗药了。追了半天贼，哪一个不渴？就是徐良单单的没饮，怎么个缘故？他一见这个老道脸生横肉，说话声音宏亮。虽然上了点年岁，究竟不像良善之辈。徐良总疑着那个贼在庙中哪，可又不能指实。瞧艾虎他们饮茶，就怕他要上当。到如今一看，还是不出他的所料。

见艾虎一倒，他就亮刀，就掏镖，如何能打着他！一回手，腾一声正打在隔扇之上。老道出去叫人，崔龙、崔豹两个人过来，徐良不敢出来，怕艾虎他们三个有伤性命，倒把他大环刀插入鞘中，把紧臂低头花装弩拾夺好了，预备了飞蝗石子、镖囊袖箭，三个人叫他出去。老道也脱了身上长大的衣，利落紧衬，手中提了一口宝剑。外边就骂：“山西人快些出来受死！”徐良说：“得了，道爷，你饶了我吧！出家人慈悲为本，善念为缘，是你说的不是？你慈悲我吧！不然，我给你磕个头。”梁道兴焉知是计，说：“我本要饶恕于你，我两个把侄的机关已漏，也是活该你们的天数已到，休要怨我。出来受死吧！”将说到死字，这个“吧”，字还没说出来，见徐良一挫身像是要磕头的样子，一低脑袋，噗哧的一声，正中在妙手真人的颈嗓咽喉，也是因为他受这一个头，把这一条性命就断送了，扑通、死尸腔栽倒在地。徐良又与崔龙、崔豹说：“还有你们二位，我也给你们二位磕头吧！”这两个人眼瞅着一个头磕死了一个，如何还敢受他的那个头？也不敢与他交手，明知他那口刀的利害，撒腿扑奔正南就跑。徐良也不肯轻饶这两个人，二指尖一点，左手一指，右手一指，两枝袖箭，噗哧噗哧尽都钉在崔龙、崔豹身上。仗着一样好，打的不是致命的地方，两个连蹿带进，逃窜了性命。徐良说：“便宜你这个王八养的！”

徐良总是为难，不敢离开这个所在。明知有凉水，就能把三个人救活。又不敢离开此处，过来一个人就把三个人性命结果。左思右想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忽然间看见对面黑忽忽有宗物件。对着天井的西院看看，天色快亮。出去一瞅，欢喜非常，原来是有一个养鱼的鱼缸。进来取了茶碗，拿老道的衣服擦了个干干净净的。出来往鱼缸里打了一碗凉水，也顾不得脏净，回到屋中，见木盘子里现有竹签子，拿了一根，先把艾虎牙关撬开，将水灌下去，复又打了一碗，灌了胡小记，又灌了乔宾。不多一时，三个人腹中咕咕噜噜一阵乱响，俱都爬将起来，呕吐了半天，转眼一瞅，齐说是：“怪道哇，怪道！”徐良说：“你们都起来吧，不怪！”艾虎说：“这个牛鼻子哪里去了？”徐良说：“不用说了，咱们是上了老道的当了。你就是别骂老道。”胡小记说：“咱们也真不害羞，累次三番上当，要不亏三哥，早死多时了！”艾虎说：“到底是怎么件事情？”徐良说：“茶里有东西，我是一点没饮。我看着那个老道脸生横肉，不像良善之辈，故此我没饮茶。”艾虎问：“他们哪里去了？”徐良说：“我把老道打发回去，崔龙、崔豹给了他们两枝袖箭。”如此这般说了一遍。

艾虎说：“我们已经醒过来，咱们庙中各处搜寻搜寻，还有别人没有？”乔宾同三位英雄出去，各处寻找了一番，对艾虎说道：“厨房之内有两个人在那里睡觉，俱都叫我捆上了。”艾虎一看，说：“这两个人俱有六十多岁了，看着也是老而无用之人。”徐良说：“那必是两个香火居士。若要是和尚庙中，与和尚使唤的就叫老道；要是老道庙中，与老道使唤的就叫香火居士，那必是与他们使唤着的人。把他两个提溜过来。”艾虎答应一声，出去不多时，就把两个老头提溜过来，扔于地上。徐良一问，这两个也不敢隐瞒，就把他们胡作非为，每遇到庙中投宿的，结果人家的性命，尸首埋在后院，以及老道还有两个徒弟，没在庙中这些个事细说了一遍。徐良说：“少刻把地方找来，你就将这个言语只管对你们太爷说明，准保没有你们的事情。不要害怕，我们是按院大人那里办差的。”两个人情甘意愿。

天光大亮，徐良就叫胡小记出去把本地地方找来。不多时，将地方找来，见了徐良、艾虎等，俱都行礼。少刻，就将跟随大人办差，怎么知晓这里有贼情，奉命办差的话说了一遍。地方一听，吓的胆裂魂飞，就知道自己这个祸患不小。徐良说：“我们也没工夫，还得办事去呢。就把此事交与你们本地地面官就是了。这里还有在案脱逃的。若问赃证，就问这两个香火居士，他们俱都知晓。”地方官俱都听明白。徐良又说：“还有崔豹、崔龙的兴隆店，叫你们本地地面官抄店拿贼。”说毕，他们大家起身。后来地方审案办差，就不细表了。

徐良与艾虎等大家起身，直奔武昌府的大路。走了几日，归了大道。晓行夜宿，饥食渴饮，亦不多表。

这日正走，打听说归了武昌府的管辖地面。打完了早栈，将出饭店，有人在艾虎背后叫道：“艾五爷上哪去？遇见你老人家这可就好了！”艾虎一瞅，不认识。此人二十多岁的年纪，大叶披巾，翠蓝箭袖，丝鸾带，薄底靴子，干伴的模样。艾虎说：“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”那人跪下磕头道：“五爷连小的都不认得了？我叫白福。”说着话，眼泪直往下落：“我家相公爷是你老人家的大盟兄。”艾虎说：“哎哟，是了！你快快起来！”白福起来，又与徐良、胡小记、乔宾磕头。徐良问道：“你们骑着马，怎么今日才走到这里？”从人说：“你们几位爷们别走了，到店里我有要紧话告诉你们。”

爷们几位跟着白福到了店中，奔到五间上房。许多从人迎出来说：“你们爷们到了，可就好了。”挨着次序磕头。徐良叫他们起来，大家进屋中坐下，立刻叫店中烹茶。徐良这才打听说：“有什么话说，你家主人哪里去了？”白福说：“我家主人丢了好几天了，无影无形，不知去向。你们众位爷们看看奇怪不奇怪？”徐良问：“倒是怎么丢的？”那从人说：“这个话也就长了。头一天住在这个顺兴店，这个镇叫鱼鳞镇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要起身，天气不好，蒙蒙的小雨，打了坐地尖自然就落程了。我家相公究属心中烦琐，吃完了饭睡了一觉。自己睡醒，就觉得身上倦懒。我们劝着他老人家散逛散逛。他自己出去的时候，连我们谁也没带。每遇出去，没有不带从人的时候，单单这天就是自己一人出去的。再说腰间带着一二两银子，一二百钱，就打那天出去，至今未回。我们大家出去四下打听，一点影色皆无。”徐良说：“你家主人有什么外务没有？”回答：“一点外务没有。有家中不是习文，就是习武。永不只身一人出门。”艾虎说：“既是这样，咱们大家出去找找。谁要听见什么信息，俱在店中会齐时说。”胡小记点头。大家吃了茶，复又出来。单提艾虎，他是爱饮，找了个小酒铺，进去要酒。忽然进来一个醉鬼，把白大爷的事说出。

若问缘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 鱼鳞镇家人说凶信 三义居醉鬼报佳音

诗曰：

美酒从来不可贪，醉中偏爱吐真言。
无心说与有心听，话里妙寓巧机关。

且说艾虎到了小酒铺，他也不认得字，书中交代，三义居是个酒铺，不卖菜。艾虎随便坐下，要了两壶酒，酒菜就是腌豆儿、豆腐干。酒座不多，就有七八个人。艾虎为的是打听事情，坐在茶馆酒肆中，暗暗听他们说些什么言语。也有说庄稼的，也有说买卖的。

忽然打外头进来一个醉鬼，身上的衣服褴褛，高挽着发纂，没戴头巾，穿着一件大氅，白袜青鞋，酒糟脸，斗鸡眉，小眼睛，断山根翻鼻孔，小耳朵，耗子嘴，两腮无肉，细脖项。躬躬肩，鸡胸脯，圆脊梁盖，红滑子脚，面赛姜黄，黄中透紫，借着酒的那个颜色，更紫得难看，进门来身躯乱晃，舌头是短的，说：“哥们都有了酒了，这边再喝吧。过卖，闹两壶。”过卖说：“大爷，你可别恼，柜上有话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上回就告诉你了，不赊。你说你有钱，喝完了没钱，我拿出钱来给你垫上，一共才几十个钱，可算不了什么。你说第二天给我，至今天一个多月了，又来喝酒，是有钱是没钱，我可没钱垫了，别叫我跟着受热！”醉鬼说：“今天不但有钱，到晚半天还有银子呢！你先给我记一记，晚晌连柜上的前账都清了”：过卖说：“那可不行！你上柜上说去，我担不住。”醉鬼说：“二哥，庙里那个事我是准知道的，我下了好几天工夫啦！我全知底，不但那个事情，他们还捐着一个人呢！晚上我去了，不给我银子，我和他们弄场官司。别看他们有银钱有势力，我有条命。”过卖说：“你说下天文表来也不行。”艾虎听了，想道：捐着一个人内有中因，不如我请这个人喝两壶酒，问他一问，倘若有了哥哥的下落，可也难定。遂说道：“那个朋友，你喝酒，咱们哥俩一同喝。来，我请你喝两壶。”那人听了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哥哥，咱们素不相识，我又不能作个东道，如何讨扰！”过卖说：“你不用拘着，那人随即过来、就结艾虎作了一个揖，坐在对面，艾虎又叫拿两壶酒来。便问：“这位大哥贵姓”回答：“姓刘，我叫刘光华，有个外号，叫作酒坛子。不瞒大哥说，我就是好喝两盅。”拿过酒来，他要给艾虎斟。艾爷不叫，这才自己斟上，喝了几盅。艾虎叫刘大哥，那人说：“不敢，你是大哥，你老的贵姓？”艾爷说：“姓艾。我方才听见你说，晚上就有了银子了。叫他记记，他们都不记。他们可真来的死像。”刘光华说：“我可真是该他们的。”艾虎说：“你晚上怎么就会有了银子了？”回答说：“艾大哥，你不知道此话，说出来可有些个犯禁：在咱们这西边，有个庙，叫云翠庵，是个尼姑庙。里头有个居姑，叫妙修，妙师傅。老尼姑死了，剩下这个小尼姑掌管云翠庵。她还收了两个小徒弟，叫什么我可记不清楚了。就不用问，她们那个长相，长的有多么好啦！净交我们这里绅衿富户大财主的少爷。庙也大，也乱腾的厉害。每天晚上，总有好些个人住在庙内各处。各处的地方也大，房子也多。她带她徒弟应酬这些人，连这里官府还有去的哪。不但这个呀，那个尼僧还有本事呢，高来高去，走房如踏平地一般。按说，这话可说不得呀！她是个女贼，大案贼还常住在庙内哪！”艾虎说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刘光华说：“我有个堂

叔伯姥姥在庙内佣工，庙里头每天得点吃的。就给我们家里拿的去。到我们家说住了话，就懒怠走啦，也是不愿意在庙里，怕早晚遭了官司，受连累；可挣的钱多，又舍不得。”艾虎道：“你方才说捐住人，是什么事？”刘光华说：“那更说不得！”连连摆手摇头。

艾虎又要了几壶酒。明知道他不肯说，多要几壶酒，灌醉了他，他就必然说出来了。左一杯，右一盞，苦苦地相让。刘光华本来就在别处已经喝够了几成了，这里又叫艾虎苦苦一灌，舌头更短啦，两个眼睛发直，心里总想着过意不去，怎么答报答报艾爷才好。艾虎看出这个光景来了，复又问道：“庙里头捐人到底是男是女？”醉鬼说：“女人也有，男人也有。女人可说不得，是我们本地有名人焉。这里头还有人命哪！男人也不知是哪来的？咱们疑惑着是上那找便宜去了，原来不是，是管闲事去啦，给便宜不要。那个居姑情愿将他留在庙中，他偏不肯，如今幽囚起来了。也有他的吃喝，就是出不来，非从了妙修不行。这个人长的本来也好看，大姑娘都没他长的好看。”艾虎想着，必是大爷。又问道：“刘大哥是亲眼得见的？”回答：“不是，我姥姥说的。”又问：“是个文人，是个武人？”回答：“是个武的，能耐大着哪！”艾虎一想，更是大爷了。

正问话间，忽然见外边有许多人哗哗笑，在宗奇事。只见一个人，身躯不到五尺，极瘦弱，青布四方巾，迎面嵌白骨，飘带剩了根半青绸子，袍儿上面着些个补丁，黄、蓝、绿什么颜色都有，一根旧丝绦看不出什么颜色来了，穗子全秃了，还接着好几节。青绸子中衣也是破烂，高腰袜子，袜腰秃噜到核桃骨儿上，一双大红厚底云履鞋。看脸膛如重枣一般，一双短眉，一对圆眼，黄眼珠自来的放光，准头小，嘴唇薄，两腮无肉，大颧骨，尖头顶，元宝耳朵。手拿着苍蝇栓，倒骑着一匹黑驴。大家瞧瞧，以为稀罕之事，故此大家笑他。到了酒铺，往里瞧了一眼，大家伙都瞧他，这才看出来都有了胡须了。他这胡子和他脸一个颜色，红不红黄不黄的。瞧他这个下驴真特别，倒骑着，一扶驴嗖的一声就下来了。艾虎那么快的眼睛，直没瞧见他怎么下的驴。可也不拴着驴。说话是南方的口音，说：“唔呀，站住！”驴就四足牢扎。他就进了屋子喝酒，叫过卖要酒。过卖说：“要多少？”回答：“两壶。”过卖先给他摆上咸菜碟，复又拿过两壶酒来，问道：“这驴不拴上点，要跑了呢？”回答：“唔呀，除非你安着心偷。”过卖说：“我告诉你说好话，这街上乱。”那人说：“我这就喝完。”见他把酒拿起，他一口就是一壶。艾虎瞧着这个人特别，再瞧同他喝酒的那醉鬼趴着桌子就睡觉了，自己就知道这个骑驴的多半准是个贼。艾虎先把过卖叫来，会了酒钞，也不叫那个醉鬼。他净等着这个骑驴的出去，好跟将出去，看他奔什么所在。果然见这个骑驴的喝了两壶，又要了两壶，叫了一块豆腐干。叫过卖算帐。过卖要算，他又拦住说：“我算出来了，四四一十六搭两个钱，一共十八个钱，明天带来吧。”过卖说：“今天怎么都是这个事呢？全是一个老钱没有就敢喝酒。那个刘光华倒是认得，这个人却不知底细，又不知他家乡住处。这个骑驴的恼啦，说：“太不认街坊了！叫你记上你不记上。我驴丢了，赔我驴吧！”过卖说：“你的驴丢了，怎么叫我赔驴呢？”骑驴的说：“在你这里喝酒，万两黄金，你都该给照应着。”过卖说：“我明白你这意思了，我们这酒钱不要了，管把你也不要驴了吧？”那人说：“敢情那么好，要不咱们两便了吧。”艾虎过来说：“你们两个人不用争斗了，这个酒钱我付了吧。”过卖说：“得了，以后人家不敢在我们这喝酒来了。一个是请喝的，一个的抄酒

帐。”那个人说：“你不用放闲话。”艾虎说：“酒钱我付了，这个驴怎么找呢？”那人说：“我这个驴不怕的，丢不了，我是出来骗点酒喝。那驴到人家有牲口的地方，槽头上骗点草吃就得了。”只见他一捏嘴，一声呼哨，艾虎知道他九成是贼了。

不多一时，就见他那驴连蹿带跑回来了。过卖说：“难为你，怎么排练来着！”就见他一抱拳，也并不道谢，也并不问名姓，说了声再见。艾虎也要一抱拳，一瞧那个人已经上驴去了，在驴上骑着呢。艾虎到了外头，过卖也到了外头。过卖成心戏耍他：“这回这个驴呀，你骑倒了！”那人道：“皆因我多贪了两壶酒，我醉了，我就是好喝一盅。我在家里喝醉的时候，倒骑了驴，是我儿了告诉我的。”过卖道：“好说呀，孙子。对了，原是这么骑着的是。”艾虎见他买了过卖一个便宜，他又把双腿往上一起，在半悬空中打了一个旋风，仿佛是摔那个一字连环岔的相似，好身法，好快就把身子转过来了，仍是倒骑着驴。

那驴也真快。艾虎追下去了，出了鱼鳞镇西口路北，有座庙，见那个骑驴的下了驴，在门口那里自言自语的瞅着山门上头，说：“这就是云翠庵。”艾虎心中一动，原来云翠庵就在这里。见那人拉着驴往庙后去了。艾虎遂即瞧了瞧庙门，也就跟到后边来了。到了庙后，见有一片小树林，过这一个小树林，正是一个大苇塘。找那个人，可就踪迹不见了。艾虎一阵发怔，纳闷，又没有别的道路，他往哪里去了？直到苇子塘边上，看见那小驴蹄儿的印了。看着奔了苇子那里去了。离着苇子越近，地势越陷，驴蹄子印儿越看的真。顺着驴蹄子印，倒要找找他奔什么地方去了。一件怪事，这个驴蹄子印，就到这苇塘边上，再往里找，一个印也没有了，往回去的印也没有，往别处的印也没有。艾虎纳了半天的闷，说：“这个人实在的怪道。”找了半天，也就无法了，按旧路而回，重新又到庙这里踩踩道，俱都看明，转头回店。

回到顺兴店中，徐良已经回来，皱眉皱眼在那里生气。艾虎进去，说：“三哥早回来了吗？”答道：“回来了半天了。”艾虎说：“三哥出去听着什么信息没有？”答道：“什么也没有打听出来。老兄弟，你听着什么信息？”艾虎还未回言，胡小记打外边进来，艾虎说：“又来了一个。”进门就问：“大哥，打听什么信息没有？”胡小记说：“出去了半天，什么事我也没打听出来。”徐良说：“必然是老兄弟打听着了。面上有喜色，必是打听着了！”艾虎把方才在酒铺遇见醉鬼泄机，看见骑驴的诧异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徐良欢喜，议论大家晚晌上云翠庵找芸生去。

欲知芸生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 白公子酒楼逢难女 小尼僧庙外会英才

诗曰：

英雄仗义更疏财，不是英雄作不来。

一生惯打不平事，救难扶危逞壮怀。

且说艾虎说了醉鬼泄机言语，又提起了骑驴的那般怪异，那身功夫，那驴怎么听话，怎么到了苇塘不见驴蹄子印，又说：“三哥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想想这是何许人物？据我看着，他不像个贼。”徐良说：“不是个贼！万一是个贼呢？可惜我没遇见，老兄弟，你既给他会了酒帐，怎么不问问他的姓名呢？”艾虎说：“也得容功夫问哪！会了酒钱，他连个谢字也没道，就上了驴，闹了个故事，就走了。我跟到庙前，他那里念了声云翠庵。我到庙后就找不着了。”随说话之间，预备晚饭。乔爷也打外边进来，大众又问了问乔爷。乔爷说：“什么也没打听着，就看见了个倒骑驴的。”艾虎说：“可听见说了些什么言语？”回答道：“众人都说他是疯子，并没听他说话。”徐良说：“咱们大家吃饭吧，指望着乔二哥打听事，那不是白说。”大家饱食了一顿，候到初鼓之后，乔宾、胡小记看家；徐良、艾虎预备了兵刃，换了夜行衣靠，蹿房跃脊出去。直奔云翠庵而来。

一路无话。到了云翠庵，一位看了地势，随即窜将进去。一看，里头地面宽阔，也不准知道是在哪里。过了二层殿，见正北上灯光闪烁，西北上也有灯亮。两个人施展夜行术，奔了西北，却是一个花园。进了月亮门，见有两个小尼，一个打着灯笼，一个托着盘子，就听她们两个人低声说话。二位好汉暗暗的随在了背后，只听她们说：“咱们师傅太死心眼了，人家执意不允，偏要叫人家依她，就在今天了，似乎这样男子也少，今天再不点头，就要废他的性命了。”前边一个太湖山石堆起来的山洞，穿那个山洞而过，到了一所房屋。外边看着灯火闪烁，人影摇摇，小尼启帘进去。二位好汉用指甲戳破窗根纸，往里窥探明白，原来见芸生大爷倒络着二臂在灯光之下，闲目合睛，低着脑袋，在那里发烦。旁边坐着一个尼姑，约在二十多的光景，身上的衣服华丽，百种的风流透着一派妖淫的气象。桌案上摆列些个酒菜，那个意思要劝大爷吃酒。大爷是一语不发。外边二位看这般光景，心中好凄惨。依着艾虎就要进去。徐爷拉住，不叫他行事莽撞。

列公，你道这芸生大爷何故到此？皆因那日未带从人，出了店门，自己游玩了半天。就在鱼鳞镇西口内路南找了一座酒楼，靠着北边楼上落座吃酒。要了些酒菜。把北边的楼窗开开，正看街上的来往行人，见有个二人小轿，后面跟着一个小尼姑儿。当时有些个人们瞧看，七言八语的说话。楼上可也就讲究起来了，过卖拦住说：“众位爷们喝酒，可别谈论这些事情。”众人被过卖一拦，虽不高声谈论，也是低声悄语的讲究。可巧芸生同桌一个人也是在那里吃酒，连连的叹息。芸生借此为由，就打听了打听，那人先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世间不平的事甚多了。”大爷就问：“怎么不平的事？”那人说：“方才那个轿子里头是位姑娘，姓焦，名玉姐。人家识文断字，是我们这的教官跟前的姑娘。教官死啦，剩下他们哥三个，一个老姑娘。这两个哥哥，一个叫焦文丑，一个叫焦文俊。焦文丑进学之后，家中寒苦，顾不得用功念书了，就教书度日，文法又好，学生又多，把个人累死了。剩了焦文俊，从小的时节就有心胸。他说他哥哥一死，不能养活老娘和妹子，出去非得发了

财才回来呢。打十五岁出去，今年整五年未归。他们这有前任的守备，姓高。他有个儿子叫作高保，外号人称叫地土蛇，倚势凌人，家内又有银钱。有那位焦教官的时节，高守备亲自到他家求婚。焦教官知道他儿子不能成器，故尔亲事未许。到后来焦教官一死，焦文丑又一死，焦文俊又走了，知道她母女无钱，给她送了些个银钱去，作为是通家之好。怕她母女度日艰难，又送些个资斧。久而后可以再去说亲，就不能不给了。如若不给，就得还钱。明知她母女使着容易还着难，这亲事不能不作了。焉知晓她母女更有主意，所有送去的银钱俱都壁回，执意的不受。又去提亲，仍是不给。可巧高守备死去了，过了百日的孝服，听说他们要抢人家这个姑娘，又怕不行。如今这个高保私通了云翠庵尼姑，他们定下的主意，要诬这个姑娘上庙，尼姑设计，叫高保强污染人家姑娘。此话可是个传言不实，方才你可曾见那轿子，里头就是姑娘。到了庙内，准坠落他们的圈套。”芸生大爷不听则可，一听无名火按捺不住，天然生就的侠肝义胆最见不得人有含冤被屈之事，复又打听这个庙现在哪里。那人说：“就离西镇口不大甚远，坐北向南。”芸生又说：“这要真污染了人家姑娘，难道就不会去告状去？”那人说：“要是真要如此，也短不了词讼。再说人家教官，还有好些个门生哪。你看来，这就是那个地土蛇。”见在数十匹马，犹如众星捧月一般，都是从人的。当中有一位相公，戴一顶墨绿绣花文生公子巾，迎面嵌美玉，又垂青缎飘带；穿一件大红百花袍，斜领阔袖，虚拢着一根丝绦；白袜朱履，手中拿定打马丝鞭。黄白脸面，两道半截眉，一双猪眼，尖鼻子，吹火口，耳小无轮，印堂发暗，直奔正西去了。大家又是一阵乱嚷乱说，众人说：“去了，去了。此时没多事的人。若有多事的人，这小子吃不了兜着走。”芸生大爷立时把过卖叫将过来，会了酒帐，又要会同桌那人的帐，那人再三不肯。总共吃了几百钱，给了一两银子。过卖谢了芸生大爷。大爷复又与同桌那人说：“尊兄，咱们再见了。”自己下楼去了。

出离了酒楼，一直地奔正西。走到庙前，抬头一看，朱红的庙门，密排金钉。两边两个角门，俱都关闭，看正当中门上头，石块上刻着阴文的字，是“古迹云翠庵。”忽然见东边角门一开，出来了许多人和马匹，原来就是高相公手下从人，他们大众回家，就见有两个小尼姑送出说：“明天也不用很早来接。”大家笑嘻嘻地乘跨坐骑走了。

小尼姑一眼看见白芸生，芸生大爷也瞅看小尼姑子。见她说：“众位，你们勒勒马吧，师傅出来了，有话和你们说哪。”那几个人，也没有一人听见，竟自扬长去了。那个小尼姑一回头说：“师傅，你瞧这个人。”见里面又一个把着门框，往外一探头，二目发直，看那个神思，就像真魂离了壳的一般，目不转睛，净瞅着芸生。大爷本来好看，一身青衣，青布武生巾嵌白骨，青布箭袖袍，灰衬衫，青棉线带子，青布官靴；面似美玉，细眉长目，皂白分明；垂准头，唇似涂朱，牙排碎玉，大耳垂轮，十七八岁。好似未出闺阁的幼女都没他长的体面、俊秀、清雅。那妙修本是个淫尼，几时见过芸生这号男子！看了半天，早就神驰意荡。

芸生可也看见淫尼咧。见这么一瞧，芸生也有些个害羞意思，掉头要走。尼姑不肯叫他就走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位施主相公别走，请到庙中坐坐，小僧有件事情奉恳。”芸生的心内打算回到店中，夜晚再来，为的是那位姑娘，怕遭他们的毒手。倒是要解救女子，她反让我到她庙中，何不趁此机会去到庙中走走。于是答道：“不知道师傅有什么事情，快些说来。”尼姑说：

“你先请到庙中。”芸生说：“倒是什么事情，先要说明，然后进去。”尼姑说：“尊公可认识字么？”芸生说：“我略知一二。”尼姑说：“我扶了一个乩语，请相公爷给批一批。”芸生说：“我不会乩语。”尼姑说：“念念就得了。”芸生说：“那还可以。”

芸生随着尼姑进了云翠庵，一直往后，直到西跨院，单一所房屋，启帘进去，到里面献茶。见那屋中糊裱干净，摆列些古董玩器，幽雅沉静。芸生说：“把乩语拿上来我瞧。”尼姑说：“我现在请乩。”叫小尼姑预备晚饭，果然晚间预备的丰盛席面，不必细表。

大爷饱食了一顿，预备好杀尼姑，直等到二鼓，并没见一人进来。芸生一看，原来是跨院门已经锁上了。四下一看，忽见墙头上刷的一声，一个人影，不知何故？

若问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 芸生为救人受困 高保定奸计捐生

诗曰：

自古尼僧不可交，淫盗之媒理久昭。
诡托扶乩 诳幼女，谁知偏遇小英豪。

且说芸生自打吃完了饭，烹过茶来，点上灯，就不见有人进来。天有二鼓，自己出去一看，原来西跨院门已经用锁锁了。芸生暗道：“这淫尼把我锁在这里，必没安着好意。就是这样的墙壁，如何挡住得你公子爷？”将要纵身蹿出墙去，忽见墙头刷一个黑影，随即蹿上墙头，再找踪迹不见。

你道那尼姑非是出去扶乩，她本与高保商量下的主意，是要与焦家的姑娘成亲。皆因玉姐儿是个孝女，老娘染病，遇在机会上，将她诳在庙中，强逼成了亲，焦家也就不能不给了。可巧这天，宁氏老太太染病，尼姑得信，立时亲身到了焦家。假说给老太太看病，说了些厉害语言，非得扶乩求药才行。可惜少大爷没有回家，在家才行呢。旁边焦小姐问道：“怎么得他在家才里才行？”尼姑说：“总得交正子时，在净室之中烧上香，设上坛，把神请下来，将药方开好，方许点灯。这求方的人，得在那里跪着。”玉姐说：“就这个事，怎么单得我哥哥在家呢？”尼姑说：“自然，要是小姐去也可，我怕你胆小害怕。”玉姐说：“只要求着我老娘病好了，就是赴死去，也不怕。恳求老师爷慈悲，咱们是几时扶乩求药？”尼姑说：“姑娘果有这样的胆量，那可就在今朝。”玉姐连连点头。尼姑也没在焦家吃饭，定下在庙内等她，就起身去了。

回到庙中，与高家送信。少时姑娘到，她把姑娘安置在东院，陪着说了会子话，叫小尼姑预备晚饭。少时，高相公到，她把高相公安置在北院。高相公家人走，她追出来，是叫从人往这里带银子，没赶上。可巧她遇见芸生大爷了。她把芸生大爷安置在西北跨院。先嘱咐好了，预备完了晚饭，她算着：先把高保安置楼上，再把小姐带上楼去，她的大事已完。再找芸生大爷来。

其实后院还有她两个相好的呢！皆是绿林的好汉。一个叫作碧目神鹰施守志。一个叫铁头狸子苗锡麟，又是久已相好，也在她这里住着。今日一见芸生，论口貌固然比他们强到万分。她打算白大爷是寻花问柳之人哪。

闲言少叙。到了天交二鼓，尼姑先见了高保，就问道：“你吃过饭了？”高保说：“吃过多时了。”又说：“这件事可是我的中人哪！没有我，可不行吧！事毕之时，你怎样谢赏于我？”高保道：“我给你修庙。”尼姑说：“不行。”高保说：“给你白银三千两。”尼姑说：“银子倒是小事，还可往我屋中走走，大概没有得陇望蜀之心了吧？”高保说：“妙师傅，我要忘了你，必不得善终！”尼姑一笑：“一句戏言，何故你起这么重的誓！”回说道：“我不是丧良心，又把良心丧的人。”妙修说：“天已不早，我把你先送上楼去，可是不点灯。我冤那姑娘就说是请神，必要神仙走了，方许点灯。你就算是神仙，可不定是什么神仙！我把你带上楼去，趁着黑暗，我一躲避，你将她揪住，我就不管了。你可要紧记这个言语，事不宜迟，我同你

扶乩(j, 音机)——一种迷信活动。

前往。”二人说着，出了房门，打着灯笼直奔西院。到了西花园，走入西楼，上了楼梯，将高保安放在楼的后炕上。尼姑告诉他，你可别动。自己提灯下楼，又到东院。见了小姐问道：“可吃过饭了？”小姐回答：“吃过了。”尼僧说：“天已不早，你我去吧。”姑娘点头，暗暗祝告神抵，但愿母亲病体痊愈，再来庙中还愿。跟着到了西院，直奔楼来。离楼不远，妙修说：“到楼上可就得将灯吹灭，上边把坛俱都设好。”小姐答应。

将到楼下，忽听上面哎哟一声，像是有杀人的声音，妙修说：“什么！”姑娘吓的金莲倒退，颤兢兢地问道：“上面什么声音？”尼姑说：“别慌！你先在此等等，我去先看看去，多一半是神仙先到了吧。”小姐无法，只好点头。

尼姑入内由护梯上楼。剩了五六层儿，不得防一宗物件冲着自己打来，意欲躲闪，焉得能够？砰扑咚，正撞在自己身上，扑咚是摔倒，咕噜咕噜滚下楼来了，连灯笼顿灭。尼姑是一身的功夫，若非是冷不防，断不至于滚下楼来。她自己一挺身，蹿将起来，也就不敢上楼了，那个灭灯笼也不要了。跑出楼来，哪知道一找姑娘，也是踪迹不见。心中纳闷，这是怎么个缘故？将一发怔，耳后生风，嗖就是一刀。尼姑总是大行家，听得金刀劈风的声音来，她一闪身闪过，掉头就跑，大声喊叫说：“后头人快来吧！有了仇家了！”芸生哪里肯放。尼姑一想，自己主意错了。本来是喜爱芸生的相貌，谁知是引狼入室。随跑随喊，不多一时，从后面来了两个贼：一个碧目神鹰施守志，一个叫铁头狸子苗锡麟。两个人提着两口利刀，蹿将上来，让过尼姑，就把芸生挡住。大爷一看这两个人，一个穿黑皂挂，一个紫缎衣巾，俱都是细条身材；一个是面如刀铁黑中蓝，一个是灰色脸膛；一个是粗眉大眼，一个是—双眼睛绿盈盈的颜色，故此人称叫作碧目神鹰。

前文表过，二人俱与尼姑通好，就在这里住着。正打算上陕西朝天岭，他们与金弓小二郎王欣玉是盟兄弟，忽听前边一阵乱嚷，两个人亮刀出来，截住芸生大爷动手。三个人两口利刀交手二十多回合，不分胜负。这两个贼焉能是芸生大爷的对手。大爷往下一个败式，一回手，拍！就是一飞蝗石，正中苗锡麟的面门，他掉头就跑。净剩一个人更不行了，大爷虚砍一刀，蹿出圈外，施守志不知是计，抱刀就扎，白大爷一反手，拍！一块飞蝗石正中额角，鲜血直流，掉头就跑。大爷后边就追。

正要赶上，摆刀要刹。就听见嗖的一声，大爷见一点寒星，直奔面门，往旁一闪，当哪一声，那支金镖落地。原来是尼姑赶奔前来交手。未到跟前，遇施守志、苗锡麟脸上带伤，将他们让将过去。回手掏出一支亮银镖来，对着白芸生就是一下。白芸生正要追赶二人，嗖，眼前来了暗器，往旁边一闪身，那支银镖当啷啷落地，尼姑说：“哎哟，好负义郎！咱们两个人素不相识，把你让将进来，待你酒饭，却是一番的美意，谁叫你管我庙中的闲事！靠着你有何大本事，来来来，咱们二人较量。胜得了我手中这个兵器，不枉你也张罗会子，算得个英雄。”说罢往上一蹿，摆刀就刹。芸生往旁边一躲，拿自己刀往上一托，一敛腕。尼姑把刀往怀里一抽，芸生使了个劈山式，一刀刹去。尼姑左手还有件兵器，其名叫轮，是个扁钢圈子，里外有刃。在圈子里头手拿之处，又有一个小月牙护手。芸生刀到，尼姑用单轮要锁芸生这口刀。芸生哪里肯叫她锁住。芸生受过明人的指教，乃是白五爷亲手所教，倾囊尽赠，家里又是富家，习文的时节书籍甚多，习武的时节兵器甚多。除了大十八般兵刃之外，还有些个意外的兵刃。有宗日月凤凰轮，可是双的。

今天一见尼姑使的是一柄右手的刀，左手的轮。人家兵刃一到，她先用左手的轮，或是往外一磕，或是把人家兵刃套上。要是大枪、梅花枪等套上了枪杆，顺着枪杆往上一滑，她这个轮是里外锋芒的刃子，往上一滑，人家就得撒手扔枪，她的右手刀就跟上去了。若要把单刀套住，要想拿刀剁她的手，她这轮内有个小铁月牙的护手，就有这个护手挡住，也是剁不着手。故此宗兵刃极其得力。可巧遇见芸生，知道这兵刃招数。有句俗言：单刀见轮莫要扎。

大爷与尼姑交手，总没叫她得刀。开打十几个回合，她就不是白相公的对手了，尼姑终是个女流，到底力软。顿时间，鼻洼鬓角热汗直流，就知道难以取胜，意欲要走。复见芸生剁了一刀，抱头就走。尼姑方才要追，芸生一反手，叭！就是一飞蝗石。尼姑会打暗器，也会躲暗器，微一缩头，石子蹭着头皮过去，尼姑就跑。芸生就追。尼姑越过房去，芸生也追上房。到了后坡，见她在院中站着，说：“这条命不要了！”芸生下房，扑咚坠落坑中。

若要知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 文俊归家救胞妹 徐艾庵内见盟兄

光绪四年二月间，正在王府说《小五义》，有人专要听听孝顺歌，余下只可信口开河，自纂一段，添在《小五义》内。另起口调，将柳真人所传之敬孝，焚香说起，曰：

众人们，焚起香，侧耳静听。柳真人，有些话，吩咐你们。谈甚今，论甚古，都是无益。有件事，最要紧，你们奉行。各自想，你身子，来从何处？哪一个，不是你，爹娘所生？你的身，爹娘身，原是一块。一团肉，一口气，一点血精。分下来，与了你，成个身子。你如何，两样看，隔了一层。

且说那，爹和娘，如何养你？十个月，怀着胎，吊胆提心。在腹时，担荷着，千斤万两。临盆时，受尽了，万苦干辛。生下来，母亲命，一生九死。三年中，怀抱你，样样辛勤。冷和暖，饱和饥，不敢失错。有点病，自埋怨，未曾小心。恨不得，将身子，替你灾痛，哪一刻，敢松手，稍放宽心？顾儿食，顾儿衣，自受冻饿。盼得长，请先生，教读文书。到成人，请媒妁，定亲婚娶。指望你，兴家业，光耀门庭。有几分，像个人，欢天喜地。不长进，自羞愧，暗地泪零，就到死，眼不闭，挂念儿子。这就是，爹和娘，待你心情。

看起来，你的身，爹娘枝叶。爹和娘，那身子，是你本很。有性命，有福气，爹娘培植；有聪明，有能干，爹娘教成。哪一点，哪一件，爹娘不管。为什么，把爹娘，看做别人？你细算，你身子，长了一日，你爹娘，那身体，老了一晨。若不是，急急的，趁早孝养，那时节，爹娘死，追悔不能。可叹的，世上人，全不省悟。只缘他，婚配他，恰似当行。去不想，乌反哺。羔羊跪乳，你是人，倒不及，走兽飞禽。不孝处，也尽多，我难细述。且把那，眼前的，指与你听。

你爹娘，要东西，什么要紧？偏吝惜，不肯送，财重亲轻。你爹娘，要办事，什么难做？偏推诿，不肯去，只说不能。你见了，富贵人，百般承奉。就骂你，就打你，也像甘心！你爹娘，骂一句，斗口回舌。你爹娘，打一下，怒眼瞪睛。只爱你，妻与妾，如花似玉。只爱你，儿和女，似宝如珍。妻妾亡，儿女死，肝肠哭断。爹娘死，没眼泪，哭也不真。这样人，何不把，儿子妻妾、并富贵与爹娘。比较一论。天不容，地不载，生遭刑祸，到死时，坐地狱，受尽极刑。锯来解，火来烧，磨研碓捣，罚变禽，罚变兽，难转入身。我劝你，快快孝，许多好处。生也好，死也好，鬼敬神钦。在生时，人称赞，官来旌奖。发大财，享大寿，又有儿孙。到死时，童男女，持幡拥盖。接你去，阎罗王，也要出迎。功行大，便可得，面成仙成佛。功行小，再转世，禄位高升。

劝你们，孝爹娘，只有两件。这两件，也不是，难做难行。第一件，要安你，爹娘心意。第二件，要养你，爹娘老身。做好人，行好事，休要惹祸。教妻妾，教儿子，家道兴隆。上面的，祖父母，一般孝养。下边的，小弟妹，好生看成。你爹娘，在一日，宽怀一日。吃口水，吃口饭，也是欢心。尽力量，尽家私，不使冻饿，扶出入，扶坐立，莫使孤伶。有呼唤，一听得，连忙答应。有吩咐，话一完，即便起身。倘爹娘，有不是，婉转细说。莫粗言，莫盛气，激恼双亲。好亲戚，好朋友，请来劝解。你爹娘，自悔悟，转意回心。到不幸，爹娘老，百年归世。好棺木，好衣被，坚固坟茔。尽心力，图永久，不必好看。只哀痛，这一生，何处追寻？遇时节，遇亡辰，以礼祭奠。

痛爹娘，永去了，不见回程。这都是，为人子，孝顺的事。切莫把，我的话，漠不关心。

叹世人，不孝的，有个通病。说爹娘，不爱我，孝也无情。这句话，便差了，解说不去。你如何，与爹娘，较论输赢。譬如那，天生的，一茎茅草，春雨润，秋霜打，谁敢怨嗔？爹娘养，就要杀，也该顺受。天下无，不是的，父亲母亲。人愚蠢，也知道，敬神敬佛。那晓得，你爹娘，就是尊神。敬得他，仙佛们，方才欢喜。虚空中，保佑你，福祿加增。你有儿，要他孝，须做榜样，孝报孝，逆报逆，点滴归恨。

训女孝歌：

宏教真君曰：妇女们，最爱听，谈今论古。又有的，最爱听，说鬼道神。我今日，有一段，极大故事。细讲来，与你们，各各听闻。我本是，一棵树，长条细叶。是当初，天和地，精气生成。这地下，植立起，一棵柳树。那天上，高悬着，一个柳星。过了个，几万年，凝神聚气。到唐朝，得遇见，孚佑帝君。我帝君，怜念我，诚心学道。就把我，度脱去，做个仙人。一棵树，如何有，这样造化？只缘我，心性灵，不昧本根。我无父，又无母，将谁教养？早朝天，晚拜地，报答深恩。心思专，志向定，奉持原本。全凭我，一点诚，动了圣神。有师傅，就当我。严父慈母。几千年，力孝敬，无点懈心。成仙后，师傅教，多积功果。只要你，劝世人，孝奉双亲。有一人，能尽孝，将他度脱，不论男，不论女，许做仙真。我劝了，男和女，几千百个。都现在，蓬莱里，快乐长春。读书人，也有的，高官显职。女人们，都做了，一品夫人。我做下，劝孝的，这些功果，所以得，受封个，宏教真君，到而今，奉帝敕，宣扬大化。降鸾笔，演订就，一部孝经。读书人，明白的，讲求奥旨，俗人们，也有歌，唱与他听。只有你，妇女们，未曾专训。

说起来，你们想，最好伤情。你虽然，是一个，女人身子。你爹娘，养育你，一样苦辛。怀着胎，在腹中，谁辨男女，临盆时，一般样，受痛挨疼，怀抱你，何曾说，女不要紧。乳哺你。何曾的，减却一分。莫说你，女人家，无力孝养。你爹娘，待女儿，更费苦心。替梳头，替缠脚，不辞琐碎，教茶饭，教针指，多少殷勤。严肃些，又念你，不久是客。娇养些，又怕你，嫁滞受嗔，离一刻，恐怕你，闺房失事。缺一件，恐怕你，暗地多心。选高郎，要才貌，与你匹配。选门户，看家资，恐你受贫。聘走过，便思量，如何赔嫁。到婚期，尽力量，总不嫌心，舍不得，留不住，好生难过。割肝肠，含眼泪，送你出门，到人家，夫妇和，公婆欢喜。你爹娘，脸上，许多光荣。有些错，一听见，自生烦恼。又增添，一世的，不了忧心。你生来，嫁谁家，都是定数。你如何，不遂意，便怨双亲。好过日，便说是，你的命好：难度日，骂爹娘，瞎了眼睛。待公婆，说他是，别人父母。待爹娘，又说我，已嫁出门。倒是你，女人家，两不着地，把孝字，推干净，全不粘心。哪晓得，女人家，两层父母。都要你，尽孝顺，至敬至诚。

你身子，前半世，爹娘养育。后半世，靠丈夫，过活终身。你公婆，养丈夫，就如养你。天排定，夫与妻，只算一人。你原是，公婆的，儿子媳妇，却将你，寄娘家，生长成人。嫁过来，方才是，人归本宅。这公婆，正是你，养命双亲。既行茶，交过礼，多少费用。请媒约，待宾客，几番辛勤，爱儿子，爱媳妇，无分轻重。原望你，夫和妇，供养老身。为甚的，好儿郎，本是孝敬；娶了你，把爹娘，疏了一层？纵不是，你言语，离他骨肉；也缘他，钟爱你，志气昏沉。你就该，向丈夫，将言细说。公与婆，娶我来，辅相夫

君。第一件，为的是，帮你奉养，你如何，反因我，缺了孝心。这才是，妇人们，当说的话。这才是，爱丈夫，相助为人，为什么，乘着势，大家怠玩。渐渐的，把公婆，不放在心。他儿子，挣得钱，你偏藏起。私自穿，私自吃，不令知闻，怕公婆，得些去，与了姑子。怕公婆，得些去，伯叔平分。只说你，肯把家，为向男子，哪知道，你便是，起祸妖精。薄待了，公与婆，一丝半粒，你夫妇，现成福，减了几程。受穷苦，受病痛，由你唆出。犯王法，绝子嗣，是你撮成。你看那，庙中的，拔舌地狱，多半是，妇女们，受这苦刑。更有的，放泼赖，胁制男子，使公婆，每日里，不得安停，公婆骂，才一句，就还十句。打一下，你便要，溺水悬绳，这样人，自尽了，阴司受罪，就不死，也必定，命丧雷霆。

我劝你，闺妇们，听从父母，说一件，依一件，莫逞性情。起要早，睡要晚，伺候父母。奉茶水，听使唤，时时尽心，在家中，无多日，还不爱敬。到那时，嫁出去，追悔不能，我劝你，媳妇们，认清题目。方才说，你原是，公婆家人。你丈夫，常有外，做他生理。公婆老，要望你，替他奉承。老年人，饭不多，菜要可口。旧衣服，勤浆洗，补缀停匀。莫听信，俗人说，不见公面。为儿媳，当他女，不比别人，不时的，茶和汤，亲手奉上。难走动，又可妨，扶起行行。有东西，买进来，思量养老，向公婆，送过去，不得稍停。只要你，公与婆，心中欢喜。哪管他，接过去，送与何人。敬伯叔，爱姑娘，和睦妯娌。公婆喜，这媳妇，光我门庭。孝公婆，你爹娘，也是欢喜。这便是，嫁出来，还孝生身。况且你，替丈夫，孝顺父母。你丈夫，也敬奉，丈母丈人。况且你，尽了孝，作下榜样。你儿媳，也学着，孝顺你们。说不尽，妇女们，孝顺的事。望你们，照这样，体贴奉行。

昨日里，《女孝经》，才演一半，那喜气，就传到，南海观音。宣我去，奖赏了，加个佛号。又教把，菩萨事，劝化你们。我菩萨，原做过，妙庄王女。生下来，便晓得，立意修行。菩萨父，见女儿，一心好道，百般的，教导她，要做俗人。谁知道，我菩萨，心坚似铁。只思想，一得道，度脱双亲。到后来，父王病，十分沉重。我菩萨，日共夜，备极辛勤。叩天地，祷神明，不惜身体。因此上，感动了，玉帝天尊。霎时间，坐莲台，金光照耀。居普陀，施法力，亿万化身。千只眼，广照着，十方三界，千只手，掌握着，日月星辰。佛门中，这菩萨，神通广大。历万古，发慈悲，救度世人。有妇女，能行孝，不消礼忏。到老去，便许她，进得佛门。岂不是，极简便，一桩好事。劝你们，莫错过，这样良因。

诗曰：

孝义由来世所钦，同心兄妹善承亲。

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且说尼姑明知不是芸生的对手，除非智取不行。在她的西北房后，有一个陷坑。坑的上面，暗有她的记认，芸生可哪里知道，自可就飘身下房。正坠落坑中。大行家要是从高处往低处一摔，会找那个落劲，不能摔个头破血出。慢慢往起再爬，爬起往上再蹿，那就费了事。这一摔下去，一挺身，

十方三界——佛教称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、上、下为十方，三界是佛教名词。将众生所住的世界分为三个层次，即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合称三界。

一跺脚，自己就可以蹿得上来。芸生捡刀，往上一跃，脚沾坑沿，早教碧目神鹰一把揪住，底下一腿。大爷蹿上来，脚尚且未稳，教人揪住一腿，焉有不倒之理？铁头狸子过来摆刀就剁。芸生明知是死，把双睛一闭。等了半天没事，睁睛一看，原来是被尼姑拦住，妙修说：“别杀他？我还有话问他呢。”瞅着芸生道：“你这个东西，敢情这么扎手哪！咱们这个事情，多一半是闹个阴错阳差，那个高相公多一半是教你给结果了吧？”随说着话，碧目神鹰就把芸生倒绾了二臂。芸生说：“我并不知什么高相公不高相公，一概不知！”铁头狸子问尼姑：“到是怎么件事情？”尼姑就把焦小姐与高相公始末原由的事，说了一遍。施守志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们就一同去瞧瞧去。”尼姑吩咐，把陷坑盖好，将芸生四马倒攒蹄捆上。扛将起来，直奔西院。

尼姑叫人掌起灯火来。一找那个姑娘，不知去向。前前后后各处搜寻，并没影相。复又进楼。拿着灯笼奔到护梯。见高相公被杀死，尸腔横躺在护梯之上，淫尼又觉着心疼，又觉着害怕。怕的是人命关天，又得经官动府。再说他的从人明明把他送在庙中，明天早晨还要来接人。有了！我先把人埋在后院，明早从人来接时节，我就说他早晨已经出去了。这焦玉姐的事不好办，人家明知上庙求乩。人家要问我何言答对？人家是女流，又不能说他自己走了。有了！我问问这个相公：“可是相公你贵姓？”芸生说：“我既然被捉，速求一死。何必多言。”尼姑说：“难道说，你不敢说你的名姓！你那心眼儿放宽着点，且不杀你。那到底姓什么？我也好称呼你呢。”芸生说：“某家姓白。”尼姑说：“白相公，你到底是怎么件事？这个高相公是你杀的不是？焦小姐你知道下落不知？你只管说出，我绝不杀害于你！”芸生说：“你既然如此，我实对你说，我在酒楼吃酒，旁边有人告诉我，焦家姑娘，高家的相公，被你这尼姑用计，要污染人家的姑娘。我实实不平，要救这个姑娘。正要庙前观看地势，晚间再来，不料被你将我诓进庙来。假说瞧乩，将我锁在西院之内。晚间我正要蹿墙出来，有一个人影儿一晃，我就跟将下去。你们在屋中说话，连那个人带我，俱都听的明白。你送那个姓高的上楼，他随后就跟进去了，我在外边看着。你带着那姑娘眼看的临近。他就把姓高的杀了。你上楼的时节，他可就蹿下楼来了。他过去就背那个姑娘，我以为他也不是好人，原来他是姑娘的哥哥叫焦文俊。他把他妹子背着回家去了。”尼姑一听，怔了半天。焦文俊这孩子，怎么练会了这一身的本事，这可也就奇怪了！

原来这个焦文俊，自十五岁离家出去，又没带钱，遇见南方三老的一个小师弟。这三老，一位是古希左耳，一位是仓九公，一位是苗九锡。这是南方三老。仓九公有个徒弟，外号人称神行无影，叫谷云飞。他见着焦文俊，就收文俊作了个徒弟。五年的功夫，练了一身出色的本事。寻常在他师傅跟前说他是怎样的孝心，不在家中，怎么不能尽孝，时时刻刻怎样惦念老娘。他师傅才打发他回来。给了他二百两银子，叫他到家看看，仍然还叫他回去，功夫还未成。可巧这日到家，正遇见他的老娘染病，见妹子又没在，家里母子见面大哭。问他妹子的缘由。老娘就把扶乩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他有些个不信，就换了衣裳，晚间直奔尼姑庙来了。到了庙中，就遇见这个事情。他起先以为姜生不是好人，嗣后来方知芸生是好人，并未答话，就把他妹子救回去了。

单提的是庙中之事，芸生说出这段事情，尼姑倒觉着害怕。就叫两个贼人，帮着她把高相公的尸首埋在后院。到了次日，再议论怎么个办法。她单

把芸生幽囚在西院，是死也不放芸生。吃喝等项，是一概不短，全是她给预备。芸生那是什么样的英雄，一味净是求死。

光阴荏苒，一晃就是好几天的功夫。芸生实在无奈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这日晚间，又预备晚饭，尼姑也在那里，随即说：“就在今日晚间，你要再不从，就说不得了，可就要结果了你的性命。”芸生仍是低着头，一语不发。又叫小尼姑重新添换菜，要与白大爷同桌而喝。白大爷哪肯与她同饮。小尼姑端来的各样菜蔬，复又摆好，尼姑把酒斟上，说道：“白相公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痴迷，不省悟，我为你，把高相公的性命断送了，我都没有功夫与他报仇去。他家下人来找了几次，我就推诿说不知道他哪里去了，人家焦家姑娘叫人救回去，人家吃了这么一个亏，就算不肯声张，早晚必是有祸。你我咱们两个人是前世宿缘，我这样央求于你，你就连一点侧隐之心都没有？可见你这个人，心比铁还坚。世间可也真少有。”芸生说：“胡言乱语，休在你公子爷跟前絮絮叨叨。公子岂肯与你这淫尼作这苟且之事！”尼姑一听，气往上一冲说：“你这厮好不达时务！”将要往前凑，就听外边说：“好淫尼，还不出来受死，等到何时！”尼姑一听，就知道事情不好。又不准知道外头有多少人。一着急，把后边窗户一踹，就逃窜去了。

山西雁徐良和着小义士艾虎来了半天的功夫，净听着芸生大爷到底怎样，听了半天，真是一点劣迹也没有！外边二个暗暗夸奖，也不枉这一拜之情。

这一叫早把小尼姑吓的钻入床底下去了。徐良、艾虎蹿入屋中，先过来与大爷解了绑，搀起芸生，溜了一溜，自己觉着脸上有些个发烧。艾虎他们也顾不得行礼，先拿这个淫尼要紧。芸生也跟着蹿将出来，当时没有兵器，可巧旁边立着一个顶门的杠子，芸生抄将起来，一直扑后边。就见尼姑换短衣襟，同着两个贼人，各持利刃扑奔前来。当时大家就撞成一处。徐良说：“这个尼姑，交给老兄弟了。这几个交给我了。”艾虎点头，闯将上去。艾虎暗道：“三哥真机灵！他不愿和尼姑交手，叫我和尼姑交手。我尽管应着，我可不和尼姑交手。”随答应着他，可就奔了碧目神鹰来了，白芸生手中拿了顶门杠，就奔了铁头狸子苗锡麟。苗锡麟摆手中刀就往下剁。芸生这根顶门杠，本来是沉，用平生的气力往上一迎，只听见当啷一声，把刀磕飞。往下一拍。叭嚓一声，就结果了苗锡麟的性命。尼姑一急，冲着山西雁就是一镖。徐良说：“哎哟，了不得了！”没打着，又说：“老西不白受出家人的东西，来而不往非为礼也！”嗖的一声，将她那只镖，照样打回。把尼姑吓了个胆裂魂飞，仗着躲闪的快当，若不然，也就叫自己的原镖，结果了自己的性命。原来是尼姑打徐良，叫徐良接住，复又打将回来。尼姑就没有心肠动手了，举刀就剁，两个人绕了两三个弯，不提防教徐良的刀剁在她的刀下。呛啷一声，削为两段，刀头坠地，尼姑转就跑。徐良就追。越过房去，徐良跟着到后坡，往下一蹿，坠落坑中，尼姑搬大石头就砸，叭嚓一声，砸了个脑浆迸裂。

要知端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 三侠客同走劝架 二亲家相打成词

诗曰：

侠骨生成甚可夸，同心仗义走天涯。
救人自遇人来救，暗里循环理不差。

且说艾虎正与施守志交手，两口利刃上下翻飞，未分胜负，白芸生捡了铁头狸子那口刀，也就蹿将上来。两个人并力与施守志较量。论碧目神鹰，艾虎一人他就抵敌不过，何况又上了一个，他焉能行得了？自己就要打算逃窜保命，奈困一宗，二个人围住他，窜不出圈去，闹了个脚忙手乱。当时刀法也就乱了，好容易这才虚砍了一刀，撒腿就跑，一直扑奔正西。过了一段界墙，前边两堆太湖山石，眼瞅着他就在太湖山石当中窜将过来。艾虎在前，芸生在后，自然也须在太湖山石当中过去，艾虎刚往西窜，只听东北有人嚷道：“别追！有埋伏。”这句话未曾说完，艾虎已经掉下去了。芸生几乎也就掉将下去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个陷坑。艾虎坠落坑中，站走身来，往上一瞅。芸生上面答言：“难道老兄弟上不来吗？”艾虎说：“行了。”自己往上一蹿，脚登坑沿上。问：“大哥，那贼何方去了？”回答：“早已跑远了。”艾爷大怒：“便宜这厮！咱们去找二哥、三哥去。”

复又回来，遍找不见。徐良忽然由墙上下来说：“你们二位可好，我两世为人了。”艾虎、芸生问：“什么缘故？”回答：“我自顾迫尼姑，一时慌张，没看明白坠落坑中。那尼姑真狠，举起一块大石头要砸我，坑沿上有一个人，也不知是谁，由尼姑身后将尼姑踢倒，自来那石头正砸在尼姑的脑袋上，头颅粉碎。我上来时节，那人不见了，我也没看见人家，也没与人家道道劳，就奔这里来了。你们将那两个贼都杀了没有？”二个人道：“我们打死了一个，追跑了一个。”又将艾虎如何坠在坑中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列位就有说的，原来徐良没死，他若死了，如何还算“小五义”？

现说尼姑到底是谁人将她要命？可就是艾虎看见倒骑驴的那个人。他又是谁人哪？就是前文表过的神行无影谷云飞。因他徒弟回家，自己暗地跟下来了，看他到家，是真孝顺假孝顺，暗地一瞧，是真孝顺，又有救他妹子这一节。自己并没见他徒弟之面。去到庙中，要把尼姑杀了，白昼见着街上酒铺中有个醉鬼，先在那边，就没赊出帐来，他就把尼姑庵中的事听了一遍：又到这边酒铺中来，自己见着艾虎，一瞅就奇怪，故意又喝两壶酒。细看艾爷的情性，方知不是贼。会了酒钱并不道谢，晚间到庙中，净在一旁，看着他们动手。徐良掉下坑去，自己过去，用闭血法把尼姑一点，淫尼一倒，石头砸在自己脑袋上，脑髓进流。自己仍然又奔前院，见艾虎他们追下贼去。自己也远远的跟着。见贼过太湖山石，拿胳膊一跨太湖石，往南一飘，身窜在正西等着艾虎，他就看出破绽来了。自己想着提拔艾虎，报答他这两壶酒钱，嚷道：“前头有埋伏，别过去！”说迟了一些。谷云飞见尼姑一死，自己就算没有事了，由此起身。下套《小五义》上，金鳞桥辨明奇巧案，救白芸生、范仲淹，误打朝天岭的内应，巧得獬皮铠，皆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的是徐良、艾虎、白芸生他们弟兄三位，不知施守志的去向，就把

獬（mò，音莫）——哺乳动物，皮厚毛少，产于热带地区。

庙中的婆子、小尼姑找在一处，告诉她们一套言语。小尼姑连婆子等，都跪在地下救饶她们的性命。芸生说：“我教给你们一套言语，就不杀害尔等。”大家异口同音，都嚷愿意。芸生说：“明日你们报到当官，就提你们这里的庙主，结交贼匪，暗地害死高保。苗锡麟与尼姑通奸，施守志因嫉奸砸死尼姑，杀死苗锡麟，此贼弃凶逃走。当官不信，你们就把埋葬高保的地方，指告诉明白。按着这套言语，回禀当官，自然就保住了你们的残生。如若不依着我们的言语，明晚我们大众前来，结果你们的性命。”大家点头，情甘意愿。芸生又说：“所有尼姑的东西，你们大家分散。当官要是问着，你们就说俱被施守志盗去。”大家千恩万谢。都感几位爷的好处。

白芸生、徐良艾虎三个人，一看天气不早，就此起身，回到店中，仍是蹿房跃墙下来。手下的从人俱都在店中等候。来到屋中，大家见礼、道惊、打听，芸生把自己的事情俱都说出来。连胡、乔二位都赞叹说：“公子都受了这样苦处！”徐良说：“明天五更就起身，不管他们此处的事情了。”书不可重絮。到了次日，给了店饭钱，有骑马的，有步行的，直奔武昌府而来。众人奔武昌，暂且不表。

说书的一张嘴，难说两家的话。这一丢大人，蒋平、智化解开了沈中元的贯顶诗，各路分散着寻找大人。先说可就是艾虎的事情，这才引出小五义结拜、盗狱等项，也不在少处。找大人有走夹峰前山的，有走夹峰后山的，有上娃娃谷的，在路上俱各有事，可是说完了一段，再表一段。这个日限相隔不了多远。

先提北侠、南侠、双侠，离了晨起望，晓行夜宿，饥餐渴饮，无话不说。这日，正往前走着。前边黑忽忽一片树林，树乃庄之威，庄乃树之胆，倒是很好的个村庄，三位爷就穿村而过，是东西的街道。他们由西向东，正遇在东村口，围绕着许多人。虽然三位寻找大人的心盛，究属是天然生就侠客的肝胆，遇事就要瞧瞧看看。分众人进去，原来是两位老者，揪扭着相打。二位老者，俱过六旬开外，并且全是头破血出。还有几个年轻的，俱都掠胳膊、挽袖子在旁边，气哼哼地，欲要打吧，又不敢。旁边有几位老者说：“你们亲家两个，还有什么不好说的事情！打会子也当不了办事。”口里说着，却不过去拉。

丁二爷平生最是好事，说：“欧阳哥哥，咱们去劝吧。”北侠说：“二弟知道是什么事情，咱们过去劝劝去？”丁二爷说：“我过去问问去。”北侠一揪没揪住。二爷就过去，在两个老头当中，伸单胳膊一擦；又把这只手打底下伸进去，往上一一起，就见两个老头自然撒开了两只手。二爷又揪住两个老头儿的腕子，往两下里一撑，老头儿一丝儿也不能动转了。两个老头，直是气的浑身里乱抖。那个老头说：“尊公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二爷说：“我们是走路的。”老头说：“你是走路的，走你的路！你揪着我们为什么事情？”二爷说：“我平生好管闲事，我问问你们，因为何故？我给你们分析分析。”老头说：“我们这个事情不好分析。非得见当官去不成！”二爷说：“我非要领教领教不可。”那个老头说：“你撒开我，慢慢告诉你。”南侠、北侠也就过来说：“二弟，你撒开人家，有什么话再说。”二爷这才撒开。

大众一瞧，这三位爷这个样儿：一个像判官，一位傲骨英风，一位少女一般。旁边人们说：“得了，你们亲家两个告诉人家吧。”二爷说：“贵姓？”那位老头说：“我姓杨，叫大成。我有个儿子叫杨秀。这个是我们的亲家，他姓王，叫王庆。他有个女儿给了我的儿子，我们作了亲家，前番他接女儿

住娘家去，我就不教他接。众位，你们听听，咱们俱都是养儿女的人，还有姑娘出阁，不许往娘家来往的道理吗？可有一个情理，我们这个儿妇，她的母亲死了，我们亲家翁净剩了光棍子一个人。我说他想他女儿，教他上我这瞧瞧来。他一定要接回家去，又便当怎么样呢？他要接定了，不接不行，我也不能深拦，就让他接回去了。可也不知道，他又将他女儿给了人家了或是他又卖了，他反而找到我家来，不答应我。”北侠一听，就知道不好，要是不伸手，可也就过去了；要一伸手，得给人家办出个样子来。那个姓王的说：“这位爷台贵姓？”二爷说：“我姓丁，排行在二。”老头说：“丁二相公爷，你想我待女儿，我焉能行出那样事来。我接，他就不愿意。我接到家里住了十二天，就把她送回来了。我这几日事忙，总未能来。今天我有功夫，我来瞧瞧看看我这女儿，不想到此，他胡赖，是他把我女儿卖了，倒是有之。不然，就是给要了命了，还是尸骨无存。我活这么大岁数，这条老命不要了，与他拼了吧。”丁二爷此时就没有主意了。净瞧着北侠。

欧阳爷暗笑，你既然要管，又没有能耐了。北侠上前说：“王老者，你们两亲家，我可谁也不认识。我可是一块石头往平处放。你说你送你女儿，可是送到你们亲家家里来了吗？”杨大成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！”王太说：“我这女儿不是我送来的。是我女儿的表兄，姓姚，叫姚三虎，素常赶脚为生，他有个驴，我女儿骑着她表兄这个驴来的。”北侠说：“那就好办了，找她这个表兄就得了。”王太道：“不瞒你们几位说，我女儿这个表兄就是一身一口，跟着我过。自打送他表妹，直到如今没回家。”北侠问他：“他把他表妹送去没送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王太说：“焉有不送去之理。”北侠说：“那就不对了。你总是得见着她这表兄才行呢。倘若他们半路有什么缘故，那可也难定。”一句话，就把王太问住。杨大成说：“是他们爷们商量妥当，半路途中把我们儿妇给卖了。”说毕，二位又要揪扭。北侠拦住说：“我有个主意，你们这叫什么村？”杨大成说：“我们这叫杨家店。”又问姓王的：“你们那里叫什么村？”王太说：“我们那村叫王家陀。”北侠说：“隔多远路？”王太说：“八里地。”北侠说：“隔着几个村庄？”王太说：“一股直路，并没村庄。半路只有一个庙。”北侠说：“你们二位不用打架，两下撒下人去遍找，十天限期为度，找不着，我们在武昌府等你们，上颜按院那里递呈子去，上我们大人那里告去。我们就是随大人当差的，到那里准能与你们断明。”两家也就依了这个主意。三位便走。连本村人都给三位道劳。三人离了杨家店，一直走了三里多路。天上一块乌云遮住碧空，要下雨。紧走几步，路北有座大庙，前去投宿蔽雨。这一进庙。要闹个地复天翻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一回 在庙中初会凶和尚 清净林巧遇恶姚三

诗曰：

义婢从来绝世无，葵枝竟自与人殊。
全忠全烈全名节，真是闺中女丈夫。

或有人问于余曰：“此书前套，号《忠烈侠义传》，皆是生就的侠肝义胆。天地英灵，何其独钟斯人？”余曰：“忠义之事，不但男子独有，即名门闺秀，亦不乏其人。又不但名门闺秀有之，就是下而求之奴婢，亦间或有之。”昔周有天下时，卫国义婢葵枝有段传序，因采入《小五义》中。

卫国有一官人叫作主父，聚妻巫氏，夫妻原也相好。只因主父是周朝的大夫，要到周朝去作官，故别了巫氏一去三载，王事羁身，不得还家。

巫氏独处闺中，殊觉寂寞，遂与邻家子相通，暗暗往来。忽一日，有信报主父已给假还家，只在旬日便到。巫氏与邻家子，正在私欢之际，闻知此信十分惊慌。邻家子忧道：“吾与汝往来甚密，多有知者。倘主父归而访知消息，则祸非小。如何解救？”巫氏道：“子不须忧，妾已算有一计在此。妾夫爱饮，可得毒药制酒一尊，等他到家，取出与他迎风，他自欢饮，饮而身毙，便可遮瞒。”邻家子喜，因买毒药付与巫氏。

巫氏因命一个从嫁来的心腹侍妾，名唤葵枝，叫她将毒药浸酒一壶藏下。又悄悄吩咐她，等主人到时，我叫你取酒与他迎风，你可好好取出斟了奉他，倘能事成，我自另眼看待。葵枝口虽答应，心下却暗暗吃惊道：“这事怎了？此事关两人性命。我若好好取出药酒，从了主母之意，劝主人吃了药酒，岂不害了主人之命？我若悄悄说破，救了主人之命，事体败露，岂不害了主母之命？细细想来，主人养我一场，用药害他，不可谓义；主母托我一番，说破害她，不可谓忠。怎生区处？”忽然想出一计，道：“莫若拼着自身受些苦处，既可救主人之命，又不致害主母之命。”算计定了。

过不数日，主父果然回到家中。巫氏欢欢喜喜，接入内室，略问问朝中的正事，就说：“夫君一路风霜，妄闻知归信，就酿下一尊美酒在此，与君拂尘。”主爷是个好饮之人，听见说有美酒，欣然道：“贤妻有美酒，可快取来。”巫氏忙摆出几品佳肴，因叫葵枝吩咐道：“可将前日藏下的那壶好酒烫来，与相公接风。葵枝领命而去，去不多时，果然双手捧了一把酒壶，远远而来，主父看见，早已垂涎欲饮。不期葵枝刚走到屋门首，哎呀的一声，忽然跌倒，将酒泼了一地，连酒壶都跌扁了，葵枝跌在地下，只是叫苦，主父听见巫氏说，特为他酿下的美酒。不知是怎生馨香甘美，思量要吃，忽被葵枝跌倒泼了。满心大怒，先踢了两脚，又取出荆条来，将葵枝揪倒，打了二十，犹气个不了。巫氏心中虽深恨，此时又怕打急了，说将出来，转忍耐住了，又取别酒奉劝主父，方才瞒过。

过了些时，因不得与邻家子畅意，追恨葵枝误事，往往寻些事故打她。这葵枝甘心忍受，绝不多言。偶一日，主父问葵枝闲话。巫氏看见。怕葵枝走消息，因撺掇主父道：“这奴才甚是不良，前日因你打她几下，她便背后咒你，又屡屡窃我妆奁之物。”主父听说，愈加大怒道：“这样奴才，还留

妆奁（lián，音联）——古代妇女梳妆用的镜匣。

它作甚！”因唤出葵枝，尽力毒打，只打得皮开肉绽，痛苦不胜。葵枝只是哭泣哀求，绝不说出一字。

不料主父一个小兄弟，尽知其事。本意不欲说破，因见葵枝打得无故，负屈有冤，不敢明诉，愤愤不服。只得将巫氏之私，一一与主父说了。主父方大惊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再细细访问，得其真确。又惭又恨，不便明言，竟暗暗将巫氏处死。再叫葵枝道：“你又不痴，我那等责打你，你为何一字也不提？倘若被我打死，岂不屈死了你。”葵枝道：“非婢不言。婢若言之，则杀主母矣！以求自免，则与从主母之命而杀主人何异！何况既杀主母，又要加主人以污辱之名，岂为婢义所敢出？故宁甘一死，不敢说明。”主人听了，大加感叹敬重道：“汝非婢也，竟是古今之义侠女子也！淫妇既已处死，吾当立汝为妻，一以报汝之德，一以成汝之名。”就叫人扶她去妆饰。葵枝拜伏于地，苦辞道：“婢子，主之腾妾也。主母辱死，婢子当从死。今不从死而偷生，已为非礼。又欲因主母之死，竟进而代处主母之位，则其逆礼又为何如？非礼逆礼之人，实无颜生于世上。”因欲自杀。主父叹息道：“汝能重义若此，吾岂强汝。但没个再辱以婢妾之理。”因遣媒议嫁之，不惜厚妆。诗书之家，闻葵枝义侠，皆羡慕之，而争来娶去以为正室。

由此观之，女子为贞为淫，岂在贵贱，要在自立名节耳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诗曰：

佛们清净理当然，念念慈悲结善缘。
不守禅规寻苦恼，焉能得道上西天。

且说三侠离了村口，走了三里多路，天气不好，恰巧路北有个庙宇，行至山门前去叩打。不多一时，里面有人把插管一拉，门分左右，出来了两个和尚。和尚打稽首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施主有什么事情？”北侠说：“天气不好，我们今天在庙中借宿一夜，明天早走。多备香灯祝敬。”那和尚道：“请进。”把山门关上，同着三位进来，一直地奔至客堂屋中，落座，献茶。又来了一个和尚，咳嗽了一声，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启帘进来，三位站起来一看，这个和尚说道：“原来是三位施主，小僧未曾远迎，望乞恕罪。阿弥陀佛！”北侠说：“天气不好，欲在宝刹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走。多备香灯祝敬。”大和尚说：“哪里话来！庙里工程，十方来，十方去，十方工程十方施。这全都是施主们舍的。”北侠一看这个和尚，就有点诧异，看看他不是个良善之辈，晃晃荡荡，身高八尺有余。香色僧袍，青缎大领，白袜青鞋，可不是个落发的和尚，满头发髻，掰开日月金箍，箍住了乱发，原来是个头陀和尚。面赛油粉，印堂发赤。两道扫帚眉，一双阔目。狮子鼻翻卷，火盆口，大耳垂轮。胸膛厚，臂膀宽。腹大腰憨。有了胡须了。可是一寸多长，连鬓落腮，大胡子圈后，人给他起名儿叫罗汉髯。哪位罗汉长的这样的胡子来！闲言少叙。

单说和尚问道：“三位施主贵姓？”三位回答了姓氏。惟独展南侠这里说：“吾常州府武进县玉杰村人氏，姓展名昭，字熊飞。”和尚上下紧瞅了展南侠几眼，然后问道：“原来是展护卫老爷！”熊飞说：“岂敢，微末的

前程！”和尚说：“小僧打听一位施主，你们三位必然知晓，姓蒋，蒋护卫。”展南侠说：“不错，那是我们四哥。”北侠说：“那是我们盟弟。”丁二爷说：“我们全都是玉契相交。”和尚说：“但不知这位施主，如今现在在哪里？”北侠一翻眼皮说道：“此人大概早晚还要到这里来呢！”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早上这里来，可是小僧的万幸！”北侠说：“怎么认识蒋四哥？”和尚说：“听别人所言。此公是文武全才，足智多谋之人。若要小僧会面之时，亦可领教领教。”北侠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问道：“未曾领教师傅高名。”和尚说：“小僧名法印。”大家一齐说：“原来是法师傅，失敬了。皆因天气不好，进来的慌张，未曾看见是什么庙。”和尚答道：“敝刹是清净禅林，但不知三位施主用荤还是吃素？”北侠一听，就知道这个庙宇势力不小，说：“师傅这里，要是不吃酒，不茹荤，我们也不敢错乱佛们的规矩。要是有荤的，我们就吃荤的。”和尚说：“既是这样，我即吩咐徒弟告诉荤厨，预备上等的一桌酒席。”和尚又道：“我这东院里还有几位施主，我过去照应照应，少刻过来奉陪。”大家异口同声说：“请便。”和尚出去，直奔东院去了。

少刻，小和尚端过菜来。七手八脚，乱成一处，摆列妥当。小和尚说：“若要添换酒菜，施主只管言语。”随即把酒斟上。这时天气也晚了，即刻把灯掌上，他们就出去了。北侠看见那个小和尚出去，复又往回里一转身，看了他们一眼，透着有些神色不正，见他们毛毛腾腾。北侠看着，有点诧异。又见杯中酒发浑，说：“二位贤弟慢饮。你们看看这酒，怎么这样发浑？”二爷说：“多一半这是酒底子了。”北侠说：“千万可别喝。我到外头去看看，头一件事，我见这个和尚长的凶恶，怕是心中不正；二则小和尚出去，又回头一看，透着诡异；三则酒色发浑，其中必有缘故。”丁二爷还有些个不服，到底是北侠久经大敌，见事则明。展爷说：“你出去看看，我们这等着你回来，一同的吃酒。”

北侠出去。这客堂是个西院，由此往北，有一个小夹道。小夹道往西，单有一个院子，三间南房。从一个大后窗户，见里头灯光闪烁，有和尚影儿来回地乱晃。北侠也不以为意。忽听见前边屋内帘板一响，有一个醉醺醺的人说话，舌头都短了，说：“众位师兄们，我学着念阿弥陀佛！”众小和尚说：“快快，走出去！你腥气烘烘的，别管着我们叫师兄。”那人说：“我腥烘烘的，难道说比不过你们这一群葫芦头么！”小和尚说：“我们是生葫芦头！你再瞧瞧，你不是葫芦头，你干什么还去干什么去吧！你还是去赶脚去！”北侠听到此处一怔，想起杨家店子来了，两亲家打架，说那王太的女儿是她表兄送往婆家去了，至今音信皆无，她表兄可就是个赶脚的。这些和尚说他是赶脚的，别是那个姚三虎吧？北侠就把窗户纸戳了个窟窿，往里一看。见这个人有三十多岁，穿着一件旧布僧袍，将搭髂膝盖，精短白袜青鞋，黄中透青的脸膛，斗鸡眉，小眼睛，薄片嘴，锤子把耳朵，其貌甚是不堪，剃的光光溜溜的头，喝的醉醺醺的，脸都喝紫了。只听他和那小和尚们玩笑说：“我是新来的人，摸不着你们的门。”小和尚说：“那是摸不着你的门。”醉汉说：“我要拉屎，哪里有茅房？”小和尚说：“你别骂了，快走吧！就在这后头，往西南有两间空房，后身就是茅厕。”那人说：“我方才听见说，有开封府的，宰了没宰呢？”小和尚说：“快滚吧！你不想想这是什么话，

满嘴里喷屁！”连推带搦，那个人一溜歪邪，真就扑奔了后院。

北侠暗道：“这个和尚，准是没安着好意了，我先把这个拿住，然后再去办那个和尚。”先前奔庙的功夫，阴云密布，此时倒是天气大开。北侠先奔了西南，果然有两间空房关闭着双门。北侠用宝刀先把锁头砍落，推开门往里一看，屋中堆着些个桌椅凳。北侠撤身出来，见那人看看临近。北侠过去，把他脖子一掐，往起一提溜，脚一离地，手足乱蹬乱踹。北侠就把他夹在空房里头，慢慢又将他放下。解他的腰带，四马倒攒蹄，把他寒鸭浮水式捆上。北侠拉刀出来在他脑门子上蹭、蹭、蹭，就这么蹭了他三下。那小子可倒好，不用找茅房就出了恭了，北侠说：“你要是高声喊叫，立时要了你的性命！我且问你，你可是姚三虎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我正是姚三虎。你老人家既认识我，就饶了我吧！”北侠说：“你既是姚三虎，这个事情可就好办了。我此时也没有功夫问你。”随即撕他的僧袍，把他的嘴堵上。北侠出来，把屋门倒带。复返回来，直扑客堂。

来到之时，启帘进去一看，展爷正在那里为难。丁二爷躺倒在地，受了蒙汗药酒。北侠一怔，问道：“展大弟呀！二弟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展爷说：“自从兄长去后，我劝他不用喝。他说他腹中饥饿，要先喝盅。头一盅喝下去没事，又连喝了两盅，他就昏倒在地，人事不省。我也不敢离开此处。哥哥怎么去了这么半天？”北侠就把遇见姚三虎的话，说了一遍，展爷一听说：“这可真是想不到。可不知道这个姑娘怎么样，在哪呢？”北侠说：“我没功夫问他。恐怕你们等急了！咱们先办和尚的事情。”展爷说：“有凉水才好把丁二爷灌活了。”北侠说：“这不是一碗凉茶！把这个凉茶灌下去不可就行了。”展爷用筷子把丁二爷牙关撬开，将冷水灌下去。顷刻之间，腹内一阵作响，就坐起来了，呕吐了半天，站起身来问：“大哥，二哥，是怎么个事？”南侠就把他受蒙汗药的话说了一遍，北侠也把遇见姚三虎的事说了一番。依二爷的主意，立刻就要找和尚去。北侠把他拦住说：“他既用蒙汗药，少刻必来杀咱们。来的时节，再把他拿住细问情由。大概他是各处有案，不定害死过多少人了！先拿住和尚，去了一方之害。然后再办王太女儿之事。”展南侠点头说，此计甚妙，就把灯烛吹灭了，等着和尚。不多一时，就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。北侠把两扇隔扇一关。两个小和尚进门，跌倒被捉。

不知小和尚说出些什么言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 丁二爷独受蒙汗药 邓飞熊逃命奔他方

诗曰：

酒中下药害群豪，欲报前仇在此遭。
谁知机关先看破，凶僧又向远处逃。

且说这个和尚在庙中，不一定是见人来就结果了性命，皆因他听见是展南侠，才起了杀人的念头。什么缘故呢？此僧姓邓，叫邓飞熊，外号人称金箍头陀。他师傅叫铁扇仙吴道成，与梁道兴等是师兄弟。在前套上拿花蝴蝶的时节，被蒋四爷一刺扎死在铁仙观的，就是邓飞熊师父。他本找的是蒋平，与他师傅报仇。如今见不着蒋平，知道这是蒋平的至友盟兄，杀了他们，也算给师傅报仇。故此，教小和尚备酒之时，就下了蒙汗药。把三位蒙将过去，他好下手。功夫不大他就派了两个小和尚，拿着刀来结果这三位的性命。

不料就是一人误受蒙汗药，还灌醒过来了。两个小和尚一到，启帘见两扇隔扇关闭，用力一推。北侠一闪，整个的二个人爬倒在地。北侠过去，同双侠把他们捆将起来。用刀一蹭脑门子，这两个小和尚要嚷。北侠说：“要嚷！立刻就结果你们！二人要说出实话来，就饶你们不死。”两个小和尚说：“若要饶了我们二人的性命，问什么就说什么。”北侠说：“你们那个大和尚害死过多少人？”小和尚说：“没害过多少人。用不着我们师傅害人，庙周围香火地甚多，足够用度。你们与我师傅有仇。北侠说：“素不相识，怎么来的仇？”小和尚说：“我们师爷死在那位蒋四爷之手。”北侠问：“你们师爷是哪个？”小和尚说：“就是铁仙观的铁扇仙吴道成。”北侠说：“是了。我再问你，那个姚三虎是怎么件事情？”小和尚说：“他是个赶脚的。我们师傅嘱咐过他，若有少妇长女长得体面的，教他驮到庙里来。他总也没有给驮来过。那日驮着一个少妇，教我们师傅在庙外看见了，把他叫住，说是他的表妹。我们师傅把他诓进庙来。不想那个少妇自己一着急，一头碰死在佛殿的台阶上了。他也出不去了。把那个驴子——我们师傅的主意，也割着吃了。他也不敢出庙，我们师傅给他落了发，他也算当了一个和尚。”北侠一听，暗暗欢喜，随即撕他衣襟，将他口塞上了，说道：“我也不杀害于你，待等事毕之时，留你们当官对词。”就把两个人提起来，放在里间屋中床下。二爷说：“咱们找和尚去。”北侠说：“依我等着他来。”二爷说：“那可等到几时！展南侠也愿意找去，北侠只得同着两个人，出了客堂。只见东院内灯火齐明，一听有妇女的声音。到了东院，南北下有一段长墙，靠着南边有一个小门。三位爷蹿上墙头，就见院内五间上房，窗棂纸上看得明白，有许多妇女，俱都在里边划拳行令，猜五叫六的。二爷受了蒙汗药，这肚子气无处消散去，见了这般光景，气往上一冲，飘身下去，大骂：“好贼和尚，还不早些出来，等到何时？”金箍头陀邓飞熊听见，就是一怔，立刻甩了长大衣襟，里头利落紧衬，把他那对开口僧鞋登了一登，墙壁上摘下护手钩来，大喊了一声说：“你们在外边等等！”靠着西边墙上挂着一个大木鱼，上边挂着个木鱼槌。就将那个木鱼槌梆梆的敲了一阵，他才蹿将出来。北侠南侠双侠已经下了墙头，在院中等候。先听屋内梆声乱响，然后将帘子

割(t ng, 音汤)——宰杀。

一启。这就是贼人胆虚，他怕人在门两旁等着他。他若一启帘子就出来，岂不怕受人家的暗算了。故此先扔出一个小桌子来，听听人在哪里，他方敢出来。等他蹿在院中，他焉知道这几位全是正大光明、光天化日的英雄，岂能暗算于他。他到院中，看见三位，正东、正西、正南，明煌煌两口宝剑、一口刀都亮将出来，在那里等着交手呢！

金箍头陀一个箭步，先奔二爷那里去了。他以为他手中这对护手钩无敌，又情实他的本领也好，并且这个双钩，是军刃里头最厉害的兵器。不管你是什么样长短家伙，讲的是勾、挂、劈、砸、扎、缩、斜、拿八个字。护手钩所惧者，双单梢子虎尾，三节棍，九节鞭，十三节鞭。除此之外的兵器，见钩就得八分输。可惜如今遇见这三位宝刀宝剑，也是活该。他奔了了二爷了。二爷本就是一腔的怒气，还没地方消散去呢，破口骂道：“好凶僧，往哪走！”和尚用单钩往上一迎。二爷把宝剑往上一扬，只听见呛啷一声，把邓飞熊真魂都吓走了。亏得好是他先递的钩。他要容二爷把宝刀先剃下来，他必拿钩一锁，连人都劈为两半。这柄钩不像样儿了，直是峨眉枝子上带着口小宝剑。丁二爷用了一个白蛇吐信，凶僧不敢拿他的钩勾了。他又往展爷那里一蹿，闪开了，这才躲过这一宝剑。他想拿着半截钩一晃展爷，然后再拿那柄好钩往上一递。焉知晓展南侠用巨阙剑往上一迎，呛的一声，把这半截钩又削去一段，就势一坐腕子，奔了他的脖颈。邓飞熊哪里敢还招呢！大闪腰，一低头，躲过脖颈，未曾躲过金箍，呛的一声，连日月金箍带这些发髻都给砍下来了。又把凶僧唬的魂不附体，暗暗想道：“他们都是哪里找来的这些兵器？”

外边一阵大乱，原来是庙中的小和尚听见木鱼一响。这是他们清净禅林里头的暗号，十方大院里头若有事才砸这个木鱼呢。木鱼一响，就拿着兵刃，预备打架动手，一齐而上，这才大家陆续前来，直奔着东院紧走，方到小门这里，只听众和尚一嚷说：“拿、拿、拿、拿呀！拿呀！”往前一闯，就把大众围上。邓飞熊净想着要跑，他弃了南侠、就奔北侠。又大杀了一阵，想道：“北侠使的是口刀，这口刀不至像宝剑那样的利害，打算要从北侠这里逃窜。北侠使了个野战八方藏刀式，恶僧剩了一柄钩，撞着北侠，往上一递。北侠使了一个托鸡式，往上一迎，就听见呛的一声，把钩连峨眉枝子削去了半截。邓飞熊暗道：“他们哪里找来的这些兵器？”急中生巧，说声招家伙。北侠以为是暗器，原来是他把半截峨眉枝子扔将过来，北侠微微一闪身，他就从北侠旁边窜过去了。

北侠是心慈之人，他不忍杀害小和尚，他打算日后也出家当和尚。微一耽误功夫，邓飞熊业已跑远。北侠说：“闪路！”只听磕嚓磕嚓一阵乱削，随就追下凶僧来了。直奔后边，见凶僧奔后院，有五间上房，五层高台阶，蹿入屋中去了。北侠不肯往屋里追，怕有埋伏。自己蹿上房去，到了后坡。原来那凶僧屋中有后门，由后门出去，直奔后墙，有堆乱草蓬蒿，他由乱草蓬蒿那里蹿上后墙。北侠并不追赶，教他去吧。也是活该他的命不当绝。此人应当在后套《小五义》中，丧在徐良的手内。

北侠回来，见展南侠已经开发了这些小和尚。皆因北侠去后，展爷说：“你们这些个好不达时务！还不把兵器快些扔了！仍然不扔军刃，你们一个也不用打算逃生！”小和尚听见此话，一个个全将兵器扔下，一齐跪倒求饶，展爷说：“我恕了你们罪名，可不许逃窜，就在此处等候。”众小和尚应允，一声情甘意愿。就有那机灵的。暗暗逃走；有那些痴愚的，仍然在此处等候，

一步儿也不敢挪。大概逃走的极多，待北侠回来，已然开发了这些小和尚。小和尚他们大伙又给北侠磕了一阵子头。北侠问小和尚：“你们可知道，姚三虎驮来的少妇碰死台阶石上，尸髓现埋在哪里？”内中有一个人说：“埋在后头院大楸树底下。”北侠说：“你们出去找地方去。”又叫三人把姚三虎搭过来。可巧一个小和尚没死，就有几个带伤的，只当姚三虎死了呢！又叫人去客堂里边，把床底下两个小和尚搭来，北侠教把两个小和尚口中塞的物件拉出来，绑他们的带子解开。说：“你们也不必害怕，也不用跑，无非另请住持，你们仍然在庙内。”众小和尚无不欢喜。又把屋中那些妇女尽都放了。北侠说：“俱是良家的妇女，无非被和尚抢来。你们大家，有亲戚的投亲，有故的奔故。你们自己的东西，仍然还是自己拿着。”这一句话呀，积了大德了。这些妇女们磕了一路头，打点她们的行囊包裹，大家拾夺利落，就此起身。

不多一时，地方进来。他也俱都不认识。有人给他引见了，说：“这是颜按院那里展护卫大人，奉大人谕出差。”就把庙中已往从前之事，细说了一遍。又说：“你派你们伙计，一边上杨家店子，一边上王家陀，把杨大成、王太找来。”又把姚三虎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地方一瞅认的，说：“姚三，你作的好事！”展爷问地方：“你叫什么？”回答道：“小的叫王福儿。”立刻大众到了楸树底下，看了又看，果有个埋人的土印。复又回来。地方找伙计给王、杨两家送信，那天的晚饭，就是小和尚给预备的。天交二鼓，王、杨两家全到。路上早已把这个事听明白了。进门来，先给北侠等磕了一路头。北侠带着他们到后边，看了看埋人的所在。两家恸哭了一场。

书不可重絮。到了次日，展南侠说：“为人为到底，我同着他们上衙门走一趟。”北侠说：“展大弟，只是你多辛苦了。”展爷说：“这有何妨！”押解着姚三虎，带着几个年老的和尚，整去了两天，展爷才回来。北侠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展爷说：“见了县台，说明此事。县台另派住持僧人，将姚三虎定了绞监候的罪名。庙中小和尚仍然不动，不迫前罪。庙中香火地二十顷变卖，立节烈坊，埋葬杨王氏。准其杨家再娶，杨、王两家不许断亲。无论什么人家女儿，过门后认为义女。当堂批断金箍头陀邓飞熊，案后访拿。”北侠听了大乐。少刻，本县的县太爷派四衙前来，奉县太爷谕，带着本庙的方丈，查看庙中有多少物件，多少香火地的文书。查看明白，见县太爷回说。三位爷见他们一来，告辞起身。大家送出庙来。又走了一天，猛然间尘沙荡漾，土雨翻飞。又是一宗诧异之事。

若问什么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 夹峰山施俊被掠 小酒馆锦笺求情

诗曰：

到处为人抱不平，方知三侠是英雄。
数杯薄酒堪消渴，山望夹峰足暂停。

且说众位离了清净禅林，晓行夜住。那日正走之间，见前面黑巍巍、高耸耸、密森森、叠翠翠一带高山阻路。北侠问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这不知是什么山？”丁二爷说：“别是夹峰山吧？”北侠说：“能这么快就到了夹峰山？他们说到夹峰山，就离武昌府不远了。”忽然打那边树林中出来了一位樵夫。挑了一担柴薪。他头戴草纶巾，高挽发髻，穿蓝布裤褂，白袜级鞋，花绷腿，黑黄脸面，粗眉大眼，年过三旬，展爷过去，抱拳说：“这位樵哥请了。”那人把柴担放下。说：“请了。”展爷说：“借问一声，这山叫什么山？”樵夫说：“这叫夹峰山。”展爷说：“这可是奔武昌府的大路？”樵夫说：“正是。”展爷说：“借光了。”樵夫担起柴担，扬长而去。

他们三位看见前面有一伙驮轿车辆。驮子马匹走的尘土高飞。绕山而行，又走了不远。丁二爷看见道北里一个小酒馆。说：“二位想喝酒不想？”要想酒喝，咱们在此处吃些酒再走。”北侠百依百随，展爷也愿意歇息歇息。北侠说：“很好，咱们吃杯酒再走。”就奔酒铺而来。到了铺中，原来是个一条龙的酒铺。直奔到里，靠着尽北头一张桌子三条板凳，三人坐了。伙计过来说：“你们三位吗？”丁二爷说：“不错，我们三个人。”伙计说：“我们这可是村薄酒。”二爷说：“村薄酒就村薄酒，可是论壶？”伙计说：“不错，论壶。”丁二爷说：“先要三壶。”伙计答应，拿过四碟菜来：一碟卤豆儿，一碟豆腐干，一碟麻花，一碟白煮鸡子儿，外带盐花儿。二爷说：“就是这个菜数？”伙计说：“就是这个菜数。”二爷说：“没有别的菜数？”伙计说：“没有别的菜数。本是乡下的酒馆，就是这个菜数。”北侠说：“就吃这个吧！要吃荤的，上店内吃去。”二爷说：“就是吧。”少刻，把酒烫来，每人一连喝了三壶，终是没有什么菜数，商量着也就不喝了。打算会了酒钞，就要起身。忽然慌慌张张打外头跑进一个人来。三位一看，那个人手拿着头巾，岁数不大。二十上下的光景。面有惊慌之色。身穿蓝袍，白袜青鞋，面如白玉，五官清秀，眼含痛泪。进了酒铺，二目如铃，口说道：“我渴了，哪里有凉水？我喝点。快着！”快着！过卖说：“在家伙隔子后头，有大白口缸，缸内有一个瓢子，拿瓢子舀了水自己喝去。”说毕，用手一指。那个直奔缸去，将要舀水。北侠见他神色忙迫，必然是远路跑来，倘若跑的心火上攻，肺是要炸的；若要喝下冷水去，炸了肺，这一辈子就是废人了。北侠用手揪住说：“你别喝冷水，我们这里有茶。”那人说：“不行，热茶喝不下去。我渴的难受。我喝水还得报官去哪！我相公爷，连少奶奶，带姨奶奶和婆子、丫环，驮子马匹，金银财宝，全教给他们抢了去了！”北侠问：“什么人抢去？”回答说：“是山贼。”又问：“山贼在哪里？”回答：“就是这个夹峰山，。有山大王，连喽兵，把我家少主人掠去。”北侠又问：“你上哪里去？”回答：“我去告状。”北侠说：“你上哪里告去？”又回答：“我打听属哪里管，我找他们这里州县官去。他得好好地与我拿贼。不然，他这官不用打算着作了。”北侠笑说：“你们有多大势力，本地州县官给你

们家作哪！”那人说：“我可不是说句大话，襄阳太守是我们少爷的岳爷；长沙太守，是我们少爷二叔爷。”北侠说：“你家相公是施俊，施相公么？”那人瞅着北侠道：“不错，我少主人是施俊，施相公。你怎么认得？”北侠一惊说：“有个艾虎，你听见说过没有？”那人说：“那是我们艾二相公爷，此时要有他老人家可就好了！你老人家知道他在哪里不？”北侠说：“你放心，有我哪！艾虎是我的义子，我听他说过，与你家少主人结拜。你叫什么书童儿？”书童说：“我也听见我们施相公说过，艾二相公爷的义父是北侠爷爷。”

原来书童就是锦笺。因在长沙遇难，有知府办明无头案。假金小姐丫一半，邵二老爷的主意，就与公子成亲。后来才与金大人那里去信。正是父女、母子在黑狼山下相认。以后到任，王夫人带着金牡丹与老爷说明，要上长沙见见那金小姐是谁，金知府也就点了头。叫她母女带了婆子、丫环等到长沙，佳葱就上了吊了，多亏锦笺报与相公爷知道，方才解将下来。也对着金小姐宽宏大量。倒是苦苦地解劝。又是邵二老爷的主意，真的也在此处完婚。有百日的光景，施大老爷来信，病体沉重，急急的回家，若要来晚，大老爷命就不保。故此施俊、金小姐金牡丹、佳蕙一同起身，好在小姐与佳蕙不分大小；佳蕙也好，不忘小姐待她这个好处。三个人十分和美，驮子上有许多的黄白之物。这个驼轿坐的是金牡丹。那个驼轿是佳蕙，马上是施俊。引马是书童儿锦笺。将到山口，有锣声响。不多一时，寨主喽兵全出来了，寨主大醉，三四十喽兵出山口，就把书童吓的坠马，装死不动。见喽兵赶驮上山，连相公俱都被捉。锦笺就跑，跑不甚远，口干舌燥，奔了酒铺求口水喝，被北侠揪住一问方知。书童儿也知道北侠，急忙跪下与欧阳爷叩头。又问：“那二位是谁呀，爷爷？”北侠笑道：“这孩子真聪明！也罢，与你见见。这是茉花村的丁二爷，这是常州府展护卫老爷。”锦笺与二位叩头说：“三位爷爷，求你们三位搭救我主人，不知行与不行？你们三位若肯看着我们艾相公爷，能格外恩施，要全将我们相公、少奶奶救出来。不但我，就是我们家的老爷，一辈子也忘不了几位爷爷的好处。”丁二爷先说：“你也不用去报官。我也不是说句大话，勿论那山贼寇，顶生三头，肩生六臂，有姓丁的一到，准能把他那山寨碎为齑粉！”立刻就把过卖叫来算帐，急给了酒钱就催着南侠、北侠起身。欧阳爷拦住说：“不可。”随叫过卖问道：“伙计，我问你这座山可是夹峰山不是？”过卖说：“是夹峰山。”北侠问：“此山有多少山贼？”伙计说：“这座山先前一个山贼也没有。如今日子不多，有了山寇。听人说，有三个山王寨主，喽兵有四五十人。可也不伤害过往的行人，也不抢男掠女，也不放火杀人，也不下山借粮。山上可是有贼，这一方没报过案。”丁二爷说：“你们别是一手儿事吧？”这里现有他家的相公、少奶奶连婆子丫环一半都抢上山去了。你还说不劫夺人！”过卖说：“爷台你真会说，我们这小铺多了没有，正开了三四十年，与山贼同类，早就教官人办了，能到如今？”北侠说：“你不用听我们二爷的。我问你，这山上寨主姓什么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过卖说：“我们要说出来，更是一手儿事了。”北侠说：“你不必多心，我向你打听打听。”伙计说：“我们这里是个酒铺，在此喝酒的，常提他们。听人家说，大寨主叫玉面猫展熊飞。”这三人听了大笑，问道：“怎么是玉面猫展熊飞，这二寨主哪？”回答说：“叫彻地鼠韩彰。”三人听说叫彻地鼠韩彰，问：“三寨主哪？”回答道：“三寨主不大记得了。”丁二爷说：“这可不能不管这个事了。”展爷说：“你们不管，我也得要管。

不然，这事到了京都，我应该奏参。”给完了酒钱，多给了些伙计的零钱。三位出来，带着锦笺。书童暗喜，想着相公有了救星了。水也没喝，也不渴了。跟着就走。拐了两山弯，北侠叫他带路找出口。书童答应。正走之间，见太阳西垂，东边一片松柏树，对着日色将落的时候，照定松树，碧英英的好看。耳边忽然有人念声无量佛：“原来是三位施主，贫道稽首。”三人闻声四顾。见一段红墙，有个朱红的庙门。高台阶上站走一位老道，看着有些奇怪：穿一件银灰色的道眼，银灰色的丝绦，银灰色的九染纯阳中。迎面嵌白玉，双垂银灰色飘带。蹬一对双脸银灰道鞋，白布袜子，手拿拂尘，面如美玉。两道细眉，一双长目，皂白分明，五形端正，唇似涂朱，牙排碎玉，大耳垂轮，三络短髯，细腰阔背，精神足满，透出了一派的仙风道骨，他念了声无量佛。北侠一见，暗暗的就有几分喜爱。见他念了一声佛，说：“三位侠义施主，焉有过门不入之理，请在小观吃杯茶。”北侠听那人称三位侠义，只当认得了展二位。丁展二位以为老道认得北侠哪。三人对猜，故此全是异口同声说：“道爷请了。”老道再三苦让，三位也就点头进了庙门。

直奔鹤轩，连锦笺也进了屋子，三间西房，迎门一张佛桌，悬着一轴纸像，是一位纯阳老祖。桌上有五供，铜香炉内有白檀。三位落座。道爷在对面相陪，言道：“未能领教三位施主贵姓高名，仙乡何处？”欧阳爷自思：“原来老道全不认得，假允熟识。”北侠说：“道长爷，若问弟子，我乃辽东人氏，复姓欧阳，单名一个春字，人称北侠，号为紫髯伯。”道爷一听，又念声无量佛：“原来是欧阳施主，小道人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自恨无福相见。今日得会尊容，实是小道的万幸！无量佛！这位哪？”展爷说，“小可常州府武进县玉杰村人氏，姓展名照，字是熊飞。”老道大笑说：“原来是展护卫老爷，可称得起朝野皆知，远近皆闻，名昭宇宙，贯满乾坤。今日光临小观，蓬荜生辉。无量佛！这位呢？”丁二爷说：“我乃松江府华亭县茱花村的人氏，姓丁，双名兆蕙。”道爷说：“原来是双侠！贵昆仲之大名，谁人不知，哪人不晓。名传天下，四海皆闻。今日三位大驾光临，真是小道之万幸！无量佛！”唤小道献茶。北侠问道：“弟子未能领教道长仙爷的贵姓？”老道说：“小道姓魏，单名一个真字。”北侠说：“莫不是人称云中鹤魏道爷就是尊驾？”老道回答说：“正是小道的匪号。”北侠说：“原来是魏道爷，弟子也是久闻大名，只恨无福相会，今日在观相逢，是我等不幸中之大幸矣！”说毕大笑，暗看展丁二爷。一眼就知道沈中元与他是师兄弟。他在此处，不必说沈中元定在他的庙内，掩藏着大人的下落。

到底真相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四回 夹峰山锦笈求侠客 三清观魏真恼山王

诗曰：

双侠性情太傲，南北二侠相交。
扶危救困不辞劳，全仗夜行术妙。
今日偏逢老道，亦是当世英豪。
夜行术比众人高，鹤在云中甚肖。

且说北侠听了是云中鹤，不觉暗暗欢喜，知道沈中元与他是师兄弟，他寄居在此庙，沈中元必在庙中。纵然他不在此处，老道必知他师弟的下落，可就好找了。暗与二位弄了一个眼色，丁、展二爷也想，在这里了。

北侠又问道爷说：“我久闻你们贵师兄弟是三位哪。”老道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施主何以知之？”北侠说：“你们三师弟，与我们弟兄们都有交情。与我们蒋四弟、白五弟偏厚，故此久闻大名。方才说过，今日见着道爷是我们的万幸！我等正有一件大事为难哪！见着道爷，可就好办了。”云中鹤说：“我可先拦欧阳施主的清谈。就为我们这两个师弟，我才云游往山西去了一次，整整的住了十几年的工夫，交了个徒弟，并且不是外人。”北侠问：“什么人？”回答：“就是陷空岛穿山鼠徐三老爷的公子。我见着他在铁铺门外。此人生的古怪，黑紫脸膛，两道白眉毛，连名字都是贫道与他起的，叫徐良，字是世长。我想当初马氏五常，白眉的最良，故此与他起的名字。如今武艺不敢说行了，十八般兵刃与高来高去，夜行术的工夫与暗器，又对着他天生就的伶俐，现今在山西地面很有些个名声，人送了一个外号，叫山西雁，又叫多臂熊。自己生来挥金似土，仗义疏财，倒有些侠义肝胆。”北侠等三位听了大喜，说：“徐三爷一生天真烂漫，血心热胆，忠厚了一辈子，积了这么一个精明强干的后人。”

南侠问：“道爷由山西几时到此？”道爷说：“到此三清观 半载的光景。住在这座小观，我是总不出门，方才心中一动，得到庙外，正遇三位，实是有缘。”丁二爷问道：“你虽不出门，你必知晓师弟在于何处？要在你的庙中，都不是外人，自说出也无妨碍。”魏道爷说：“我方才说过，是为我两个师弟走的。如今可不是我推干净，自打我到庙中，并没见着我的师弟。慢说在庙中，就是连面也没见。若有半字谎言，必遭五雷之下。”北侠急忙拦住说：“道爷不可往下再讲了。”魏真说：“我倒要与众位打听打听，我们那下流的师弟，作的是什么事情？”北侠说：“看你这个人，不是不诚实的人，又与我们徐三弟是亲家，若非如此，可是不能告诉与你。”魏真说：“我师弟若要作出大不仁的事来，我必要当着众位之面，将他处治，诸位可就知晓我这个人性格如何。”说毕，北侠就将沈中元之事，一五一十地细述了一遍。云中鹤一听，愣了半天，说他罪犯天庭，早晚将他拿住，准是刚罪。又问说：“我们三师弟近来如何？”北侠说：“他倒好了。”一提如今改邪归正的事情，魏老道点头说：“这还算知时务的那。”

北侠又说：“别者不提。魏道爷你在此庙，不是也有一半月了？”回答：

三清观——道观的名称。三后亦王清、上清、太清。又有“一气化三清”之说。谓三清都是元始天尊的化身。

“半载有余。”欧阳说：“常言一句说的好，大丈夫床下，焉许小人酣呼！”魏真说：“欧阳施主，何出此言？”北侠说：“你在庙中闭门不出，你也不曾听见有人说你这个对面山上的贼人吗？”云中鹤道：“施主此话差矣！对面山上，虽然有贼，并不杀人放火，不下山借粮，不劫夺人。”北侠听了大笑说：“好个不劫夺人！大约着是没钱的不劫！”魏真说：“贫道敢画押，他们要敢劫人，我愿输三位一个东道。”北侠说：“好。”就把锦笺叫过来说：“道爷问他。”魏真便问书童。书童就把以往从前细说了一遍。魏老道觉面上发赤。三位侠客净笑。道爷说：“三位不必笑。贫道言语不实，少刻我到山上看看。如有此事，若不杀了这三人，贫道誓不为人！”北侠说：“他们是个山寇，道爷你如何管的了哪！不劫人，山中吃喝什么？”老道说：“你们三位不知，那个大寨主，是我的拜弟。我教他们占在山上，等着遇机会之时，入营中吃粮当差，也是好的。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”北侠问：“大寨主与你是拜兄弟？”老道回答：“正是。二三寨主不是一拜，他们三人一拜。”北侠问：“道爷你与玉猫展熊飞是一盟？”魏真说：“欧阳施主何出此言？”北侠说：“大寨主不是展熊飞吗？”老道说：“这是什么人说的？”北侠说：“我们听着酒铺中的传言。”老道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丁二爷问：“他倒是姓什么？”回答：“姓熊，叫熊威，外号人称玉面猫。”丁二爷说：“玉面猫熊威，玉猫展熊飞，这个声音不差什么，必是外头人以讹传讹。”南侠说：“那个彻地鼠，大概也不是韩彰了。”回答：“不是。叫赛地鼠韩良。”北侠说：“这也是以讹传讹，彻地鼠韩彰，赛地鼠韩良，音声不差什么，故此传讹。”又问：“那三寨主叫什么？”道爷说：“叫过云雕朋玉。他们大爷，我们一拜。因何缘故？山中先有一个贼头，有三十多人，劫他们三个人来着，教熊威杀了贼头。那些个小贼跑着求三位为寨主。熊威不肯，明玉愿意，三人就为了寨主。我那日知道，要将他们哄开此处，不想见面，他们苦苦地在我跟前央求。我看着此人倒是一派的正气，应了我几件事情：不借粮，不劫人等。可是我管他们山中的用度，故不敢违我的言语，我许下他们三个，倘若有机会，教他们与国家出力。”北侠说：“如今劫人必有情由。”老道说：“今日必要看看此事，要真，必杀了三个小辈。”

北侠暗想：“老道自己去，上山没人见着，知道他们背地里说些什么？要去，自己同着他去方妥。”想毕，说：“道爷要上山，我与道爷一路前往，如何？”老道听了说：“甚好。贫道与欧阳施主一同的上山。”锦笺在旁说：“三位爷爷，天已不早了，工夫一大，可怕寨主把我家的相公杀了。纵然就是到了山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岂不悔之晚矣！”老道说：“童儿放心。他们要敢杀了你家相公，我杀他们三个人与你家相公偿命，绝不能在你跟前失言。”锦笺也不敢往下再说。

道爷备晚饭给大家吃了。吃毕之时，点上了灯火。童儿又说：“天不早了。”丁二爷说：“欧阳兄同着道爷去。”北侠点头。丁二爷说：“既是兄长同着道爷去，我们哥两个在庙中等候，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一同前往。”北侠就有些不愿意。怕的是与老道初逢乍见，闻名这个云中鹤，夜行术工夫很好。倘若要走上路，老道兴许较量脚底下的工夫如何。倘若赢了他便罢，要是输给他，一世英名，付与流水。所以踌躇的就是这个，不愿意教丁二爷一同前去，说道：“二弟与展大弟，你们二位就不必去了。”展爷本就不愿意去，听着北侠一拦，正合本意，丁二爷不答应，一定要走。他倒非是要去。他惦记着与老道比试比试脚底下夜行术的工夫如何。北侠也就不能深拦了，

对着老道在一旁说：“有他们二位一同前往，岂不更妙。”老道的意见，也是愿意与他们三位比试比试夜行术的工夫。故此紧催趲着他们二位一同前往。说毕，大家拾夺。

老道回到里间屋中，更换衣中。少刻出来，北侠一看，暗暗吃惊。什么缘故？是老道换了一身夜行衣靠，这身夜行衣靠与众不同。别人夜行衣靠皆是黑的，惟独魏真这身夜行衣靠是银灰的颜色，身背宝剑。怎么老道是银灰的衣靠？就是他这个云中鹤的意思，在他这衣服袖子底下，有两幅儿银灰的绸子。不用的时节，将它叠起来，用寸排骨头纽将它扣住。若用之时，将两幅绸子打开，用手将绸子一住，从山上往下一窜，借绸子兜风之力，也摔不着，也系不着。要有一万丈高可不行，无非是人窜不下来的，他就可以窜的下来。说他这双手一抖，两片绸子一扇，与两个翅膀儿相仿，对着他银灰的颜色，类若一只仙鹤，因此就送了他这么一个外号。北侠见人家是夜行衣靠，自己是箭袖袍、薄底靴子，论利落输给人家了。

二爷一瞅，老道也背着宝剑，他就有些个不愿意。他也并不知老道那是一口什么宝剑，他也不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自己就知道各人神传的那口宝剑，横竖天下少有。就把自己的那口宝剑，拉将出来，说：“道爷，你也是使剑，我也是使剑，你看看我这口剑，比你那剑如何？”说毕，就将自己那口剑递将过去，教老道一看。北侠就瞪了二爷一眼，南侠也觉着心中不愿意。人家一个出家人，这何苦，考较人家作什么，云中鹤更觉得不悦了，心中暗道：“你我彼此初逢乍见，我哪点待你们也不错，为什么拿宝剑考较我，什么缘故？”微微的冷笑，用手接过来一看，冷森森的寒光，灼灼夺人的眼目。并不用问，老道就说出来了，说：“此剑出在战国时节，有个欧冶子所铸，大形三，小形二，五口剑。此乃是头一口，其名湛卢，切金断玉，好剑哪，好剑！”二爷说：“魏道爷可以。”魏真说：“不定是与不是？”似乎一口剑没盘住人家，就不必往下再问了。二爷接过自己的剑来，又把南侠的拉将出来，递与老道去看。道爷接剑一笑说：“怪不得二位成名，这两口宝剑，世间罕见，称得起是无价之宝。此剑与方才阁下的那口剑，是一人所造。这是小形二第二口，其名巨阙，也是善能断玉切金。”二爷见人家说出剑的来历，叫出名色，觉得脸上发赤，把宝剑接来，交与了展爷。二爷暗想：“这个老道善能识剑，我把欧阳哥哥的拿来，大概就把他考问住了。”随邓就将北侠的亮将出来，交与老道。北侠大大不乐。二爷又说：“道爷，你看看这把刀怎么样？”魏真说：“此刀出在后汉，魏文帝曹丕所造，共是三口。这口刀纹似灵龟，其名就叫灵宝。还有一口刃似冰霜，其名叫素质。还有一口彩似丹霞，其名叫含章。这三口刀，俗呼又叫七宝。小道无知乱谈，不知是与不是？”北侠连连点头说：“道爷真乃广览多读，博学切记，名不虚传。”老道微微一笑，就把自己的那一口剑从背后拉将出来，这一亮剑不大要紧，就把下回书白菊花故事引出来了。

要问老道宝剑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 山庙外四人平试艺 到山上北侠显奇才

诗曰：

自古能人不少，个个皆要虚心。
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到处自当谨慎。
谈剑几乎被困，夜行不如人。
幸有北侠技艺深，才使老道相信。

且说老道把自己宝剑拉将出来，说道：“无量佛！丁施主请看，小道这里有口宝剑。”丁二爷一瞅，老道的这口宝剑也是光华夺目，冷气侵人，寒光灼灼。二爷吃惊不小，知道老道这口宝剑，也是无价之宝，自己连刀带剑考问了人家半天，老道一一应答如流，说的是一丝儿也不差。老道又有这么一口宝剑，若要接将过来，说不出剑名，岂不被他人耻笑！暗暗的一急，就鼻尖鬓角见汗。无奈，只可叫道：“欧阳哥哥，你看这口宝剑如何？”

北侠心中暗道：“这都是你招出人家来了。你若不考问人家，人家必不考问于你。这就叫打人一拳，防人一脚。此时若有智贤弟在此，无论什么刀剑，他俱都认识，如今你把老道招将出来。我可实实不知。”丁二爷一瞧北侠摇头，即知道不好。又向展爷说：“你看此口剑如何？”展爷并不用手接过去，只是微微的冷笑说：“好剑哪，好剑哪，好剑！此可真是宝物。”老道说：“请问此剑，虽微末之物，可有个名色没有，小道在施主跟前领教。”丁二爷此时急的站立不住，张口结舌，这时候恨不得有一个地缝儿都钻了。展爷看他这般光景，心中不忍，连忙说：“道爷，此剑在道爷手中，是一口哇，是两口？”老道一听，就知是大行家，老道说：“就在小道手中一口。”展爷说：“此剑乃雌雄二剑。此是一口雄剑。其名幡虹。还有一口雌剑，其名叫紫电。既不在道爷手，可曾见过没有？”老道说：“虽然不在小道手，见可是见过，提起来话长。当初那时节，相爷上陈州放粮的时候，在陈州看过一次。这天白昼之时，铡了安乐侯庞昱，到了夜晚三更十分，我亲身去到公馆，到底要看看这位阴阳学士是怎么样的忠臣。将一到里面，看见东房上一个人，上房上一个人，包公在屋中端然正坐。另一番的气象。就听上房上的那个人说：“好清官！转头就走。我随后就追，追来追去，追至一个树林，他窜将进去。我在后面跟随进去。原来是一个坟地。那人扭转身躯，问道：“什么缘故追赶于我？”后来我们两个谈论起来，他可是个绿林。这人极其好，姓燕，叫燕子托，就是陈州人。他有口紫电剑。”展爷说：“这么些个年的的事情，想不到说到一家来了。那日晚晌，东房上爬着的就是我。我在暗地里保护着包大人。就听见正房上头说道：“好清官！”西房一人追赶下去，不知是谁。直到如今还纳闷呢！但不知这个燕子托，此人还有没有？”云中鹤说：“此人早就故去了。”展爷问：“他的后人如何？”老道说：“他的后人，大大的不肖。此名叫燕飞，有个外号，人称叫烛影儿，又叫白菊花，一身的好工夫，双手会打镖，会水。在绿林之中任意纵横，到处采花。不拘哪里采花作案，必要留下他这个白菊花的记认。”展爷听毕，说：“道爷，这剑早晚必要归你的手中。这乃是宝物，总得有德者居之，德浮者失之。似

幡 (pà, 音婆)。

燕飞这样不肖之子，如何在他手中长久的了。”老道一听，说：“贫道也不能有那样的福分。”列公，这一段论剑的节目，一者为显出云中鹤之能，二则为引出白菊花，为下文的伏笔，还是闲言少叙。

丁二爷此时也觉着心中好过了。他想着我们三个人，横竖没有被你考问住。他倒把老道恨上了，说：“天气不早了。”催趲着起身。老道把宝剑收入匣内。锦笺给大家磕头，教众位搭救他家主人。老道教小老道看家，并不用开山门，几位都是越墙而出。到了外边，看见山了，可是望山跑死马。走了不多的一时，丁二爷就急了，上前道：“咱们这么走，得几时到了山？不如咱们平平地画上一个道，谁也不许过去，全是施展夜行术。”

于是拉齐了，吧的一躲脚，一齐按力走。不上二里，已经就把丁二爷、展南侠丢在后头，北侠就觉得脸上发烧，暗暗说道：“不教你们两个人来，一定要来，输给人家老道了。”尽管北侠心中难受，脚底下仍然是不让。可又不把老道丢多远，总赢着他一步，也不多也不少。老道想着，依然赢着那两个，就算赢着北侠了。他们净仗着狐假虎威，以多为胜。一看一步，一按劲就过去了。无奈一件，可就是过不去。他见北侠一慢，这里气往下一砸，脚底下一按劲，心想着就要过了北侠。焉知道北侠是久经大敌之人，已经三个输了人家两个。自己怎么也是不肯教他越过去。这一气跑了有四里地。再回头瞧瞧展南侠，看不真切了。北侠假装着歇歇带喘说：“道爷，我可不行了。我这肉大身沉，论跑实在不是你们的手。输了，输了。实在不行了。”云中鹤说：“欧阳施主，算了吧，还是我输了。”道爷见他嘴中嚷输，脚底下不止，仍然是跑。老道也跑的歇歇带喘，这才把步止住说：“欧阳施主，我不行了。”北侠见他收住步了，自己这才收住步说：“不行了，可把我累坏了。道爷，咱们在这里歇息歇息。”

云中鹤揩了揩脸上汗，缓了半天，这才缓过这口气来，暗暗地佩服北侠。待等丁二爷、展南侠到，展爷说：“道爷好精工夫，我弟兄二人实在惭愧惭愧。”老道说：“哪里话来！要论工夫，还是欧阳施主。”北侠说：“道爷不要过奖了。”老道说：“这是夹峰后山。若要走头里，奔寨栅栏门甚远。若要由此处登山而上，极其省路。可不知欧阳施主，你走山路如何？”北侠说：“我就是怕山。”说的个云中鹤欢喜非常。暗道：“平坦之地，虽然输给北侠，设若山路赢将回来，也转转面目。”北侠一看，说：“没有道路，如何上得去？”云中鹤说：“无妨，我在前边带路。”北侠只好点头说：“道爷，你可慢慢地走。”老道指了南侠他们的道路，顺着边山扑奔寨栅栏门。暂且不表。

单说北侠、云中鹤。老道在前。北侠在后。见云中鹤嗖的一下，蹿上约有八尺多高。回头叫着欧阳施主，北侠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爬。说：“这还了得！又没个道路，没有安脚的地方，如何上的去？”云中鹤一听，更觉得喜悦了。随走随叫，后来直听不见声音了。云中鹤知道已将北侠离远，自己蹲蹲地直往上爬。十程爬了约有七程了，他料着北侠爬了连二程没有，又大声叫道：“欧阳施主！”忽然听他脑门上头有人答话说：“魏道爷，我在这呢！你怎么倒在底下。我反倒走到你头里了呢！云中鹤翻眼往上一瞅，就见北侠离着他总有十丈开外，暗暗忖着：“他怎么上去的呢？”哎呀，我上了他的当了！别人说过他是两只夜眼，他如果生就两只夜眼，我如何是他的对手！”北侠那里说：“都是魏道爷你出这个主意，咱们走山走得我口干舌燥。这个酸枣树上有干酸枣儿。我在这里吃哪，甚是解渴。道爷你上这里来

吃点儿，解解渴。”云中鹤说：“我不行。”

论走山，云中鹤没有个敌手。可巧遇见北侠了，北侠这爬山本领是在辽东地面练的。那里的贼聚众就抢，一遇官人就跑，往大山大岭上跑。一过山岭，就是好人。北侠作守备的时候，衙门后头有座大山，见天早晚净练跑山。练的跑山如踏平地一般。官也不作了。如今魏真拿跑山赢北侠，如何行得了。再说北侠是三宝护身；一世童男，宝刀，夜眼。云中鹤是二宝护身；一世童男，一口蟠虹剑，不是夜眼。

两个人到了一处，一同再往上走。北侠又告诉道爷：“叫着我点儿。”魏真不信了，到了山顶，北侠特意叫魏真瞧瞧他这个眼力如何，手搭凉棚，往对面一看说：“那边黄琉璃瓦，是什么所在？”老道说：“你把黄琉璃瓦都看见了，真是夜眼。那个就是玉面猫熊威的后寨，是他妻子住的所在。”北侠一听，一皱眉说：“既是玉皇阁，怎么又说是他妻子住的所在？”魏道说：“这件事情，那个兄弟实在的办错了。皆因熊贤弟上庙中去，一日没回山。赛地鼠韩良他想着，有喽兵，又有他嫂嫂在前寨，男女混杂，实在不便。他就将玉皇阁的神像派人搬出去。扔在山涧。把玉皇阁拾夺了一个后寨，教他嫂嫂在那里居住。待我送我盟弟回山，他已经把那事都办妥当了。待我看见之时，我说：‘你这是一个大错处。’我劝我盟弟，断不可教我弟妇居住。据我看着，他们日后要遭横报。”北侠说：“这个人也就太浑了！”不然，怎么后文书二盗鱼肠剑时候，在团城子里头，先死了个玉面猫熊威，又死了个赛地鼠韩良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说的是二位随说随走，过了一道小山梁，就到了后寨。云中鹤说：“咱们不可打此处进去。因何缘故？这里有弟妹居住。”北侠说：“你在前边引路，你说从何处走，我就跟着你何处走。”两个人贴着西边的长墙，一直朝正南走了半天。云中鹤说：“由此处进去。”两个人蹿上墙头，往里一看，并无行走之人，飘身下来。云中鹤在前，北侠在后，直到了聚议分赃庭的后身。云中鹤用手一指，低声说：“到了，就是此处。”两个人蹿上房去，一跃背，蹿在前坡。二位爬伏在房上伸手把住了瓦口檐头，双足一踹，两脚找着了阴阳瓦陇。往下探身一看，天气已热，正看见屋内三家寨主：居中的是玉面猫熊威，七尺身躯，一身素缎衣襟，面若银盆，细眉长目，鼻直口阔，正居中落座，到有一团的威风；上垂手一人，青缎衣襟，身躯六尺。面赛姜黄，立眉圆眼，上形小，菱角嘴，已经酒到十分，就是赛地鼠；再瞧过云雕朋玉，身矮小，可是横宽，一身墨灰的衣裳，面似新瓦，粗眉大眼，狮子鼻，火盆口。他那里嚷说：“二哥，你作的都是什么事情？要教老道知道，咱们全都得死！再说，这里头有妇女，咱们哥们也不要这个名器！”赛地鼠说：“又没难为妇女，交给嫂嫂了。要爱她们，就留下使唤。要不爱她们，就将她们放下山去。”正说间，由后边跑过两个人来嚷说：“寨主爷，可别杀那个相公，是咱们的恩人。”

若问是什么恩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 熊威受恩不忘旧 施俊绝处又逢生

诗曰：

曾见当年鲁母师，能无失信与诸姬。
拘拘小节成名节，免得终身大德亏。

凡人立节立义，全在起初。些须一点正念，紧紧牢守，从此一念之微，然后作出大节大义来，使人钦敬佩服，皆有所矜式，不信，引出一位师母来，列位请听。

母师者，鲁九子之寡母也。腊日岁把礼毕，欲归私家，看看父母，因与九子说知。九子俱顿首从母之命。母师又叫诸姬，嘱之道：“谨守房户，吾夕即返。”诸姬受命。又叫幼子，相伴而归，既归，阅视私家事毕。不期这日天色阴晦，还家早了。走至闾门之外，便止不行。直等到天色傍晚，方才归家。不期有一鲁国大夫在对门台上看见，大以为奇。因叫母师问道：“汝既已还家，即当入室。为何直挨至傍晚，方才归家？此中必有缘故。”母师答道：“妾不幸夫君早卒，独与九子寡居。今腊日礼毕事闲，因往私家一视。临行曾与诸姬有约，至夕而返。今不意归早。因思醉饱娱乐，人之常情。诸子诸姬在家，恐亦来能免此。妾若突然入室，使她们迎侍不及，坐失礼仪，虽是她罪，然思致罪之由。则是妾误之也。故止于闾外，待夕而入。妾既全信，诸姬又不致失礼。不亦美乎？”鲁大夫听了，大加叹赏。因言鲁穆公，赐母尊号曰：“母师。”使国中夫人诸姬皆师之。君子谓母师能以身教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诗曰：

熊威不枉负英雄，遇得恩情尚报情。
纵作山王为叛逆，亦知德怨要分明。
大仁大义说施昌，贿买亡徒不死亡。
始识救人人救我，好心肠换好心肠。

且说劫夺了施俊的驮轿车辆等，不是熊威与朋玉的主意，都是韩良一人的主意。皆因酒吃的过量，无事之时，常有喽兵蛊惑：为山王寨主，应当论秤的分金，论斗的分银，寨主讲究吃人心麻辣汤。韩良就记在心里了。

他们三位得了山寨之时，山中原有些财帛。熊威的主意，大家都分散了。又遇着老道，不教他们下山借粮。两气夹攻，山中就苦了。老道往山上供日用，也是三四十人吃饭，固然很丰富，纵有些个银钱，慢慢的也就垫干了。这日韩良大醉，就把施俊劫上山来。可有一样好处，不许喽兵污辱人家的妇女。就把女眷交与后寨服侍夫人，由她们大家作一个使唤人，听后寨使唤。所有男子，都捆将起来，等着挖心吃麻辣汤。

皆因后寨夫人吴氏，见着金氏娘子品貌端庄，是一团的正气，问明了家乡姓氏籍贯，赶着就把金氏娘子搀于上座，自己倒身下拜。把金氏娘子吓了一跳，又细问她的情由。

矜(jīn, 音巾)式——敬重和取法。

原来玉面猫熊威他先前作的是镖行买卖，皆因是与本行人闹了口气，立志永不吃镖行。后来自己落魄，病在店中，衣不遮体，食不充饥。店中伙计与他出了个主意，在武昌府卖艺。每天总剩十几串钱，就在三四天的工夫，也换上衣服了，也存下了钱了。那日又出去买艺。本处的地方与他要钱，他给二成帐，地方不答应，要平分一半；还不是净分当日的，并且要平分那前几天的钱。彼此口角分争，三拳两脚把地方的那条小命送归西天去了。这一结果了地方的性命，如何是好？又走不了。可巧遇见兰陵府的知府，施昌施大老爷卸任坐轿走过那里，看见熊威的体态，问了从人，当时没教他们交县。晚间教老人家重贿了狱卒，打点了上下手，让熊威自己越狱出来。临行老家人还赠了他十两银。他又问了老家人的名姓，问了老爷的原籍，并且问老爷跟前几位公子，都叫什么名字，日后好报答活命之恩，自己冲着老爷那里磕头谢了恩，又给老家人磕了头，方逃命去了，到后来居住此山，他的家小焉能不知。

可巧这日问起金氏来，金氏看着这个压寨夫人也是一团的正气。金氏就将自己婆家、娘家姓氏籍贯，说将出来。吴氏一听，方知是恩人到了，自己参拜了一回，复又打发婆子急与寨主爷送信。婆子急忙出来，找着喽兵告诉明白。喽兵飞雁相似的往头里跑，喊道：“寨主爷，别杀那位公子！那是恩人。”

总论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其实论施俊被捉，直到天有二鼓，有多少都死了。皆因韩良要杀，朋玉劝了一回，熊威又劝了一回。打算着等二寨主醉躺下了，大寨主与三寨主要把那些人俱都放下山去。不想喽兵报道：“是恩公。”当时熊威也不知道是什么恩公，把喽兵叫到跟前细问。喽兵就将后寨夫人的话，学说了一遍。熊威一听，哎哟一声，把手一摆，喽兵退出。自己站起身来。出了聚议分赃庭，奔到捆人的那里，喝叫喽兵把从人解开，自己与施公子亲解其缚，请入庭中，让于上座，倒把施公子吓了一跳，不知什么缘故，说道：“我本该死的人，为何寨主优待？”熊威说：“我惊吓着恩公，我就该万死。”施俊终是不明白，倒要细问。熊威就将在兰陵府受了施老爷的活命之恩，诉说了一遍。施俊这才明白。可见是，但得一步地，何须不为人。施俊又问自己的妻子现在何处？熊威说：“现在后寨。”赛地鼠韩良、过云雕朋玉，也就过来见礼。韩良又与施公子赔礼，身躯晃晃悠悠地叩头说：“要早知道是恩公，天胆也不敢。求恩公格外施恩恕罪。”施俊赶紧用手搀将起来，说：“哪里话来，若非是尊公，咱们大家还不能见面呢！”寨主又叫人重新另整杯盘。

房上的二人俱都听得明白，撒身下来找了个僻静的所在。云中鹤说道：“欧阳施主，你可曾听见了？”北侠说：“我俱都听见。”老道说：“咱们这就不必打房上下去了。”北侠说：“怎么着？”老道说：“咱们也打前头寨栅门过去。”云中鹤带路，二人直奔寨栅门而来。暂且不表。

单说的是庭中大家饮酒，张罗施公子和从人的酒饭。赛地鼠韩良喝的是沉醉。此时正是天色微明，忽然进来一个喽兵说报，山下来了一伙人，破口大骂，伤了三个伙计，特来报知寨主。赛地鼠韩良说：“待我出去看看，这是哪里人，好生大胆！”熊威说：“不行，贤弟你酒已过量了。”过云雕朋玉要出去。熊威说：“贤弟，千万小心着。”朋玉说：“不劳大哥嘱咐。”随即壁上摘了一口刀，带了十几名喽兵，出了寨栅门。呛啷啷一阵锣响，到了山口平坦之地。一瞧，前边果然有许多人，破口大骂。朋玉将到，那人

掉头就跑，细听全是山西人的口音。朋玉纳闷，哪里来的这些人骂人的。

忽然显出有本领的来了。头一个紫缎六瓣壮帽，紫缎箭袖袍，薄底靴子，面如紫玉，箭眉长目，三绺长髯，提着一口刀，扑奔前来，身背后又闪出一人，青缎箭袖袍，青扎巾，薄底靴子，黑挖挖的脸面，半部胡须，手中提着一口刀。还有一个白方面，一部短黑髯，粗眉大眼，也有一口利刃。还有一人，未长髯须，三十多岁，带着一口刀，可没亮将出来。也是一身青缎衣中，黄白脸面，两道细眉，一双长目，垂准头，薄嘴唇，细腰窄臂，双肩抱拢，一团足壮。还有一个大身量的，九尺开外，腰圆背厚，肚大胸宽，青缎六瓣壮帽，青箭袖袍，皮挺带并铁搭钩，三环套月，系着一个大皮囊，里面明显着十几只铁鏊，推着一个亚圆长把大铁锤，面赛乌金纸，黑中透亮，粗眉大眼，半部刚髯。还有一个大黄胖儿，也提着一口刀，还有一个人面赛淡金，一身黑绿的衣巾，也拿着一口利刃。原来是钻天鼠卢方，穿山鼠徐庆，黑妖狐智化，大汉龙滔，铁锤将姚猛，愣大汉史云、胡烈，大众前来。

若问众位怎么个来历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七回 钻天鼠恰逢开山豹 黑妖狐巧遇花面狼

词曰：

凡事不可大意，饮酒更要留心。
低声下气假殷勤，一片虚情难认！
粗人不知是假，智者亦信为真。
一朝中计毒更深，何不早为思忖！

且说卢方、徐庆、智化等，这日由晨起望，与北侠等分手，一路之上，寻找大人，到武昌府会齐。前文说过，说书的一张嘴，难说两家话，何况好几路事。再说各路找大人的这些人，路上俱都有事。

单说他们走夹峰前山的卢方、徐庆、黑妖狐智化、龙滔、姚猛、史云共六个人，离了晨起望，扑奔夹峰前山。走了两日。这日正往前走，忽见前面一个山嘴子，传来锣声一响，呛啷啷啷。大众等立住身躯观看，山寇约有四五十号喽兵。青布短衣，襟腰系钞包，青布裤子。有靽鞋，有薄底靴子的，高矮胖瘦不等。当中有两杆皂色的纛旗，上有白字，用白绸子挖出字绷在旗子之上，如同书写的一般。一个是开山大王，一个是立山大王，两杆旗下，闪出两匹马来。

瞧这两家大王，好看：青铜盔，青铜甲。绿罗袍，狮蛮带。青铜搭钩，三环套月。胁佩纯钢，两扇绿缎征裙，五彩花战靴。牢扎青铜鱼踏尾，三折吊挂，前后护心镜，鞞甲绦九股攒成，背后护旗，双插雉鸡翎，胸前搭用一对狐裘。面如生蟹盖，红双眉，金眼，翻鼻孔，火盆口，胡须不大甚长，如同赤线相仿。提一口峋嶙古月象鼻刀，跨下一匹艾叶青骢兽，鞍鞞鲜明，披挂威武，铃鬃尾乱摆，蹿跳跑哮，尾巴倒撒，嘶溜溜的吼叫，再看这个，镶铁盔，镶铁甲，皂罗袍，狮蛮带。跨下一匹黑马，手擎三股托天叉。往脸上一看，面赛烟薰，长了一脸的白癣。骑一匹坐骑，闯将上来，说：“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山前过，留下买路财。”

智爷接过来，说：“管保是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一刀一个土埋中。我告诉你，咱们都是线上的合字儿。”徐庆大吼一声，说：“没有那么大工夫，与这小子说这些闲话！”蹿将上去，就要动手。两个贼，一个横刀，一个托叉，大吼一声说：“黑汉，少往前进！通上名来，好在寨主爷的刀下殒命！”徐庆说：“小寇听真，你老爷山西祁县人氏，铁岭卫带刀六品校尉之职，穿山鼠徐三老爷就是我老人家。莫不成你们两个鼠辈，也有个名姓吗！”两个山贼一听，说：“原来你就是穿山鼠徐庆！”徐三老爷说：“然也！”贼又说：“你们这里可有钻天鼠姓卢的？”卢爷闻听，一个箭步蹿将上来，说：“某家就是姓卢。两个鼠寇可认得你卢大老爷！”两个贼人又问：“你们这里可有翻江鼠姓蒋的？”徐庆说：“你四老爷未来，上别处去了。”贼人又问：“可有彻地鼠姓韩的？”徐庆说：“你不用絮絮叨叨，过来受死吧！”贼人说：“徐三老爷，不必如此！我们问明白言语，还有好心献上。”依着徐庆要动手，智爷把他拦住说：“三哥不必如此。问问他们还有什么好心献上。”随即说：“二位寨主，你们还有什么好心献上，快快说来。”山贼问：“尊

公贵姓？”智爷说：“也不用絮絮叨叨，我都告诉你们。那个黑脸的人，称铁锤将飞鏊大将军，他叫姚猛。那个白方面短黑髯的，他叫大汉龙滔。那个黄脸的叫楞大汉史云。我姓智，单名一个化字，匪号人称黑妖狐。”就见两个山贼彼此一瞧。这个说，我的哥哥；那个说，我的兄弟。你我可要等着了。见两个人铿唧唧，扔刀的扔刀，扔叉的扔叉，全都是滚鞍下马，一撩开甲，双膝点地，冲着六位磕头说：“小寇二人，在山中等候众位老爷们的大驾。”

智爷一瞧，就是一怔，事情来的古怪。徐庆哪管青黄皂白，说：“起来吧！两个小子，你不劫夺我们了哇，我们也不杀你。”智爷说：“等等，三哥有话问他们。”三爷说：“对，你问问这两个小子吧。”智爷问：“二位寨主贵姓高名？”一个说：“小寇姓冯，叫冯天相，匪号人称开山豹。这是拜弟，他姓侯，叫俊杰，他有外号叫花面狼。”智爷说：“你们有什么好心献上？”那贼说：“你们几位不是寻找大人？我们连大人带沈中元的下落俱都知晓。说将出来，求几位老爷作个引线之人，我们情愿弃了高山，归降大宋。就是与众位老爷们牵马随镫，也是情甘意愿。”智爷说：“你既知晓我们的来历，我们也不必隐瞒于你。正是各处找寻大人。你说出大人的下落，要弃暗投明，我们焉有不作引线之人的道理？你们就说，眼下沈中元现在哪里？”两人异口同音说道：“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请众位老爷们到山上，我们备一杯薄酒，慢慢再讲。”徐庆说：“好啊！咱们到山上喝他们个酒儿，这有了大人的下落，咱们也就不忙了。”智爷说：“且慢。人心隔肚皮，就凭这么一句话，咱们就上山去？咱们地理不熟，倘若中了他们的诡计，那还了得！”徐庆说：“凭这两个小子，他们敢吗！等我问问。”随叫道：“冯寨主，这座山叫什么山？”冯天相说：“叫豹花岭。”智爷说：“我且问你们二位，丢大人你们怎么会知道？这里头必有情节。”冯天相、侯俊杰一同说道：“有情节。没有情节，我们焉能知晓！实不瞒众位，我们先前就在王府，皆因王爷宠幸着镇八方王官雷英，别人是谁他也没看到眼内。他净瞧上镇八方雷英了，可就待别人有限。我们弟兄二人，这个性情如烈火一般，自己就暗暗地不辞而别，离了王府，到了这个豹花岭。我们也是怕遇见大宋的官人。我们要是不住此山，遇王府人也是祸，遇大宋人也是祸，无奈之何，暂居豹花岭。忽然之日，沈中元到，是我们旧日的朋友，焉有不让上山来的道理。我们以为他还在王府呢，原来他也不在王府了。他提怎么害了邓车，弃暗投明没投上。这么一口气，他把大人盗将出来，显显他的手段。他把地方安置妥当，连大人带他姑母，然后用车一并接来。先前一听，我们是浑人，怕是有祸。说我们这山狭小，教他上夹峰山去，后来一想，不如就此机会，拿了沈中元，救了大人。我们岂不是有进献之功呢！后来就告诉也，只管把你姑母大人接在此处。有你这足智多谋的人，料亦无妨。他也就点了头了。如今他去接大人与他姑母去了。我们正要往官府去送信，怕赶不及。可巧你们众位老爷到了，这是活该。大人的福分不小。这是已往从前的事，我们不敢隐瞒众位爷们。”

徐庆说：“智贤弟，你看这里头还有什么假潮吗？”智爷说：“据我看来，不妥。”冯天相说：“你们几位不必疑心。本来素不相识，你们老爷这一想：人心隔肚皮。你们几位要不愿上山，我们也不深让。你也就在这临近地方，找一店住下。他几时把大人接到，我们就把他捆上，连大人一并送去。可就显出我们的真心来了。可别离此太远。我们请着大人，押了沈中元。倘若教官人遇见，就把我们办了。我们吃罪不起。”徐庆说：“智贤弟，也不

必多疑了。你要不去，我就去了。有不怕死的随我来，一同上山。智爷说：“谁也不怕死，没有怕死的人。咱们就一同上山。”徐庆说：“我看他们也没什么诡计。纵让他们有什么诡计，谅也无妨。要看他们也没什么诡计。纵让他们有什么诡计，谅也无妨。要在山上，我叫穿山鼠，也没他们什么大便宜。”智爷说：“既是三哥这么说，咱们就上山。”开山豹、花面狼两个人一齐说：“众位老爷们要犯疑猜，可就不必上山了。”徐庆说：“我们没有疑猜之处。你们就前边带路吧。”

两个山贼把马交与喽兵，捡了兵刃，前边带路，进了寨栅栏门，直奔分赃庭。到了里面，大家落座。两个寨主一旁侍立。智爷说：“你们还不卸甲胄吗？”两个答应一声，出去卸甲胄，换了一身便服，复又前来侍候。

喽兵献上茶来。智爷让他们坐下，两个谦让了半天，方才落座。徐三爷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拿上茶来就饮。龙滔、姚猛、史云也就端起了茶盏。智爷冲着徐庆使了个眼色，徐三爷他哪里懂得！智爷不好当面明拦，又怕错疑了人家寨主，岂不叫人家耻笑吗？又一想，他们几个人，不怕教山贼蒙将过去，有自己同卢大哥，足是他们两个山贼的对手。想毕，也就不拦他们了。

看他们喝了，又要。一点奇异的地方没有。卢爷也就喝了一碗。徐庆说：“你们有酒没有？”山王说：“酒倒是现成，我们不敢预备。”徐庆说：“有菜呀？”侯俊杰说：“菜也有，恐怕众位老们疑心，不敢预备。”徐庆说：“我不怕。我看得出人來，你们两个行不出那个狗娘养的事来。谁不怕死，谁跟着我喝酒；谁疑心，教谁饿着。”冯天相说：“徐三老爷，真称得起是侠义肝胆，格外的慷慨。”随即叫喽兵摆酒。不费吹灰之力，顷刻问罗列杯盘。徐庆就问：“谁喝，谁不喝？大哥喝不喝？”卢大爷心中也是有些犯疑，说道：“三弟既然要喝，咱们就喝。”卢爷知道智贤弟足智多谋，回头问了问：“智贤弟，你喝不喝？”智爷说：“既然是三哥说喝，咱们就大家喝。”龙滔、姚猛也说：“喝！”徐庆总还算粗中有细，说：“两个寨主，你们喝不喝？”两个人说：“喝，我们焉有不喝之理。”徐庆一想，他们喝，就更不怕了。

冯天相、侯俊杰两人，执壶把盏，先给卢大爷把酒斟好，然后慢慢的都把酒斟起。两个山贼侧坐旁陪，端起酒杯一让道：“两个人可是斗胆说，众位还是有些疑心。”徐庆见他们面面相觑，不端酒杯，连自己也不敢喝了。两个山寇一笑说：“世间可没有这个情理，哪有我们先喝的道理。我们要是不喝，众位终是疑猜。”徐庆说：“对了。你们要是一派好意，酒里间没有什么缘故，你们就先喝。”瞧这两个人一喝，大家俱都欢喜，全都把酒端将起来。智化总是不喝，瞧着菜蔬。两个山寇复又把各样的菜蔬，俱都尝了一尝，大家更觉放心。复遇上来的酒菜，必是山寇先吃。二人大乐说：“你我这可算脚踏了实地了。”两个先醉，别个人也就没有疑心了。连智爷也搭讪着喝起来了。独他喝不到四五杯酒，六位英雄一齐翻身栽倒。

若问什么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 二贼见面嘴甜心苦 大家受骗信假为真

诗曰：

淑女何妨赘宿瘤，采桑不自妄贪求。

闵王特遣人迎聘，致使齐宫粉黛羞。

人负天地之气以生，妍媸各异，万有不齐。无论男女，不可以貌取人，总以忠孝节义为是。闺阁之中，具忠孝节义者，有一采桑之宿瘤女，因并列之。

且说齐国有一宿瘤女者，齐东郭采桑之女，闵王之后也。生来项有一大瘤，故人皆叫作她宿瘤。这宿瘤为女子时，父母叫她去采桑，忽遇齐闵王出游于东郭，车马甚盛。百姓皆拥于道旁观看。独宿瘤女采桑如故，头也不抬，眼也不看一看。闵王在车上看见，甚以为怪。因使人将宿瘤女叫到车前，问道：“寡人今日出游，侍从仪仗缤纷于路，百姓无少无长，皆停弃了所作之事，拥挤于道旁观看。汝这女子，难道没有眼睛，怎么只是采桑，略不回头一看，此何意也？”宿瘤女答道：“妾无它意。但妾此来，是受父母之命，叫妾采桑；未尝受父母之命，叫妾观看大王也。”闵王道：“虽受父母之命采桑，但汝一个贫家女子，见寡人车骑这样盛美，独不动心而私偷一视乎？”宿瘤女道：“妾虽贫，妾心安之久矣。大王虽贵，千乘万骑，于妾何加？而敢以私视动其心乎！”闵王听了，大喜道：“此奇女也。”又熟视其瘤而曰：“惜哉！”宿瘤女道：“大王叹息，不过憎妾之瘤也！妾闻婢妾之职，在于中心，属之不二，予之不忘。大王亦念妾中心之谓何？虽宿瘤何伤乎！”王听了一发大喜道：“为贤女也！不可失也！”遂欲后车载之。宿瘤女因辞道：“大五不遗葑菲，固是盛心，但父母在内，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竟随大王以去，则是奔女也。大王宫中，粉白黛者何限，又安用此奔女为哉！”闵王大惭道：“是寡人之失也。”因遣归。复使使持金百镒，往家聘迎之。父母惊慌一团，就要瘤女洗沐而加衣饰。瘤女道：“已如此见王矣，再要变容更服，王不识也。请仍如此以往。”竟随使者登车而去。

闵王既归，先夸于诸夫人道：“寡人今日出游，得一圣女，已遣使住迎，顷刻即至矣。一至，即尽斥汝等矣。”诸夫人听了皆惊怪，以为这个女子美丽异常。众皆盛饰，惶惶等候，及使者迎至，则一敝衣垢面之宿瘤女子也。诸夫人不禁掩口而笑，左右绝倒，失貌不能自止。闵王亦觉不堪。因回护道：“汝辈无笑，此特不曾加饰。夫饰与不饰，相去固十百也。”宿瘤女因乘机说：“大王何轻言饰也。夫饰与不饰，国之兴亡皆系焉。相去千万，犹不足言。何止十百耶？”闵王笑道：“恐亦不至此，汝可试言之？”宿瘤女道：“大王岂不闻性相近、习相远乎？昔者尧舜与桀纣，皆天子也。能饰以仁义，虽为天子，却安于节剑，茅茨不剪，采椽不斲，后宫妃妾，衣不重采，食不重味，至今数千岁，天下归善焉。桀纣不能饰以仁义，习于骄奢，造高台深池，后宫妃妾，蹈绮毂，弄珠玉，意犹不足，身死国亡，为天下笑。至今千余岁，天下归恶焉。由此观之，饰与不饰，关乎兴亡，相去千万，尚不足言，何独十百。王何轻言饰也！”

(zhuó, 音浊)——砍、削。

诸夫人听了，皆大惭愧。闵王因而感悟，立瘤女以为后。令卑宫室，填池泽，辍膳减乐，命后宫不得重采。不期月之间，化行邻国，诸侯来朝。宿瘤女有力焉。及女死之。后燕遂屠齐，闵王逃亡而被弑死于外。君子谓宿瘤女通而有礼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词曰：

愚人最易诘骗，英雄偶尔糊涂。
三杯两盏入迷途，最怕嘴甜心苦。
幸有人来解救，不至废命呜呼！
诸公且莫恨贼徒，总是一时粗鲁。

且说两个山贼一派的假意，哄信了大众。惟有智化精明强干，诸事留神。明知山贼降意不实，仍是坠落他们圈套之中。若论两个山寇相貌，生的是外拙而内秀。到底是怎么个缘故呢？这两个人情实与小诸葛相好。再说自打丢去大人，直到如今，也没说明沈中元是怎样盗去。

列公，有句常言是，坐稳了听书，别看什么节目。说了一个头绪，就不提了。相隔个三日五日，十天八天，再要提起之时，必要清清楚楚分解的明白。事情虽然是假，理却不虚。沈中元就为的是同神手大圣邓车行刺泄机，徐庆、韩彰不能作引见之人，自此一阵狂笑说：“咱们后会有期。”一跺脚，扬长而去。

此事怀恨在心，自己就上了信阳州。他有个盟兄姓刘，叫刘声奇，是信阳州的押司先生。他们两人一拜，与他盟兄讨一个迷魂药饼儿。这位先生的迷魂药饼从何而得也？是韩彰救巧姐，拿卖穿珠花的婆子，当官搜出七个迷魂药饼，被刘押司作了三个假的，和着四个真的，当着官府一齐入的库。沈中元知晓此事，与他盟兄借了一个迷魂药饼，还应许着还他。自己又到了姑母那里，与他姑母借了一个熏香盒子，自己就奔了襄阳。

那天晚间，换了夜行衣靠，奔到上院衙，捆了大人跟班的，问大人的下落。这可就是展南侠他们盗彭启那日晚晌，跟班的教贼捆上。展爷没追上的就是他。其实早已问明，知道大人在武昌府哪，次日就打襄阳奔了武昌府。到了公馆去了两次，没能下去。那日公孙先生看着大人，可出了规矩了。天有五更，他把大人盗得出去。用了迷魂药饼，按住大人的顶心。迷迷糊糊盗将出去，就奔了娃娃谷，到他姑母那里。连他姑母一齐的起身，把大人用车辆装上，按住迷魂药饼，大人人事不省。早晚给点米汤灌得下去，度住了三关，不至于死，甘妈妈不答应，教他把大人送回去。他说，明了他的冤屈，就送回去，到了豹花岭，遇见两家山寇，本要上山。甘妈妈不教。皆因是有甘兰娘儿，已经许配人家了，乃是有夫之妇，若要教人家知道，人家不要了。故此没上山，侯俊杰他们可知道沈中元盗大人一切事情。可也是沈中元说的，说不住此处，上长沙府朱家庄，还到夹峰山瞧看玉面猫熊威。这两个山贼就应下沈中元了：“他们五鼠、五义，必要找大人，若从此经过，我们必把他们拿住，与你报仇。”

这么说下走的。可巧冯天相听喽兵一报，就疑惑是找大人的人。下山一见，果然不差。他们早把计策定好了，拿他们假话诘他的实话，就约上山来。先前喝酒的时节，酒菜之中，并没有蒙汗药。原定的计策，等着第二顿酒肉才下蒙汗药哪。后来一看，连机灵人都不疑心了，不如早早地把他们制服了

就行。两家寨主一装醉，再上来的酒就有蒙汗药了。智爷也是终日打雁教雁啄了眼睛。这叫：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必有一得。

冯天相说：“这六个人一齐全躺下了。咱们是把他们结果了好哇，还是与沈大哥送个信，教他自己报仇好哪？”侯俊杰说：“咱们山中有的是地方，把他们几个捆起来，派人赶紧追沈大哥去。他要走的慢，还许在夹峰山呢；他要走得快，到了朱家庄。咱们这里奔长沙也不甚远。此时若把六个人一杀，日后见了他，说是给他报了仇了，哪是凭据？你告诉他说，六个人怎么扎手，怕他不能深信，依我说，总是与他送信的为是。”大寨主点头说：“贤弟言之有理。”

立刻叫人把六位二臂牢拴，押在后面。后面有五间西房，放在屋中。侯俊杰说：“净捆二臂不行。这点药力一散，他们对勉了绳子，岂不都跑了吗？大寨主说：“对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”随即派人，就把六位都是车马倒攒蹄、寒鸭浮水式捆将起来，搭在后面，放在五间西厢房内，把房门倒带。到了前边，见二位寨主回话。打外进来了一个喽兵的头目，说：“二位寨主爷在上，小的可是多言。就是他们四马倒攒蹄那么捆着，也许勉断了绳子。咱们这里有的是人，何不派两个人把守他们，岂不更妙。”寨主一听，也倒有理，有的是人，说：“就命你再带上一个人，你们两个人看守。难道说还不行吗？”喽兵点头。这人出去，自己挑人去看守着六位，暂且不表。

单说聚议分赃庭，重新另整杯盘，两个人畅饮，越想越是得意。直吃到天交二鼓，二人酒已过量，越想这个主意越高兴。焉知晓乐极生悲，忽听外面大吼一声，骂着：“山贼，人面兽心！”侯俊杰、冯天相两个人一听，吓了个胆裂魂飞。回手壁上抓刀。好一个楞徐庆窜将过来，摆刀就剁。你道这徐庆因为什么事出来？

六位本是人事不省，忽然一睁眼睛，全都是四马倒攒蹄捆道。前边有一个人给道惊说：“大老爷，三老爷请放宽心。小的在此。”徐庆说：“你是谁？怎么我听不出来。”那人说：“我是胡烈。”卢爷说：“哎哟，你是胡烈。在此作甚？”那人说：“小的实出无奈，在此当了一名喽兵的头儿。”

这个人可就是在前套《三侠五义》上，白玉堂盗三宝，回陷空岛，展爷上卢家庄拿他去，展爷吊在陷险窟，又打陷险窟把展爷扔在通天窟，改名叫闭死猫，在通天窟里头，见着郭彰，郭彰说他的女儿教白五员外抢来了，到次日展爷见白玉堂，想着辱骂他一顿，白五爷不知道抢姑娘之事，一追问，是胡烈、胡奇为的。五爷把胡奇叫进去杀了，放了郭曾姣（郭彰之女）胡烈赶下去了，又被菜花村的人把他拿住，大官人押解着他交于五员外，五员外拿自己的名帖，把他交松江府边远充军。他自己逃回，不敢归陷空岛，就在此处当了一名喽兵，如今熬上一个头儿。可巧今天见着他家大老爷、三老爷教人诓上山来，自己又不能泄机。可巧把他们六位幽囚起来，自己得了手了。上去一回话，明向着寨主，暗里要搭救六位。

寨主给他派了一个伙计，他先把伙计杀了。然后把六位的兵器暗暗地偷出去。仗着山贼喝的大醉，也就不管他拿什么东西。他想着，都是自己人，还怕什么。胡烈暗暗提了一壶凉水，拿了一根筷子，撬开了牙关，俱都把凉水灌将下去。不多一时，俱都还醒过来。徐三爷一问，胡烈说了自己的事情。卢爷很嗔怪他在此当了喽兵。智爷在旁劝解说：“不是当了喽兵，咱们几个焉有命在！”随即把绳尽都解开，一个个俱都站起身来。胡烈说：“我也都不认得众位。”智爷说：“也不用见了，这时也没有那工夫。你给我们找点

家伙来！”胡烈说：“全都在这里呢！”

大家把兵器拿了起来。智爷本打算大家商议商议。三爷那个脾气如何等得。撒脚往前就跑。来到聚议分赃庭，大吼了一声就骂，窜进庭去，摆刀就剁。冯天相一抬腿，把那桌酒席冲着徐三爷一踢。只听见哗喇喇的一声，全翻于地上，碗盏家伙全摔了个粉碎。徐三爷一刀剁在桌子上，溅了一身油汤酒菜。也搭着自己拾的力猛，刀教桌子夹住，一时抽不出来。眼看着侯俊杰把刀摘下，奔了过来。徐三爷一急，急中生巧，一抬腿，一踢桌子，这才把刀抽出来。眼睁睁侯俊杰的刀到了，徐爷将要躲闪，就听见叭嚓一声，打外边进来了一只飞鏊。原来是飞鏊大将军随后赶到，给了一飞鏊。侯俊杰躲过了颈咽喉，没躲过肩头，只听见砰的一声，正中侯俊杰肩头。哎哟一声，转头就跑。冯天相摘下刀来。往外一闯，早被三爷拦住。当时黑妖孤智化、卢大爷等，俱堵住门了，不用打算出去。

若问二贼的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九回 豹花岭胡烈救主 分赃厅二寇被擒

诗曰：

乳母不忘旧主人，携持公子窃逃身。
堂堂大节昭千古，愧煞当年魏国臣。

魏乳母一妇人竟知大义，不至见利忘恩，以魏之故臣较之，乳母胜强万万，不啻有天渊之隔。皆因天性使然，非强制而能。势利之徒一见，应当羞死。真妇人中之义士也。余广为搜罗，因并录之。

魏爷乳母者，魏公子之乳母也。秦破魏，杀魏主，恐存魏子孙以为后患。因使人尽求而杀之，欲以绝其根。已杀尽矣，止有一公子遍求不得。因下令于魏国道：“有能得魏公子，赐金千镒。若藏匿者，罪灭其族。”不期这个公子，乃乳母抱之而逃。已逃出宫而藏匿矣。

忽一日，遇见一个魏之故臣，认得乳母。因呼之道：“汝乳母也，诸公子俱已尽杀，汝尚无恙乎？”乳母道：“妾虽无恙，但受命乳养公子，而公子不能无恙，为之奈何？”故臣道：“吾闻秦王有令，得公子者赐千金；匿之者罪灭族，今公子安在？乳母倘要知道，献之可得千金。若知而不言，恐身家不能保也。”乳母道：“吾逃免一身足矣，焉知公子之处。”故臣道：“我听得人皆传说，此公子旧日，实系乳母保养，今日又实系乳母窃逃。乳母安得辞为不知？”乳母听了，不禁唏嘘泣下道：“妾既受养，无论妾实不知，妾虽知亦终不敢言也。”故臣道：“凡为此者皆有可图也。使魏尚有可图。秘而不言可也，今魏国已破亡矣，族已灭矣，公子已尽诛矣！母匿之尚为谁乎！况且失大利而蒙大害，何其愚也？”乳母听了，唏嘘泣下，因哽咽而说道：“夫为人在世，见利而反上者，逆也；畏死而弃义者，乱也。持逆乱以求利，岂有人心者之所忍为？且受人之子而养之者，求生之也，非求救之也。岂可贪其赏、畏其诛，遂废正义，而行逆节哉！妾日夜忧心者，惟恐不能生公子，岂至今日乃贪利而令公子死也！大夫魏臣也，胡为而出此言？”遂舍之而去。因念城市不能隐，遂抱公子逃于深泽。

故臣使人尾之，因以告秦军。秦军迫及，争而射之，乳母以身蔽公子，身着数十矢，遂与公子俱死，报知秦王，秦王嘉其守志死义，乃以卿礼葬之，祠以太牢。宠其兄为五大夫，赐金百镒。君子谓乳母慈惠有节，因称之曰节乳母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词曰：

才把贼人杀却，行行又入贼窝。
绿林豪客何太多！偏是今时甚伙。
也有生来贼命，也有图的吃喝。
也有事出无奈何，到底不如不做。

且说二贼，一个是带伤，一个是出不去，在屋中乱转。屋内又有楞史、徐庆，嘴里是骂骂咧咧的，手中这口刀是神出鬼入。别看人浑，蹿进跳跃，

身体灵便。这两个山贼如何行得了。他们两个是占山为王的。要讲动手跨上马，掌中长兵器，那可行了。若论蹿房跃脊，一概不会。侯俊杰一着急，上椅子一脚，哗喇一声，把后窗户踹了。就打里头往外一蹿，扑通一声，就摔倒在地。

什么缘故？是在后窗台上，有两个人在那里等着呢。一个是胡烈。一个是楞史。胡烈准知道他们这山贼有多大能耐，料着他抵敌不住，必打后窗户逃跑。他就拉着史云往后一拐，问道：“大哥你贵姓？”史云说：“我姓史，叫楞史。”胡烈也瞧着他没有什么多大本事，身量可不小，说：“咱们哥两个在这等他。他一看不能打前门出去，必打这走。”史云拉出刀来，在窗台这一蹲。胡烈抓了两把土，也在窗台蹲下。果然侯俊杰磕嚓把窗户一踹，往外一窜。胡烈刷喇就是一把土，侯俊杰把眼睛一眯，整个的摔倒在地。史云过来，扑的一声，打了他一刀背。贼人哎哟一声，搭胳膊拧腿就把他四马攒蹄捆上。又在这一等，再等第二个贼人出来。

冯天相也打算要打后窗户出来。听见外头哎哟一声扑通，他就料着后边必是有人，他就不敢打后窗户出来。要打前门走，又走不了。自顾两下，一犹豫，步法就错了。早被穿山鼠徐三老爷一腿。踢了个跟头，扑通一声，摔倒在地，镗唧唧舒手扔刀。智爷说：“留活的。”徐三爷过去，髁膝盖点住后腰，放下自己的刀，搭胳膊拧腿，四马倒攒蹄捆将起来。徐三爷说：“捆上了，你们大家进来吧。”众人这才进来。

外边胡烈说：“我们这还拿了一个哪！”智爷叫提溜进来。史云就打踢碎的窗户那里，将他提溜进来。一撒手扑通一声，往里一摔。他也由窗户那里进来，胡烈也由那里进来。

智爷叫道：“胡庄客，他们这山中那些喽兵，各安汛地。”虽与二家寨主动手，两个寨主未能出屋子，也未能传令，故此喽兵也未能前来帮着他们动手。此时与胡烈一说：“这些喽兵便当怎样？”胡烈说：“我们大老爷、三爷肯施恩不肯？”卢爷说：“施恩怎么样？”胡烈说：“大老爷饶了他们大家的性命，就是施恩。若要不施恩，我把他们聚在一处，结果他们大家性命。”卢爷还未答言，智爷就接过来说：“胡庄客，你还不知道你们大老爷那个性情吗？挥金似土，仗义疏财，最是宽宏大量，不忍杀人。你就出去把他们找来吧，我有话说。”胡烈说：“出去要找他们就费了事。”随即拿了一面铜锣，呛唧呛唧呛唧的打了三遍。就听一阵乱嚷：“大庭的号令！”不多一时，喽兵俱已到齐。胡烈说：“咱们这里寨主，已经被我们开封府的众护卫老爷们拿住了。”众喽兵一听，一个个面面相觑。智爷过来说：“你们众喽兵大家听真，我们都奉开封府的特旨，抄拿山贼，拿住了你们头目。打算着要开活你们大众。要是不服的，找死的，你们只管抄家伙，咱们较量较量。”喽兵一听，这才扑通通全跪下，异口同音求饶。智爷说：“你们可不许撒谎。我说出几件事情来，任凭你们大众来挑。你们是愿意回家务农，是愿意在山当喽兵，是愿意投营当差？回家务农，我指引你们回家务农的道路。在山当喽兵，我指引你们在山当喽兵的道路。投营当差，我指引你们投营当差的道路。”大家异口同音说：“愿意当差。我们梦稳神安，比喽兵胜强百倍，祖坟不至于给刨了。”

卢爷问：“智贤弟把他们打发到哪里去？”智爷说：“我先把他们打发到君山去。”随即叫着喽兵说：“我写一封书信，把你们荐在君山，教飞叉太保钟寨主收留下你们。”众喽兵说：“我们不愿当喽兵了，情愿入营吃粮

当差。”智爷说：“你们焉知这里的事。君山已经降了大宋，但等襄阳大事办毕，可着君山寨主皆是作官，君山喽兵是吃粮当差。”大家喽兵一听，各各欢喜，就在山中居住。喽兵预备饭食。

那两个山贼，到次日也不结果他们的性命，也不把他们交在当官。就把他们在豹花岭的后头，有个极深的山涧，搭在那里，咕噜噜扔将下去，那是准死无活，然后回来叫胡烈拿了文房四宝，取八行书连皮子，浓墨填笔，一挥而就，写毕封固停妥。皮面上又写了钟寨主亲拆。然后交给喽兵一个头儿。所有豹花岭里面的东西物件，金银财宝，给喽兵大家分散。又算整整的拾夺了一天，只等第二日起程。

到了次日，也有找来小车子的，也有找来扁担的，也有背上包裹的。顷刻间，大家告辞起身。推车、挑担、肩抗、背负，离了豹花岭，履履行行，直奔君山去了。暂且不表。

且说卢爷大众。智爷道：“这个所在，直不给后来的贼人留着这个窠巢。此处离着住户人家甚远，大哥依小弟主意，放把火给他烧了吧。”卢爷说：“贤弟言之甚善。”将才出唇，大汉龙滔、姚猛、楞史、胡烈这几个，就忙成一处，抱了柴薪，点着了前前后后一烧。穿山鼠徐三爷可换了山贼的一套衣服。因为什么独他换了山贼一套衣服呢？皆因是他那身衣服，教山贼一踢桌子，撒了一身油菜的汤。故此他才换了山贼一套衣服。闲言不必多叙，自己拿了自己本人的物件，大众出了寨栅门，前后的火就勾上了。可巧来了一阵大风，这火越发大了。火借风力，风助火威。霎时间，磕嚓嚓砖飞瓦碎，割崩崩柱断梁折。好厉害！万道金蛇乱窜，火光大作。常言说的好，水火无情，一丝儿不差。几位爷就不管山中的火堂了，直奔武昌府的道路。晓行夜住。

那日天气已晚，看见黑巍巍、高耸耸，山连山、山套山，不知套出有多远。前边有个小小的镇店。进了西镇店口，见人一打听，原来这就是夹峰山。找店住下，用了晚饭。头天就打发了店钱饭钱，第二天为的起来就走。将到四更多天，徐三爷就睡不着了。他要是睡不着，谁也不用打算睡。他一醒就嚷嚷，叫人说：“起来，起来，天不早了。该走了！”谁要同他住店，他仿佛是个王爷，说走就走，说住就住，说吃什么就吃什么。

这天四更多天起来，大家拾夺起身。店钱头天已然开发清楚，叫开店门，伙计不开。问：“怎么不开？”回答：“太爷有谕，不教开。”徐三爷说：“告诉你们太爷，说祖宗到了，一定要开。”伙计说道：“因为时候太早，怕爷们路上遇贼。”徐三爷说：“放你娘的屁！如若再不开，把你脑袋拧下来。”伙计想：“这个事不好惹，给他开开吧。”徐三爷这才欢喜。大家出来，一直扑奔武昌府的大路。可是得绕着夹峰山前山道路走。细一听更鼓的声音，起早了。同着智爷说：“智贤弟，你看店里这个小子不开门，他说有贼。咱们要是遇见贼，不是贼倒运吗？”走在边山，三爷有点自负。智爷说：“三哥，别把话说满了。老虎还有打盹时候呢！设若咱们走在树林，有个闷棍手抽后就是一棍，你敢准说躲闪的开吗？”徐三爷说：“也不敢说躲闪的开，横竖他打着有点费事。”智爷说：“走吧，别忙同三哥说话。实在难说。人家常言说的好，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”这一个“防”字没说出来，被徐三爷一把揪住，低声说：“有贼！你可念道出来了。”智爷一瞧树林之中，黑忽忽一片。智爷一分派，教鱼贯而行，大家小心。徐庆高兴，他要走在前头。卢爷等一个跟着一个。看看临近，徐爷这才看得明白。总是夜行人

眼光足，看着他们在树林内，一个个探头缩脑，呼啦往外一闯。徐三爷一看是件诧异事，实在奇怪。

若要问有什么奇异之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回 智化放火烧大寨 喽兵得命上君山

词曰：

常言道的甚好，穷寇不可深追。
追来追去惹是非，落得一时后悔。
明枪尚能躲闪，暗箭容易吃亏。
慢凭技艺逞雄威，前路埋伏可畏。

且说智爷与徐三爷，正谈论着起早了，怕遇见贼。正说之间，竟遇见了。徐庆说：“我在前头，我打发他们。”看看临近，见他们呼啦打树林窜将出来。徐三爷把刀一拉，那伙人撒腿就跑，异口同音嚷道：“好山贼，意狠心毒，稳住了我们，又来杀我们来了。”徐庆一听山西的口音，徐庆有个偏心眼，遇见山西人有难，他念同乡的分上，就要解救，故此往前一跑，大吼了一声说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说我们是山寇！我们可不是山寇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那日伙人说：“我们可也不是山寇。我们是被山寇害的。”徐庆说：“你们是怎么被山寇害的？咱们是同乡，我救你们。我叫徐庆，铁岭卫带刀六品校尉徐三爷就是我。”那伙人说：“我们打长沙府驮来的少公子，教山贼劫上山去了。我们和他要我们那头活车辆驮子，说：‘你们劫人，我不恼。横竖是把我们的牲口给我们啊！’他们赶着牲口上山口，还要杀我们，同他们说好话，央求他们还不行呢！”徐庆说：“呸！咱们山西人不央求人！央求人家挫了三老爷的锐气。”驮夫说：“后来我们就骂上了。”徐庆说：“对了。”驮夫又说：“我们一骂，他们拿刀就追。”徐庆说：“你们呢？”驮夫说：“我们就跑。”徐庆说：“跑什么？”驮夫说：“不跑不是热决了吗！”大众一看徐三爷话出来的厉害，又闻名，全都跪下求徐三爷救命，给他们向贼要回牲口驮子车辆。智爷过来一问道：“方才你们说那个少公子是谁？”驮夫提起始末根由：人教贼劫上山去。他们不给车辆，驮夫想寻当官去告，走在此处，天晚不敢前进，又怕遇见歹人，在这树林中待一夜，天亮再走，不料遇见众位爷，爷们救命吧。

智爷一听说：“三哥、大哥，劫的这不是外人哪，这是咱们艾虎的把兄弟。一者冲着艾虎，得救他；二则，我想此处离武昌不远，沈中元许在山上。”卢爷说：“有理。”智爷又冲着驮夫说：“你们大众不用净磕头。你们前头带路，把我们带到山口，你们堵着山口乱骂。”驮夫说：“不行，我们堵着山口一骂，他们会下来杀我们了。”智爷说：“不碍，有我们呢！”驮夫说：“有你们可就没有我们了。”徐庆说：“你们只管这么办吧。你们去诱阵，我们杀贼。”驮夫说：“我们把它骂出来，你们可出去呀！要不出去，就把老西害苦了。”徐庆说：“我们不能行出那样事来。走吧！”一个个往山口乱跑。

不多一时，到了山口，大家都会在一处。教驮夫骂。驮夫跳着脚大骂。驮夫一骂，喽兵就听见，说：“还是昨日那一伙驮夫。”下来了十几个喽兵，举着刀一威吓，驮夫转身就跑，说：“可了不得，又来了！我的大爷。”往两边里一分。徐庆就蹿上去了。直是闹着玩一样，喀嚓喀嚓，仿佛削瓜切菜一般，杀了几个。另外几个回头就跑。徐三爷就追，说：“鼠寇毛贼，慢走！你徐三爷今天务必把山寨击成齑粉。”智爷嚷：“别追了，别追了！徐三爷

回来。仍是教驮夫乱骂：“好忘八儿的，该死的山贼！好好的把车辆牲口送下来，不然，老爷杀上山去，杀你们个鸡犬不留，你们就打算着会欺负老西，以为老西无能为，老西有能为！”

正骂之间，忽听山上呛啾啾一阵锣响，没等山贼喽兵下来，老西就跑起来了。看看临近，来了一家寨主，带着数十名喽兵。喽兵一字排开，每人拿着兵器，有双刀的，有单刀的。看这家寨主，身量不甚高，横宽，丝鸾带，薄底靴，提着一口刀。他身临切近，大吼了一声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这些小辈，前来受死！”徐三爷未能上去。早教龙滔蹿将上去，刷的一声就是一刀。山贼躲过。紧跟着又是两刀，又是一脚。从此往后，他把老招儿又施展出来了；三刀夹一腿，三刀一左腿，三刀一右腿，老是三刀一腿，不换样术。慢说是个山贼，就是前套说书上花蝴蝶，叫他砍的也是手忙脚乱，两个人没分胜败。

姚猛在旁瞧着说：“拿这小子不用两个人。你退下来，交给我。”龙滔往下一退，姚猛往上一蹿，亚圆大铁锤双手一举，骑马式一蹲，在那边一等，纹丝不动。过云雕也不敢过去，不认得他这个招儿。按说锤打悠式，他这不是，他这是两手举着锤把，那边一等。朋玉想着教他过来先动手。按着武技学说，见招使招，见式使式，他不认得人家这个招术，他就不敢先动手。这个使锤的永远不会先动手。两个人对耗着。耗急了姚猛说：“你过来吧，我永远不先过去。”朋玉一看，他就是个笨架子，也许什么不会，自己先给他一下试试，把刀一刹，瞧着不好，往回再抽，变换招术。焉知道刀离顶门不远。竟自不躲，自来一腕子，用平生之力，要把姚猛劈个两半。焉知姚猛胆子有天来大，小眼光也真足，刀离着顶门有一寸多远，双手把锤往上一撩。就听见铿锵，那口刀嚶的一声，就腾空而起，待半天的工夫，才附落下来。震的朋玉单臂疼痛，撒腿就跑，连姚猛带龙滔追赶下去，智爷叫：“别追”这两个人哪里肯听，苦苦的追赶，总打算着把他拿将回来。

姚猛在前，龙滔在后，朋玉不敢往山上跑。他要往山上跑，怕的是把两个人带上山去，只可顺着边山扑奔正北去了。真如同惊弓之鸟一般，带了箭的獐鹿相似，恨不得肋生双翅。紧跑紧追，朋玉会夜行术的功夫，这两大个，身量高、腿长、过步大，可也追不上。可也离的不大甚远。究属这两大个气量真足，跑上连喘都不喘。朋玉知道不好，想了想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姚猛就瞧着他往前跑的好好的，往前一栽。

姚猛往前一蹿，抡锤就砸。哪知道他一弯腰说：“看宝贝。”就见黑忽忽一宗物件奔了面门，意欲躲闪，焉能那么快。只听见嘣嚓一声，正中面门，把姚猛吓了一跳。也不知是什么物件，打在脸上又不甚疼。后头的龙滔收不住脚了，前头的姚猛手捂着脸一蹲。龙滔正打身上栽过去了。朋玉是什么法定？是脱下一只靴子来扔出来了，正中姚猛的面门，不然，怎么瞧着黑忽忽的一块打的不疼。可把姚猛吓了一跳，又对着龙滔打他身上栽了一猫儿跟头。朋玉回身瞧见龙滔躺下，又没有刀，不能刹他，只可掉头还是跑。

姚猛说：“他索性把那只靴子祭出来吧！”站起来就追。龙滔也就随后赶下来了。又瞧着朋玉往前一栽。这回姚猛也就透着大意了。见他一回手，唯一件暗器打将出来，仗着姚猛身足眼快，一歪身，原来是只镖。姚猛虽然躲过，嘣的一声，正中龙滔肩头。仗着一宗好，冲着姚猛打的；姚猛身躯比龙滔高一尺，冲着姚猛脖颈打去，姚爷一闪，龙滔在后又离着远些，镖也没有那么大力气了，虽中在肩头，也不甚要紧。遂将镖抛弃于地，按了按伤处

说：“哥哥在前，我在后，你瞧得见，我瞧不见，你躲得开，我躲不开，咱们两个并肩追赶吧！别这么一前一后了。”

二人复又追赶。原来是个浑人，他竟会打暗器。他这暗器是自己出的主意，先扔靴子，使人无疑。后打镖，十中八九。想不到靴子打着姚猛，镖倒没打着。想着要再往外发暗器，又怕劳而无功。焉知晓他这一镖惹出祸来了。姚猛骂道：“山贼，狗娘养的！打算着就是你会暗器。你瞧瞧二太爷的这个鏊子！”说毕，冲着朋玉镗唧唧打将出来。没打着，打着就不是这个声音。这镗唧唧，是在山石上头出来的声音。

再说暗器是打暗中来，他这是直嚷，我这里有铁鏊子。再者前番说过，他的鏊子有准头，如今连打五六鏊也不没打着朋玉。此时是动手，寻常是扛着玩儿。那个坦然不动心，这个越慌越打不着人，故此白打了几只。二人追贼，一拐山弯，扑通一声，两个人一齐坠落下去。

二人掉在坑中，不知生死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 一回 龙姚追朋玉贪功受险 智化遇魏真奋勇伤刀

诗曰：

豪情一见便开怀，谈吐生风实壮哉。
滚滚词源如倒峡，须知老道是雄才。
初逢乍会即相亲，旷世豪情属魏真。
论剑论刀河倒泻，更知道学有原因。

且说龙滔、姚猛两个，本是浑人，对着山贼也不明白。前头已经说过，是贼都有他得力的地方，怕是遇见扎手的，或是官人，或是达官，或是真有能力的人，他们抵敌不过，就把人带到有埋伏地方去了。埋伏之地，总在树林深处，预备犁刀、窝刀、绊腿、扫堂棍、梅花坑、战壕等，自要刨得深，上头搭上蒲席，盖上黄土，留下记认。不留下记认，带路的就掉下去了，过云雕朋玉为什么没上山，顺着边山而跑呢？就是为把他带到埋伏里头去。镖虽打出去了，打的人也不重，自己几乎中了人家的鏊子。因此，咬牙切齿，愤恨之极，把他们带入埋伏里头来了。

两个人自顾贪功心盛，一拐山弯，足下一软，扑通通就坠落下去了。两个人生就的皮粗肉厚，骨壮筋足，虽摔了一下，不大要紧。爬起来，拿刀的拿刀，拿锤的拿锤，就往上进。至大进了三尺多高，照样脚踏实地。他们在底下乱骂，上头过云雕也是乱骂，说：“你们两个人上来！”姚猛说：“你下来！”朋玉是没有兵器。忽然想了个主意，拿石头往下砸。这两个人就要吃苦。

还是这句话，说书的一张嘴，难说两家话。自从朋玉那兵器一飞，喽兵早就飞也相似报到上边分赃庭去。正是赛地鼠韩良，在桌子上睡觉；玉面猫熊威陪着恩公说话。忽然打外边进来一个喽兵说：“启禀大寨主得知，大势不好了！山下原来是那些驮夫，勾来了许多人，实在扎手，头一个与我家三寨主，未分胜负；又过来一个使锤的，与我家三寨主刚一交手，就把三寨主刀嗑飞，特来报知！”大寨主一摆手，喽兵未即退出。急又进来一个喽兵说：“报三寨主败阵。”熊威又一摆手，说：“恩公在此替我看守山寨，待小第出去看看是什么人。”早把施俊吓的浑身乱战，他本是官宦公子出身，几时又给贼看过大寨！又怕有官人进来，把他拿去，浑身是口，难以分辨，玉石皆焚。

单说玉面猫熊威，掖衣襟，挽袖袂，拉出一口刀来，大寨主下山，又透着比三寨主有点威风了。锣声阵阵，出了寨栅门。到了平坦之地，正听着“忘八儿的！忘八儿的！”老西们在那里大骂呢。驮夫见喽兵一露面，往两边一分就跑下去了。头一个就是卢爷，撞将上来，先把自己的胡须挽起来，抖擞老精神，摆刀就剁，智爷在旁边暗暗地夸奖。这家寨主，与展南侠的品貌相似。再瞧这路刀上下翻飞，本来卢爷的刀法就好，两下并未答话，就战在一处。

“穿山鼠徐三怕大哥上点年岁，战不过这家寨主。和山贼交手，也不论什么情理二字。按说可没有两个打一个的，这是拿贼，哪里还论那些个。徐

鏊（zàn，音赞）——凿石头或金属用的凿。

庆上去，熊威也不惧。这口刀腾避、躲闪得快，便往上就递刀，还是紧手招儿。卢、徐要是含糊一点，也就输给他了。智爷是真爱熊威，自己又想着正是用人之际，不如将他拿住，劝解他归降，岂不又多添一个人。想毕，也就蹿上去了，将刀一亮，说：“山贼休走！”

忽然打半山腰中飞下一个人来。智爷以为就是他们的伙计，也就不奔熊威去了，他也并没有看明白是什么人，他就瞧着穿一身白亮亮的短衣襟，又是空着手儿，刚一脚踏实地。智爷随用个劈山式，这刀就砍下去了。见那人往旁边一闪，回手就把二刃双锋室剑亮将出来，盖着智爷的刀。只听得呛啷一声，就把智爷的刀削为两段，把智爷吓的是胆裂魂飞。紧跟着用了个白蛇吐信，直奔智爷的脖颈而来。智爷焉能躲闪，就把双眼一闭等死。忽听半空中传来人声：“魏道爷，使不得！是自家，是自家！”说得迟，那时可快呀！魏道爷把宝剑一抬，智爷就得了活命。

原来云中鹤、北侠绕边山扑奔寨栅门而来。他们离寨栅门不远，听锣声阵阵，望见是玉面猫熊威出来。下面有山西人叫骂。云中鹤同着北侠，就不奔寨栅门了，找着山边的道路要下去。未能到下面，就看着他们交手。先一人，后两人，又上来了一个，共是三个人与一个人交手，难以为情。云中鹤急了，也并没有和北侠商量，自己就蹿将下来，削了智爷的刀。把宝剑跟将进去要杀，听北侠言，道爷把剑往回一抽，念了声“无量佛。”

北侠也就蹿将下来。那边的玉面猫教徐三爷踢了个跟头，也教北侠拦住说：“自家人，休得如此！”卢爷阻住徐庆，不教杀他。彼此凑在一处，惟独智爷扔了自己的刀把，他上下打量了打量魏真，听他念了声无量佛。见他是个老道，自己暗暗一忖度，别是云中鹤吧？要是他，我这个跟头可不小！

北侠叫道：“大家见见。”与魏真见过面。卢大爷又说：“徐三爷，你们二位不认得吗？”徐三爷说：“没见过。这位道爷是谁？”北侠笑道：“三弟，你们要不认得，可就叫人耻笑了。这就是徐贤侄的师傅。三弟，你还没见过面哪。”徐三爷一听，说：“原来你就是魏道爷呀！我可疏忽了。见过家信，我也知道小子与道爷学本领。听说小子与你一样，一点儿也不差。你也一点儿没藏私。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难得你们都一个样。”北侠说：“三弟，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！全连了宗了。”魏道爷一听，说：“真不错，我们都成了你的儿子了。”智爷说：“道爷，你别听他的。我三哥梦着什么说什么。”徐三爷与老道行了一个礼说：“亲家你别怪我，我说话一点准头没有，我是个浑人。”魏道爷又是气又是笑，怪不得他们家里说过，三爷是个浑人。又有大家在旁说了徐三爷一顿。三爷就此与魏道爷玩笑。

魏道爷、北侠与智爷、卢爷、史云等众人见人一番礼。卢爷又把胡烈叫来，给大众行礼。道爷又与熊威和北侠、智爷等大家见了见礼。熊威问：“道兄长，怎么认得列位？”道爷回答：“也是路遇，提起来才知不是外人。”熊爷说：“既不是外人，请到山门，什么话慢慢地细讲。”智爷说：“这也都不是外人，我们那里两个人，追下你们一个人去了。你们派一个人，我这派一个人，好与他们送一信。”熊威点头，叫来了一个喽兵头目，卢爷也把胡烈叫来，说道：“你二人快去迎接追下去的二人，叫他们千万不可动手，都是自家人。”两个人答应而去。

众人上山，看了看已到寨栅门，就遇见南侠、双侠二人。云中鹤与玉面猫熊威与他们三位见过了礼。对叙了些言语，不必细表。

丁二爷说：“这个后山敢是不近哪。”一找徐庆，不知去向。原来是叫

那些驮夫把他截住了，说道：“三老爷，你给我们要车辆怎么样？”三爷说：“跟着我上山，去跟他们要去”驮夫说：“我们不敢上山。”徐庆说：“有我呢。”驮夫不敢来。三爷又把熊威叫住：“你作件好事吧，把他们这驮子车辆给他们吧！”熊威说：“那个驮子车辆我不能不给他们。再说，那是我的恩人的东西，焉有不给之理。”徐庆说：“你们还怕什么！”驮夫方敢上来，还是半信半疑。仗着胆子上来，到了上边，熊爷吩咐喽兵待承驮夫酒饭。驮夫这才将心放下来了，信以为实，准知道并没害他们的意了。”

少刻间，进了分赃庭。施俊正在那里害怕呢，一见他们回来，这才放心。又见进来许多的人。智爷先过来见施俊，先把自己的事情说明。施俊赶着行了礼，说：“是智叔叔么？”智爷与北侠等都见过了礼。这才彼此大家谦让座位。施爷再也不肯坐上座。却是何故？只因都是盟弟的叔叔、伯爷，他如何敢坐上座。让了半天，大家按次序而坐。残席撤去，重新另换了一桌。大家彼此正要用酒，忽然间，大汉龙滔、姚猛、过去雕朋玉，连胡烈一同进来了，喽兵归防地去了。

原来龙滔、姚猛正在坑中，朋玉拿石头乱砸倒不要紧，他们可以在里头躲闪。好在姚猛皮糙肉厚的地方，打上几下也不要紧。朋玉在外头打不死这两个人，干着急，一点法子没有。忽然急中生巧，想起一个主意来，浑人原来也有个浑法。自己到了南边。挑了一块石头，约有三四百斤重，用尽平生之力，把这块石头运过来了。运到坑沿，答讪着说话，想把他们二个人诓到坑沿边来，纵然砸不死两个，也砸死一个，那可就好办了。他把石头放下，奔到坑沿答讪着与他二人说话。叫道：“两个小子，我劝你们一事情，你们愿意不愿意？”龙滔说：“好矮小子，你劝我们什么事？”朋玉说：“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”龙滔说：“你把我诓过去，要拿石头打我们。”朋玉一拍巴掌说：“你看我有石头没有？我劝你们归了我们夹峰山吧。我是喜欢你们两个。如不然，山上喽兵一到，就要了你们两个的命了。”龙滔听出便宜来，说：“你教我们降你，得把我们拉上去。”朋玉说：“你二人准降，我就把你们拉上来。”龙滔说：“我们准降。拉上我们去吧！”朋玉说：“等着我解带子。”朋玉一转脸，将石头搬起来，照他们二人头顶正要打下。

也是活该龙滔、姚猛两个人命不该绝，五行有救。要是胡烈与喽兵晚来一步，纵然不死，也得砸个骨断筋折。忽听背后喊声震耳，朋玉回头一看，只见胡烈与喽兵急急跑到，口内叫说：“寨主爷，休伤他二人的性命！是一家之人。大寨主有令，不教动手。”到了跟前，胡烈与朋玉见了，对着学说他们大寨主的事情，胡烈也对着坑内学说了一遍。然后胡烈将带子解下，先把龙滔救上来。又扔下带子去，龙滔与胡烈两个人把姚猛提将上来。胡烈叫龙滔、姚猛与朋玉见了礼以后，三人说道：“不打不相交。”这三个人真亲近。不必细表。

一路上，捡刀拾枪，依旧路而回。来至寨门，进了寨栅门，到了分赃庭。熊威与众位见过，彼此对施一礼，也就落座。智爷叫龙滔、姚猛与魏真见礼，又与大寨主见了一见。见毕，云中鹤说：“你们几位在此更好，贫道有件事情奉恳众位。”智爷说：“有话请讲。”魏真说：“我这三个盟弟，情愿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，求你们几位作个引见之人。”大家连连点头说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智爷说：“我们大众与白五爷报仇，打算请道爷出去一力相助，不知道爷肯从不肯？”魏真道：“无量佛！”徐庆说：“不用念佛了！亲家，你总得出去，没有你不行。”忽听打外面窜进一人，扑扑摔倒在地。众人一

看，好不诧异。

若问来者是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 二回 北侠请老道破网 韩良泄大人机关

词曰：

最喜快人快语，说话全无隐藏。
待人一片热心肠，不会当面撒谎。
三国桓侯第一，梁山李逵最强。
夹峰山上遇韩良，真是直截了当。

且说大家正在各说其事，北侠和智爷他们分别讲了路上看见的事情，又问施俊的来历根由。施俊就把他家里天伦染病，携眷归固始县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施俊又打听了一下艾虎的消息。

正说话之间，忽然打外边进来一人，扑通爬倒在地。众人一瞧，一怔。南侠、智爷等皆不认得。喽兵过去，赶紧将此人扶将起来，掸了掸身上的尘垢，他就在这边坐了。再瞧玉面猫熊威、过云雕朋玉，羞的面红过耳。就见他说：“哥哥新来了这些人，也不给我见一见，都是谁呀？”后来玉面猫说：“贤弟，你今天多贪了几杯。明天早起再见吧，你仍然在外面歇息去吧。”赛地鼠韩良哪里肯听。虽然他坐在那里，还是身躯乱晃，他总说他没醉。一回头瞧，挨着他就是龙滔、姚猛、史云，随即问：“你们几位大哥是打哪里上哪里去呀？”这浑人不管那些个，有什么说什么。龙滔等说：“打襄阳上武昌。”赛地鼠韩良哈哈一笑说：“你们上武昌干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我们上大人那里去，给大人请安去。”醉鬼一笑，说：“你们说别的还可以，要说给大人请安去，这话我不信。大人准……”说到这准字，往下没说出来，就教熊威接过去了，说：“你糊糊涂涂的还不外头睡觉去，还要说些什么！”过云雕朋玉说：“你睡觉去吧，二哥，别胡喷了！”智爷早已听出十有八九，内中有事，说：“寨主们不必拦他，我们倒对脾气。我要同着这位哥哥谈谈。”一回头叫龙滔：“这边坐着。”他倒奔了那里去了。玉面猫熊威说：“千万可别听他的话，他是个疯子。不用听他的。”智爷说：“不用管我们的闲事。”冲着韩良又说：“兄弟，你没有我岁数大。”韩良说：“差多着的呢，你是哥哥。”智爷说：“这咱们就在一块作官了。”韩良说：“什么？”智爷说：“已说明白了，你们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，有开封府的护卫老爷们保举你们作官。”韩良说：“教什么人去提说。”智爷说：“见大人。”韩良说：“大人在哪里？”智爷说：“在武昌府。”韩良说：“武昌府有大人吗？”就见玉面猫颜色都变了，说：“可别听他的。他喝的大醉，又是个疯子。”又说：“二爷还要说些什么？”智爷说：“我已经说过，你不用管呢。任凭他说出什么话来，与他无干。方才这位贤弟说的话中有因。我索性说说，我们把大人丢了，正在各处寻找大人呢。既是这位贤弟他知道的确，只管说出来。知情举者，可免一身无祸。你只管说吧。”云中鹤在旁说：“这个事怎么连我都不知呢？”北侠暗想：“黑狐狸精，真有道儿。”大家催着说。

赛地鼠韩良可就说：“你们丢了大人，知道什么人盗去不知？”智爷说：“我们知道是沈中元。”韩良说：“对了。”智爷说：“我们可不知他把大人盗在什么地方去了。”韩良说：“在我们这住了一夜。他姑母，他表妹都在后头跟我嫂嫂住着。车上拉着大人。他们如今上长沙府朱家庄。那里有兄弟二人，一个叫朱文，一个叫朱德。方才你们说见大人，哪有大人呢？”

玉面猫说：“好，你知道的真不错。众位老爷们，我们都该着什么罪过吧！与盗大人的结交来往。”智爷说：“大宋的规矩：家无全犯，儿作的儿当，爷作的爷当。除非你们帮着动手，那就没了说了。现今既然有了下落，咱们谁去迎请大人？”北侠说：“我去。”南侠说：“我也还去。”双侠、智爷全去。过云雕朋玉说：“你们认得吗？”智爷说：“我们到那里现打听吧。”过云雕朋玉说：“我跟你们去，我带路。”卢爷说：“我也还要去呢。”智爷说：“你们不用去，去这些人干什么？”卢爷说：“我们在武昌府等。”智爷说：“对了。你们在武昌府候等。”

智爷又冲着寨主说：“这些个喽兵，熊爷问问他们怎么样？”随即叫道，问明众人，异口同音说：“全都愿意弃了高山，跟随大人当差，恳求老爷们指一条明路。”智爷告诉熊威说：“君山如今受了招安，把喽兵打发那里去。等着万岁爷有旨的时节，俱是吃粮当差。”熊威大喜。智爷叫拿文房四宝，写了书信，交与熊威说：“你们二位拿着书信，携着宝眷，扑奔君山。君山后面也有女眷，叫钟大哥把你宝眷安置妥当。你们就在那里听我们的信息。我们到了襄阳，定必要去请你们去。魏道爷的事，咱们是一言为定了。”道爷说：“白日之时，穿着这一身衣服也实在是难，你们打发个人去庙内，把我道袍取来。”熊威打发喽兵到云清观去取道袍，随即把锦笺带来。”等取道袍穿上，就不细表了。

施公子也等第二天，还是教驮夫拾夺车辆、驮子起身。金氏辞别了后寨的夫人，送了许多东西物件，赏了后寨婆子丫环，后寨夫人亦送了金氏些个物件，也赏了金氏的婆子丫环银两。二人拜为干姊妹，从此洒泪而别。到外边，上了驮轿车辆。施俊在前边辞别大众，熊威瞅着施俊走，总有些个放心不下。对大众说：“我恩公这一走，前面还有几座山，如今都有许多强人，万一有失，如何是好？”智爷说：“不然，熊贤弟你就送他去，教韩贤弟他们同喽兵保着嫂嫂亦未为不可。”熊威说：“我二弟糊涂，倘若到了君山，说的不明，又怕教钟寨主挑眼。”赛地鼠韩良说：“不然，我保着恩公去。你嫌我说不明白。”云中鹤说：“这倒使得。”智爷也说使得。韩良自己了刀，拿了银两，辞别大众，保着施公子，一同起身。云中鹤说：“咱们到武昌府再会，我要先走了。”钻天鼠卢方，穿山鼠徐庆，大汉龙滔、姚猛、史云、胡烈一同起身，辞别大众说：“到武昌府见。”众人并不往外相送。

喽兵头目，大家拾夺包裹等等，用骡马驴牛驮着。也是雇来的驮轿，教夫人坐上，先打发喽兵头目，陆陆续续下山去了。粗糙东西，一概不要。大家一议论，放火烧山。顷刻间烈焰飞腾。北侠、南侠、双侠、过云雕朋玉，扑奔长沙府。熊爷保护着家眷上君山。

再说赛地鼠韩良，保护着施俊上固始县。走不甚远，就到前面一带树林，穿林而过，有几人打树林出来，还是书童眼快，说：“相公爷，那不是艾二相公吗？”施俊一瞧，何尝不是。头一个就是艾虎。还有徐良、胡小记、乔宾，他们办完了尼姑庵的事情，晓行夜住，正走在此处。忽见前面来了些个驮子、驮轿、马匹，见马上的相公下了坐骑，艾虎一瞧，是施大哥。告诉徐良、胡小记、乔宾说：“是我盟兄。”过来与施俊磕头问好。遂说：“我有几个朋友，来给见一见。这是陷空岛我徐三叔跟前的，也是行三，叫徐良，外号人称山西雁，是我们盟兄。这是施公子，叫施俊，也是我盟兄。你们二位见见。彼此对说了些谦虚的话。艾虎又让盟兄胡小记、乔宾和公子相见。施公子又把韩良叫过来，与艾虎等四人也见了一见。艾爷又过去打驮轿上见

了嫂嫂。

前边有个镇店，彼此俱在此处住下。到店中，住了五间上房，五间南房。五间上房住了金氏丫环等，五间南房施公子与小爷居住，配房从人居住，驮夫等俱在外边。在店中洗脸，烹茶，用晚饭。艾虎问施俊：“从何而至？”施俊就把家中天伦染病，打长沙府回家，路过夹峰山被掠，又遇见大众等人，说了一遍。

徐良一听，原来自己师傅在云清观，离此不远，要往云清观见他师傅去，施俊说：“也起身上武昌府去了。”徐良说：“大人有了下落，也就好办了。大概我师傅也是找大人去。”施俊说：“说来也是。”徐良说：“咱们大家也上武昌府吧。”施俊冲着艾虎说：“艾贤弟，有件事我打算奉恳。”艾虎说：“咱们哥两个，怎么说出奉恳二字来了。什么事？哥哥说说。”施俊说：“韩兄他们大众本是奔君山，又怕我道路上有失。贤弟若要无事，你同着我们走上一趟，如何？”艾虎连连点头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一夜晚景不提。次日给了店钱、饭钱。徐良、胡爷、乔爷奔武昌。韩良追熊威奔君山。艾虎保着施俊，路过卧牛山。

一段热闹节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 三回 力举双兽世间少有 为抢一驴遭打人多

词曰：

为人居在乡里，第一和睦为先。
谦恭下气好周旋，何至落人恨怨。
才与东邻争气，又同西舍挥拳。
强梁霸道恶冲天，到底必遭灾难。

且说艾虎保着施俊，扑奔固始县。暂且不表。

单说蒋四爷同着柳青扑奔娃娃谷，一者找大人，二来找他师娘，离了晨起望，直奔娃娃谷。离晨起望不远，还是君山的边山呢，就见山坡上有一个小孩子，长的古怪，身不满五尺，一脑袋的黄头发。身上穿着蓝布袄，蓝布裤子，赤着双足，穿着两支蓝靛鞋，生的面黄饥瘦。两道立眉，一双圆目，两颧高，双腮窝。鹰鼻尖嘴，梳着双抓髻，腰中别着个打牛的皮鞭子。山坡上约有数十只牛，黑白黄颜色不等，也有花的。只见这两头牛闷的一声，往一处一撞，原来是二牛相争，头碰头嘣嘣地乱响；角搅角，也是嘎楞楞乱响。蒋爷说：“老柳，不好啦！那个病孩子要死，柳青一看，这个小孩子过去，往两个牛当中一插手，揪着两个牛角，说“算了吧，两小厮瞧我吧！”蒋爷看着这孩子瘦小、枯干、体弱，那莽牛有多大力量？常说牛大的力量。别说这个孩子，就是自己夹在当中，也不是耍的。好奇怪，这孩子揪住了牛角，那牛眼睛瞪圆，闷闷的乱叫，干用力，撞不到一处。这孩子就说：“你们要不听话，我要打你们了。”蒋爷说：“这个孩子的膂力，可实无考较了。老柳哇，你看这两个牛你能支持的住么？”柳青说：“不行，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膂力。这孩子真怪，怎么这么大膂力呢？”蒋爷说：“可不知他是什么人家的。此子日后必然不凡，如果真要是像韩天锦那个样子，也不足为奇。可这是真瘦真有力气，不愧是神力。要有工夫，我真想问问这孩子在哪里居住，叫何名姓。”柳爷说：“谁管那些事情，走咱们的吧。”蒋爷点头，两个人也就走了。

走不甚远，穿了一个镇店。过去此地方，却是南北的大街，东西的铺户。正走在北头，见一个骑着马，有十八九岁，歪戴着翠蓝武生巾，闪披着翠蓝英雄氅，薄底快靴，手中拿定打马藤鞭，面赛窗户纸，青中套白，白中套青，五官略透着清秀。后头有几个从人，都是歪戴着箍巾，闪披着衣裳，俱在二十来岁。跟着马乱跑，迎面吆喝：“走路之人，别撞着我们，少爷来了，都闪一闪。”

可巧由小巷口出来了一个小孩子，拉着一匹大黑驴，粉嘴粉眼，四个银蹄子。一眼就被这个武生相公看见了，回过头来叫了一声：“孩子们，好一个驴呀！给大爷抢过来！”从人答应一声，就过去拦住路口，说：“小子，站住！把这驴还我们吧。”那个孩子说：“凭什么给你们？”这许多的恶奴过去，不容分说，伸手就将驴拉过来了。那个小孩子说：“抢我呀！”豪奴说：“我们的驴，丢了一个多月了。你还敢拉出来。我们大爷积德。不然，就拿你送到官府内，当贼治你了。”那个孩子哪能肯给。架不住这边人多，上去就是一个嘴巴。又过来几个恶奴，就有拉腿的，就有拧胳膊的，七手八脚，打了一顿。这孩子是直哭直嚷说：“众位行路的，救人哪！”蒋爷将要

过去。再说蒋爷行侠作义的，天生就侠肝义胆，如何见得这个光景！

忽见由南往北来了数十头牛，牛上骑着三个小孩子，内中就有那个瘦孩子，大大咧咧地赶着牛。这个拉驴的小孩子一眼看见了，说：“大少爷，有人抢咱们的驴哪！”那个孩子跳下牛背来说话，还是个大舌头，说：“谁敢抢咱们的驴！他可不要脑袋了？”那孩子说：“你快来吧，他们要抢着跑了！”蒋爷就知道，夺驴的这个苦吃上了就不小哇！他回头告诉那人。那个赶着牛走过去了，一把拉住。就听见扑通扑通的躺下了好几个。他叫着那个拉驴的孩子说：“你拉着回家，不要告诉爹爹。”那几个躺下的爬起来，就告诉那个骑马的去了。”说：“大爷，看见了没有！那楞小子来了，敢是他们家的驴？”马上那个人说：“他们的驴，教他们家拉去了吧。这可不好意思要了。上辈都有交情，怎么好意思为一个毛驴变脸，走吧，走吧！”为是当着瞧热闹的，弄个智儿好走。焉知晓那个瘦孩子不答应，过来把马一横，说：“小子，你为什么讹我们的驴？”马上的人说：“兄弟，”底下的话还没出口，瘦孩子说：“谁是你兄弟？我是你爷爷！”那人说：“别玩笑，咱们上辈真有交情。”瘦孩子说：“今天你不叫我爷爷，不教你过去！”马上的人真急了，一横心想着：“要了他的命吧！”用力一抽马，那马往前一窜，就冲着这个瘦孩子去了。蒋爷一瞅，知道他躲闪不开，就听叭的一声，蒋爷倒乐了。原来马冲着过去，他用左手向着马的眼睛一触，马往外一拨头，他又右手冲着马脖子叭的一声，那马嘶溜溜叫唤起来，一看，马脖子教他打歪了。他冲着马的膝寸子，横着踹了它一脚，马扑通栽倒，就把那人的腿压住了。这个过去一抓，蒋爷知道那个小孩子的力量不小，过去准会打死他。怎奈这马上摔下来的那个人，倒不生气儿，反苦苦哀告，一味的求饶，兄弟长，兄弟短，说了无数的好话，那个孩子说：“非得叫我爷爷，我方饶恕与你！”这个也好，就叫了他两声“爷爷：”才撒开手说：“便宜你，以后别讹爷爷的驴了。”

从人过来，揪着马的脖鬃，才把那人的腿抽出来。他一瘸一颠，走到铺子门首，找了个坐物坐下，只在那里生气。那个马，也是不能走啦。又见瞧热闹的围着，纷纷议论。柳爷说：“咱们是走，还是住在这里？”蒋爷说：“我要住在这里，管这个闲事。依我料，此事绝不能善罢干休，必有后患，咱们又没有工夫。”柳爷说：“咱们走吧，天气可不好哇！大雨来了。”果然二人行不到二里之遥，天就阴云密布。蒋爷说：“快走吧。”天不好，又走了不远，点点滴滴雨就下来了。只见道北有一座广梁大门，暂避一避，打算着要不住雨时节，就在这家借宿一宵。

正在此处盘算，猛见打里头出来一位老者，年纪六旬开外，头戴杏黄员外方巾，身穿土绢大氅，面如紫玉，花白胡须。后面跟着两个从人。却说蒋爷性情到处是和气的，问道：“老员外爷，在家里哪。我们是走路，天气不好，暂且在此避一避。”员外一笑说：“这算什么要紧的事呢？里边有的是房屋，请二位到里边避一避吧。”蒋爷说：“我们不敢打搅员外。”员外一定望里让，蒋爷和柳青就搭讪着谢了一谢，随着员外进来了。

一拐四扇屏风，一溜南房。启帘来到屋中，员外叫人献上茶来。蒋爷心内暗道：“别看人家可是乡村居住，很有点样式。”又见有个外书房，屋里头幽雅沉静，架儿上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彼此分宾主落座。员外问：“二位贵姓高名，尊乡何处？”柳爷说：“在下凤阴府五柳沟人氏，姓柳，单名一个青字。”蒋爷说：“小可姓蒋，名平，字是泽长。”那位员外一听，慌忙站

起身来说：“原来是贵客临门，失敬失敬。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请二位到里边坐。”又重新谦恭一会，随着又到了里边庭房。叫从人献茶。蒋爷就问：“员外贵姓？”员外说：“小可姓鲁，单名一个递字。”蒋爷说：“怎么认识小可？”员外说：“久仰大名，只恨无缘相会。我提个朋友，二位俱都认识。”蒋平说：“哪一位？”鲁员外说：“此人在辽东作过一任副总镇，均州卧虎沟的人氏，人称铁臂熊。”蒋爷说：“那是我沙大哥，我们认识。”员外说：“我们一同辞的官。”蒋爷说：“我再提两位，大概你也认识。”鲁员外说：“是谁呢？”蒋爷说：“石万魁、尚均义。”鲁员外说：“那是我两个盟兄，俱已辞官了。到如今真不知道他们飘流在何处？”吩咐一声，摆酒。蒋爷说：“来此不当讨扰。”员外说：“酒饭俱以现成，这有何妨？还有大事相求呢！”真是个便家，不多一会，摆列杯盘。不必细表。

酒过三巡，慢慢谈话。蒋爷说：“方才大哥说有用小弟的所在，不知是何事相派？”鲁员外说：“四老爷有几位门人？”蒋爷说：“一位没有。”鲁员外说：“我有个小儿，实在愚昧不堪，恳求四老爷教导于他。”四爷说：“那有何难，只是一件，我的本领不佳。”员外说：“你不必太谦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何不请来一见。”员外吩咐从人说：“把公子叫来。”

从人答应一声，不多一时，从外边走进一人。蒋爷一瞅，就是一怔。却是何故？这就是方才力分双牛的那小孩子。员外叫过来说：“给你蒋四叔行礼。”见他作了一个揖。员外大怒说：“你连磕头都不会了！”这才复又跪下磕头。蒋爷用手一搀说：“贤侄请起。”鲁员外又教他与柳爷行礼，说：“是你柳叔父。”柳爷用手扶起。蒋爷说：“贤侄叫什么名字？”就见他特特了半天，也没有说清楚了。蒋爷暗笑：“我要收这么一个徒弟，可教人说我把机灵占绝了。”员外在旁见他说话结巴，只气的要打他。蒋爷把他拦住。还是员外说：“他叫鲁士杰。”到后套《小五义》上，小四杰出世，四个人各有所长的本事，下文再表。

单言蒋爷见他站在一旁，却又把衣服更换了，不像那放牛的打扮了。蒋爷说：“方才我这个贤侄在外头闯了个祸，大哥可知么？”这一句话不大要紧，鲁士杰一旁听见，颜色改变，吓的浑身乱抖。员外问：“士杰，你外边闯下什么祸了？”士杰哪里肯说，蒋爷一想，很觉着后悔。说：“大哥别责备他，一责备他，小弟脸上不好看了。”员外说：“到底是什么事，要教他说明，我绝不责备他。”蒋爷说：“可不怨他的过错，代我替他说明吧。”士杰说：“四叔叔，你不用说，说了，我就要挨打。”蒋爷说：“我给你说，焉能教你挨打。”

蒋爷就把夺驴之事，对着鲁员外细说了一遍。员外一怔，说：“可不好，这个人可不是好惹的。既然惹着他们的少爷，大概不能善罢干休！”蒋爷说：“他们是何许人物？”员外说：“大概是个贼。”蒋爷说：“那还怕他倚官倚私？倚官，我是皇家御前水旱带刀四品护卫之职，这是倚官办。或倚私办，别看我没有文书，护卫之职应当捕拿盗贼，这个人姓什么，叫什么？他是怎么回事？哥哥你说吧。”

员外说：“此人就住在我家东边。我们这村子就叫鲁家村，我们姓鲁的甚多。他们住东鲁家村，我们住的叫西鲁家村。”蒋爷说：“他们也姓鲁？”鲁爷说：“不姓鲁。他们姓范，叫范天保，外号人称闪电手。”蒋爷说：“他这外号就是贼。难道他还敢任意胡为不成？”员外说：“他倒不任意胡为。只他的两个妻子可恶！”蒋爷问：“他这两个妻子也有本事？别是女贼吧？”

员外说：“是两个跑马解的大姑娘。先娶的叫喜鸾，人家本不卖，指着她挣钱。皆因范天保有钱，他给人家金银财宝，应着明媒正娶，这才娶过来了。过门之后，就养了一个儿子叫范荣华，小名叫大狼儿。又十数年，跑马卖艺的又教了一个女儿，他又看上了这个。就是二房，这个叫喜凤。花费多少银子、金子，应着老头老婆养老送终。也在他们家里住着，也出去卖艺。大狼儿到了十六七岁，因戏弄邻家的妇女，给人苦打了一顿。当日晚间，那家被杀一两个人。左近的地方，无头的案不少哪。官人在他门口栽桩，总没破过案。对着他父亲，衙门里头又熟，今日咱们家的孩子，打了他家的孩子，他岂肯善罢干休。今晚间必来。一回首，叫着士杰说：“我年过六旬，就是你一个，你倘若被他们暗算了，你叫为父是怎样过法？”士杰说：“特、特、爹哇，他们要来，我拧、拧、拧他们的脑、脑、脑袋。”蒋爷说：“他们今夜晚要是不来，是他们的造化。他们要是今夜晚来的时节，有我同柳贤弟，将他拿住，或是结果他的性命，以去后患，也给此一方除害。”柳爷答言说：“连我都听着不服。真要有此事，咱们还不如找他家里去呢！”蒋爷说：“那事也不妥。他不找咱们来便罢；他若是找了咱们，那可就说不得了，结果了他的性命。”

鲁员外又问：“这个徒弟你要不要哇？”蒋爷说：“怎么不要呢？好意思不要哇！”员外叫士杰：“还不过去磕头！”士杰真就立刻爬在地下，咕咚咕咚磕了一路头，也不知道磕了多少个，员外说：“四弟，这可是你的徒弟了。”蒋爷说：“我这个徒弟，你要打算着教的他像我这么机灵不成啊。”员外说：“还用像你，只要你教他稍微明白点就得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天已不早，就在庭房内安歇。员外要陪着二位，也在庭房内作伴。蒋爷不让，说：“你今天先在后面吧。万一后面有点动静呢，也好给我二人送一个信。”鲁员外也就点头，到后边去了。嘱咐了女眷们把门户关闭严紧。若有什么动静，急速喊叫，不可错误。天交三鼓，外边一响，蒋柳二位出来拿贼。

要知怎样拿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 四回 翻江鼠奋勇拿喜鸾 白面判努力追喜凤

词曰：

自来治家有道，不可纵子为凶。
妇人之言不可听，劝着吃亏为正。
日日为非做歹，朝朝任意欺凌，
不思天理学公平，难保一家性命。

且说鲁员外归后安歇，保护着他的家眷。那屋里要有什么动静，就叫他们嚷嚷，不可出来，把家人也都嘱咐好了，都预备下灯火兵器。

蒋爷打洪泽湖丢了分水峨眉刺，永不带兵器。无论哪里用着时候，现借十八般兵刃，哪样都行。今夜晚间与员外借了一口刀，一问士杰，什么也不会，问他：“难道说没有跟着家里学过吗？”他说：“学过了五天，挨了十一顿打，就不教了。”因何缘故？是头天学了二天忘，白日学的晚晌忘。一忘就打，末天晚晌挨了两顿打。员外一赌气，不教了。下文书蒋爷教了他八手锤，外号叫赛玄霸，成了一辈子名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晚间嘱咐明白，别管有什么事，不许他出去。也是浑孩子，初鼓后躺下睡了。

天交二鼓，蒋爷与柳青拾夺利落，别上刀，吹灭灯烛闭上门，盘膝而坐。闭目合睛，吸气静养，等着捉贼。

天到三鼓，忽听院落之中哐啷一响，就知道是问路石的声音。两个人戳窗棂小月牙孔往外一瞅，由东边卡子墙，唰！下来了一条黑影。

蒋爷拿胳膊一拐，柳爷悄悄地把门一开，把刀亮将出来。看准了是那女贼。蒋爷在柳爷耳边告诉他一套言语。柳爷点头，正对着女贼要奔窗户这里窥探，迎面蹿将上来，就是一刀。那女贼真利便，好快，直是折了个反跟头相似，就到当院之中了。虽是晚晌，柳爷眼光儿也是看的顶明白。

那女贼一块青绢帕把发髻扎了个挺紧，穿着一件绑身的青小袄，青汗巾子煞腰，青中衣，窄窄的金莲，蹬着软底的弓鞋，并没戴着钗环，粉白的脸面，必是蛾眉杏眼，背后勒刀，腰间咕咕嚷嚷有个囊，可又不是镖囊。一个反跟头窜在当院，柳爷一个箭步跟上，又是一刀。女贼也把刀拉将出来，由此交手。此时天已不下雨了，满天星斗。柳爷暗暗夸奖女贼。三寸金莲，蹿进的真快，刀刀近手，神出鬼入。柳爷本领也不弱，女贼终是胆怯，怕柳爷叫人。人要一多，她走着就费事了。虚砍一刀，往下就败，直奔东墙而来，柳爷一追，女贼一回手，叭一流星锤。柳爷看见是暗器，一闪身，没躲开，嘣一声，正中肩头。柳爷哎哟把身子往下一蹲，女贼把流星往回一收，用手抓住，蹿上墙头，往下一飘身子。朴就是一刀，女贼哎哟一声，由墙上摔将下来。

原来是蒋四爷与柳爷耳边说了几句话，就是这个言语。不然，怎么柳爷动手，蒋四爷不见呢？蒋爷预先蹿出墙外，在那里蹲着，等着她必由之路。而且知道打哪里进去，必是打哪里出来，预先就在那女贼进去的地方一等，等她往墙头一蹿，蒋爷就看见了，她往下一飘身，蒋爷往上一一起，一反手，叭就是一刀背。刀背正打在迎面骨上，漫说是个女贼，就是男贼也禁受不住。这还是蒋爷有恩典，拿刀背打的，要是拿刀刃一砍，双腿皆折，把她打下墙来，蒋爷嚷：“拿住了！”柳爷也蹿出来了，虽然肩头上受了她一流星锤，

打的不重，又是左肩头。柳青飘身下墙，问：“四哥怎么还不捆？”

蒋爷是行侠义的，最不爱捆妇女。再说，要是四马攒蹄，总得抬胳膊拧腿。四爷只是把她打下墙来，用脚将她刀踢飞，在旁边蹲着看着。一者女贼没刀，就不要紧了；二来腿带重伤，一站起来，又扑通一躺。不多时柳爷就出来了。蒋爷叫他捆人。柳爷把她恨入切骨，抬胳膊拧腿就把她捆将起来，提溜着由垂花门而入。

那日晚间，蒋爷的主意，不叫关垂花门。柳爷是把女贼提溜到上房屋中。她是苦苦求饶，柳爷索性撕衣襟，将她口中塞物，仍然把门对上。柳青说：“四哥，我还受了她的伤了哪。”蒋爷说：“你受了什么伤了？”柳爷说：“她一败，我一追，受了她一流星。”蒋爷说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柳爷说：“在左肩头上。”

正说话间，听着院里咳嗽一声，原来是鲁员外。交三鼓之后，哪里睡得着？自己拾夺利落衣襟，预备下刀索，没什么动静，自己出来。走到院中咳嗽了一声，试试蒋爷睡了没有。一咳嗽，里头一答言，把员外让将进去，把千里火一晃，叫员外看看这个女贼。低声就把如此如彼的话说了一遍。蒋爷说：“你不是说他们家里，连男女都是贼吗？少刻还有来的。你先在后边等着。要是来一个，拿一个；来一对，拿一双。”员外点头，归后。他们仍把门关上，只是虚掩。

两人复又坐下，静听外边。天交五鼓，听问路石吧哒一响。蒋爷拿胳膊一拐，柳爷忽听后半道蹬、蹬、蹬有脚步的声音。蒋、柳二人开门出去。原来是前头跑着个女贼，后头追的是鲁员外。

你道这两个女贼，可是鲁员外说的不是？正是，分毫不差。皆因闪电手范天保作了些好买卖挣了家，成了业。但可也没弃了绿林，就在此处居住。果然是先娶的喜鸾，又买的喜凤。喜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爱如掌上明珠一般，娇生惯养。这溜街坊邻舍，从小儿小孩子们，谁要打了范大狼，范天保倒不出去。不是他娘出去，就是他妈出去——他管着喜凤叫妈，与邻居吵闹，就是男子，也打不过天保这两个女人。男子常有带伤的，打遍了街巷，谁也不敢惹。大狼越大，越不好了。街坊有少妇长女的，直不叫他进门。也有闹出事来，与他告诉的。晚晌家中就是无头案，也有告状的，可是永远没破过案。

这天可巧大狼为抢驴，被鲁士杰将家人也打了，马也打坏了，算央求着他没挨着打。回到家中，与他娘妈一哭，饭也不吃了，叫给他报仇。不然，他活不了啦。他娘说：“教你练，你老不练。你若要练会了本事，如何当面吃苦。”大狼给他娘妈磕了一路头，求他娘、妈断送士杰的性命。喜鸾、喜凤俱都应承了，哄着叫他吃饭。养儿不可溺疼，这就是溺疼之过。也是他们恶贯满盈。大狼他娘妈把此话告诉了范天保。天保犹豫，说：“鲁家可不是好惹的呀！再说咱们与鲁家，素常怪好的。他们那是傻小子，必是咱们这个招了人家了。不然，我去见见众贤去，叫他责备责备他那儿子，何苦动这么大参差。”原来鲁递号叫众贤，喜鸾把脸一沉说：“我的儿子，不能出去叫人家欺负去！为死为活，都是为的我那儿子，命不要了都使得，也不能叫我那儿子出去栽跟头！现在咱们的马，叫他们打坏了；现在咱们家人带伤，倒给他赔不是去！你怕他呀！我今天晚晌去，我要不把他这个孩子剁成肉酱，誓不为人！”说毕，气的浑身乱抖。不然，怎么说家有贤妻，男儿不作横事。范天保又是惧内，可巧喜凤在旁说：“这事不用你管，有我们姐两个，绝给

你惹不出祸来。”又是激发的言语。究属总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鲁家要没有蒋平、柳青在那里，鲁家满门有性命之忧。

天交二鼓之半，先是喜鸾去的。天保与喜凤饮着酒等着。左等不来，右等也不来。天交五鼓，喜凤放心不下，说道：“大爷，我去看看我姐姐去吧。天气太晚，鲁老头子也会点本事，别是与我姐姐交了手了吧。”天保说：“不然，我去。”喜凤说：“不用。还是妾身前往。”说毕，脱去长大衣服，摘了簪环首饰，绢帕蒙头，汗巾煞腰，换了弓鞋，背后勒刀，跨上流星囊，蹿房跃出去，直奔鲁家而来。蹿上了东墙，吧哒问路石往下一扔，一无人声，二无犬吠，飘身下来。不先奔房屋，先找她姐姐。顺着东墙根，施展夜行术往前，早见打腰房之中，蹿出一个人来。提着一口刀，扑奔喜凤。就是鲁员外。那鲁员外回到他的屋中，那里能睡？不时把着窗户往外瞧。看见贴着东墙一条黑影，提刀追去。喜凤转头就走，老头子追了一个首尾相连。喜凤一扭身，撒手流星，叭叉一声，鲁员外栽倒在地。喜凤回身抽刀就刹。

若问鲁员外生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 五回 鲁员外被伤呕血 范天保弃家逃生

词曰：

放目苍崖万丈，拂头红树千枝。
去深猛虎出无时，也避人间弓矢。
建业城啼夜鬼，维扬井贮秋尸。
樵夫剩得命如丝，满肚南唐野史。

且说喜凤本是卖艺出身，专会打流星，百发百中，一根绒绳上头拴着个铁甜瓜头儿，打将出去，往回里一拉，又接在手中，百发百中。

论本领鲁员外本会的是在马上使长家伙，冲锋打仗，对垒厮杀。要论平地高来高去的能耐，本不甚佳。再说又是夜晚之间，眼光不大很足，对着喜凤一跑，他打算是喜凤不敢和他交手了。追到前院将要叫蒋爷帮着拿贼，只见喜凤一扭身，他本是弓着腰追，亏他把身子往上一挺，不然流星正中面门。他胸膛之上中了流星，哎哟一声，撒手扔刀，扑咚躺在地下。喜凤抽刀，将要杀下，就听见她身背后嗖的一声，一阵冷风相似。别瞧喜凤是个女流之辈，工夫也算到家。没有回头，就看见了，往前一弯腰，闪开了蒋爷的这一刀，然后两个人交手。此时柳爷也蹿上来了，两个人围住了喜凤。

真难为她，一口刀遮前挡后，究属不是柳爷、蒋爷的对手。看看天色微明，喜凤一想，天已将亮，难以逃走。又想姐姐大概凶多吉少，不料鲁家竟有防范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卖了个破绽，蹿出圈外，直奔垂花门跑。蒋爷就追。女贼窜出外，蒋爷到门内，叭一跺脚，打算追将过去。喜凤嗖就是一流星。可巧遇见机灵鬼了，蒋爷早就知道她要发暗器，将身往门旁一躲，流星打出，蒋爷用刀一绕，往怀中一带，咔嚓一声，把绒绳拉折。喜凤吓了个胆裂魂飞，撒腿就跑。柳青往下就追。

蒋爷返身回来，先看了看鲁员外，来到跟前一瞧，见他闭目合睛，哼哼不止。蒋爷把他搀起来了。鲁员外负着痛，眼前一阵发黑，又觉口中发甜，“哇”，就是一口鲜血吐将出来。蒋爷喊叫他们的家人：“快来人呀！”这才有人出来，众人一路乱喊叫拿贼。蒋爷说：“你们不用嚷，有人拿贼。把你们老爷搀在屋中，我去给你们拿贼。”

蒋爷可就去追柳青了。工夫虽然不算大，竟不知他们往哪方去了？忽然听见东边有犬吠的声音，就往正东追赶，追来追去，瞧见前边有点影色。尽力一追，就追在一处了。喜凤实无法了，往家中就跑。由西边墙儿进去，柳爷跟将进去。蒋爷说：“小心点！”柳爷见蒋爷一来，胆子更壮将起来了，女贼进了自家院子，把嘴一捏，一声呼哨，嚷道：“风紧。”忽然间打上房屋中出来一人，手提着一口刀，迎将上来，挡住柳青。蒋爷也就上来，男女四人交手。闪电手说：“好生大胆，夤夜入宅，是合字么？”蒋爷说：“鹰爪。”范天保就知道大事不好了。自己问了一声合字，问的是贼不是？蒋爷说鹰爪，是办案的官人，每是贼遇官人，自来就惧怕三分。范天保要准知道蒋爷和柳青两个人，还不至于十分的害怕。料着要是官人，绝不能就是两个，必有他们伙计。一来天色已然大亮，想走恐怕有点费事。自己一想，三十六招，走为上策。告诉他妻子说：“扯滑！”喜凤也说：“扯滑。”蒋爷追喜凤，柳爷追范天保。

出了他们的院子，不敢由平地跑，遇有住户人家的地方，蹿着房，越着墙，打算要逃窜保命。自己跑着，回头一看，柳爷是紧紧的追赶，死也不放。看看红日东升，见前边白茫茫一带是水。柳爷一看，蒋四爷不在，暗暗地着急。自己一想又不会水，他必然奔水去。这一奔水，白白将他放走，岂不可惜！追着就有些泄了劲了，可又不能不追。追到河边，见范天保也是顺着河沿直跑。心中暗一忖度，莫不成他也不会水？也许有之的，要是他不会水，那可是活该了。自己一高兴，把足下平生之力施展出来，紧紧一跟着，死也不放。果然他不奔着水走。柳爷就得了主意了。

忽然打芦苇当中出来一只小船。他高声嚷道：“那只小船，快把我渡过去吧！后边有人追我哪，快快，把我渡过去！”柳青嚷叫：“叫渡他！千万可别渡！他是个贼，我们这里正拿他呢！”范天保说：“我是个好人，他是个歹人；他抢了我的东西去，他还要结果我的性命！”船家也并不理论，冲着前来，离码头不远，范天保蹭一个箭步，就蹿上船去。柳爷干着急，又嚷说：“船家可千万别渡他！要渡他，连你都是一例同罪。”船家说：“我们为的是钱，不管什么贼不贼的。只要有钱给，我们就渡他。”柳爷也就没了主意了，站在岸上发怔。

见那只船到河心，不走了。船家说：“有句俗言，你可知道，船家不打过河钱，拿船钱来。”范天保说：“船钱是有，到那边还能短的下你的？你只管把我渡过去，短不下你的船钱。”船家说：“你不给钱，我把你渡回去。”范天保说：“可别渡我回去。到了那边，我要没有钱，把我这衣服都给你，难道还不值吗？”船户说：“你这等等。”放下竹篙进了船舱。少刻出来说：“怪不得岸上有人说你是贼呢！过河你都不给钱。到了那边，你准把我们杀了，你自己一跑。活该，这可是到了你的地方了。大概你久已有案，你不定害过多少人呢！我打发了你吧。”见船家一抬腿，一兜范天保的腿，扑通一声，范天保就躺在船上。船家并没费事，打腰间取出一根绳子来。原来进船舱就是取绳子去子。这范天保也不急忙的起来与船家交手。船家不慌不忙，把他捆了个四马倒攒蹄，拿起他的刀来要杀。天保苦苦地央求。柳爷看了个挺真，高声嚷道：“船家你别杀他，把他给我吧！我把他交给当官，也省得你杀他，也给本地圆案。”船家说：“我不管那些事，你若是要他，你替他给我船钱。”柳青说：“你太小气了，我不但给你钱，还要给你银子呢！”船家往回就撑船，柳爷在码头等着。船临切近，柳爷上船，见船家拿竹篙一点，嗤的一声，这就出去了多远。柳爷说：“你往哪里去？”船户并不答言，将船直往西撑。柳爷说：“你是要怎么着哇？”只跟船家说话，范天保把柳爷连节骨搭住，往怀里一带。柳爷不提防，扑通一声，摔倒船头。就用那根绳子把柳爷四马倒攒捆上。柳爷方知中他们计了。

原来这个船家，是范天保的族弟，叫范天佑。皆因他生了一脑袋的黄头发，本是个水贼，也不是海岛中的江洋大盗。冲着他这个头发，外号人称他金毛海犬。就在这里安着个摆渡，遇着有倒运的，或早或晚，也作些零星散碎的买卖。不能糊口，又好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，常常净找范天保去。范天保来的财也不正，倒是常周济他兄弟。今日自己一想无处可跑，就直奔这道河来了。看看快到芦苇之处，范天佑早就看见。这作贼的两只眼睛鸾铃相仿，早已瞧见范天保叫人追赶。故此把船撑出来了，把他哥哥接上船来。虽然高声他说话，却低声地调坎儿。这个叫作舍身诓骗。不然，怎么说拿绳子捆，并没费事；他也没起来与船家较量，就老老实实在地叫捆上了。其实他爬在船

头，把手脚凑在一处，拿手举着绳头，并没系扣，净等着把柳爷诓下来好拿他。果然真把柳爷诓上去了。船家直撑船，柳爷和船家说话。就是那根绳子预备捆柳青的，把柳爷拉倒，范天保把柳爷四马倒攒蹄捆上。

范天佑这才问范天保，是怎么个情由，叫他追的这般光景。范天保就将大狼儿叫鲁士杰打了，喜鸾怎么去的，喜凤怎么找的，鲁家有防备，叫人追下来，从头至尾，把话学说了一遍。

范天佑不听则可，一听气往上一壮，说：“我大嫂嫂准叫他们祸害了。先拿他给我大嫂嫂抵偿！”说毕，就将柳爷的刀拿起来要杀。范天保说：“兄弟，略等片刻。问问他你嫂嫂的下落再杀。我问你是何人？”柳爷说：“我也不必隐瞒。我姓柳名青，人称白面判官，你妻子如今被捉，现在鲁家。你要肯放了我，我去为你妻子讲情，两罢干戈。你若不肯，就速求一死。”天佑说：“谁听你这一套。”摆刀就杀，嘣的一声，红光崩现。

若问柳爷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 六回 娃娃谷柳青寻师母 婆婆店蒋平遇胡七

诗曰：

年年垂钓鬓如银，爱此江山胜富春。
歌舞丛中征战里，渔翁都是过来人。

且说柳爷还想着说出喜鸾的事情来，打算人家把他放了。哪知道天佑非杀了他不可。刚一举刀，谁知有人在天佑的腿上嘣的就是一刀，哎哟一声，扑通掉在水中去了。呼隆的一声，蒋爷一扶船板，就着往上一跃身躯，冲着天保嗖的一声，刀就砍下来了，范天保瞅着打水中蹿上一个人来，对着天佑砍去，天佑掉下水去。再看蒋爷已蹿上了船，迎面用刀砍来，天保一歪身，也就沉落水中去了。

蒋爷这才过来，把刀放下，给柳青解了绳子，说：“柳贤弟受惊，你怎么到船上了？”柳爷把他自己事说了一番，就问：“四哥，你从何处而来？你要不来，我命休矣！”蒋爷说：“我追那个妇人来着。我看着你们往这里来了，走到此处，却瞧不见你们。我也顾不得追那个女的了。后来我看见你在船上，叫人家把你捆上。我有心下水，又怕叫他们瞧见，我打那边蹿下水去，慢慢到了这，我贴着船帮上来，给了那厮一刀。便宜那两个东西吧。我有心要追他们去，你在船上，比不得旱地，怕你吃了他们苦子。”柳爷说：“别追他们，这三面朝水，一面朝天的地方，我可是真怕。”说毕，蒋爷撑船，仍然又回码头。下了船，蒋爷把身上的水拧了一拧，也也就不管那只船飘在何处，听他自去吧。两个人回奔鲁家，看看的临近，有鲁府上家人远远的招呼说：“我们在这里寻找你老人家哪。你老人家怎么落了这么一身水？”蒋爷把自己的事，细说了一遍。到了鲁员外家中，来至庭房。鲁爷先拿出衣服来叫蒋爷换上，不合身躯，衣服太长，先将就而已。打脸水献茶，吩咐摆酒。

酒过三巡，鲁员外与蒋爷讲论这个女贼怎么个办法。蒋爷教了鲁爷一套主意，先摆布她。把地方找来，叫他们把女贼押解送到当官，然后自己亲身到衙署，把她告将下来，必要拿人，索性到她家中，先把她儿子连家人一并拿住，以为见证。左近地面既有无头案，这赃证必在他的家中。只要找着一个人头，这算行了。你要不行，我替你去办。鲁员外说：“四弟稍在我这里住三、五日。我要办不了的时节，四弟还得帮着处理。”蒋爷点头。比及找了地方的伙计，约了乡长，找了里长，派人去拿了大狼儿，拿了几个家人送到当官。

县官升堂审讯，派人下来抄家。后院搜出六个人头。家宅作为抄产，抄出来的物件入库。六个人头传报苦主前来识认。重刑拷问喜鸾。重责大狼儿八十板，一夹棍全招了，质对她母亲，喜鸾无法，全推在闪电手范天保、喜凤身上。叫他们画供，大狼儿、喜鸾暂为待质，出签票赏限期捉拿范天保、喜凤，连拿范天估，待等拿获之时，一并按例治罪，家人雇工人氏，当堂责罚。鲁员外拿女寇有功，暂且回家。后来本县县太爷赏赐鲁家一块匾额，上题“急公好义”四个字。本县留鲁员外住了一宿，次日回家。

质对——对证，对质。

鲁员外见蒋爷一一告明此事。蒋爷说：“还有要事，意欲告辞，我又放心不下。”鲁员外说：“所为何事放心不下？”蒋爷说：“我们走后，怕范天保去而复转。”鲁员外说：“四弟公事在身，我这里自有主意。多派家下人晚间打更，晚间叫你侄子跟着我那里睡觉。若有动静。我把他叫将起来。”蒋爷说：“等着我们襄阳之事办完，我再把我这个徒弟带去。”员外说：“我是难为四弟一件事，这孩子可是不好教哇！”蒋爷说：“我能教，交给我吧，你别管。”用完早饭，告辞起身。鲁员外送路仪，蒋爷再三不受。连徒弟都送将出来，就此作别。蒋爷向鲁员外打听，哪里是奔武昌府的道路，哪里是奔娃娃谷的道路，鲁员外一一指告明白。傻小子与蒋、柳二位又磕了一路头，这才分手。

蒋、柳二位，直奔娃娃谷来了。路上无话。至娃娃谷，直到甘婆店。柳爷一瞅，果然墙上写着甘婆店三个字。蒋爷说：“走哇。”柳爷说：“不可，你先把我们师母找出来，我才进去呢。”蒋爷说：“老柳，你这个人性实在少有。你师母开的店，你还拘泥不进去，瞧我叫她——亲家呀，小亲家子！”随说随往里走，随叫小亲家子。柳青瞧了个挺真，打旁边来了个人，拿着长把条帚在那里扫地。听着蒋爷叫小亲家子，未免得无明火起。把条帚冲上，拿着那个帚把，望着蒋爷后脊背是一要帚把。亏了蒋爷是个大行家，听见后脊背叭一声，往旁边一闪身，一低头，嗖嗖的就是几条帚把儿，蒋爷左右闪躲。柳爷说：“该！幸亏我没进去。”蒋爷连连地说：“等等打，我有话说。”看那人的样儿，青衣小帽，四十多岁，是个买卖人的打扮，气得脸面焦黄，仍是追着蒋爷打，他一下也没打着。蒋爷这里紧说：“别打了。”那人终是有气。蒋爷窜出院子来了，问道：“因为何故打我？”那人说：“你反过来问我！你是野人哪！”蒋爷说：“你才是野人呢！”那人说：“你不是野人，为什么跑到我们院子里撒野来！”蒋爷说：“怎么上你们院内撒野？”那人说：“你认的我们是谁？跑到我们院子里叫小亲家子！”蒋爷说：“谁的院子？你再说。”那人说：“我们的院子，这算你们的院子？”蒋爷说：“谁的院子，你们的院子？凭什么是你们的院子？”那人说：“你们亲家姓什么？”蒋爷说：“我们亲家姓甘。”那人说：“姓甘，姓甘的是你们亲家？姓甘的早不在这住了。我们住着就是我们的地方。你不是上我们这撒野吗？”蒋爷说：“你说的可倒有理！无奈可有一件，你们要搬将过来，为什么不贴房贴？再说，你是个爷们，为什么还写甘婆店！”那人说：“我们刚过来拾夺房子哪，还没有用灰将它抹上呢。”蒋爷说：“也有你们这一说。就不会先拿点青灰把它涂抹了吗？倒是嘴强争一半，没有理倒有了理了。”那人气的只是乱颤。

柳爷实瞧不过眼了，过来一劝说：“这位尊兄不用理他，他是个疯子。”连连给那人作揖。那人终是气的乱颤，说：“他又不是孩子，过于狡诈。”柳爷说：“瞧我吧。我还有件事跟你打听打听。到底这个姓甘的，是搬家了？”那人说：“实是搬了家了。”柳青说：“请问你老人家，他们搬在什么所在？”那人说：“那我可是不知。”柳爷复返又给他行礼，深深一躬到地说：“和你老人家讨教、讨教，实不相瞒，那是我的师母。我找了几年的工夫，也没找着。你老人家要知道，行一个方便。”那人说：“我要是知晓，我绝不能不告诉你。我是实系不知。”柳青听说不知，那可也就无法了，又问了问：“她们因为何故搬家，尊公可知？”那人说：“那我倒知晓。因为她们在这住着闹鬼。本来就是母女二人，胆子小，也是有的。”柳爷暗道：“她们娘

两个胆小，没有胆大之人了！”柳爷说：“尊公贵姓？”那人说：“我姓胡，行七。”那人也并没有问柳爷的姓氏。柳爷与他拱了拱手，同蒋四爷起身。胡七瞅着蒋四爷，终是愤愤不乐，也就进门去了。

柳爷见不着师母，心中也是难过。蒋爷见不着甘妈妈，心中也是不乐，又闹了一肚子气。正走之间，遇见一位老者，蒋爷过去一躬到他说：“请问你老人家，上武昌府走哪股道路？”那人说：“两股路，别走正东，走正南的道路。看到水面，一水之隔，就是武昌府。”蒋爷抱拳给人家道劳。那人扬长而去。

柳青接着也告辞。蒋爷说：“你往哪里去？”柳爷说：“彭启拿到了，送到君山定了，就单等与五爷报仇了。”蒋爷揪着，死也不放说：“那可不行，你一个人情索性作到底。等到把大人找着，给五弟报完仇，我绝不拦你。”柳爷说：“我暂且回去。大人有了下落，我再来。只要去信，我就来。”蒋爷说：“那可不行。”揪住柳爷死也不放。柳爷无法，随到了水面。一看人烟甚稠，船只不少。蒋爷说：“那只船是上武昌府的？”立刻就有人答言。有个老者在那船上说：“我们就是武昌府的船，是搭船哪，是单雇？”蒋爷说：“我们单雇，上去就走。”那人向后舱叫了一声：“小子出来。”忽听后面大吼一声，出来一看看，此人凶恶之极。上船到黑水湖，就是杀身之祸。

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 七回 蒋泽长误入黑水湖 白面判被捉蟠蛇岭

词曰：

凡事当仔细，不可过于粗心。
眉来眼去要留神，主意还须拿稳。
莫看甜言蜜语，大半皆是哄人。
入人圈套被人擒，休把机关错认。

且说蒋爷雇船是行家，一问上武昌府的船，自然有顺便的就答言了。船上这位老者出来可和善，这位年轻的可是凶恶，说：“二位上武昌府，请上来瞧船。”蒋爷说：“我们瞧船干什么？”那人说：“船与船不同。这不是那破烂船只，上船就担心。”蒋爷说：“到武昌府多少钱吧？”那人说：“管饭不管菜，二位，五两银子。”蒋爷说：“不多，不多。你们要遇见顶头风，可就贴了；遇见顺风，还剩几个钱。”老者说：“原来你是个行家，请上船吧。”柳爷瞅着这个船家发怔，暗暗与蒋爷说：“这个船家可不好哇！”蒋爷嗤的一笑说：“老柳，你这是多此一举，黑船不敢与他们这船贴帮。你且记：雇船，离码头或上或下，有一两只，此是黑船，万不可雇也。”

二位搭跳板上船，老者问：“二位贵姓？”蒋爷说：“我姓蒋，这是盟弟，姓柳。船老板贵姓？”老者说：“姓李，我叫李洪。”蒋爷说：“那个伙计呀，是什么人？”管船的说：“那是我侄子，他叫李有能。”遂说道：“二位客官，方才已经言明，我们管饭不管菜。趁着此处是个码头，或买肉买酒，快去买。少刻要开船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给我们买去。”老者说：“咱们这有人。”柳爷把包袱打开，内中有一个银幅子。打开银幅子，哗啷一声，露出许多银子来，也有整的，也有碎的。蒋爷瞪了他一眼，拿了点碎的，叫有能去买。李洪拾夺船上船篷桅绳索。不多一时，有能买了回来。蒋爷说：“剩下的钱文，也不用交给我们了。少刻间，把锚索提将上来，撤了跳板，用篙一点，船往后一倒，顺于水面。这且不提。

单言蒋爷与柳青在舱中说：“柳贤弟，你是个精明强干的人，怎么这么点事情你会不懂的。”柳青说：“什么事？”蒋爷说：“水旱路一样，你把银子一露，这就算露了白了。穷人他有个见财起意，今天晚晌睡觉，就得加份小心。”柳爷说：“咱们给他那银子不要了，咱们下船吧。”蒋爷说：“我是多虑呀！”柳爷说：“你是多虑，我是害怕三面朝水，一面朝天。你敢情不怕？咱们下船吧。”蒋爷说：“无妨，有我哪。”柳爷说：“没事便罢，有事就是我吃苦。”焉知晓他这一回，苦更吃大了。”柳爷说：“你瞧。他们这是干什么呢？”连蒋爷一瞅，也是一怔。是何缘故呢？他们两个水手，在那里嘀嘀咕咕的，两个人交头接耳，不知议论什么事情。柳青说：“咱们这还不下船？”蒋爷说：“下船干什么？这两个小厮真个要起不良之意，就是活该他们恶贯满盈了。可怨不上咱们。”柳青说：“你看他们，又嘀咕什么呢？”蒋爷一看，果然又在嘀嘀咕咕的。那个年幼的皱眉皱眼，咬牙切齿，意思是一定要这么办。那个老头儿摇头摆手，那意思是不叫他办。蒋爷说：“柳贤弟，不怕。有我哪！他们不生别念便罢，他们要生别念头，就有前案，结果他的性命也不算委屈他们。晚晌睡觉，多留点神。”柳青终是不愿意，也是无法。

正走之间，忽然见前面水中生出两座大山，当中类若一个山口相似。再看，好诧异。见那水立时改变了颜色，类若墨汤儿一般。蒋爷一瞅，一怔。叫道：“船家，这到了什么所在了。”船家说：“这是黑水湖。”蒋爷说：“把船靠岸吧。”船家说：“什么缘故？”蒋爷说：“我们不走黑水湖。”船家说：“因为什么不走黑水湖？”蒋爷说：“你不用问我们，我们不走黑水湖。黑水湖惯出强人。”船家说：“若要是道路不安靖，我们也不敢走。只管放心吧，不像前几年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不管像不像，我们不走。”船家说：“已经到了这了，不走不行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你绕远都使得，多走了一天半天的不要紧。”说话之间，已到了黑水湖口了。船家说：“二位客官只管放心吧，这就进湖口了。”蒋爷也就不拿这事搁在心上，总是艺高人胆大。柳青也就无法子了。

若论使船，上水橹，下水舵。至黑水湖，抢上水才能进得了湖口。抢上水是最难橹的，总得有力气，水都归在湖口，往外一流，水力甚猛。摇橹的得一口气摇进去才行。如若在半路力气不加，船就顺下流，又出了湖。所以，抢上水最难。若有能行的，正在二五六岁的光景，哗哗的，尽力抢着上水，往湖口里一摇。

这只小船将进了湖口，就听见东山头唦啷一阵锣响，打上头叭哒叭哒扔下许多软硬钩来，搭住了船头。众喽兵一叫号儿，往里就带。蒋柳二位看了个挺真。见这些喽兵，一个个蓬头垢面，衣不遮身，满脸的污泥，漫说靴子，连利落的鞋袜都没有。直是一群乞丐花子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

何为叫软硬的钩？就是铁钩。可是五个，上头挂六尺长的铁链，铁链那边是极长的绒绳，好打山上往下扔。若要瞧见船只进了湖口，他们就用软硬钩往下一扔，钩尖扎住船板，众喽兵一叫号儿，往近一拉，拉着一跑，直奔东山边去。

蒋爷看着这个景况，早就窜出舱来。蒋爷懂的这个事情，一出世十四岁，净守着水贼，水面的事情无一不晓，无一不知。他们这船家叫送礼，和贼勾串，每遇载上钱财的客人，必得要送到他们这里来，水贼作了买卖还分给他们成帐。船家又不担不是。蒋爷一生恨透了这些人了。蒋爷往外一蹿，就奔有能去了。有能吓的也不敢摇橹了，被蒋四爷拦腰一抱说：“我恨透了你们这种东西了。咱们水里说去吧。”只听扑通一声，两个人俱都坠落水中去了。把后头那搬舵的，吓的是：身不摇自颤，体不热汗流。蒋爷说他们送礼，说屈了他们了，他们也不是贼船。皆因李有能所为的此事，想省二百多里的路程。依着李有能主意，要抢湖穿湖面过。李洪不叫，李洪说：“近来湖中走不得，我听见人说，连客人带船带船家都走不了。”李有能说：“不怕，到底近二三百里地呢。设若抢过湖口去，岂不省些路程；就是抢不过去，船只也不碍。近来抢湖口的甚多，都没有遇见什么事情。”那老者起初就执意的不叫穿湖，后来才依他说的。他们嘀嘀咕咕的就是为这件事情。进得湖口，搭住船只，李洪焉有不害怕的。柳青一见这个景况，也是害怕。要是在旱路，也就不要紧了。柳爷一瞧，把个使船的抱入湖中去了。自己把衣裳一掖，袖子一挽，亮也刀来。蹿出船舱，刀杀铁链叭啦啦的声音，一丝也勉不动，又够不着绒绳。不然，怎么说是软硬钩呢？硬钩钩净是铁链，多少丈长未分两太重。要是软钩钩，净是绒绳，遇刀就断。故此用的是软硬钩。刀刹铁链刹不动，刹绒绳胳膊够不着。急的柳爷在船上跺脚，骂道：“病夫哇，病夫！你可害苦了我了。”见喽兵往东山边上拉着一跑。哗啷一声，那船一

歪，在水中一半，在山坡上一半，把柳爷几希乎没摔下水去。

柳爷借力使刀就着往岸上一蹿，这可得了手了。喽兵本来就有几天连饭都没吃，又没有兵器，岂不是甘受其苦，挨着就死，碰着就亡。扔下钩，南北乱窜。柳爷追上，就要了他的性命。不多时，打山上跑下一个人来，身高六尺，头挽发髻，没有头巾。身穿破袄破裤，直看不出什么颜色来。足下的靴子绑着布烂的像钱串，面赛地皮。拿着一口刀，饿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柳青看见他，肺都气炸了，骂道：“山贼，过来受死！”那山寇摆刀就剁。觉着眼前一黑，往前一栽，柳爷倒省力就结果了他的性命。

你道这山中为什么这么穷呢？有个缘故。常说一将无谋，累死千军；一帅无谋，挫丧万师。山中山寨主是个浑人，众人跟着他受累。若论此人，身高丈一，臂力过人，使一双三棱青铜节肘刺，天真烂漫，人事不通，名叫吴源，外号人称闹湖蛟。他不晓得绿林的规矩，把船家伤了。

论说水贼不伤船家，旱贼不伤驮夫，这才是规矩。他一伤船家，船家要一通信，他就没有买卖了。饿了几天，连寨主皆是一体。好容易报有船到。喽兵下去，又报扎手。叫四寨主聂凯出去，又报聂凯被杀。吴源亲身出来到湖。此湖叫黑水湖，岭叫蟠蛇岭。吴源下了蟠蛇岭。柳青一见山贼来得凶恶，摆刀迎头一剁。吴源看见，一闪身，一脚就把柳青踢倒，吩咐喽兵连船家一并绑上，将他们煮了，大家饱食一顿。

若问柳青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 八回 蟠蛇岭要煮柳员外 柴货厂捉拿李有能

词曰：

自古英雄受困，后来自有救星。
人到难处想宾朋，方信交友有用。
当时救人性命，一世难忘恩情。
衔环结草志偏诚，也是前生造定。

且说柳爷活该，运气有限，遇到黑水湖现在这种饿贼，半合未走，叫人踢了个跟头，叫喽兵连船家一并捆上，要大煮活人。柳爷暗暗的净恨蒋平，要不是病夫，怎么也到不了这里。人活百岁终须死，大丈夫生而何叹，死而何惧？真个要叫人煮死，作了什么无法的事了？自己出世的时节，在绿林日子不久，也没作过伤天理的事，至刻下，到了冬令，舍绵袄，舍粥饭。再说修桥、铺路、建塔、盖庙宇，绝不吝啬银钱。为的是以赎前愆，怎么落了这么一个结果？山贼叫人将柳爷搭上山去，抱柴烧火煮他，还有的说：“把他的衣裳脱下来，给大寨主穿。”此刻也不知道蒋四爷哪里去了？

焉知蒋四爷把水手抱下水去，一翻一滚的出了黑水湖口。蒋爷一撒手，那水手打算要往起里一翻，哪知道在水里头更不是蒋爷的对手。蒋爷顺着后脊背往上一伸手，把他脖子一捏，要把他浸在水底。右手闭住了自己的面门，怕水手一回手把他抓住。那水手头颅朝下闭着嘴，死也不肯张口。一张嘴，那水就灌到肚子里来了，非淹死不可。蒋爷真有招儿，左手捏住了脖子，右手用力一勾水手的肋条，水手一难受，一张口，水就灌进去了。这一下就把他灌了八成死，才把他提溜上来。解他的带子，把他四马倒攒蹄捆上。将他放在阻坡的地方，脑袋冲下，自来他哇哇的往外吐水。蒋爷就知道他死不了啦。遂喊叫地方，就听见那里远远的有人答应说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看看临近，蒋爷一看此人身量不高，四旬开外，说：“你就是此处地方？”回答：“正是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这里什么地名？”回答说：“叫柴货厂。”蒋爷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地方说：“我叫李二楞。”蒋爷说：“我们雇船上武昌府，船家与贼人勾串，把我们送进黑水湖来。还有个朋友此时尚不知道生死呢！我把这个船家在水中拿住，大概久已有案。你把他先送到当官。”地方说：“你在哪里将他拿住的？”蒋爷说：“在水中拿住的。”地方说：“在水中拿住的我管不着。”蒋爷说：“你管不着连你一同送下来。”地方一听，吓了一跳，就知道蒋四爷口气不小，必有点势力。回道：“你老人家先别动气，我们这是差使。水有水地方，早有旱地方。各有专责，谁不错当谁的差使。”蒋爷说：“我偏叫你送。”地方说：“你老贵姓？”蒋爷说：“姓蒋，名平，字泽长，外号人称翻江鼠，御前带刀水旱四品护卫。”地方爬下就磕头说：“原来是蒋四大人，你拿过花蝴蝶。”蒋爷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地方又说：“还有北侠，二义士爷，龙滔，夜行子冯七。”蒋爷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地方说：“那我可全知道。”蒋爷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地方又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实实告诉你老说吧。”

“四老爷！我们这里到了夏天，搬出张桌子来，在柳阴之下，说这个拿

前愆（qi n，音千）——以前的过失。

花蝴蝶：你老怎么相面，怎么叫他们识破了机关，怎么你老挨打，北侠同二义士爷来，大众群贼怎么甘拜下风，你老在水内怎么拿的花蝴蝶，说的热闹着哪。”蒋爷问：“谁说的？”地方说：“是你的一个朋友。”蒋爷问：“我哪个朋友？”地方说：“庄致和。”蒋爷说：“庄先生他这时在哪呢？”地方说：“就在这北边胡家店。”蒋爷说：“伙计，你把庄先生找着，你说我在这呢！”地方说：“西边就是我的屋子，四爷到我家去吧。”地方就要扛着水手，蒋爷说：“我扛着他吧。”遂扛将起来，地方头前引路。到了他那房前，也没院墙，共是两间，开钩搭启帘进去，蒋爷把水手往地下一摔，扑通摔在地下。正在黄昏之时，地方点上灯。蒋爷说：“你找去吧，可叫庄先生给我带衣服来。”

地方去不多时，就听外边咳嗽一声，说：“原来是蒋四老爷贵驾光临。”启帘进来，就要行大礼。蒋爷把他搀住说：“庄先生不可。”庄致和问：“四老爷一向差使可好？”蒋爷说：“托福，托福。”庄致和说：“恩公先换上衣服，有什么话然后再说。”蒋爷脱湿的换干的。这个庄致和，可就是《三侠五义》上，二义士大夫居与他会酒钞的那个庄致和。白日会的酒钞，晚间救的他外甥女。不然，怎么见蒋爷以恩公呼之。湿衣服地方应着给烘干。庄致和说：“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咱们上店里去说话。”蒋爷点头。把地方叫过来，蒋爷在他耳边，如此恁般、恁般如此说了一遍。地方连连点头。庄致和说：“走哇，咱们上店里去。”蒋爷一同起身，出了屋子，直奔胡家店。

走着路，庄致和说：“四老爷到这有什么事？”蒋爷就把以往从前，说了一遍，庄致和说：“这位姓柳的，在黑水湖哪？”蒋爷说：“这个时候不出来，还怕他凶多吉少哪。”庄致和说：“不怕，你这个朋友活着更好。要是死了，报仇准行。”蒋爷说：“哟，这个仇怎么个报法呀？”庄致和说：“我们亲家是十八庄村连庄会的会头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什么亲家？”庄致和说：“我这话提起来长。我姐姐死了，我姐夫也死了，我那个甥女韩二，恩公救的那个，也出了阁了。给的就是这个开店的胡从善之子，名叫胡成。如今跟前都有一个小女儿了。”蒋爷听着，赞叹说：“真是光阳荏苒。”庄致和说：“我再告诉恩公说吧，我们这个胡亲家，店中没人写帐，把我找来与他写帐。他的地亩甚多，我帮着他照料照料地亩。后来商量着，我们亲家给我说了一门家眷，我也不想着回籍原作买卖了。我如今跟前有了个小女儿，整整的两生日，三岁了。”蒋爷一听，连连点头说：“人有什么意思，长江后浪催前浪，一辈新人赶旧人。”随说着就到了胡家店门首了。

早有胡掌柜的出来迎接。旁边点着灯火，见面之时，有庄致和给两下一见。胡掌柜要行大礼。蒋爷赶紧把他拦住，携手揽腕往里一让，来在柜房落座，献茶。蒋爷打听了打听买卖发财，掌柜的说：“岂敢。”胡掌柜问了蒋爷的差使，吩咐摆酒。蒋爷说：“来此就要讨扰。”蒋四爷上坐，庄先生相陪，胡掌柜的坐在主位。酒过三巡，然后谈话。胡掌柜问：“听说四老爷的朋友怎么还在黑水湖中哪？”蒋爷就把上武昌的话，船家怎么送礼，细说了一遍。

掌柜的说：“我们这叫柴货厂，共有十八个村子，地方极其宽大。买卖住户甚多，烧锅、当铺、估衣店都有，黑水湖中的贼，先前常出来借粮。我们外头被害不少。后来我们十八个村子，立了个连庄大会。按着地亩往外拿

钱，制买刀枪器械。他们出来，就和他们拼命。”蒋爷问：“他们出来没有？”回答：“出来过。连和他们打了三仗，把他们杀败了三回。再也不敢出来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他们怎么那么穷？”店东说：“他们把船主伤透了，是船家都不敢走黑水湖。二者他们不敢出黑水湖，一出来我们这里就打他们。单行人出来，不打。净有上咱们这买东西的，两下里公公平的，咱们也不欺负他们。他们也不敢发横，故此他们山中，连衣食都没有了。我到庙上撞起钟来，约十八庄的会头，有你老人家挑哨，咱们大家进去要你老这个朋友。给了便罢，要是不给，就和他讲武见，直把他平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不可，不可。掌柜的有这番美意，足感盛情。只是一件，倘若交手，刀枪上无眼，伤损一条性命。我担架不住。”胡从善说：“无妨，我们这里立下了规矩。与贼交手，要是废了命，看家里有多少口人，或有儿或无儿。有兄弟没兄弟，父母在不在，按条例给抚养，死多少人也不怕。”蒋爷说：“不行，你们是本村，我是外人。论私，伤一条命，我担架不起；论官，更不应例了。有一件事，求求掌柜的就得了。”胡从善问：“什么事？”蒋爷说：“你给预备一匹好马，找个年轻力壮二十多岁的人，我写封信，叫他连夜奔武昌府，能人全在武昌府呢。”胡从善说：“在武昌哪个地方？”蒋爷说：“在颜按院那里呢。”胡从善说：“颜按院，在哪里？”蒋爷说：“在武昌府。”胡从善哈哈大笑说：“好一个在武昌府，随蒋四老爷吩咐吧。在武昌府更好。”

蒋爷说：“等等，这里头有事，我听出来了，怎么个情由，你告诉我吧。”胡从善说：“四老爷不告诉我实话，我们就告诉四老爷实话？”蒋爷说：“大人丢了，你必知道下落。”胡从善说：“这就是了，叫什么人盗去知不知道？”蒋四爷说：“知道，叫沈中元盗去。”胡从善说：“知道他盗去哪？”蒋爷说：“可不知道盗到哪去，你必知道情由。”胡从善说：“沈中元有姑母在娃娃谷开甘婆店，母女娘儿两个，忽然间店中闹鬼，急卖房子。我兄弟胡从喜贪便宜，要买她这房子。自己银子不够，叫我给他添几十两银子，我不叫他买。咱们不与妇女办事。若是她有男子出来写字才办呢。后来她说有男子，有她娘家的内侄，姓沈，叫沈中元。他出来写的字。我们才把这事办了。我兄弟把这房子买过去。”蒋爷心中说：“他也不必要言语了。”

蒋爷随问：“后来怎么样呢？”胡掌柜的说：“原只写字的这么一面之交。前日晚间，有三更多天了，忽然外面有人叫门住店。咱们这里说，没有房屋，全住满了。那人说，与掌柜的相好。问他姓甚名谁，回答叫沈中元。你们把门开开吧，实没地方，我们在院子里头待一夜都行了。我们车上有女眷，夜深不好往前走了。谁叫掌柜的有交情呢。伙计可就和我商量，本没交情，若要见面，店钱不好要了。我没见他，就叫他住了西跨院三间西房，不但店钱饭钱给了，还给了许多的酒钱。这都不要紧，我晚晌取夜壶去，可把我吓糊涂了。正是姑母娘两个口角分争呢。他就说起来了，车上拉着大人，他要住在豹花岭。他姑母不叫，说他表妹给了人家了，人家知道，就不要了。始终还是在夹峰山住了一夜。如今上长沙府朱家庄朱文、朱德那里去了。我过去一摸大人，正在车上躺着哪。夜壶没顾得拿。官人要在我店内把他拿住，我也就刷了。好容易盼到五更天，他才起了身我方放心。”蒋爷一听大人有了下落，欢喜非常，忽然想起一条妙计。

不知什么主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 九回 地方寻找庄致和 店中初会胡从善

诗曰：

人生如梦春夏秋，半是欢娱半是愁。
入画云烟空着相，穿梭日月快如流。
才看少妇夸红粉，又见儿童叹白头。
惟有及时行善好，莫教作恶枉遗羞。

且说蒋四爷听了胡掌柜的一套言语，不意之中，得着大人的下落。老柳虽然生死未定，大人要紧。仍然还与店中掌柜的借笔砚写书信，求胡掌柜的找一匹马，找一个年轻之人，上武昌府送信。

这时已经天亮，撤去残席。打上脸水，烹上茶来。忽听外头一阵大乱。外头伙计赶紧往里头跑，说：“掌柜的，大事不好了！有人扰闹咱们的饭铺。他们几个人进门要吃东西，咱们将挑出幌子去，他们就要菜蔬。回答没得哪。他们说先要酒饮，刚把酒给他们端上去，又要咸菜。也不坐下，走动着饮。左要右要，一连要了五六遍了。他们也有醉了的，他把伙计抓住说，还没有饮呢，怎么就打这个马虎眼哪！”掌柜的一听，气的肺都炸了，说：“我出去。”蒋爷一拦：“不可。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。也许你们错了，也许他们错了。”伙计说：“我们不能错，这是早晨头一次卖酒，哪能伙计们错了呢？每天晚晌，酒壶上架子，酒壶底朝上，壶嘴朝下，里头一点酒也没有。打架子上拿下壶来，头一次打酒。他说是个空壶。”蒋爷说：“这个不用打架，问短了，比打短了强。”伙计说：“怎么问呢？”蒋爷说：“我教的你们个法子：拿一根筷子，撕一块纸，沾在筷子头上，往酒壶底上一戳。纸要湿了，就是他们错记；要不湿，就是拿的空壶，是你们的差错。知错认错，是好朋友。”伙计一听说：“这个是好主意。”往外就跑。

待了半天的工夫，伙计带着满脸血痕进来了。蒋爷说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那人说：“这伙人不说理。”蒋爷说：“我那个主意没使吗？”伙计说：“使了，不但是纸湿了，壶里还可倒出酒来。那人便恼羞成怒，给了我个嘴巴，这血，是我在墙上撞破的。前头可不好，大伙要拆这铺子哪，还算有一个上年岁的好，在那里劝解呢。”蒋爷说：“待我出去看看，什么人欺负到咱们这里了？”掌柜的说：“我去，咱们一同前往。”店中还有好些个伙计，都搓胳膊挽袖子。

原来他们店外头有个饭铺，前头有门面，里头卖饭座，这半边通着店里。叫伙计带着路，伙计高兴，暗暗欢喜，净掌柜的还是不行，有翻江鼠蒋四老爷在这里，这可不怕他们了。大家跟随出来，单有一个带路的说：“往这门来。”蒋爷还未到门口，就听见骂骂咧咧。伙计有好事爱打架的，紧紧跟着蒋四爷，想着见面就是打。赶他见着，也真作脸，瞧见人家，就给人家跪下了。伙计们也泄了劲了。闹了半天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是钻天鼠大义士卢大爷，穿山鼠徐庆，大汉龙滔、姚猛、史云、胡烈。这几个人由夹峰山起身，走柴货厂。也打算着穿湖而过。打半夜里听着徐庆的主意，就起了身了。走在此处，又饥又渴，要吃的又没有。这几个人，除了卢爷那一个人，都不说理。到了这饮酒，他们记错了，拿了人家个错，硬说人家拿上来的是空壶。对看

伙计，又拿着筷子往壶里一蘸。纸条全湿，更恼羞成怒了，伸手就打，把伙计头也撞破了，桌子也翻过了。史云抱着柱子要拔，把椅子也摔碎了，过去要拆人家铺子。那个要拉家伙，才被卢爷拦住。蒋爷一瞧是他们，说：“自家，自家，别动手！”蒋爷给卢爷行礼，又给三爷行礼。然后他们过来，给蒋爷行礼。史云过来，给四爷磕头。

蒋爷一瞧，胡烈也在其内。蒋爷说：“你是个充军人，你怎么也来了？”胡烈与蒋爷磕头，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。蒋爷一翻眼睛，想了一想，此人有这番好处，正在用人之际，只好留下他。回头就引胡掌柜、庄致和，与他们大家全见了一见。掌柜的说：“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先到柜房说话。”伙计们带伤的，算甘受其苦了。

大众来到柜房落座，献茶。蒋爷说：“你们几位来的凑巧。”就把自己的事情，说了一番；又把黑水湖柳爷的事，提了一提；还说有件喜事。卢爷问：“什么喜事？”蒋爷说：“大人有了下落了。”徐庆说：“早知道了。你还知道的晚了呢！”蒋爷说：“三哥你们怎么知道？”卢爷就把他们一路上夹峰山的各种事情，细说了一遍。蒋爷这才知道：北侠、智化等迎请大人去了；在豹花岭亏了胡烈救了他们性命；把云中鹤也请出来。蒋爷说：“这下可好了。有人请大人去了，咱们大家去救老柳去。”卢爷说：“那是总得去的。老柳是咱们请出来的，设若有性命之忧，对不起侄男弟妇。”胡掌柜说：“你们几位吩咐吧，要有用着我的地方，兵刃器械这里都有。”蒋爷说：“非兄台还不行哪！”

正说之间，忽然打外面绑进两个人来。地方那里吩咐，叫给四大人跪下。蒋爷一瞧，原来是那船家：一个李洪，一个李有能，他们见了蒋四老爷，苦苦求饶说：“我们有眼如朦，实不知道是大人。我们身该万死。”蒋爷说：“可恨你们与山贼勾串，不知害过有多少人！从实说来，饶恕于你。”李洪说：“回禀大人，我们要是与山贼勾串，为什么山贼要把我们煮了？”蒋爷说：“你们在船上嘀咕的是什么？”李洪说：“这不是我侄在这？所怨的是他，贪图着少走路程，一定要走黑水湖。我再三拦他，他不听。我这条性命，几乎没丧在他手内。”蒋爷翻眼想了想，这个情理一点不错，随说：“我们那个朋友呢，生死怎样？”李洪说：“如今作了大王了，若不是他老人家，我还不能得逃活命。这可是他叫我出来揽买卖进黑水湖。不但不伤我们的人口船只，要抢了坐船的客人，还分给我们二成帐。焉知道我刚一出黑水湖，假要雇船的人就将我诓下来，问明白了我们姓名，把我绑起来。”原来蒋四爷同着庄致和往这里来的时节，与地方说了几句话，就是这个言语。叫地方找伙计在水面那里看着，如要打黑水湖里面出来的船只，问明白了，只要是李洪就绑了他，故此才将他拿到。

蒋爷说：“这也是柳贤弟的主意，他必然知道我在外头，咱们就给他个计上加计。”庄致和说：“何为叫计上加计？”

蒋爷说：“胡掌柜的，你给我们找两只船来。我们这有一只，一共三只船。你叫你们十八村连庄会聚点子人来，叫他们在外头嚷，助我们一臂之力。给我借口刀来，给我预备十几条口袋，里头装上虚拢物件放在船头，作为是米面。他们山上没吃的，见了米面，必来劫夺。再叫李洪说载进米面客来了。他必信以为真，那就好办了。”李洪点头。胡掌柜的说：“我这就去约会人，

蘸 (zhàn, 音占)。

拿刀，预备口袋去。”蒋爷说：“就手给借几身买卖人的衣服来。”胡从善说：“有的是衣服，我一齐办去。”徐庆说：“这么点事，还用费那么大事。咱们大家上山还不行！”蒋爷说：“三哥，你就别管了。”胡从善去不多时，就把衣服取来，船只也到，人也约会了，刀也拿来，口袋也装在船上，把那些买卖人的衣服披在身上，把李洪、李有能解开放了，叫他们拾夺船只去。李有能的衣服，一日一夜，自己也就干了。蒋爷衣服也干了，换上自己衣服，大家出来上船。有许多人，胡掌柜的都给见了。这就是十八村的会头，见黑水湖外，压山探海一片，俱是十八庄的人在那里嚷哪。大家上了船只，直奔黑水湖。

本离黑水湖不远，紧摇橹。头一只船将进黑水湖口，李洪嚷：“山上大王听真，现今有米面客人进了黑水湖口了。”东山头立即一阵锣鸣，把软硬钩钩扔将下来，搭住船只，往里就拉。那两只船，也不用钩钩搭，自己就进来了，直奔东山坡。头一只船一到，二只三只一齐全到。船上人把衣服一甩，全部拉刀，扑通扑通跳下船来。喀嚓喀嚓乱砍喽兵。喽兵东西乱窜，早就报上山去。依着徐庆，要往山上追，蒋爷把他拦住。

不多一时，就听见蟠蛇岭上，如同半空中打了个霹雳相似。山王大众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卢爷头一个蹿上去，摆刀就砍。吴源用双刺往外一崩，当啷一声，震的卢爷单臂疼痛，手心发烫，撒手扔刀。吴源单刺一眼，只听见崩的一声，鲜血直蹿。

若问卢爷生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 回 定计装扮米面客 故意假作大山王

词曰：

几见花开花谢，频惊云去云来。
误人最是酒色财，气更将人弄坏。
看破红尘世界，快快回转头来。
一心积善却非呆，乐得心无挂碍。

且说柳爷怎么会作了大寨主？总论命不当绝。寨主本已将他连船家捆好，搭在分赃庭里头，叫喽兵坐锅，就要煮了。寨主说：“你我三四天的工夫，什么也没吃。今天连喽兵，大家虽不能饱餐一顿，也到底吃点东西。”喽兵大家欢喜，抱柴烧火。柳爷倒不恨寨主，恨的是蒋平。大声嚷骂：“病夫泽长，我就是把你告到阎王殿前，我这条命断送在你手里了！”喽兵过来，将要动手。听屋中有家寨主说道：“且慢动手，我听着像是熟人的声音。”那人窜将出来，柳爷一看，就知道死不了啦。

此人是谁呢？原来是邓彪，外号人称分水兽。就是前套《三侠五义》里劫江夺鱼的那个人。展南侠比剑、联姻之后，他把墨花村的鱼夺了；大官人来与他辩理，他给大官人一叉。丁二爷在后头把他拿住了，交给卢员外；卢爷拿自己的名片子，交松江府把他充了军了。他去不到半年，逃跑回家，走到凤阳府，病在招商店中，看看待死，银钱衣服一概尽行没有了，人家店中问他有个亲人没有？要是离此不远，店中给送信，倒是有人瞧瞧看看。邓彪说：“我这里倒有个人，不定他照应我不照应我？”店中问：“姓什么吧？我们听听。”邓彪说：“五柳沟姓柳，柴行的经纪头。”店中说：“你认得柳员外？”邓彪说：“我不认得就说了吗？”店中说：“你只要见面，认得他就行。那个人挥金似土，伏羲疏财。”店中送信，柳员外亲身来到，请大夫，还店账，雇人眼侍他的病。直等到病好，还给了几十两银子的路费。他受了柳员外的活命之恩。嗣后到了黑水湖，遇见闹湖蛟吴源，混水泥鳅聂宽，浪里虾聂凯，他们就凑在一处了。吴源大寨主，他二寨主，聂宽三寨主，聂凯四寨主。如今听见是柳员外的声音，他这个活命之恩怎能不报？邓彪过来亲解其缚，搀起来，纳头便拜。柳爷把他搀住，说：“因为何故，在此山中？”邓彪就把已往从前之事，细述了一遍。

邓彪把大家请到聚议分赃庭，与吴源一见。又与聂宽见。聂宽过来，给柳爷磕头。柳爷赶紧扶住。吴源一问邓彪与柳爷什么交情？邓彪就将前者怎么救我活命之恩，说了一遍。又提柳爷也是绿林的人，夸奖柳爷什么本领。与吴源一商量，就请柳爷为大寨主。柳爷不肯，邓彪说：“柳员外不用推脱了，你救这些个生灵吧。”柳爷说：“此话从何说起？”邓彪说：“我们这一山的俱是浑人，连一个认识字的都没有。你老人家是足智多谋，只要调动着这山上有吃的有穿的，岂不是救了这一山的性命。”吴源揪着柳爷按于上位说：“柳大哥大寨主，我们大家参拜你。”柳爷说：“要叫我为大寨主不难，可着山上喽兵，连众寨主都得听号令。如要违者，立斩。我要为了大寨主，总得叫这山上丰衣足食，论称分金，论斗分银，也不枉作了这场寨主。”吴源问道：“我们俱是个浑人，我先打听打听怎么叫这山上丰衣足食？”柳青说：“妙法多极了。像你们这是给山王现眼呢。”吴源一笔说：“来，把

船家杀了，请新寨主。”柳青说：“使不得，就这一件事，你们就错大发了。水路上作买卖，万不可伤船家。伤了船家，使船的与使船的俱都通气，大家一传言，就全不敢走这了。一不走这，就断绝了买卖了。一断绝买卖，大家岂不就苦了吗？”吴源说：“怎样办法？”柳青说：“解开船家，带上来。”船家上来跪下，柳青说：“你别害怕，明天放你下山。只管去揽买卖，揽进买卖来分给你们二成账。”船家千恩万谢，天光一亮，就下山去了。柳爷明知蒋四爷在外头那里，释放船家，分明是叫他与蒋四爷送信。

忽然第二天，喽兵进来报道：“启禀众位寨主得知，前边来了三只大船。船上头放着许多口袋，大概是米面。”吴源说：“这是新寨主的造化。”柳爷说：“出去细细查看，快些回报。”又进来一名喽兵报说：“前者放的船家，渡进来了米面客人。”分水兽邓彪说：“这是新寨主哇，饭进来了。”

柳爷一摆手，那个还未能出去，又进来一个报说：“启禀众位得知，那些个米面客人是假扮的。客人甩了他们那衣服，杀了我们伙计好几个人。要杀上山来哪！寨主早作准备才好。”柳爷说：“吴贤弟，把那些人俱都给我拿上山来。”吴源答应得令，就摘他这一对青铜刺，喽兵早已退出，吴源也就随后绕蟒蛇岭而下。见大众高矮不等，头一个就是钻天鼠卢方，他紫面长髯，摆刀就砍。怎么卢爷先过来呢？皆因卢爷见山贼过于凶猛，一丈一二的身躯，赤着背，穿着破裤子，赤着足，形如鬼怪一般。卢爷的刀一到，就叫青铜刺往外一磕，刀就拿不住了，当啷一声，刀被磕飞。青铜刺往上一跟，卢爷就闭了眼啦，知道躲闪不开。噗哧一声，红光崩现。吴源大吼了一声，如巨雷一般。那位说了，多一半是卢方死了。卢方要是一死，《续小五义》里渔樵猎三枪一刀破铜网，是什么人去？

那么噗哧一声，红光崩现，是谁呢？是吴源受了伤啦！皆因是卢爷刀一飞，大伙一怔。倒是浑人手快，飞鏊大将军一飞鏊，正中吴源右肩头之上。吴源也真皮糙肉厚，大吼了一声，将左手那柄青铜刺往右肋下一夹，伸手把右肩头那鏊子拔将出来，抛弃于地，用手按了一按，那血也就不流了。吴源重新又把那柄青铜刺一提。徐庆蹕将过来，劈山式刀往下就杀。吴源用双刺搭十字架，往上一接刀，当啷一声，用双刺的钩儿一咬。徐三爷的刀背，用力往下一压，刀被人家锁住了。他往回里一抽，力气不敌吴源，拉不回来，就知道不好。吴源用力往上一崩，徐三爷也就撒了手了，一个箭步蹕开。吴源不追，怕的是又受飞鏊。

龙滔过去，三刀夹一腿，倒把吴源的气壮上来了，手忙脚乱。三刀一腿，吴源直没见过这招儿，一赌气，双刺一挂，当啷，龙滔舒手扔刀，转头就跑。

姚猛过去，仍是不先动手打人，双手举着长把铁锤，净等人家兵器到他才还手。吴源瞅见姚猛，就像半截黑塔相仿。瞧着他又不上来动手，在那里等着，是什么缘故？等了会子，姚猛急了，说：“大小子，还不过来受死！”吴源只得过来，用双刺往上一顶，是个虚招儿。姚猛哪里懂得，用锤往外一磕。人家把双刺往回里一抽，复又一扎。蒋爷在旁边瞅着，一闭眼，就知道姚猛没有命了。焉知道姚猛造化不小。锤虽则一空，总是他胆大眼快，见吴源刺又到，一着急，急中生巧，使了个来回，往前一抢，可就抢到刺上了。当啷一声，吴源就觉出锤沉力猛来了。吴源说：“黑大汉，我真爱惜你，不忍断送你这条性命。依我相劝，你降了寨主吧，不然就悔之晚矣了。”姚猛说：“放你娘的屁！”又一交手，吴源使了个丹凤朝阳架式，把那柄刺搁在姚猛的脖子上，可把大众真吓着了，把姚猛也吓着了。吴源说：“饶你不死，

降不降？”姚猛一哈腰，窜开说：“再来，小子！”吴源说：“你这厮太不识时务！寨主爷饶了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说毕，往上要蹿。胡烈、史云直不敢上去。

蒋爷蹭一个箭步，蹿将上去。本是借的一口刀，分量尺寸全不合式。他叫姚猛下去，用手中刀一指吴源说：“山寇，我看你堂堂一表人才，为什么作山寇？你若弃暗投明，我保你上大宋为官，岂不光前裕后，显亲扬名！”山贼一哈腰，这才瞧见了蒋平。一瞅，哈哈的大笑说：“你也出朗朗狂言！你是什么人，通上名来，我先听听。”蒋爷说：“姓蒋名平，字泽长，小小外号是翻江鼠。”山寇一听，说：“哎呀，你就是翻江鼠蒋平吗？”蒋爷说：“不错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”山寇说：“好，蒋平，正是寻找你，这些日子怎么也没找着。今日你可想走不能了！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。”蒋爷说：“你先等等动手。你姓甚名谁？咱们两个人素不相识，怎么会有父兄之仇？”回答道：“我姓吴，我叫吴源，外号人称闹湖蛟。我哥哥坐镇洪泽湖，人称镇湖蛟吴泽。辖管天下水中的绿林，叫你结果了性命。各处寻你，今天才相逢，可是冤家路窄，非生食了你的心肝，绝不独生于世。”语言未了，一个箭步，蹿将过来，使了个孤雁出群的架式。蒋爷明知与他走个三合两合的，绝不是他的对手。不如与他水中较量。

蒋爷见吴源一蹿过来，自己抽身就跑，说道：“贼人，要讲较量，咱们是水中较量。我看看你水中的本领如何？”吴源说：“你是翻江鼠，我正要去会会你水中的本领如何？”蒋爷一听，就有点暗暗吃惊。他要和他哥哥本领一样，我就非死不可。是什么缘故？原来在洪泽湖遇吴泽的时节，蒋爷不是他的对手，多亏苗九锡父子助力。苗九锡子之名叫苗正旺，外号人称玉面小龙神。到下套《小五义》五打朝天岭的时节，非此人行。这是后话。暂且不提。

且说蒋四爷到了水面，哧的一声扎入水中去了。呼隆往上一翻。再瞧吴源也就到了湖边，往下一纵，呼隆往上一翻，蹿水法露出上身，双手一顺三棱刺，一蹿水，哧的一声，就奔了蒋四爷来了。蒋爷一个坐水法，往水底下一沉，睁开二目，看着吴源。心中暗道：“看他能睁眼睛不能？他要在水中能睁眼视物，我占八成得死。他在水中不能睁眼视物，我就可以结果他的性命。”蒋爷把一双小眼圆睁，瞅着山贼。就见他也使一个坐水法，往下一沉，双手一捧青铜刺，把一双怪眼一翻，在水中找蒋四爷。蒋爷瞅得见他，他原来一翻眼也瞅得见。蒋四爷见他一蹿水，直扑奔过来了。蒋四爷不敢与他交手，深知道他那个臂力过猛。只得在水中分水，东冲西撞，一味净是逃命的架式。吴源哪里肯放！蒋爷走在哪里，他追在哪里。蒋爷一想，不敢和他交手，净跑也是无益于事。常言一句说的好：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。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来了。

要问是什么主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一回 柳青倒取蟠蛇岭 蒋平大战黑水湖

词曰：

世上般般皆盗，何必独怪绿林？
盗名盗节盗金银，心比大盗更狠！
为子偏思盗父，为臣偏要盗君。
人前一派假斯文，不及绿林身分。

且说蒋四爷与吴源水中交战，岸上的胡烈、楞史他们追杀喽兵，把那些饿喽兵追的东西乱窜。大汉龙滔、卢爷、徐三爷捡刀。

败残的喽兵跑上山去，报与众位得知：“我家大寨主与那些人交手，把他们兵器俱都磕飞。”柳爷说：“聂贤弟下山，把这些人给我拿上山来！”聂宽不敢答言。分水兽邓彪说道：“大寨主不知聂贤弟旱路的本领有限，若要捉拿这些人，我愿前往。”柳爷把眉一皱说：“靠着米面客人有多大本领！再说吴弟也都把他们的兵器磕飞了，如赤手空拳一样，聂弟还拿不了来？我不愿为寨主，就为这个。难道说我还不如你们的韬略？还是你当大寨主吧，我不管这山上的事了！”说的分水兽邓彪羞的面红过耳，赶紧一躬到地说：“从此再也不敢了。”混水泥鳅说：“寨主不必动气，待我出去。”随即提了一口刀出去。不然，这个节目怎么叫倒取蟠蛇岭？是柳爷在那里头以为内应。他们在外往里杀，柳爷在里头使招儿，这就为倒取。明知这米面客人是蒋爷，不知道那些人是从何处搬来助拳的？怎么搬来的这么快呢？

混水泥鳅出去的越忙，越死的快当。有一喽兵进来报：“聂寨主被他们杀死。”邓彪说：“如何？他是陆地本领差，待小弟去与他报仇。”柳青说：“不想我一句话，要了聂贤弟的性命。还是我与他报仇。邓彪也就不敢往下再说了。柳青他那口刀，已然是有人给他搬进来了，如今还是拿着他自己的兵器。邓彪也拿着自己兵器。柳爷问：“干什么拿兵器？”邓彪说：“跟着寨主爷去。”柳爷说：“贤弟，是你与他报仇，还是我与他报仇呢？”邓彪说：“还是寨主与他报仇。兵器我不得不拿。”柳爷说：“这么几个米面客人还值得两个人出去？我也不是说大话，今天索性叫你瞧瞧我这本领。你不用拿刀。”邓彪暗想：“近来寨主怎么这么大脾气呢？”却也无法，受过他活命之恩。只可就不拿兵器。

柳青吩咐一声，齐队下山。那队哪能齐呢？只可绕着蟠蛇岭往下一走。到了平川地，就看见众位。分水兽邓彪想不到有陷空岛人，一瞅，类若是胡烈。胡烈叫道：“那不是邓大哥吗？”这句话未曾说完，扑通一声，分水兽就躺在地下了。原来是柳青在前，邓彪在后，走着走着，柳青一回手，就在邓彪的前胸上，使了一个靠山。只听扑通一声，分水兽邓彪就躺在尘埃，柳爷搭胳膊拧腿先把他捆上，纹丝不能动。然后拿刀威吓众喽兵：“来来来，哪个不服，咱们就较量较量！”话言未了，那些喽兵跪倒蟠蛇岭下，苦苦地求饶。柳爷随即开发说：“那边是开封府的老爷们，过去就饶恕你们。”众喽兵过去跪倒尘埃，往上磕头，一齐说：“我们都是安善的良民被他们裹来，不随就杀，贪图性命，不得不从。见众位老爷求施恩就是了。我们都不是当喽兵的。”说毕，大家磕头，直是一群乞丐花子。卢爷瞧着也不忍，说：“便宜尔等，饶恕你们性命。仍是各归防地去吧。少刻，拿着闹湖蛟在分赃庭相

见。”

卢爷一瞅，有一个人在旁边跪着。一瞧是胡烈。卢爷明明知道他是给分水兽邓彪讲情，竟不理论于他。过去与柳爷说：“贤弟受惊了。”柳爷过去行礼说：“众位解救我活命之恩，……”徐庆说：“自己哥们，哪说的着！”柳爷问：“我们山中那大个呢？”卢爷说：“在湖中与老四交手呢。”又问：“后出来那小的呢？”徐庆说：“叫我宰了。”说的可就是混水泥鳅聂宽，不然，怎么说出去的忙，倒死的快，一见面，就叫徐三爷结束了他的性命。此就不细表，一句话说过去。有话即长，无话则短。

再说柳爷问卢爷：“怎么来的这么巧？”卢爷把自己的事，将长将短，对着柳爷说了一遍。又说：“柳爷在山中怎么得脱的活命？”柳爷这才一回手指着分水兽邓彪说：“大爷难道不认的他吗？”卢爷一看说：“好，他也作了山贼了。今天非要他的性命不可！”柳爷说：“大哥，别要他的性命。要非此人，我焉有命在！你要了他的性命，我不算是负义之人吗？”分水兽说：“大老爷、三老爷，我实出于无奈，才在山上。柳员外知道我的事情，我不敢回家，怕叫老爷们生气。我走在黑水湖，叫他们截上山来。吴源爱惜我，要与我结义为友。明知不是伴，无奈且相随。占住此山，得便之时再想个脱身之计。不料山中清苦，连饭都没有。我劝他早晚之间散伙。可巧柳爷来到。就求大老爷、三老爷格外施恩，饶恕于我。”卢爷旁边还跪一个人呢，可就是胡烈，早在旁边跪着呢。说道：“大老爷、三老爷也知晓，我们两个人是盟兄弟，我二人皆是一招之错。二位老爷既肯恩施格外，饶恕于我，还求二位老爷开天地之恩，饶恕我盟兄。”又有柳爷在旁边苦苦解劝，卢爷这才点头，连徐三爷也说：“饶了他们吧。”柳爷叫胡烈去把邓彪解开，过来与卢爷、徐三爷磕头。徐三爷给邓彪与大众见了见。邓彪又过来给柳爷道劳，又奔到卢爷跟前说：“我家四老爷与贼交手吗？”卢爷说：“正是在水中交手呢。”分水兽说：“我四老爷力气敌不住那个人的臂力。此处现有我与胡烈，何不下水中去帮着四爷。不然，悔之晚矣了。”卢爷说：“不用。你还不知道你四老爷那个水性，还用你们帮着！就在此处郑望吧。”邓彪一听，诺诺而退，静看着水面。

吴源往上一翻，哇呀呀的吼叫。忽又往水中一沉。再看他往水中一扎，哗的一声，那水就是一片血水相似。只见吴源在水中扎下去了。卢爷以为是蒋四爷在水中没命了。就见吴源再往下一扎，又往上一翻，嘴里头骂骂咧咧，东瞅西看，找不着蒋四爷。复又扎在水内。卢爷也瞧不见蒋四爷上来，以为必是死在水里头了。再见吴源复又上来，吼叫的声音各别。卢爷见他上来，整整的三次。蒋四爷一面未露。再瞧黑水湖如红水一般。你道是什么缘故？

皆因蒋爷在水中一瞧，贼人的水性甚好，又能在水中睁眼。蒋爷直不敢和他交手。若是叫他拿青铜刺挂住自己，就得撒手。要是再抛了兵器，更不是他的对手了。忽然想起个主意来，就是这么一招儿，行就行咧，不行就完啦。净瞧他这眼力要比自己看的远，就输给他了。要比自己看的近，就赢他了。怎么就会试出他的眼睛远近？蒋爷和他绕弯，围着他绕圆圈，越绕越大。先离七八尺。吴源抱着青铜刺，瞪着两只眼睛看他。他绕在哪里，拿眼光跟在哪里，蒋爷一踹水，哧的一声出去了两丈开外。吴源还瞅着他。蒋爷暗暗的心里着急。若要三大丈开外，自己就瞧不见。焉知晓只在两丈四五，吴源就不行了。蒋爷就知道自己能赢他了。吴源还心中纳闷哪，暗暗道：你和我绕弯，难道说你还跑得了！你跑到哪里，我老瞧着你往哪里去，他可忘了：

远啦，瞧不见了。他见蒋爷一蹿水往南去了，他瞧不见对手，他也蹿水往南。蒋爷望着西北去了三丈，往上一翻，他以为蒋爷必是翻上去了。趁着他往上翻的时节，蒋爷一蹿水扑奔前去，就打他脚底下往上一钻，抱着刀往上一扎。扎在哪里？噗哧一声，正扎在脚心上。对着山贼往下一蹬水，蒋爷往上又一扎，两下里一凑，蒋爷往回里一抽刀，又一蹿水，哧的一声，就是三丈的光景。吴源露出上身，怎么会不嚷呢？又往水中一扎，水面上就是一道子红，吴源到水中仍是不见人。再往上一翻，整整的三次，吴源虽勇，也是禁受不往。复又上来，将把身子露出水面。蒋爷的刀冲着肚脐之上，噗哧一声，扎将进去。

要问吴源的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二回 闹湖蛟报兄仇废命 小诸葛为己事伸冤

诗曰：

枫叶萧萧芦荻村，绿林豪客夜知闻。
相逢何必相回避，世上如今半是君。

且说蒋四爷屡次扎了吴源几刀，贼人本是一勇之夫，扎了几刀，也就没有多大力气了。蒋爷瞧着赢了，容他上来，自己一踹水，也就上来，刀由吴源肚腹之中扎将进去，噗哧一声，大开膛；哗喇一声，肠肚尽都出来。自己口中含住了刀背，腾出两只手来，夺过吴源手中那一对青铜刺。可叹吴源顺水漂流下来。蒋爷一见吴源就爱上了，可不是爱上他这个人，是爱上他这一对青铜刺，如今得将过来，心满意足。为是好应他这节目：洪泽湖丢刺；黑水湖得刺。岸上众人瞧见，这才放心。

蒋爷到岸，给柳爷道惊。柳爷抱怨了他几句说：“我这条命，又几乎没丧在你手里。”

蒋爷直给柳爷陪礼。邓彪过来，与蒋爷磕头。邓彪又把他的事情，述说了一回。蒋爷也不深分里责他。一听黑水湖外，嘈嚷的声音甚众。

原来黑水湖外大家助阵，一片嘈嚷的声音，听不甚真切。蒋爷立刻叫三只船出黑水湖，将十八庄会头，连庄致和俱请将进来。蒋爷把自己身上衣服拧了一拧说：“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，咱们上山去。”众人点头。

大家一齐上蟠蛇岭。所在喽兵俱都跪在一处，接候众人。蒋爷说：“你们大家俱都不愿当喽兵？”喽兵异口同音说：“全不愿意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暂且先在此处，事毕，都安置你们一个去处。”喽兵一齐磕头。蒋爷直奔分赃庭，进了屋中一看，一无所有，穷苦之极。蒋爷冲着邓彪说：“你们这个寨主，倒作了个丰衣足食。”邓彪说：“四老爷别骂人了。”不多一时，喽兵进来报道：“现有柴货厂众位会头老爷们到。”蒋爷说：“请！”不多一时进来。尽些些绅衿富户，买卖读书之人。大家相见，都与蒋四爷道劳。彼此落座。

惟有胡从善、庄致和见蒋四爷身上衣服水淋淋的，心中不忍，叫人取衣服与蒋四爷换上。蒋四爷说：“等等，净我这一身有服可不行。我要与你们化个缘。从此山贼一没，你们十八庄连庄会一散，历年中打地亩里少抛费多少银钱！我这一次化你们几个钱也不要紧。”大家异口同意说：“行得了。你是作什么用？”蒋四爷说：“你们出去，可着这里的喽兵，多少人，预备多少套衣服、头巾、鞋袜、中衣，免得这一群花子的形象。再说米面、肉腥、菜蔬，够我们吃两天的就得。再给喽兵预备点路费，够他们上岳州的盘缠就得。”众人连连点头，这就去办理。

蒋爷择定了五、六人查点喽兵数目，起身出去。蒋爷借的那口刀也叫他们带去。众人出去，仗着此处有的是估衣铺、当铺——前文表过，大家凑兑头巾、衣裳、鞋袜。用船载了米、面、酒、吃食等项。又用船只载了银钱，直进黑水湖。喽兵看见，无不欢喜。大家搬运下去，衣服等项，俱都堆在分赃庭前。先给蒋爷换上。次与邓彪换上，然后大家穿戴起来，也是机灵的先抢新鲜好点的穿上。些微痴傻的，也就落后。落后也是知足的，到底是有衣服有饭吃。分完，就抱柴烧火，连会头带蒋爷等，俱在分赃庭吃酒，过了整

整一天的光景。

次日，可就商量着起身了。

忽然喽兵进来回报：“我们有三个远探伙计如今回来了，老爷们赏给他们衣服不赏？”蒋爷问：“他们也愿意不当喽兵？”喽兵回话：“他们都愿意改邪归正，就求老爷们一并施恩吧。”蒋爷说：“把他们叫进来。”那三个人进来，在当中往上一跪。蒋爷说：“你们是远探的喽兵么？”回答：“正是。”蒋爷说：“探得什么事情？”回答：“没探出别的事情来。就知道大人回武昌府，穿湖而过。”蒋爷说：“哪个大人？”回答是“颜按院大人。”众人一怔。卢爷问：“老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蒋爷说：“没有旁的事，必是欧阳哥哥把大人请回来了。”卢爷说：“要是大人在此处经过，可就省事了。咱们就着见见大人。”蒋爷又问喽兵：“你们打听的准吗？”喽兵说：“准也不大很准，横竖大人回武昌，准是大人吧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吃了饭，换上衣裳，带着盘费，倒是打听大人带着什么人，从何而至？为什么缘故？打听明白，再来回话。”喽兵说：“是。”随即出去，换上衣裳，吃了饭，拿上盘费，再去打听。

不多一时，就回来了。又进来报道：“我们打听明白来了。是大人带着公孙先生上武昌府私访，如今归回。有武昌府的知府护送，离黑水湖不远了。看看就要进黑水湖口。”蒋爷说：“还有什么人？”喽兵说：“并无别人。”

卢爷说：“这又奇怪了？”蒋爷一翻眼说：“啊，是了。我明白了。”卢爷说：“你明白了什么？”蒋爷说：“这个不是公孙先生。”卢爷说：“不是公孙先生是谁呢？”蒋爷说：“这个是沈中元。”卢爷说：“怎么见得是沈中元呢？”蒋爷说：“准是沈中元。这是他和大人说明白了，大人饶了他了。他以为是没事了。大人饶了他，咱们不饶他，以为硬人情托好了。”卢爷说：“你打算怎么样？”蒋爷说：“少时来了的时节，我先把他扔到水里，涮他一涮。”卢爷说：“小心大人见罪呀！”蒋爷说：“什么罪呀？此时正在用人之际，咱们把他杀了，大人绝不能把咱们杀了。我也不怕他师弟听着恼。他太不是了！枉叫小诸葛了。”柳青说：“你把他杀了，也不与我相干。病夫，你不用混拉扯人。”

蒋爷将分水兽邓彪、胡烈叫来，就把自得来的铜刺每人一柄，附耳低言如此般，叫他们出去办事。后又把远探喽兵叫过来说：“你们在黑水湖看着，大人一到，疾速报与我知。”复又把那些喽兵的头目叫过来说：“你们查点查点，那软硬钩钩还够数目不够数目？”喽兵说：“回禀四老爷的知，自有富余的。我们伙计不够数目了。”蒋爷说：“怎么不够数目？”回答：“叫老爷们杀了几个，又饿了几天，刚一吃饭，撑坏了几个。”蒋爷说：“他们死去，那尸身怎么样了？”回答：“俱已把他们掩埋在蟠蛇岭下。”蒋爷说：“好”。

胡从善、庄致和说：“大人看看将到，我们怎么样？”蒋爷说：“你们瞧个热闹。有我哥哥他们几位迎接大人，你们瞧瞧涮人的。你们瞧见过涮人的没有？没有瞧见过，这回叫你们瞧瞧吧。”卢爷说：“老四，你可慎重着点。”蒋爷说：“无妨，大哥你瞧热闹吧。”喽兵进来报道：“大人船已到黑水湖口。”蒋爷说：“大家出去迎接大人。”

蒋爷这一料，料的实在是不差。沈中元打从把大人盗将出去，全仗着刘志奇的迷魂药饼儿迷住大人，又卖了娃娃谷的房子，乘三辆车奔长沙府，一辆车是大人，一辆是他表妹，一辆车是沈中元与他姑母。路过豹花岭，甘妈

妈不叫住山贼那里。来到夹峰山，一者玉面猫是师侄，又有家眷，这才在那里住了一晚晌。次日起身，过胡家店还可以，倒是个店口哇。奔长沙府到了朱文、朱德家里，可巧哥两个都没在家。仗着是真有交情，就在朱家住下。甘妈妈说：“再要不把大人唤醒过来，我就要出首了。把你送将下来。”沈中元应着，晚间就把大人还醒过来了。甘妈妈这才点头。

到了次日，吃完早饭，在书房里给大人起了迷魂药饼儿，后脊背拍了三把掌，迎面吹了一口冷气，大人还醒过来了。一看是个书房景象，旁边跪着一人。大人一瞅，一怔。见他翠蓝头巾，蓝袍，丝鸾带，薄底靴子，没有佩着刀，白面无须，五官清秀。大人问：“这位壮士是谁？请起来，有话慢慢讲来。”沈中元跪而不起，说：“罪民身该万死，万死犹轻。有天大的冤屈，无处申诉，夜晚间施展匪计，将大人盗在此处。为鸣罪民不白之冤。见大人天颜，如拨云见日。说明罪民之冤屈，虽死也瞑目。”大人说：“无论你有什么罪名，我一概赦免，有话起来说。”沈中元磕了头起来，旁边一站。

大人叫他坐下，再三不肯。大人问他的姓氏，为什么屈情，慢慢说来。沈中元说：“罪民姓沈，叫沈中元，匪号人称小诸葛。先在王爷府，非是跟着王爷叛反。罪民料着大宋必然派人捉拿王驾千岁。罪民在府中好得他的消息。大人特旨出京，不想白五老爷这么年轻，一时荒疏竟误中他们的诡计，为国捐躯，丧于铜网。罪民只恨无有帮手，那时节，但有一个心腹之人，也就刺杀了王爷，与五老爷报了仇。可巧王爷派邓车行刺，罪民明与他巡风，暗地保护着大人，一者拿住刺客，以作进身之计。不料大人那里，徐、韩二位老爷，把他追将出来，追来追去，不知他的去向了。那时罪民暗地跟随，在旁边嚷道：‘邓大哥，桥底下可藏不住你！’竟有如此者，好几次。罪民明是向着邓车，暗是向着徐、韩二位老爷，又说：‘邓大哥，小心人家拿暗器打你。’这才把韩二老爷提省，用袖箭将他打倒，将他拿住。罪民料着，必要问问罪民泄机的缘故。不想他怕罪民投在大人跟前，说出拿邓车的来历，岂不露出二位老爷无能了吗？罪民实非为功劳，只要与五老爷报了仇，免了罪民与叛逆同党之名，好保住合家，免遭灭门之祸，此就是罪民平生的志愿。不想二位老爷忌妒，不肯引进罪民，得见大人之面。这一来不要紧，耽误了与五老爷报仇之事，可全在徐、韩二位老爷身上。实系无法，不能得见大人天颜，这才夜晚间施展小计，将大人驾请到长沙府。这就是已往从前之事。”

他怎么叫小诸葛呢？直冲着大人心眼。谁要说五老爷这个年岁死的可怜，无非一时的荒疏，坠在铜网之内，大人就把谁喜欢透了；谁要说五老爷情性总是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他去是自找的，他就把谁恨透了。小诸葛知道大人的心思，所以大人恕了他的罪名，叫他扮公孙先生，知会了长沙府，作为大人巧扮私行，访查恶霸来了。邵邦杰闻知大人现在此处，会同总镇大人，合城文武官员，预备轿马，见大人投递手本，送大人回武昌府。到水路换船，进了黑水湖。喽兵拿拘钩搭船，沈中元出舱。蒋爷把沈中元抱下水去。

若问沈中元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三回 众喽兵拨云见日 分水兽弃暗投明

诗曰：

规谏从来属魏征，太宗何竟望昭陵。
自此台观全拆毁，感念高皇不复登。

或有问于余曰：《小五义》一书，纯讲忠孝节义，以忠冠首，大概直言敢谏谓之忠，委曲从事则不谓之忠。余曰：不然。直谏固谓之忠；或有事不便直谏明言，必委曲以寓规谏，终使君心悔悟，顿改前非，此不谏之谏，更有胜于直谏者，不忠直焉能作出此事来。唐时有一魏征，可为证据。

唐太宗贞观十年，皇后长孙氏崩，谥为文德皇后，葬于昭陵。太宗因后有贤德，思念不已。乃于禁苑中起一极高的台观，时常登之，以望昭陵，用释其思念之意。一日，引宰相魏征同登这层观，使他观看昭陵。魏征思太宗此举欠当。他的父皇高祖，葬于献陵，未闻哀慕。今乃思念不已，至于作台观以望之，是厚于后而薄于父也，欲进规谏，不就明言。先故意仔细观看。良久，对曰：“臣年老眼目昏花，看不能见。”太宗因指所在，叫魏征看。魏征乃对曰：“臣只道陛下思慕太上皇，故作此观，以望献陵。若是皇后的昭陵，早已看见了。”太宗一闻魏征说起父皇，心里感动，不觉泣下。自知举动差错，遂遂命扩毁此观，不复登焉。

太宗本是英君，事高祖素尽孝道，偶有此一失，赖有直臣魏征婉曲以进善言。太宗即时感悟，改过不吝，真盛德事也。

又唐史上，记太宗时的大臣，只有个魏征能尽忠直谏。太宗也极敬重他。一日，闻魏征所住私宅，只有旁室，没有厅堂。那时正要盖一所小殿，材料已具，遂命撤去，与魏征起盖厅堂。只五日就完成了。又以征性好俭朴，复赐以素屏、褥杖几等物，以遂所好尚。征上表称谢。太宗手诏答曰：“朕待卿至此，盖为社稷与百姓计，何过谢焉。”

夫以君之于臣，有能听其言行其道，而不能致敬尽礼者，则失之薄；亦有待之厚，礼之隆，而不能谏行言听者，则夫之虚；又有赏赐及于匪人，而无益于黎元国家者，则失之滥。而人不以为重矣，今观太宗之所以待魏征者，可谓情与文之兼至，固宜证之尽忠图报，而史书之以为美谈也。

词曰：

五义皆为好汉，蒋平真是能员。
水里制伏沈中元，莫把病夫错看。
任尔诸葛能算，猛然擒你下船。
腹内满饮山下泉，才显翻江手段。

且说大人到了弃岸登船的时节，坐了三号太平船。知府总镇在第二只船上，文武小官在第三只船上，护送大人的兵丁们，就在旱岸上行走。进黑水湖，准也想不到贼人有这么大胆子，敢劫夺钦差大人，刚进湖口，就听见呛

谥（shì，音市）——君主时代帝王、大臣等死后所给予的称号。

禁苑——帝王的园林。

唧唧一边锣鸣，叭达达就把软硬钩钩搭住船只，往近里拉。

小诸葛一着急，打官舱里蹿将出来，喝道：“好山贼，现有钦差大人在此！”回手就要拉刀，一瞧错了，自己扮的文人模样，哪里来的刀呢？正一着急，见打船旁呼隆一声，有人由水中蹿出来，如水獭相似把住船沿，把沈中元拦腰一抱。说：“咱们两个人，水里说去吧。”大人看了个逼真，是蒋护卫。大人高声嚷道：“护卫千万不可与沈壮士无礼！”话言未了，早听见扑通一声，打水漂相似。

原来，蒋爷把人都安置好了。他自己却换了短衣襟，也没拿刀，就到了蟠蛇岭下，看见大人那只三号太平船进了黑水湖口，桅杆上有一面大黄旗子，被风飘摆，行舒行卷，上面是朱书的“钦命”两个字，墨书的“代天巡狩按院大人颜。”蒋爷一吩咐喽兵，他就蹿下水去，容他们钩钩搭住就走。蒋爷蹿上船头，拦腰一抱，就蹿下水去。到了水中，蒋爷把手一撒，沈中元就如坛子灌水，满了为止。净剩下饮水的工夫了。蒋爷把他往肋下一夹，拢住了他的手，踹着水绕过了一个山湾。蒋爷知道把他灌满了，提溜上来。大人也看不见了，有什么话慢慢再和他说。

沈中元水饮的有八成光景，眼前发黑，心似油烹，耳内如同打阵雷的一般。蒋爷解他的丝绦，把他捆上。蒋爷骑马式将他骑上，伸双手打他两肋下往上一拥，哇哇的往外一吐，吐的干干净净。

蒋爷一撒手，把自己身上的水拧了一拧，对着沈中元一蹲，叫道：“武侯诸葛亮卧龙先生！可惜了你这个外号，你怎么配呢！你冤苦了人家卧龙先生了。你怎么配！”沈中元说：“我本不配，是大家抬爱。我早就说过不配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为我二哥、三哥有一点不到之处，得罪于你，就怀恨在心，你就行了这么一个法子，五条性命几希乎没有断在你手中。一计害三贤就够受的了。你这叫一计害五贤；武昌府的知府池天禄，在他地面上丢个大人，他得死；我二哥，保大人是他的专责，得死；玉墨丢了老爷，得死；两位先生得死：这是立刻得死的，余者沾衔的还不定死多少呢！你挑礼你得挑明白了，那才是英雄呢！再说，我听见我哥哥说你道了姓名，我赶着就上树林找你，沈壮士长，沈壮士短。可也不知你听见哪，也不知你是去远咧，可也不知是成心不理我。你不想想，你把大人盗走了，显显你的能耐，不想我们担的住担不住！你就是把大人说合了，央求得大人点了头。你必是能说呀！你又是王府的人，你必是说能破铜网，能拿王爷。再说我们老五死的怎么苦，你怎么给他报仇。捡着我们大人爱听的说一说，这个就把你赦了。你哪知道大人赦了，蒋四老爷不赦，趁着在这大人瞅不见，我先把你宰了给我二哥报仇，我宰了你，我们大人绝不能把我宰了。”

小诸葛一听，心中说：“我早就算计下这个病鬼不好惹。如今遇上他了，这也无法。”想到此间，双眼一闭，一语不发，就是等死。

正说之间，听见噤噤的跑过两个人来，是卢方、徐庆。徐三爷嚷道：“大人有话，老四可千万别杀他。”蒋爷说：“谁说的？”三爷说：“大人。”蒋爷说：“你才实心眼哪，这会大人瞅着吗？他害咱们二哥几希乎没死！他央求大人，大人饶了他。咱们不能饶他！咱们先把他杀了。我去见大人去，就说你们送信来时，我已经把他杀了。我去上大人那里请罪去！三哥你带着刀呢，是你杀呀，是我杀？”徐三爷说：“我杀。”徐庆他本是个浑人，蒋四爷说什么，他就听什么，摆刀就剁。蒋爷可又把他拦住说：“咱们要杀他，也叫他死个心服口服，别叫他死的不服。姓沈的，生死路两条：你是要死，

你是要活？”沈中元说：“大丈夫生而何叹，死而何惧？”蒋爷说：“你到底愿意死愿意活？我有意救你。”沈中元说：“我愿意死我还不弃暗投明呢。”蒋爷说：“你要是愿意活，依我个主意，你就活了。”沈中元问：“什么主意？”

蒋爷说：“你见了我二哥，我给你说情，也不枉你弃暗投明。也别管真假，你总是给我们老五报仇，也不辜负你这点好意。就是有一样，知错认错是好朋友。你见了二哥，给我二哥磕个头，一天云雾全散。打这起谁也别计较谁。我二哥这个脾气，非叫他顺过这口气去。凭爷是谁，说也不行。有这一个头，怎么好，怎么好，赶常了，你就知道了。”沈中元说：“你快些住口！若要给别人磕头还倒罢了。要是给你们五鼠五义磕头，这是我一辈子短处。二义韩彰，他还不到有人的去处，讪调于我，再说，我无论作了是什么样的官职，也洗不下这个羞惭去了。”四爷说：“什么羞惭！你这个头贵重，我这个头贱。我给你磕一百，你给我二哥磕一个。一百折一个，还不行吗？我可是为息事罢词。打这就给你磕头了！”说毕，蒋爷也真拉的下脸来，就双膝点地。沈中元说：“等着等着，这么磕了，可不算。”蒋爷也就站将起来了。沈中元说：“你还捆着我。再说，你这给我磕头，谁瞅见？我给他磕的时节，是众目之下。怪不得人说你足智多谋，这又是你的主意！”蒋爷噗哧一笑说：“你疑心过大。咱们这么办，等你给我二哥磕的时候，我再给你磕头，你看着，管保行了吧！”沈中元说：“肯那么着吗？”蒋爷说：“来，我先给你解开。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这话以后绝不提了。”

随即给他解开绳子，彼此把身上水拧了拧。蒋爷说：“过来，给你们见过。这是我大哥，这是我们三哥，你是认识的。”徐庆说：“老四，他不给我磕头？”蒋爷说：“凭什么给你磕头？你还应当给人家磕头呢！”徐庆说：“哎哟，我还应当给他磕头！我们两个人折了吧。”又见打那边来了人了，一拐山环就到了。这个人说：“千万可别杀沈壮士！叫我送信来了。”

原来是大人船进黑水湖，看见是蒋四爷把沈中元提溜下去了。大人叫蒋护卫，没有拦住，早就下去了。少刻，后头文武官员的船只俱到。船上水手忙成一处，大伙找家伙保护大人要紧。此时由东岸上也有船只到了。大家都上官船找大人的主管回话。大人亲身把守官舱。卢爷大众过去请罪。大人说：“于你们何罪之有？这沈壮士已然赦过他了。卢校尉，徐校尉，千万告诉蒋护卫，可别杀沈壮士。”得大人谕下，船直奔东南去了。

文武官员上船，给大人道惊。大人说：“何惊之有？”复又派人前去，叫本地面武职官追赶上去，千万别杀沈壮士，大人已经赦过了，那人去不多时，同着蒋四爷回来。等那人到时，蒋爷已经把话说好了。蒋爷也应着当众给沈中元磕头。沈中元也应着当众给韩爷磕头。蒋爷给他解了绑缚，跟这里来的时节，那人也就到了。一提大人说不叫杀沈壮士，蒋爷说：“没有杀。既然有大人谕，我们焉敢杀他。大人谕要下来晚一点，可就不好了。”沈中元心里说：“我就知道他们这五鼠五义里头，这个瘦鬼不好弄，这才叫雨后送伞。”

蒋爷说：“这位老爷贵姓？什么前程？”那人说：“我是守备，姓王，叫殿魁。”蒋爷说：“王老爷。”那人说：“老爷贵姓？”蒋爷说：“姓蒋，名平，字是泽长，排行居四。”那人说：“原来是蒋四老爷。失敬，失敬！”

蒋爷说：“岂敢，岂敢！”随说着随走，将一拐这个山环，就看见大人的船只了。那些个喽兵正打船上摘软硬钩呢。蒋爷说：“不好！有了刺客了。”忽见打西山头上，嗖的一声，蹿下一个人来，回手拉兵器，准是要行刺。

要问来者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四回 蒋泽长水灌沈中元 众乡绅奉请颜按院

词曰：

矫若云中白鹤，羨他绝妙飞行。
忽然落下半虚空，能不令人发怔。
宝剑肩头带定，人前念佛一声。
热肠侠骨是英雄，到处人皆钦敬。

且说蒋爷同着那人刚一拐山环，就瞅见半山腰内一个人蹿将下来，蹿在大人船上。蒋爷一嚷刺客，卢爷撒腿往前就跑，徐三爷眼快，说：“站住吧，大哥，不是外人。”卢爷也就噗哧一笑：“可吓着了我了。”敢情是他把大人也吓着了。你瞧，无冤无故，打半悬空中飞下一人来，银灰九梁巾，道袍、丝绦、鞋，皆是银灰颜色，除了袜子是白的；背背二刃双锋宝剑面如满月相似，五官清秀，三绺短髯。他回手拉宝剑，念声“无量佛”。大人也不知道老道从何而至，一瞧那意思，不是个行刺的。见他一回手就要拉双锋宝剑，喝说：“尔等们这些喽兵，好生大胆！”将摆剑要刹。船舱之中说：“道师兄，你且慢，大人现在此处，你要作什么？”赶着出来，双膝点地，给云中鹤道爷磕头。

你道云中鹤从问而至？自打夹峰山说明了帮着大众破铜网，定襄阳。回到庙中，把自己应用物件全都带好，将庙中事安置妥当，离了三清观，直奔武昌府。正走到柴货厂，看见湖口里面浩荡荡的大黄旗子飘摆。上字着“钦命”、“代天巡狩按院……”，山头遮挡，往下就看不见了。自己心中一忖度，必是颜按院大人吧，忽听里面呛啷一阵锣响，意欲奔黑水湖，没有船只又进不去；上黑水湖西边那座山看看，又没有山道。仗着老道常走山路，山头却又不高，把衣裳一掖，袖子一挽，竟自走到上面去了。往下一看，正是喽兵在那里导绒绳哪。东岸上站着好些个人。看又不像山贼的样儿。看那旗子，可不是颜按院大人吗！自己一着急，飞身蹿将下去，念了一声“佛”，拉定剑要断软硬钩。

此时白面判官柳员外打里边出来，说：“给师兄叩头。”魏道爷一问：“师弟因为何到此？”弟兄给有十七八年没有见面，见面觉着有些凄惨。柳青说明了自己的来历。魏道爷点头。正说话之间，就听见岸上有人叫亲家，原来是穿山鼠徐三爷到。魏道爷一瞧沈中元，水鸡儿一般。还有一个也是水林淋的衣服，可就是蒋四爷。”

大家上船，云中鹤俱一一的单手打稽首，念声无量佛。徐庆同他见蒋四爷。见礼已毕，蒋爷复又给魏道爷行了一个礼说：“我听三哥说，请出魏道爷来，帮着我们大众与我五弟报仇。慢说我们感念道爷的这一番好处，就是死去的我的五弟，在阴曹地府也感念道爷的功德。”徐三爷在旁说：“你瞧你这絮絮叨叨的，也不知是作什么！自己哥们，哪用那些个话说。”云中鹤念声无量佛说：“贫道既然点头，敢不尽心竭力。”

沈中元在旁双膝跪倒说：“师兄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？小弟沈中元与兄长叩头。”云中鹤念声无量佛，说：“你今年岁数也不小了，比不得二十上下的年纪了，也应当奔奔正途才是。你想想你所为的都是什么事情？我们为你们两师弟，远走他方，云游天下，皆因有这个师兄弟的情分。一人增光，大

家长脸；一人惭愧，大家惭愧。按说弟兄们廿载光景，未能相逢。弟兄们见面，怎么我就数说你一顿？皆因你作事不周，连劣兄脸上也是无光。”沈中元说：“小弟早有弃暗投明之习，不得其门而入。事到如今，改邪归正，不必兄长惦念了。”

正在他们说话之间，里边传出话来说：“大人有请蒋护卫。”卢爷叫蒋爷换上衣服，蒋爷就进去面见大人。给大人行礼，给大人道惊，在大人跟前请罪。大人又把沈中元的缘由说了一遍。大人深知蒋爷是能牙利齿，派蒋爷与沈中元、韩彰两家解和。蒋爷点头，大人然后又问：“打半山腰中飞下来的那个老道是谁？”徐三爷回话，如何回得明白，向来又不懂得说官话，一张口就不成文：“回禀大人得知，他是我小子，是我儿子的师傅，我们是亲家。”大人瞪了他一眼，话就更说不上来了，又说：“我回话大人听不明白，问我哥哥吧。”他也想着说的不是滋味了，推在卢爷身上。卢爷接过来，这才把始末缘由说了一遍。大人方才听明白。原来老道是沈中元、柳青的师兄。被众人请出来帮着定襄阳，破铜网，与五弟报仇。大人方才看见老道有些道骨仙风的气象，自己一忖度，此人是请出来的，不可慢待，况又是徐校尉的亲家，便立刻吩咐有请魏道爷。魏真进了船舱，与大人行礼。大人赶紧站起身形，抱拳带笑说：“魏道爷请坐。”上下一打量，魏真好一番的气象，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颜大人，用目瞧，见此人，好相貌。入玄门，当老道。看身材，七尺高。九梁中，把头皮罩。素带儿，脑后飘。迎面上，有一块无暇美玉，吐放光毫。穿一件，灰布的袍；系一恨，细丝绦，在腰间，来回绕。蝴蝶扣，系得牢；相衬着，灯笼穗儿，被风摆摇。白布袜，腰儿高。银灰的鞋，底儿薄。行不偏，走正道。背后背，无价宝，二刃双锋，是一口利刃吹毛。看先天，恨基妙，看后天，栽培得好。地格圆，天庭饱。二眉长，入鬓角，看双睛，神光好。土形正，双腮傲。耳轮厚，福不小。唇似涂朱，还有三络胡须相配着。这老道，真奇妙。不修仙，不了道，不爱钱，不贪钞。暗隐着威，面带着笑，喜管不平事，专杀土棍豪。每遇那，污吏赃官、奸夫淫妇不肯饶。

大人看毕，暗暗夸奖，叫人与道爷预备一个座位。魏道爷哪里肯坐，让至再四，方才落座。与众位打了个稽首，念了声无量佛。大人说：“本院久闻魏道爷之名，方才又听卢校尉等所说，魏道爷肯出来拨刀相助。待等事毕之时，本院奏闻万岁，必然要声明魏道爷之功。”云中鹤说：“小道无能，无非听着言讲五老爷死在铜网，被奸王所害，实在凄惨。小道也是一腔不平之气，焉敢称为拨刀相助。众位老爷们前去破铜网，小道有何德何能，不过巡风而已。”大人说：“魏道爷不必太谦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就见一宗诧异事，那船忽悠悠直奔东山边而来，把大众吓了一跳。

怎么这船自己走起来了呢？大人问：“什么缘故？”蒋爷知道底下有人，转身蹿入水中，才把胡烈、邓彪叫将出来，原来是蒋爷预先叫他们两个，拿着青铜刺，容钩钩搭住船只往里拉的时节，叫他们用刺钩挂住船底，往里就带。两个人扎在水中，用刺挂船，嗣后，怎么也挂不动了。缘故是钩钩不拉了，两个人如何挂的动？这才用平生之力，慢慢忽悠悠的也就奔了东山边了。蒋爷下去，把他们拉上来。到了上面，才能告诉，不可能在水里头说话。蒋爷就把水灌沈中元，大人到了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随后带着两个人到了船上，放下青铜刺，与大人叩头。说明了他们的来历，大人收留下来，叫他们跟着

当差。

大人又问：“你们大众如何到的此处？”蒋爷就把寻找大人，误入黑水湖，杀了山寇，饶恕了喽兵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又说，岸上那些人，都是十八庄的会首。大人说：“既然他们献了些衣服，又预备了吃食，也俱是为国有益的好百姓，应当请来一见。”蒋爷这才下去把那些乡绅们请将上来，俱与大人叩头。大人倒说了些谦虚的言语。那些人请大人上柴货厂暂且歇马，明日起身。大人不肯，众人跪着不起来。大人出了个主意，就在山中聚义庭中住一夜，明日再走。大众只可点头。就此请大人下船，上聚义庭。

众乡绅派人出去治办上等的海味官席几桌。也皆因柴货厂地势宽阔、繁华，要是背乡，也不能这么便当。

蒋爷、沈中元、邓彪、胡烈俱都换上衣服。众喽兵跪接大人。众人到了聚义分赃庭中，晚间由外边厢酒席备到，连知府带总镇大人，文武大小官，以至外边兵丁等，还有蒋四爷等，连众会头带喽兵，大家饱餐一顿。席间，把君山归降大宋。回禀了大人一遍。又把盗彭启假扮阴曹画阵图，回了大人一遍，大人问：“画阵图有些个日子，大概也画齐备了吧？”蒋爷说：“这日限也不少了，大约也画齐备了。”就此回明大人，把喽兵也打发上君山去，待等襄阳用人之际，再调他们上襄阳。大人也就依着蒋爷的主意。蒋爷叫分水兽邓彪取纸笔墨砚去。分水兽说：“四老爷怎么又来取笑我们，这哪有纸笔墨砚呢？”这才用知府带来的文案，叫他们预备着。蒋爷亲笔写了书信，封固停妥。一夜晚景不提。

次日清晨，大人打发文武官员，俱都免送，回衙理事。大家一定要送，说至再四，这才不送了。连兵丁们俱都叫他们回去。早饭又是十八庄会头预备。早饭用毕，山中也没有什么物件，喽兵也不用分散。蒋爷仍穿上自己的衣服，带上一对青铜刺，请大人下山。余者众人保护，放火烧山，为的是贼要再来了，没有住处，自然也就存留不住了。顷刻间烈焰飞腾，万道金蛇乱窜。喽兵带着书信、盘费银两，直奔君山，暂且不表。十八庄会头要送大人一程，大人拦住。大人谢了他们。后来大人上京交旨，奏闻万岁。天子一喜，还赐了一块匾额。赞美他们村庄的义气。大家上船，大人在官舱中见火光大作，点头叹息：烧毁房屋，伤害有多少生灵！蒋爷早派听差的前去给武昌府送信。

内中单有柳青，要见他师母去。蒋爷不愿意，说：“待等破完了铜网，索性你把这一个整人情你完了，再见不迟。”柳爷说：“趁着此处离长沙府不远，我去见见。我实在是想我师母。你只管放心，我绝不能半途而废，我不是那样人物。你们先走，随后我奔襄阳，绝不能误事。”这一说，云中鹤也要去，由沈中元带路。蒋爷一想不得，他们师兄弟凑在一处，睡多了梦长。万一不奔襄阳，便把他们怎么样呢？有了，我同着他们一处去就无妨了。就此回明白大人，四位一同起身，奔长沙府。

这一到长沙府，火焚郭家营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五回 双锤将欺压良善 温员外惧怕凶徒

词曰：

世上豪杰不少，巾帼亦有须眉。
救人急难扶人危，竟出闺阁之内。
不是姻缘匹配，强求必定吃亏，
要擒恶霸将双锤，女中英雄可畏。

且说大人回武昌不表。蒋爷上长沙也不提。

单说的是南侠、北侠、双侠、智化、过云雕朋玉直奔长沙府。到了郭家营，过云雕朋玉认得。总是不巧不成书，自从小诸葛沈中元他们走后，本家有事，前文已经表过。王官雷英上长沙府郭家营，聘请双锤将郭宗德。这双锤将可就在长沙府。皆因此人臂力过人，受了襄阳王的聘请了。这人生就的臂力真大，虽不能说有万夫不当之勇，要论这一对双锤，实在是力猛锤沉，可惜他这样的本领，只是一件，叫他妻子误了一世的英名。

这就是那句话，大丈夫难免妻奸子不孝。他娶妻花氏，实在的不是个东西。郭宗德家中一贫如洗，他是个武夫，饭量最大。他交了一朋友，叫崔德成，这个崔德成家大业大，就是孤身一人，尚未婚娶。皆因花氏不是个东西，那崔德成又有银钱，妇人嫌这宗德又穷，贪图了人家银钱，就把丑事作出来了。崔德成拿着银钱，叫郭宗德作买卖。这个买卖一多了，郭宗德也就作不过来了。又找了领东的开的许多铺户，又拾夺了自己的房舍。前后东西共是四个大院子。后院拾夺的花园子里，盖了一座大楼。花氏起的名字，叫合欢楼。后花园中有些个奇花异草，太湖山石，竹塘等项。家业一大，双锤将的名气也传扬出去了。

双锤将不叫双锤将了，改送了他一个外号，叫了个赖头龟。大人还不好意思叫他。小孩子可不管那个。他在前边走着，小孩子就在后边叫：“咳咳咳，赖头龟那，上哪去呀，吃了饭了没有？”他瞧了那孩子一眼，也无非地干鼓肚子生气。那孩子更讨人嫌，又说：“赖头龟，你发了财了，你不是上我们家里讨饼子吃的时候了。”这个人一想，再要是孩子凑多了，更不好办了。真是！那些孩子聚在一处，唱起来了：“赖头龟，赖头鼃，丢了人，有了钱。”他要追赶着打他们。他们就跑了。自己一想不是事，不久要跟着王爷打军需去了，又不能携眷；要把家眷搬到襄阳去，又舍不得这事业。再说崔德成公然就在他们家里住着，也不回崔家庄了。总得想一个法子，怎么把他推出去才好呢。

这天忽然生出一个主意来，把崔德成请到书房内，两个人喝着茶闲谈。赖头龟说：“兄弟，你这不是事，凭你这个家当，这样的事业，打这么一辈子光棍，算怎么事情？圣贤说过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非得说一个不行，早晚我给你为媒说一个。”崔德成说：“不要。别辜负了哥哥的心。”郭宗德说：“我为什么不要？”崔德成说：“媒人叫我赶出去的许多。因何缘故？再醮的，不要；非品貌好了，不要，我总不相信媒人的话。”郭宗德说：“难道说这一方就没一个品貌好的么？你要什么样的？”崔德成说：“非得像我

鼃 (yuán, 音元)。

嫂嫂那品貌才行。还有一个，不行了。”郭宗德问：“是谁，怎么不行了？只要你看得中意，我就能给你去说。”崔德成说：“那日清明上坟插柳的时节，看见温家庄温员外家有个女儿，温暖玉，称得起美貌双全。我见她一面，神魂恍惚，直到如今，我总有些个思念。可惜人家是有夫之妇了。”双锤将说：“只要你看着如意，有夫之妇，她也得给咱们。”崔德成说：“她要是给的无能之辈，还有你这一说。他给的是朱家庄朱德家，那如何行得了？”双锤将说：“你只管放心吧。后天咱们就办事，要是不给咱们，还会抢那。若办妥了，兄弟你在哪办？”崔德成说：“要是妥了，我就在这办。”

赖头龟听了，虽不愿意，也是无法。有句俗言：宁借停丧，不借人成双。无奈可有一件，吃了人家的口软，使了人家的手软。自盖房屋，不敢说不行。崔德成虽说此话，也没有搁在心上。仍然告辞，上合欢楼去了。

双锤将把家人叫将过来，吩咐备办了八盘子花红彩礼，叫人备上马匹，自己换了新衣服佩上，出了房门，乘跨坐骑，带上从人，直奔温家庄。到了温员外门首，双锤将撒橙离鞍下了坐骑。从人前去叫门。里边有人答言：“什么人叫门？”从人说：“开开吧，我们大爷来了。”正是温员外出来开门，一看就是一怔。他知道双锤将是一恶霸，素无来往，到门必没有好事。

温员外只好满脸陪笑，一躬到地。双锤将要行大礼，说：“老伯在上，侄男有礼。”温员外说：“岂敢，好兄弟，请到寒舍待茶。”说毕，往里一让，厅房落座，温员外问道：“驾临寒舍，有甚贵干？”双锤将说：“侄男闻听老伯有一千金令爱，我有个盟弟，此人大大有名，提起来大约老伯也知道，就是崔家庄崔德成。侄男作冰人，可称得起是门当户对。”温员外连连摆手说：“辜负贤弟一番美意，我的小女已然许配人家了。”双锤将说：“老儿，你太不知进退！好意前来说亲，你竟自拿这般言语推托于我。后天前来迎娶。孩子们，把定礼放下。”温员外把双锤将一拦：“且慢，我的女儿许配朱家庄朱德为妻。倘若不实，小老儿情愿认罚。”从锤将手一抖，温员外扑通摔倒在地。他竟自扬长而去。

温员外放声大哭，皆因是安人已经故去了，就是自己带着女儿度日。女儿已经给了朱德，郭宗德硬下花红彩礼，不从吧，人家势力真大；从了吧，也得朱家答应。

乡村有点事情，街坊邻舍尽都知道。早有邻居过来探问。温员外就把始末根由，对着大众说了一遍。众人七言八语，有说打官司的；有说找人打架，打完了和他打官司的。

温员外就依了这个主意。邻居散去，温员外到了后面，把此事对着女儿述说一遍。姑娘是个孝女，跟随天伦，温习儒业，熟读《列女传》，广览圣贤文。口尊天伦：“女儿累及你老人家了。他明天一来，女儿我就速求一死。”温员外说：“女儿先别行拙志，为父去到朱家送信。要是死，也是破着我这一条老命，先与他们拼了。我儿可千万别行拙志。”暖玉说：“孩儿死也不这么死，我还有个主意。”说毕，姑娘痛哭。员外劝解了一番，出来找了邻家二位老太太伴着姑娘，怕小姐行了拙志。

员外复又出来，离了自己门首，直奔朱家庄而来。到了朱家庄上，直奔朱德家中。

家下人等见了老员外来，说：“老员外爷两眼发直，莫非有什么事情哪？”

温员外说：“祸从天降，请你们大爷来了。”说着话，往里就走。从人说：“我们大爷没在家。”员外也并没听见，直到厅房落座。温员外说：“请你们大爷。”从人说：“方才禀过员外爷，我们大爷没在家。”员外说：“请你们二爷。”从人说：“我们二爷也没在家。”那边从人也说：“我们大爷、二爷都没有在家。”两边从人异口同音说没有在家。温员外放声大哭，说道：“苍天哪！苍天哪！”从人问道：“老员外何故这么恨天怨地？”老员外说：“咳，我们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！”那从人一个个瞅着，纳闷说：“老员外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”温员外对着朱家从人，一五一十细说了一遍。

从人说：“员外爷来的不巧，前三两天还行呢！有我们大爷、二爷、把兄弟沈大爷在这里的时候，这样的恶霸有一千也拾夺了。”老员外说：“怎么这么不巧，你们大爷、二爷到底上哪去了？”从人说：“上南乡取租子去了。”老员外说：“要给送信，明天晚上回的来回不来？”从人说：“回不来。要是连夜赶骑着快马可行咧！”温员外说：“烦劳你们哪位辛苦一趟，总是大爷来才好哪！我们姑老爷尚未过门，说话有点不便。”

正说话之间，见老太太从外边进来。甘妈妈一生是个直率的脾气。皆因朱文、朱德没在家，沈中元保着大人走了，娘两个还在这里住着，静听沈中元的信息，搬在哪里，好奔哪里，忽然听见前边哭哭啼啼。甘妈妈在后窗户那里听着，有听见的，有听不见的。就听见说：“硬下花红彩礼，无论怎么样，后天抬人。”听见这两句话，她亲身过来了。进了厅房，从人说：“这就是我们这里住的甘老太太到了。”员外问：“哪位甘老太太？”从人说：“这是我们大爷、二爷、沈大爷的姑母，眼下在我们这住着呢。要不怎么说前几天来好呢。沈大爷是有本事的，要论势力人情，我们这里有按院大人，可惜如今都走了。此时就是给我们大爷送信，也是无益。”温员外也是无法。

此刻，甘妈妈进来，员外与甘妈妈行了个礼。甘妈妈与员外道了个万福，让温员外坐下。甘妈妈也就落座，问：“老员外，到底有什么事情？咱们大家议论议论。谁叫我在我们老贤侄这住着呢！”温员外又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。甘妈妈咳了一声说：“这个事，要是我们侄儿在这就好办了。等等，我给你算计算计。是找我们侄子容易呀，是找本家大爷、二爷容易？我们侄子是上武昌府，本家大爷、二爷是上南乡。”

正说话之间，忽听外面有人声。甘妈妈一回头，听见后窗户那里有人叫说：“妈呀妈，你老人家这里来。”甘妈妈说：“老员外，暂且请坐，我女儿叫我哪。”说毕，转头出来。

温员外仍与从人讲话，说：“你们家大爷、二爷上南乡去，离这有多远哪？”从人说：“远倒不远，一百多里地。大概也就这一半日回来。凑巧今天光许回来。”温员外那个意见，就打算给大爷、二爷送信为是。

正说话间，甘妈妈从后面过来，也是皱眉皱眉，甘妈妈也添了烦了。员外说：“甘妈妈请坐。”甘妈妈说：“员外请坐。”从人问：“妈妈到后面作什么去来？”甘妈妈咳了一声说：“员外，方才是我女儿将我叫到后面去了。我女儿一生好管不平之事。她要见着不平事，就要伸手去管。老员外这件事情，好要替你们出气。”员外说：“姑娘小姐。怎么能够替我们出气？”甘妈妈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养活的娇儿，练了一身本事。明天叫你的女儿躲避躲避，她去替当新人，待下轿之时，亮出刀来，杀他们个干干净净。”员外说：“那可使得！”话言未了，忽见朱文打外边跑将进来。

此人一来，不知端的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六回 朱文朱德逢恶霸 有侠有义救姑娘

且说姑娘叫过甘妈妈去，同她娘一说，她要替人家暖玉小姐去，暗带短刀一把，下轿之时，杀个干干净净的。妈妈一拦她，不叫她去，她就要行拙志。妈妈也是无法，故此到前面与温员外说这套言语来了，温员外也是为难。甘妈妈也是着急。温员外说：“那如何使得！”

忽然朱文慌慌张张，手中拿定打马藤鞭，从外边跑将进来，温员外从人赶看给大爷跪下磕头，说：“大爷从哪来？”大爷也不理论那些从人，过来先给温员外行了个礼。从人冲着甘妈妈说：“这就是我们家大爷。大爷，这就是沈大爷的姑母。”朱文过来，与甘妈妈行礼说：“姑母，你老人家到得孩儿家中，可巧我们哥儿两个没在家，慢待你老人家。”甘妈妈说：“哟，我们在这打扰你们。”

朱文心中有事，不能净自陪着甘妈妈。一回头奔了温员外来。温员外伸手一拉朱文手，放声大哭说：“贤戚，我们祸……”，那个祸字底下的言语尚未说出，朱文接过来，说：“你老人家不用说了。侄男从你老人家那里来，听见赶集的说，我赶紧到了你老人家家里。听见隔房两位老太太说：“你老人家上我们这里来了。”温员外说：“好恶霸，欺我太甚了！”朱文说：“老伯自管放心，我这就写呈子，长沙县还不行，我知道长沙县与赖头龟换帖，告他往返徒劳，非长沙府不行。你老人家不必忧心，我们两家较量较量。搬不倒郭宗德，我誓不为人。”甘妈妈说：“哟，贤侄且慢。刚才我女儿听见此事，她一定要替她温大姐姐坐这一次轿子，暗藏短刀一把，待等下轿之时，杀他们个干干净净。”朱文连连摆手说：“姑母，这件事万万使不得。我这个表妹可许配人家没有？”甘妈妈说：“早已许配人家了，还是侠义的门徒。”朱文说：“倘若要叫人家那头知晓，姑娘可就担了不是了。再说，为我们家的事情，我天胆也不敢，实系担架不住。”甘妈妈也就没法了。

朱文立刻写呈子，说：“老伯暂且在我家听听，我前去递呈子、听信息。”员外点头。朱文本是文秀才，朱德是武秀才。写呈子朱文不费吹灰之力。外头备了两匹马，带着一名从人，直奔长沙府。事逢凑巧。长沙府知府没在衙署，送按院大人去了。一打听，回来的日限不准。这个事又等不得。后天就要抢人，如何等得了。只可转头回来，再作主意。他这无名火是霸道火性，往上一冲，举家性命都顾不得了。

朱文离了长沙府，正走长沙县，到了长沙县衙署的门首。心中一动，想着自己这个事是理直气壮，他们虽然是把兄弟，难道说他们就把这门亲事断与赖头龟不成。再说，我先在他这里递了呈子，他与我办不好此事，我再去府衙门告，也不算是越诉。想毕，就下了坐骑。从人说：“大爷，到这里告他可不好哇！难道说你老人家不知道他们是把兄弟吗？”朱文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！少说话。”从人也不敢多言人。所带的呈子，是到知府那里递的呈词，到县衙也就用不着了。

朱文一直扑奔大堂，正对着这位太爷升二堂理事呢。朱文打算要挝鼓，忽见打里边出来两个青衣，刚一见朱文，笑嘻嘻赶奔前来说：“这不是朱相公吗？”朱文点头说：“不错。”青衣说：“很好，倒省了我们的事了。”朱文问：“什么事？”青衣说：“我们太爷派我们去请你老人家去。”朱文说：“好，我正要见见你们老太爷呢。你就给我回禀一声。”当即同着青衣进去。

知县姓吴，名字叫天良，原来双锤将的片子早就到了，随着五百银子，托付吴天良买一个贼，攀告朱文、朱德是窝主。吴天良暗地里叫官人通知犯罪的贼人，一口将朱文、朱德攀将出来，说他们是窝主，给贼人销赃。暗地办好，知县升二堂，带贼上来审讯。贼人就把朱文、朱德招将出来。叫他画了供。出签票拿朱文、朱德。

官人领签票刚出去，正遇上了朱文。故此就把他带将进来，面见知县。朱文身施一礼说：“学生朱文，也父母太爷行礼。”知县把公案一拍说：“好个大胆朱文，枉是圣人的门徒，聚贼窝赃。现有人将你供招出来。”当即会同教官，革去了他的秀才，暂将他钉肘收监。朱文在堂口百般叫骂，狗官长，狗官短。知县把耳朵一捂，退堂归后去了。把天良一灭，就得了纹银五百两。这可真是无天良了！外边的从人一瞅主人钉肘收监，自己把马拉过来，骑着一匹，拉着一匹回朱家庄去了。一路无话。到了自己的门前下马，进了院子，往里就走。一直扑奔厅房，正对着温员外在那里等信呢。甘妈妈先瞧见，这从人就把已往从前的事情，对着甘妈妈述说了一遍。温员外一见，还是不行，倒把朱文饶上了。忽然又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说：“大爷在家里没有？”从人说：“怎么件事？”那人说：“可不好了，咱们二爷叫郭宗德诓到他们家里去，收在空房里头了。”众人一听，又是一阵发怔。

原来赖头龟抢人这个事传扬遍了。这朱德刚打南乡回来，也是带着一名从人。他是武夫，好走路。正遇见有人讲论，可巧叫他遇上了。过去一打听，人家说明天瞧抢人的，就叫朱德听见了，又过去细细的一打听，可巧人家不认得朱德，一五一十就把这个事告诉他了。

朱德立刻带着从人，奔郭家营。不用说见了郭宗德要破口大骂：“好赖头龟！你敢抢二爷没过门的妻子？”刚见着他的从人就气冲冲地说：“你快把赖头龟叫出来！”从人哪里敢怠慢，立刻传话。不多一时，赖头龟出来，满脸陪笑说：“原来是朱贤弟。”朱德大骂说：“你什么东西！你和我呼兄唤弟。”郭宗德说：“兄弟，你今天是带了酒了。不然，我一还言伤了咱们的好交情了。”朱德说：“赖头龟，你要再说和我有交情，我要胡骂了！”赖头龟说：“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是怎么了？”朱德说：“你反过来问我是怎么了？凭什么在温家庄硬下花红彩礼！”赖头龟说：“你听谁说我在温家庄硬下花红彩礼？”朱德说：“这是人所共知。”赖头龟说：“咱们可千万别受了人家的煽惑呀！你是听谁说的，你把这人拉来咱们对对。不然，咱们一同到温家庄问问此事。再说，温家庄住户人家甚多，把花红彩礼下在什么人家里了？”朱德说：“就是温宏，温员外他们家里。”赖头龟说：“这就更好了。你先把气消消，我换上衣服，咱们一同去问问。如果有此事，你要怎么罚我，就怎么罚我，再说温员外家姑娘给了兄弟你，我也知道。放定的时节，我还去道喜去哪。怎么我能行的出那样事来！再说，我也有家小，我还能再娶一个不成。”

朱德被他这一套话说的，自己倒觉着有些个舛错，必是自己没把事情听明白，大略着他也不敢。双锤将说：“你先到这家里饮碗茶，把气消一消，咱们访听访听，这个话是谁说的，你要饶了这个人，我也是不饶！”往里一让，朱德说：“这倒是我莽撞了！亏了是你宽宏量大。不然，咱们得出人命。”郭宗德说：“我要与你一般见识，我对得起大哥吗！”

二人往里一走，进了广梁大门。往西一拐，四扇屏风。刚一进去，两边有蹲着，扯着绳子往起里一站，绊住了朱德脚面。朱德往起一蹿，跌的更重。从人过来，将他五花大绑。朱德破口大骂说：“好小子，暗使阴谋，不敢和你二大爷一刀一枪地较量较量。”双锤将说：“朱德，今天把你拿住，为的是叫你瞧着明天，把你这个妻子给我把弟娶来。都叫你瞧着，拜天地，入洞房，合卺交杯。到次日生米作成熟饭，也不要你的性命，把你一放。你们哥们有法尽管使去，或讲文，或讲武，随你们的便。”朱德大骂。赖头龟说：“把他嘴塞上。”朱德一急，一抬腿，叭的一声，就把家人踹出多远去，哎哟扑通，爬伏在地，还醒了半天，才缓过这一口气来，几希乎没有死了。郭宗德说：“这不得，把他四马攒蹄捆上。”众人把他按倒。口中塞好了物，叫人把他搭在后边，扔在空房子里头。也不用看着，把门锁了。双锤将这里搭棚办事。衙门里信也到了，把朱文收了监了。暂且不表。

单说跟朱德的这个从人，飞也似地往家跑。到了家中，见甘妈妈连温员外带伙伴们，就把二爷的事，对他们述说了一遍。众人目瞪口呆，一点方法无有。温员外净哭。甘妈妈劝解也是无法。只好就按姑娘那个法子去做。除了那个法子，别无主意。

正在束手策之间，忽然从外边蹭蹭蹭蹿进几个人来。头一个青缎衣中，黄白脸，细条身材。第二个碧目虬髯，紫衣巾。又两个宝蓝色的衣服，还有个身挫矮小的，五个人倒有四个拉兵器的，往厅房里头就跑。温员外以为是双锤将他们人到了，吓得整个儿掉下椅子来，爬起往桌子底下就钻。倒是甘妈妈别瞧是个女流之辈，毕竟开黑店，胆量不小，说：“你们这是哪里来的一伙人那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白昼入人家的宅舍，难道说反了不成！”原来是南侠、北侠、双侠、智化、过云雕朋玉大众前来。

什么事情往里跑？有个缘故。皆因是众人走着，遇见天气不好，耽误了三两日的光景。看看快到朱家庄，智爷就问明了朋玉，朱文、朱德他们家在进庄第几个门。朋玉告诉明白。到了门首，智爷一扭嘴，使了个眼色，连朋玉也不知是怎么个意见。大家拉兵器，乱往里蹿。原来是智爷怕沈中元得信跑了。故此进来极速。连朋玉也就跟将进来，直进厅房，并没一点影色。对着甘妈妈一问，朋玉说：“这就是那位甘妈妈。”智爷把刀插入鞘中说：“亲家，我且问你，你内侄哪里去了？快些说将出来，好保你们母女没事。如其不然，连你都大大的不便。”甘妈妈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，管我叫亲家？”智爷说：“我不说，大约你也不知。我姓智，单名一个化字。匪号人称黑妖狐。这是你们干亲家。这就是北侠。”甘妈妈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，原来是二位亲家到了！二位亲家恕我未能远迎，望乞恕罪。”北侠说：“岂敢。”朋玉过来与甘妈妈磕头。因问缘故？他与沈中元是联盟把兄弟。不能不过来磕头。甘妈妈说：“你们来的凑巧，我正有点为难事。”智爷说：“别的话等等再说。我们是请大人来了。你先说你内侄在哪呢？”甘妈妈说：“你们请大人来晚了。大人，我内侄早送回去了。”智爷说：“这不是当耍的呀！”甘妈妈说：“这焉能撒谎。要撒谎，我婆子也担当不往。”智爷细细的一问，她就把大人怎么吩咐文武官员，怎么护送的事细述了一遍。

北侠还有些不相信。智爷听着，里边没有什么假潮。甘妈妈又问说：“蒋四老爷没来？”智爷说：“没来。”甘妈妈说：“病鬼可把我冤苦了。今天

你们二位亲家，咱们可是初会。一见就不像病鬼他那个诹诹谐谐的。”智爷说：“怎么？”甘妈妈说：“我倒是和你们打听打听，我们这位姑老爷到底哪个是真正的艾虎？我把自己的女儿给了人，到底不准知哪个是真正姑老爷！”智爷说：“你先见的那不是，后见那个才对呢！你先见的那个是个大姑娘，女扮男装，卧虎沟沙大哥的女儿。”甘妈妈说：“等着见了病鬼再说。”智爷说：“你没瞧明白你女儿，还是个二房。”甘妈妈说：“那可不行。”智爷说：“这是人间的大事，有个日期管着，先定的就是头一个。后定的就是二房。先定的就是假艾虎，那是我欧阳哥哥下的定礼。他又拿着那块玉珮，定了你的女儿。你算算谁先谁后。”甘妈妈把脸一沉，一语不发。智爷说：“给你见见，这是展护卫老爷，这是丁二爷。”甘妈妈道了个万福。甘妈妈回头把温员外打桌子底叫了出来，与大家见了礼。甘妈妈把温员外的事也对大众说了一遍。忽见打外头闯进一伙人来，众人一怔。

要问来者是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七回 甘兰娘改扮温小姐 众英雄假作送亲人

词曰：

世事无非是假，谁知弄假成真。
本是沙家女钗裙，巧把兰娘眼混。
自从结为秦晋，无暇着意追寻。
今朝才遇做媒人，能不一一访问。

且说甘妈妈对着南侠、北侠、双侠、智化、过云雕朋玉，一提郭家营的这个恶霸双锤将郭宗德，先前怎么穷，后来大阔，全是崔德成的银钱，怎么硬下花红彩礼，要抢温员外家女儿，这是本家朱文、朱德弟兄两个，一个是收了监，一个是在郭家营的空房子里头幽囚起来了。

大众一听，头一个就是丁二爷好事，说：“这不是要反吗？你告诉我他的门户，我去找他去！”北侠说：“你先坐坐，等着我们亲家说完了，咱们大家议论个主意，还能不去吗！”丁二爷这才落座。甘妈妈说：“不然，我怎么说你们几位来的真巧呢！”北侠说：“智贤弟，你出主意吧。”智化还没有说主意呢，温宏冲着大众双膝点地，说：“众位老爷们大驾光临，实在是我小老儿的万幸。”智爷说：“老翁你先请起，有话咱们大家计议。”

老头将要起来，忽然闯进几个人来，智爷一拍巴掌说：“咳，我的臂膀来了。”又把温员外吓了一跳，原来是云中鹤魏真，小诸葛沈中元，白面判官柳青三个人过来。与甘妈妈磕头说：“师母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？想死孩儿们了！”甘妈妈见三个人给她磕头，魏真、柳青两人问好。甘妈妈说：“你们起去。”就觉着心中一惨，不禁凄然泪下。她想起自己没儿，还有这么两个徒弟，一个内侄。回思旧景，又想起九头狮子甘茂，那样健壮的身体，倒故去了，更觉着心中凄惨。魏真与柳青看着师母有廿载的光景不见，如今相貌透着老了，也觉着凄惨。按说见面，当是一喜，此时倒是悲喜交加。甘妈妈问两个孩儿：“你们在外这几年可好？”两个人异口同音说：“托师母之福，倒也平平。”

蒋四爷单过来说：“小亲家子，这一向可好？”甘妈妈说：“瘦鬼别挨骂了。”云中鹤着着实实的瞪了他一眼。甘妈妈说：“今天人们都在此处，咱们三头对案的说一说。病鬼你冤苦了我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你先等等，我见完礼，有话咱们再说。”蒋爷与大众见礼。先见北侠，然后智爷与他行礼，过云雕朋玉不认识，南侠、北侠给指引，连温员外都见了一见。北侠问蒋四爷见大人的事，蒋四爷就把黑水湖的事，述说了一遍。北侠他们这才放心。

智爷把温家庄的事，如此如此告诉了蒋爷一遍。蒋爷说：“怎么办呢？”甘妈妈说：“瘦鬼说完了话了没有？”蒋爷说：“完了。”甘妈妈说：“你给说的媒，这是怎么件事？到是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？”蒋爷说：“当着徒弟在这，我要冤你，对不起你徒弟。”甘妈妈说：“你还不冤我那，拿大姑娘楞算爷们！”蒋爷说：“是你自己瞧的呀！是我一定叫你给的？你叫我作个媒人，保人。我那时说过，作媒不作保。准有一个艾虎，那就不算冤你。头一件我对得起柳贤弟，对不起人的事我不作。这准对得起你们娘们，怎么如今你倒和我找起后帐来了？”北侠说：“你们就不必分争了，大概这也是夙世的姻缘，月下老人配就的，非人力所为。”甘妈妈说：“算了吧，

你长肉去吧！咱们管管人家朱家横事，行了吧？”将爷说：“那焉有不行之理！智贤弟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甘妈妈说：“还有件事哪，我这个女儿她还要去那！”就把兰娘儿的话学说一番。

蒋爷说：“不用姑娘去了，比不得先前没人。这已经有了人了，还叫姑娘出头露面的干什么！”只听见后窗户那边叫：“妈呀妈。”甘妈妈出去不多时，回来说：“方才我女儿把我叫出去，她还是愿意替人家姑娘去这一趟。不叫她去，她就行拙志。不瞒众位老爷们说，我那女儿，养得太娇，这可是怎么好？我和二位亲家商议商议，这事情是怎么办法？我那姑娘太傻，若要是个不傻，叫她去她都不去。谁家有姑娘替人家当新人去！她可不是傻是什么！”智爷说：“欧阳哥哥说句话吧。这以后过了门，两口子性情可不差什么。”北侠说：“智贤弟，你出个主意吧。我是艾虎的义父，我不敢出主意，久后一日艾虎不答应，我担不住。”智爷说：“欧阳哥哥，你可会推干净。”北侠说：“不是推干净，我这义父不敌你这师傅。”蒋爷说：“智贤弟，你为难欧阳哥哥干什么！依我说，你们哥两个，无论谁出主意，艾虎也不能不答应。这是一。二则若姑娘不会本事，性情还骄傲呢；况说会点本事，脾气更骄傲咧。她有这一身的功夫，大家再保护着，大约也没有什么舛错。不如叫她去就得了，我这可是多说。”智爷说：“去就去吧。”大家点头。甘妈妈也乐了。

蒋爷说：“咱们就把这主意商量停当。温员外先把他的女儿藏起来。咱们可各有个专责：欧阳哥哥去救人；展大弟等事完上县衙里去要人；魏道爷、柳贤弟你们哥俩前后巡风，沈贤弟，你表妹你姑母千斤重架全交给你一个人，瞧着那时事要不顺，就亮刀杀人，咱们有个暗令，击掌为号。亲家你可看着姑娘，别叫她拜天地。作为姑娘的奶母，随随步口，别离开姑娘。再说上轿之时，不叫点灯火，说叫人家瞧了，今天干不好。余者的人，作为送亲的。”蒋爷这么一分派，就把这一件大事派妥当了，温员外先给大众行了一路礼，待等事毕之时，一齐给大众道劳。蒋爷先叫温员外回家，好让姑娘放心。也好叫姑娘拾夺拾夺，明天上亲戚家躲避着去。

头天不提。到次日，北侠、南侠单走，柳青单走。问明白了郭家营的道路，前去上郭宗德家门口踩道。

甘妈妈与兰娘，早有蒋爷分派着，叫朱家的家人雇了二人小轿两乘，送往温家庄。到温家庄停轿，去扶手下轿。温员外迎接出来，一躬到地，往里一让。轿钱外边已经开发了。将到里面，暖玉迎接出来，要行大礼磕头。甘妈妈拦住说：“哎吧，我的干女儿。”从此，温暖玉认甘妈妈为干娘，与兰娘儿为干姊妹。让到温小姐的香闺绣户，重新与甘妈妈、兰娘儿行礼。兰娘儿搀住说：“你净磕头也是无益干事。”温员外进来说：“外边轿子到了。”温小姐与甘妈妈、兰娘儿洒泪分别。

小姐去后，外边有人进来说：“沈爷大众到。”甘妈妈出去迎接，让到前厅落座。先献茶，后摆酒。都是甘妈妈张罗。蒋爷说：“亲家，你怎么张罗我们那，咱们都是帮忙。”甘妈妈随道：“如今本家姑娘我认为干女儿了。”蒋爷说：“应当道个喜儿才是。”不多一时，温员外进来张罗大家酒饭。蒋爷问：“把姑娘送下了？”员外说：“正是。”后面与甘妈妈、兰娘儿预备酒饭。用毕之时，蒋爷叫给找衣服，或买卖人的，或长工的，预备好了，静等第二天晚间使用。暂且不表。

且说的是朱家庄北侠等，分头踩道，到了双锤将家门首。好恶霸，悬灯

结彩，听里面刀勺乱响。瞧看明白，几位使了个眼色，归奔朱家庄来。到朱家门口，进了朱家厅房，重新落座。大家议论怎么个办法。云中鹤说：“他这有的是从人，叫从人暗里探望。再说，郭家营离这里不远，打听哪时有信发轿，咱们大家再去不迟。”果然派从人探望。天到初鼓，从人回来，大家起身，一直扑奔郭家营。到了郭宗德门首北头东墙脚，蹿将进去。北侠、南侠、双侠一直扑奔正西，云中鹤、白面判官扑奔西北。

单提北侠前去救人。也不知朱德现在什么所在，仗着自己是两只夜眼，走到太湖山石，四下观瞧。忽见那边破房子里，有一个灯笼儿一晃，两个人打着灯笼往前去。嘴里头抱抱怨怨地说：“拿住他杀了就得了，何用又给他吃的？再说，明日事完，他出去一准是有事。”那个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！这叫成心羞辱他。少时拜堂的时节，还提溜出来，叫他瞧着那。明日赶事毕，把他一放。这人要出去，不能像咱们，出去了苟延岁月还活着。这个人火性在大的，出去就得死。不然，咱们给他什么，为什么连吃都不吃。”随说着，扑奔正南去了。

北侠以为必是在这个屋中。遂击掌。南侠、双侠也到。南侠回手拉七宝刀。把锁头一点，哗啷一声，锁头脱落，把门一开，内中果有一个人在那里，四马倒攒蹄捆着。北侠一看，就知道是朱德。过去解了绳子，把口中塞物拉出来，见朱德爬地地上，一丝儿也不动，丁二爷问：“怎么了”必是受了伤了吧！交手来没交手哇？”朱德摇头。北侠说：“二哥，他这是捆了两天，捆的浑身麻木，搀起来走走就好了。一点别的伤症也没有。”丁二爷说：“我搀起来溜溜他。”北侠说：“没有那个工夫，你背他走吧。”展爷听了这句话，一伸手，把朱德背将起来。拿钞包兜住他的下身，展爷在自己胸前系一个麻花扣儿。哪怕就是撒手，他也掉不下去。朱德双手又拢住展爷的肩头说：“众位恩公：我也都不知道是谁？”展爷说：“全上你家去再说吧，此处没有讲话的工夫。”北侠说：“二弟走哇。”丁二爷说：“我不去了，我在这里瞧热闹那。”北侠嘱咐：“二弟小心着。”竟自出东墙去了，一直奔朱家庄。暂且不表。

单说云中鹤、柳青奔在后面，瞧见有一座高楼，里面灯光闪烁，他们用飞抓百链索搭住了上面，二人导绒绳而上。到了上面，起下了飞抓百链索，直奔西边房屋，到了窗前，用知尖吐津，把窗纸戳了个上孔，往里一看，是一男一女。书中暗交代，男的就是崔德成，女的就是郭宗德之妻。摆着一桌酒席，两个人对面吃酒。男的是文生公子的打扮，女的是妖淫气象。郭宗德之妻说话，惨悲悲的声音说：“兄弟，这就好了，今夜洞房花烛，燕尔新婚，这就得了。今晚这酒，是离别酒。从此个月期程，一年半载，还能到为嫂这里来一次不能？”崔德成说：“嫂嫂只管放心。要忘了嫂嫂，必遭横报。”妇人说：“你们这男子说话，专能够随机应变，说的时节，实在好听。转过面去，就是两样的心肠。”崔德成说：“嫂嫂待我这一番的好处。铭刻肺腑，永不敢忘。别看这时，这是我哥哥苦苦相逼，叫我成家办事。挤对的实在无法了，我这才指出温家的姑娘来了。我本是推托的言语，不想他竟作出这么一件事来。”妇人说：“轿子是走啦，少时就抬到。既不愿意，早些说明才是。这明明是你在我跟前撒谎。”崔德成说：“嫂子，叫你看着，抬到了我也不下去拜堂。”妇人说：“你准口能应心吗？”崔德成说：“我要是有半句虚有，叫天打雷劈，五雷轰顶。”妇人说：“你就是不下去拜堂也不行，人已是搭在家来了。你早有这个心思，对我说明，我也就把肺腑话说出，

咱们两个就作人长久的夫妻了。你又不肯说出来，我也就不肯说出来。”崔德成说：“咱们这个长久的夫妻，你不用打算，就是朝朝暮暮的在这个楼上，我都放心不下。”花氏说：“你这叫多此一举。”崔德成说：“多此一举好吧。一下要叫他撞上，那可不是当耍的呀！”花氏说：“我告诉你说吧，我要没有那个拿手哇，那个乌龟王八小子早就找上咱们门来了。若非有了拿手，他就能这样不闻不问的吗！”崔德成说：“什么拿手哇？拿手，什么拿手也不行！”花氏说：“这个意思，你是怕他？”崔德成说：“我怕他。你先把这个拿手告诉我，我就不怕他了。”花氏说：“我有意要告诉你，怕的是咱们不能长久，这是何苦哪！”崔德成说：“好嫂子，我告诉我，我听听，你要不放心，我对天盟誓！”花氏说：“我要说出为个话来，可有干系呀！他那条命在我手心里捏着哪，我要叫他活，他就活；我要叫他死，他就得死。”崔德成说：“你说说，是什么拿手！”妇人说：“你真要瞧，给你看看。”就见打箱子里头拿出一件东西来，交与了崔德成。那厮拿过来一看，说：“可惜，可惜！我要早知道有这物件哪，咱们两个人长久夫妻就准了。”

魏道爷与柳爷听外边一阵大乱，大吹大擂，鼓乐喧天，声若鼎沸。
欲知如何大闹郭家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八回 合欢楼叔嫂被杀 郭家营宗德废命

诗曰：

可笑奸淫太不差，时时同伴合欢楼。
风流哪晓成冤债，花貌空言贼好逑；
梦入巫山终是幻，魂销春色合添愁。
任他百媚千娇态，露水夫妻岂到头！

词曰：

害人即是害己，不外天理人情。
众侠一听气不平，要了恶霸性命。
大家计议已定，分头各自潜行。
一时火起满堂红，烧个干干净净。

且说云中鹤魏真，同着柳爷在楼上，听见奸夫淫妇所说的这套言语，又见有一宗物件就能要他的性命，什么东西这么要紧？也要看看虚实，就见打箱子里头拿出来，是极微小的东西。见崔德成接过去，在灯光之下一瞅，如同珍宝一般，魏真、柳爷俱没有看明白是什么东西，再说，它又是藏着。妇人净乐。此时可就听见外头大吹大擂，必是他们到了。

云中鹤一指，柳爷就把薰香盒掏出来，把堵鼻子的布卷给了云中鹤。两个自己堵上了。两个拿千里火，点着薰香，把铜仙鹤脖拉开，将薰香放在仙鹤的肚内，等到香烟浓了再把仙鹤嘴对准了窗棂纸的窟窿，手把仙鹤的尾巴来回一拉，那烟一条线相仿，直奔了花氏。花氏忽然闻见一股异味清香，就往鼻孔里头一吸，不吸还要躺下哪，何况往里头一吸？说：“兄弟，你闻闻这是什么气味？”崔德成也就一体的闻见，也纳闷说：“这是什么气味？”言还未毕，两个人一齐扑通摔倒在楼上。两个人一倒，柳爷收了薰香盒子，把窗棂推开，进来先拿崔德成看的那东西是什么。魏道爷拿起来一看，说：“无量佛！”柳爷说：“师兄，那是什么物件？”魏真说：“这可是活该。今日咱们这里，无论杀多少人，是白杀。连地面官都不怀疑忌。”

你道这是什么物件？原来就是襄阳王府打发雷英送来的那封信，约他作反。花氏得着这封书信，如同珍宝一般，收藏起来，她与崔德成两个暗地之事，她也知道不定哪时要教郭宗德撞上，就是杀身之祸。并且郭宗德常拿言语点缀花氏，花氏预先就有些个害怕。嗣后由于得了这封书信，花氏常拿言语点缀双锤将，说：“无暇者可以治人。”郭宗德屡次和她讨这个书信，她不给，故此双锤将也就不敢深分的与他们较量这个事了。如今这书信老道得着了，今天郭家营无论杀多少人，那被杀的就全算是王爷的一党了。

忽听外边杀声阵阵，就知方才有大吹大擂的声音，必然是花轿到了。这时也就该动手了。云中鹤将书信带好说：“师弟杀那个，我杀这个。”果然磕嚓的一声，就把淫妇的性命结果。老道也杀了崔德成。猛一抬头，见窗棂纸照的大亮。知道前边火起了。他们这里也拿灯，把可以引火的地方点着。两个人蹿出了楼窗之外。合欢楼一着，楼下的丫环、婆子就慌成一处了。

再说前头，娶亲应是新郎官自己亲身迎娶。惟独这个娶亲的事情，各处

各乡俗，一处一个规矩。到了他们那里，新郎官迎接新人。双锤将打发人，连他自己也请崔德成数十趟，竟不下楼，说他有点身子不爽，只好由郭宗德替他迎娶。既不是本人，也不能十字披红、双插金花，马上挂了他两柄锤，带了三四十打手，远远瞧着，以防不测。要是没动静，就不叫他们露面。带四个婆子，跟着轿子到了温家庄。温员外出来迎接。郭宗德下马，与温员外行礼道喜。众亲友彼此的行礼道喜，往里一让。让进厅房落座。温员外故意把事再问：“到底是什么人要娶我的女儿？”双锤将说：“是我的把弟崔德成。”员外说：“今天他不来，是什么缘故？”双锤将说：“皆因今天早晨起来，身体不爽，不能前来迎娶。本当改期，又怕误了今天这个好日子。故此侄男替他迎娶，待等回门之日，再与老伯叩头。”温员外也就点头说：“还有一件事情，今天这个日子，我也瞧了。好可是好，就是不宜掌灯火，少刻上轿之时，我屋里不掌灯火。到了你们那里，洞房里还能不点灯火吗？就是那一盏长命灯。灯火千万不是多，多了与他们无益。”双锤将哪里把这些个事故在心上，也猜疑不到有别的事情。他还说哪，多承老伯的指教，吩咐一声，把轿子抬进来，放后面，请新人上轿。

不多时，婆子慌慌张张跑出来了，说：“大爷，他们这新人上轿的屋里，连个火亮也没有。别是不得吧？”双锤将说：“什么不得呀？”婆子说：“不是个瞎子，就是秃子，不是驼背，定是个瘸子，准是个残废人吧。不然，不能不点灯。”双锤将说：“你们知道什么！少说话，预备去吧。”婆子答应，诺诺而退。不多时，轿子抬出。双锤将告辞，大吹大擂，轿子直奔郭家营。送亲的陆陆续续，大吹大擂，也就跟下来了，其实都是暗藏兵器。来到自己的门首，双锤将下马进了院中，轿子抬将进来，请崔德成拜堂。有从人说：“二爷不拜堂，吩咐新人先入喜房。”蒋爷一听，这下可对了劲了。有用功夫的时候了，更好了。甘妈妈把轿帘打开，仗着盖着盖头，穿着大红的衣服，甘妈妈搀着她，为的是挡着她那个刀，怕人家瞧见。她们直奔喜房，送亲的皆在棚里落座，摆上酒席，大吃大喝。酒过三巡，就划拳行令，都是智爷、蒋爷的主意。智爷装的乡下人，仍像前套书上盗冠的时节，学了一口的河间府话，划拳净叫满堂红。有陪座的客问他：“怎么净叫满堂红？”回答：“你老连满堂红都不知道吗？少刻间，拿着个烛，往席棚上一触，火一起来，就是满堂红。”那人说：“别说这个丧气话。”智爷说：“可有个瞧头。”那人说：“可别教本家听见那。”智爷说：“听见怕什么！我这就点了。”他冲着喜房一喊：“怎么还不点那！我这就点那！”行情的亲友以为他醉了，也不理他。那边蒋爷嚷上了，说：“点那，是时候了！点吧！”

喜房里头，打姑娘进了屋子后，甘妈妈就把里间屋帘一放，拉了条板凳迎着门一坐，凭爷是谁也不准时去，姑娘自己把盖头揭了，拉出刀来，绑了绑莲足，蹬了蹬弓鞋，自己拧绢帕把乌云拢住，耳环子摘将下来，刀也往旁一放。只听得婆子和甘妈妈分争说：“我奉我们大爷的命，叫我们伺候新人。你这么横拦着不叫我们见，是怎么件事？”甘妈妈说：“我们姑娘怕生人，让她定定神，然后再见也不晚。你们还能见不着？”婆子说：“我先进去张罗张罗茶水去。”甘妈妈说：“要你进去，你一个人进去。换替着进去倒可。”婆子说：“我给姑娘张罗茶去。”甘妈妈就把板凳一撤，帘子一启，那人进去嚷道：“哎哟了！”这个“了”字未说完，就听见噗哧，又跟着扑通一声。甘妈妈知道结果了一个性命。外头的婆子也有听着诧异的，也要进去瞧去，甘妈妈问：“姑娘得了没有？”兰娘儿说：“得了。”这个婆子将要进喜旁，

甘妈妈一抬脚，踹了婆子一脚，婆子就整个的爬在喜房里头去了。兰娘儿手中刀往下一落。又死了一个。本家婆子的伙伴就急了，说：“这位老太太，你是怎么了？怎么把我们的伙伴踢一个大跟头？”甘妈妈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这还是好的哪。”婆子说：“不好便当怎么样？”甘妈妈抄起板凳来，冲着那个婆子叭就是一板凳。哎哟扑通，摔倒在地。纹丝不动。新人窜将出来，手拿着一把刀，把门口一堵。谁也不用打算出去，甘妈妈脱了长大衣服，原来来的时候，腰内就别上了两把棒锤。本来她什么本事也不会，兰娘儿这本事都是甘茂教的。甘妈妈虽上了年纪，却仗着有笨力气，拿棒锤冲着婆子，叭一下，脑浆迸裂。对着里外一乱。这么一嚷，屋中的顷刻间尽都杀死了。

外边人一乱，送亲的甩了长大衣服，拉兵刃把桌子一反，哗啦哗啦，碗盏家伙摔成粉碎。拿起灯来，往席棚上一触。蒋爷就嚷：“姑娘快出来，别叫火截在里头。”那些个陪客也有死了的，也有爬下的。厨役端着一盘子菜，冲着他们头儿的脑袋就倒了去了。烫的头儿直嚷嚷说：“叫你去救火，你怎么跟我脑袋上倒呢！”还是头儿明白，端起一盆子油往火上就浇，轰的一声，厨师傅全都是焦头烂面。姑娘出喜房，东西两个院子，都嚷成了一处。

这西院里是厨房、喜房、席棚，可巧双锤将在东院里，听见西院里乱嚷，出来一看，烈焰飞腾，听见人说：“连新人带送亲的都在乱杀人那。郭宗德才知道中了他们计了。赶着拿锤往西院就跑。没有到西院，就撞上了。撞上就交手。头一个过云雕朋玉，刀往下一剁，单锤往上一迎，就听见当啷的一声，就把那口刀磕飞。跟着那柄锤就下来了。朋玉仗着手快，早预备下了，叭就是一镖，双锤将拿那柄锤往下一压，当啷一响，那只镖撞落在地。朋玉腾出工夫来，也就躲开了。紧跟着就是兰娘到。甘妈妈在后头，沈中元紧跟着甘妈妈。双锤将大吼了一声：“好丫头！你们定的好诡计！别走，今天务必要你的性命。”沈中元知道兰娘儿不是他的对手。沈中元蹿过去，就是一刀。双锤将一挂。沈中元如何吃那个苦子，始终没有叫他把刀震飞了。转了五六个弯，火就大了。沈中元无心动手，甘妈妈、兰娘儿已经出去了。这边是智爷蹿上来一刀。蒋爷也蹿上来了。火是直扑。行情的这些人死了无数，又没有兵器，又是害怕，就有迷昏了的，扎到火堂里去的，也有出去找不着门又回来的。总而言之，遭劫好躲，在数的难逃。蒋爷说：“老沈，出拨扯活火，都看看快烤的慌了。火太大，我们走吧！”郭宗德正要拦住。

忽见迎面上来一人。双锤将下下一打量：三十来岁，一身的缟素，面如白玉，五官清秀，手中两刃双锋宝剑。郭宗德用锤一指说：“好小子，你们都是哪里来的这些强人！丁二爷哈哈一笑：“我们倒是强人！你清平世界抢人家的姑娘。别走，受我一剑！”双锤将哪里瞧得起丁二爷，身量又不高，长相又不恶，兵器又不沉，只一口菲薄的剑。丁二爷并没告诉他名姓，就往前一蹿。双锤将单锤已然举起来了，时着丁二爷顶门，往下就砸。丁二爷往旁边一闪身，用剑一试他的锤把，只听见呛咚呛一声，早把锤柄削折；咚一声，锤头落地。双锤将成了单锤将了。吓的他掉头就跑，不敢往西，有火。又见东院火也起来。只得一直扑奔正北。迎面上忽然听见说：“无量佛！”

这一遇见老道，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九回 卧牛山小豪杰聚会 上院衙沙员外献图

词曰：

侠义勤劳恐后，武夫踊跃争先。
画成卦象几何天，特把阵图来献。
勉励同心合意，商量执锐披坚。
大家聚会院衙前，演出英雄列传。

且说双锤将郭宗德出世以来，没有见过这个样的宝物。那么粗的锤把，唡哪一声，锤头落地，吓得不敢往西，直奔正北。一看正北，合欢楼烈焰飞腾，火光大作，他一瞧大楼一烧，这可真动了心了。本是一个穷汉出身，全仗着他女人挣了个家产业，就连铺子带买卖，这一下子全完了，怎么会不疼！

可巧迎面之上，站着一个人。细瞧是个老道，念声“无量佛”，拿着一口二刃双锋宝剑，也是耀眼争光，夺人眼目，他心中暗忖道：“刚才遇见那么一口宝剑，难道这口和他那个一样？不能吧？”自己使了个单凤朝阳的架式，锤打悠式往下一拍，老道往旁边一闪身了，宝剑往上托，就听见唡咚，和前番一个样，唡！削折了锤柄，咚！是锤头落地。丁二爷到脑后摘巾，嗖就是一宝剑。双锤将大哈腰，真是鼻子看着沾地，这才躲过去了。

刚往上一跑，叭！腮额骨上钉了一镖。过云雕两镖未能结果他的性命，赖头龟仗着皮糙肉厚。锤脑袋是没有了，净剩下两恨铁擗面杖了，舍不得扔它，把两锤柄并在一只手中，一只手往外拔镖。往南一跑，不行。有丁二爷等堵着哪。往北跑，又有云中鹤、柳爷堵着哪。东西两边是墙，他又不会高来高去，这才叫身逢了绝地。并且还有过云雕朋玉，也不管打的着打不着，他还得留神暗器。地方又窄狭，一着急，拿着手中的铁把，打将出去。蒋四爷说：“好人，撒手铜扔出来了。”如何打得着！魏道爷往旁边一跃身躯，几希乎没有打着柳爷。柳爷也往旁边一闪，可就闪出道路来了。赖头龟从这个空儿里蹿出去了。蒋爷说：“要跑！”魏真说：“跑不了！还是拿镖镖他。”过云雕朋玉真就拿镖打他。自然是郭宗德听见说暗器二字，总得留神。他净留神过云雕朋玉的暗器，没想到云中鹤一回头，早就把镖打手中一托，等着赖头龟一回头，噗哧一声，正中颈嗓咽喉，扑通，死尸腔栽倒在地，众人一喜。

蒋爷说“咱们也快走哇！不然，前后火勾在一处，咱们也跑不出去，也就成了焦头烂面之鬼，烽火中的亡魂。”众人说：“有理。就此快走吧！”一个个扑奔正东。到了正东，一个个越墙出去。眼瞅着是火光大作。

智爷说：“今天晚间，这个人命不少哇。”柳青说：“智爷这么有能耐，今夜死了这些人，能叫地面官不背案？”智化说：“我可没那个能耐。你有那个能耐吗？”柳青说：“我就能够，再多些也无妨。”智爷说：“我领教领教。”柳青说：“我们这得了点东西，也是活该！”就把得了这封书信的言语，述了一遍。智爷说：“这可是活该！书信现在在哪？”云中鹤说：“现在我这里。”智爷说：“那就得了。”云中鹤说：“你瞧不瞧？”智爷说：“回头有多少瞧不了！何必这时候瞧，去吧！”随说随走，就听后面乱嚷；又是起的火，又是救火的人。救人的人抬着救火的物，敲着锣到这一瞅，说：“是他们家还用咱们救火？赖头龟行阵雨就得了。”大家一半取着笑，一半

各自归家去了。

云中鹤魏真、白面判官柳青、黑妖狐智化、蒋四爷、丁二爷、过云雕朋玉等，大家归奔朱家庄。看看来至门首，早有许多人在门前张望，连温员外俱到门道。朱德叫南侠、北侠背将回来，到了家中庭房之内，展爷解开了搭包，朱德细问名姓，展爷把已往从前细述一遍。朱德跪倒磕头道劳。

少刻，甘妈妈亦到了，两乘轿子由沈中元保护回到朱家庄。朱德跪下，与母女两个磕头道劳。兰娘道个万福，将要说话，甘妈妈说：“有话里头说去。”又与沈爷道劳。沈中元说：“自家哥们，如何提着道劳呢！”往里一走，温员外倒要给甘妈妈、兰娘儿磕头。甘妈妈说：“你有女儿是我的干女儿；我的女儿也是你的干女儿，她如何担架的住呢！”算施了个常礼。又与沈中元道劳。到了里边，见南侠、北侠行礼。就有一件，兰娘儿回来，就得归后面去，可不能见北侠。都有甘妈妈与北侠说明白了，等着过门以后再会，此话暂且不表。

家下人进来报道：“众位老爷到了。”连温员外俱迎接出去。看见由西边奔出门首来，有家下人指引着朱德，冲着大众一跪，温员外也就在一旁跪下。内中有蒋四爷说：“此处不是讲话之所。”智爷道：“里边去吧，有什么话里边大家再议。”进来更换衣中。朱德、温员外挨着次序道劳。一会吩咐摆酒，大众落座。朱德、温员外每人敬三杯酒，然后叙话。

云中鹤就把书信拿出来，叫大伙瞧瞧一回。内有智爷、蒋四爷给展爷出了个主意，也不用上县衙那里去，公然就上知府衙去。展爷说：“知府送大人尚未回来，此刻不在衙中，去也是往返徒劳。”蒋爷说：“我叫你去，你只管去。我们和知府大人一同分的手。大人吩咐文虎官员回衙，不必护送。我们到了此处，难说他还到不了衙署！”智爷说：“行了，明天早起，就是这么办。”天气不早，残席撤去。

甘妈妈归后安歇。温员外也在此处，大家盹睡，天交大亮，大家净面吃茶。展爷拿了书信，带本家一名从人，也没有马匹，辞别了大众，直奔知府衙门。书到此处，就不细表，看看快到铜网阵的节目，焉有工夫净叙这个闲言。

到知府衙门，见知府说明来历。随即将王爷书信交与知府。知府立刻行文调朱文一案，带信去叫知县听参，随即将朱文带回知府衙门见知府，展爷当面谢过知府，知府命展爷将朱文带回朱家庄，见大众，给大众磕头道劳。

智爷叫甘妈妈上襄阳，到金知府衙门，找沙凤仙、秋葵一同回卧虎沟。甘妈妈点头，大众起身，让朱文、朱德一同前往。蒋爷说：“大人正在用人之际，岂不是后来出头之日！”朱文、朱德自愧无能，执意不去。兄弟二人给众位拿出许多银两，以作路费。大众再三的不受。大众一走，然后甘妈妈、兰娘儿一同上襄阳，温员外回家，也把女儿接将回来。知县被参，另换新知县。郭家营郭宗德家房屋地亩，以作抄产。所有的死尸掩埋。崔德成家内无人，并无哭主。诸事已毕。

单提大人有众人保护，上了太平船。大人摆手，叫文武官员个个回衙署，护送兵丁一概不用。就是大众保护大人到武昌府。北侠、南侠俱都赶上大人的船只。上船见大人请罪。早有人也池天禄送信。武昌府知府池天禄闻报，会同着二义韩彰、公孙先生、魏昌、卢大爷、徐庆、龙滔、姚猛、史云、徐良、韩天锦、白芸生、卢珍、丁大爷、胡小记、乔宾等，准备迎接。原来他们这些人，是芸生先到的。骑着马，马快，先到了武昌府见二义韩彰。后

来的是丁大爷、韩天锦。卢珍带着一车子铁器。二义韩彰把铁器暂且入库。随后又到徐良、胡小记、乔宾，见二义韩彰，各说来历。就不细表了。

这日远探来报，大人归武昌。一个个整官服迎接大人，知府带领同城文武官员，出了武昌府城门外，一同来到水面，迎接大人，请大人下船，二义韩彰、公孙先生、赛管辂魏昌、池天禄、玉墨见大人道惊请罪。大人就把沈中元的事，说了一遍。众位何罪之有？然后大官人带着白芸生、韩天锦、卢珍、徐良、闹海云龙胡小记、乔宾见大人。大人连丁大爷都不认得。有二义韩彰，挨着次序一一的把他们出身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大人见这些人高高矮矮，相貌不同，也有白面书生，也有丑陋的豪杰，见他们虎视昂昂，搓拳摩掌，各各全有不平之气，恨不得此时与襄阳王打仗才好。大人见这番光景，不由地欢喜赞叹。与老五报仇，正在用人之际。岸上预备着骑马，大人弃舟登岸。后面这人是拥拥塞塞，直奔上院衙门。大人轿子后走，玉墨的引马在前。后边就打起来了。

什么缘故？认得的都见礼，不认得的，或韩彰或智爷或蒋爷给见见，单单的有韩彰与徐良见他父亲，令人看着难过。未见之先，徐良就紧打量他天伦。自己听着娘亲说过，是怎么个样式，并且早托附下韩二伯父了。天伦要是来了，叫他给见见。韩二爷说：“三弟，给你们爷两个见见。这是你儿子，你不认得？”徐三爷一听，一怔。徐良过去说：“天伦在上，不孝的孩儿与你老人家磕头。”徐庆说：“起来吧，小子。”用手一拉，徐良上下紧这么一瞅。卢爷说：“三爷，好造化。”徐庆说：“小子，给你与众位见见。这是你大大爷。”徐良过去说：“伯父在上，侄男有礼。”卢爷用手一搀：“贤侄请起。”徐庆说：“给你二大爷见过了？”徐良说：“见过了。”徐庆说：“这是你蒋四叔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们哥几个，瞧瞧三哥，憨傻了一辈子，积下了这么一个好儿子，真不愧是将门之后。”徐庆说：“叫你哥们耻笑我。”蒋爷说：“怎么？”徐庆说：“人家的孩子，都水葱儿似的。瞧我们这娃子这个相貌，看他这个样子，就没造化。”蒋爷道：“据我看着，更有造化。”徐三爷说：“你们哥们瞧着这孩子，像我的儿子不像？可是我打家里出来的时候，他娘身怀有孕。今年算起来，整是二十余年，正应这孩子的岁数，我瞧他这个相貌，可不像我的长相，这么两道不得人心的眉毛，有点不像；可就是这嘴像我的四字口。”蒋爷说：“三哥，你还要说什么，胡说八道！”卢爷说：“你再胡说，我就给你嘴巴了。”语言未了，就听那边嚷起来了。

二义韩彰一脚将小诸葛沈中元踢倒，上前去用手一揪胸膛，回手就要拉刀。云中鹤扭项一看，念了声无量佛，说：“这是怎么样了？”蒋爷看见，叫大爷、三爷把二爷拉开。蒋爷亲身过去劝沈中元，小诸葛沈中无微微的冷笑着说：“你就是这个能耐，姓沈的不惧。”韩二义说：“你把大人盗去，要我们大家的性命。你如今还敢把大人送回来！韩某与你誓不两立。”说毕，也是哼哼地冷笑。蒋爷劝沈中元说：“沈贤弟，咱们可是君子一言既出，如白染皂。先前咱们是怎么说的。今日可到了。刚才只顾见我们徐侄男，还没有容我说话哪，你们就闹起来了。还是看我。”徐良也不知是什么事，先给师傅磕头，给师叔磕头。蒋爷一套话，安置住了小诸葛。

再劝二义韩彰说：“二哥，你不是了。沈爷把大人盗走，可是他的不是。你和三哥，你们不是在先，他的错处在后。我这个人，一块石头往平外里端，没亲没厚。拿邓车准是你们哥两个拿的吗？人家弃暗投明，说出来王府人特来泄机。你们不理人家，故此他才一跺脚走的。他才把大人盗将出去，诉他

不白之冤。这可是他的错处。他把大人盗出去，诉明了他的冤。他可不管咱们担架得住担架不住。再说起来，他弃暗投明，口口声声说的是与咱们老五报仇，冲着这一手，也不该和人家相打。再说起来了，问短了比打短了强。”韩彰说：“我不能像你那两片嘴，翻来复去。我们两个人誓不两立，有他没我。”蒋爷说：“二哥你可想，人家师兄弟都是请出来的，给咱们老五爷报仇。得罪了一个，那个也就不管了。二哥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横竖叫你过的去就完了。”韩二义说：“怎么叫过的去？你说我听听。”蒋爷说：“我把他带过来，给你磕个头，这就是杀人不过头点地。他磕头也是头颅点地，把脑袋砍下来也是头颅点地。”韩彰说：“他肯磕吗？”蒋爷说：“人家哪肯磕！我央求人家去吧。”韩二义说：“只要他磕，我就点头。”

蒋爷复又转身与沈中元说：“刚才我二哥得罪你，就是我得罪你。咱们在黑水湖说的言语，到如今还算不算？”沈中元说：“你算，我就算。”蒋爷说：“我没有什么不算的。磕头哇，我先给你磕一百，换你一个。我先说给你磕头，是在山环呢。你不愿意，你要在众目之下，这可是众目所观。”沈中元说：“你真给我磕吗？”蒋爷说：“要是说了不算，除非是脸搽红粉。我这个人，是个实心的人。人家说什么，我也当永远不假。”随说着，他就屈膝跪倒，嘴里仍然还说着：“我这个人是个实心眼，磕一百，你们可计数。”刚要一磕，小诸葛想着他不能给磕，哪知道真磕。沈爷也是一半过意不去，就说了一句谦虚话，说：算了吧，不用磕了。”蒋爷就站起身来说：“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这个人实心认事，说的哪就应的哪。人家和我说，我也信以为实。说了不算，就是个妇人。你可是叫我磕。该你给我二哥磕了。”沈爷心里说：“这个病鬼，真坏透了。我说了句谦虚的话，他就不磕了。”问蒋爷说：“你这算完了？”蒋爷说：“不是你不叫我磕了吗！我这个人实心认事，说了不算，脸上就搽红粉。”沈中元说：“你真厉害透了。我索兴给你二哥磕吧。”

蒋爷带着过来说：“二哥，可别的话没有，我把沈爷带来给你赔个不是，错可是你在先哪。人家可不是怕咱们哥们，人家是念着死鬼老五。为的是给老五报仇。”沈中元一屈膝说：“别怪乎小可了，前番盗大人是我的不是。”说毕，将要磕头。蒋爷在旁说：“就这么受人家的头，咱们还怎么称得起是侠义？”韩二也觉着不对，又有蒋爷在旁一说，也就一屈膝说：“事从两来，莫怪一人。先前是韩某的不是。”蒋爷说：“从此谁也不许计较谁，一天云雾全散。”众人俱是哈哈一笑。

此时对面慌张张跑来一人，说：“众位老爷们，大人有请。”众人这才回奔公馆。到了公馆，见大人，把君山的花名呈上去，叫大人阅看。大人看毕，择日上襄阳。池天禄又把武昌的公事回了一回。

书不可净自重絮。到了第三日，预备轿马起身。文武官员护送。到了弃岸登舟的时节，叫他们文武官员回衙理事，众文武官员辞别了大人。大人的船只奔襄阳。路上无话。直到襄阳，弃舟登岸。早有预备的轿马，是金知府预备的。文武官员俱各免见，上院衙投递手本。大人独见金知府，问了问襄阳王的动静如何。金知府说：“这儿日王府倒消停，不见什么动静。”问毕，知府退下。暂且不表。单说大人到上院衙下轿入内，主管二爷迎接大人。将到屋中更换衣巾。忽然有众侠义围绕着一人，原来是铁臂熊沙老员外，背着一宗物件，有人带着见大人行礼。回明大人，阵图画得清楚，请大人过目观看。

欲知破铜网阵详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回 看图样群雄明地势 晓机关众位抖威风

诗曰：

看明图样问如何，陡觉威风比昔多。
况有君山来助阵，管教叛逆倒干戈。

且说大人回衙，众英雄保护。忽然沙老员外背图而入，大众见沙大哥见礼，解下包袱来。回禀了大人。带着沙员外要见大人。孟凯、焦赤也进来了，皆因三位由晨起望起身，乘跨坐骑而来。焦、孟二人在外边拴马，马已拴好，随落进来，与大众见礼。也带着一同见大人。来到屋中，沙、焦、孟一同向大人叩头。大人问说：“阵图怎样？”回答：“阵图画齐，请大人过目。”

沙、焦、孟站起身来，出里间屋子，来到中庭，把包袱打开。一看阵图，见是一张大纸。所画的阵图连形象俱写的是蝇头小楷。按着是木板连环八卦，连环堡。按八面八方，八八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。每面一个大门，内里套着七个小门。靠北有一个楼，叫冲霄楼，三层儿，按三才，底下有五行栏杆，外有八卦连环堡。各门俱有小字写着是什么卦，什么卦，吉卦、凶卦俱写的明白。冲霄楼前有两个阵眼，一个纸象，一个纸犼。一人天宫网，一个地宫网，冲霄楼下面盆底坑，盆底坑上面十八把大辘轳，挂住了十八扇铜网。按东南西北，有四个更道，地沟内有一百弓弩手，俱用毒弩。十八扇网，单有十八根小弦，有一根总弦，两根副弦，直通到木板连环之外。正南是一火德星君殿。在火德星君殿的拜垫底下，就是总弦的所在。乍看谁也看不明白。大人看了半天，也看不明白。大人说：“众位都与我五弟报仇。本院实在看不明白。你们众位请看吧。定到那时要破铜网，备一桌酒席，本院论次序每位奉敬三杯。”大人说毕，退下。大人归大人屋子。

大家都要争着看阵图。蒋爷说：“咱们认的字往前，不认的字的往后。”公孙先生说：“我可不行。我虽认的字，不懂铜网之事。你们请看。”赛管轱也要退下。蒋爷说：“你别走。你是王府的人，你帮着我们参悟参悟。”魏昌这就不能走了；智爷是进去过的，小诸葛是进去过的，直参悟了一天，这才明白了。看毕，对成卷起来，用晚饭。这才细问沙老员外：“彭启怎么样了？”沙爷说：“仍把迷魂药饼儿给他按上，路、鲁二位看着他。早晚还是给他米汤饮。”智爷说：“很好，千万留他这个活口。”当日晚景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将要拿阵图瞧看，忽有官人进来说：“回禀众位老爷们得知，外面现在君山飞叉大保钟雄求见。”大众往外迎接。到了门外，一见飞叉太保，大家见礼。还有亚都鬼闻华；神刀手黄受、金挡无敌大将军于踪、金枪将于义、玉面猫熊威、赛地鼠韩良，大家又见了礼。有认得的，有不认得的。不认得的，有智爷给的挨着次序一见。问大人的事，智爷就把大人的事如此恁般的说了一遍。又问钟雄；“你们这是由君山来吗？”钟雄说：“正是。有黑水湖的喽兵，夹峰山的寨主，到我那里。我一算这个日限，大人必到襄阳。近来家人谢宽，训练了二百名喽兵。我把他们俱都带来。带来四家贤弟，连熊贤弟他们二位。我嫌几百人进襄阳城，怕的是招摇。有谢宽带领着他们扎了个小行营，在小孤山的山内候信。要用他们的时节，去信就来。”蒋爷带着他们先见见大人。带着进去见大人，回明大人，下了个请字，把钟雄带将进来。钟雄见大人双膝点地，大人欠身吩咐：“搀住。”可见得是念书的

尊贵。再者，他是一个山王寨主，又知道他文中过进士，故此赏了他个脸面。大人以为钟雄乃管理水旱二十四寨主大寨主，必是五官凶恶，谁知晓他竟是个文人的打扮，青四棱巾，迎面嵌白骨。皆因是身无寸职，例不应冠嵌白玉，故钉了一块白骨。双垂青缎带飘于脊背之后，翠蓝袍，斜领阔袖，白袜朱履。面如白玉，五官看秀，三绺短髯。在人一瞅，暗道：“说他文中过进士倒像，说他武中过探花不像。”慢腾腾地起来，大人赏了他个座位。再说神刀手黄受、金枪手于义、亚都鬼闻华、金钊无敌大将军于贲，大人一见，眼泪几乎没落将下来。因何缘故呢？是金枪将于义与白玉堂相貌不差，大人回思旧景，想起五弟来。玉面猫熊威、赛地鼠韩良刚要磕头，大人一摆手，蒋爷就把他们带出来。

钟雄问：“什么缘故？”蒋爷就把于义相貌和五爷一样，大人瞧见于义，就想起白五弟来了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钟太保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然后献上茶来。

大家仍然还是看阵图。蒋爷说：“咱们大家打算着几时破网？”智爷说：“方才我看了看日历，明日就好。趁看艾虎没来。艾虎要来了，那孩子脾气不好，一准要去。要不叫他去，不是偷跑，就是行拙志。我的徒弟，我还不知道。”蒋爷说：“要是那样，咱们可就早破铜网。他来了赶不上，他可也没法了。”正说话间，忽听见哈哈一笑说：“一步来迟，就赶不上了。我五叔疼了会子我，我杀王府一个贼，就是给我五叔报了仇了。”大伙一瞧，是艾虎进来。这一进门，艾虎这头真是磕头虫儿一样，给大伙这么一磕。回头一看，全在这里呢，就是短他了。磕完了，有不认得的，给他们见了一见，对施礼完毕。也有人给他磕头的，就是大汉史云，行完礼，艾虎就奔了阵图去了。也不顾说话，也不问人家。人家要问他，瞧他两眼发直，也不敢问。智爷说：“你这孩子又不认得字，怎么净往前凑呢？你认得字吗？”艾虎说：“我不认得字，我瞧一瞧图样，明天好去。”蒋爷问他：“外头站的两个人是谁？是跟你一块来的不是？”艾虎说：“我忘了。哥哥进来见见，不是外人。”

这两个，一个是勇金刚张豹，一个是双刀将马龙。皆因艾虎保着施俊路过卧牛山，艾虎些微落后，施俊叫山寇拿上山去了。艾虎一追，驮子拐山口，听不见驮子那个钟儿响了。刚到山口，又有喽兵下来了，要劫艾虎。叫艾虎一怒，倒追了他们一个跑。正追之间，寨主上来，艾虎一瞧，是熟人。

若问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一回 卧牛山下巧逢故友 药王庙前忽遇狂徒

诗曰：

卧牛山下罢干戈，一路凭他保护多。
更遇东方凶太岁，英雄到处有风波。

且说艾虎一看山王，认得是熟人，不由得就有了气了。冲着山王说：“二哥，你怎么干这个呢？”勇金刚张豹一瞧是老兄弟艾虎，过去行礼。行礼已毕，跟着上山。到了分赃庭，见双刀将马爷。艾虎过去行礼，马爷把他搀住，说：“想不到老兄弟你来，你怎么走到这呢：我们正要找你去呢！”艾虎说：“这话说起来长了，你先把施大哥放了。”回答：“哪个施大哥？”艾虎说：“就是固始县的施大哥，是我盟兄，联盟的把兄弟。”马爷说：“兄弟，我不叫劫，你一走要劫，你瞧瞧，劫出祸来了没有？解开去！”赶紧就把施俊解开。艾虎过去给哥哥道惊。施俊又受一大险。进分赃庭，大家一见，双刀将说：“后边现有闲房，叫嫂嫂就在后边闲房住吧。公子就在前面。”张爷请罪，把施俊让在上首正中落座，叫摆酒。后门这里，叫喽兵扎住。凭爷是谁，不准往后去。施俊就在前面，与大众各自讲述各自之事。

艾虎把自己的事，述说了一遍。艾虎问：“张爷、马爷，你们想起什么来了，占山为王？”马爷说：“你们一走，我们的事发作了，几乎没有叫官人拿了去。还亏的是些个喽兵，把我们救下了。没有这些喽兵，此时我们大概也就完了。占在栖身之所，等着找你。”艾虎说：“找我怎么样呢？”马爷说：“找你见大人，给求一求。”艾虎说：“得了，咱们一同前往，大哥弃了山寨吧。”大家整饮了一夜，方才席散。第二早晨，叫喽兵收拾，装驮子下山。马爷写了一封书信，叫喽兵奔君山。所有的东西大家一分。

金氏上了驮轿，小义士马龙、张豹护送施俊上固始县。这一路上，并没有什么舛错。到了固始县，回汝宁村。到家中，金氏下驮轿车辆，仆从丫环搀架，先见公爹。施俊也进来见天伦。本来施大人病体沉重，已经卧床不起，忽然一报少爷、少奶奶到了。施大人一高兴，叫家人搀将起来。见施俊带着金氏、佳蕙，三个人给老爷磕头。老爷一喜欢，病若好了一半。

其实通俗说叫抖机灵，正字叫回光返照。什么都有个回光返照。人要是病的卧床不起，忽然爬起来了，要点水饮，或是要点吃的。眼睛也睁开了，舌头说话也利落了，留神吧，那可就快了。还有一宗，比方家内点的油灯，看看要灭，屋里也发了暗了，灯苗也小了，必然就叫快添油。说快着点吧，没有油啦。拿油的还没到哪，必是紧催，灯忽一亮，拿油的说那里头还有油呢，瞧这不是顶亮吗？话犹未了，灭了，这也叫回光返照。太阳落的时节，已经落将下去，东边反倒一亮，这也叫回光返照。闲言少叙。再说施俊在天伦跟前，所有自己的事情，回禀了一番。遇凶险的事情一概没提。后来把艾虎带将进去。给见了一见。

到了次日，金氏向家中婆子们打听说，左近的地方太岁坊，紧对着就是小药王庙，甚灵。她就想去与化爹讨一灵签，全凭着自己的虔心，使公爹病体痊愈，也是有之。她对施俊一说，施俊不叫去。究竟是大人家的气象，不叫妇女们上庙烧香还愿。这是一件最无益之事。金氏苦苦地说，施俊又想着他妻子是一点的诚心，又怕烧香惹出祸来，就与艾虎、张豹、马龙一说此事。

艾虎说：“哥哥，我可是多言。这里我嫂嫂的一片孝心，要能感动神佛也是有的。我听见说，开封府包相爷的夫人，为太后老佛爷三乞天露。把香案设上，自己一想不行了，已经露结为霜了。李氏夫人立志，求不下天露来，就死在香案之前。后来果然这一点诚心，惊动天地，古今盆中，竟把露水求下来，后来凤目重明。那时可也是一点诚心。这番要感动神灵，也是有之。要是怕我嫂子遇见匪人，现有我弟兄三人跟随，还怕他何来！”艾虎这一套言语，说的施俊心中愿意。张豹说：“要有人瞧我嫂嫂一眼，我把他脑袋拧下来。”施俊说：“既然如此，用完早饭之后，三位就辛苦一躺。”

果然用完早饭，里头传出信来。三位爷预备跟随轿子。金氏换了一身布衣荆钗上轿。明知后面有三位爷跟着。到小药王庙月台之前下轿，艾虎等就在角门那边一站。果然西边有一溜西房。廊子底下有张八仙桌，坐着一个恶霸。跟着也有二十多个打手。看那个恶霸，戴一顶红青缎子员外巾，大红袍，上下三蓝色的牡丹花，看不见靴子，有桌帷遮着；面如油粉，浓眉怪眼，暴长胡须，不大甚长，在那里坐定。他一见金氏下轿，一眼就瞧见了。告诉他手下的从人说：“过去抢她！”有个从人叫王虎儿，内外的都管，说：“使不得！二大爷，这个人要是一动，可就是马蜂窝。”你道这个人是谁？这就是太岁坊伏地太岁东方明。仗着他手下人多，各处里传言说：“小药王庙甚灵。”故此这方就传开了这个灵了。其实他净要看烧香还愿的少妇长女。只要有几分姿色，被他看上，他就要抢。可巧今天他瞧上金氏了，也打算要抢。早被王虎儿拦住了，说：“二大爷，抢不得！这是金微金知府的女儿，邵邦杰邵知府的媒人，施昌施大老爷的儿妇，你想想抢得吗？这还是一件小事。你看那角门边站着那三个老虎似的哪，都是跟来的。跟着的那三个就是不好惹的。”伏地太岁翻眼一瞧，就吓了一跳。并且张豹那里还直骂说：“再要近瞧。二大爷过去，可就要把你两眼睛挖出来了！”东方明一扭头说：“孩子们，我这两天耳朵有点上火，什么都听不见。”众人说：“好哇，上点火，少闹点闲气。”马龙也是直拦张豹，不叫他惹事。等着金氏求完了签，拿了签贴，给了香钱，赏了缘簿。婆子搀着上轿，放轿帘抬起来就走。张豹大嚷：“便宜这小子。”这才走了。

艾虎上襄阳的心急，恨不得立时就走了才好。到家中见施俊，第二天告辞。施俊不叫走，叫多住几日。艾虎不肯，一定要走。施俊拿出二百银子的路费来，艾虎不肯受。说：“我们这盘费甚多，要没有，还不拿哥哥的吗？”就此告辞起身，直奔襄阳，赶着去破铜网阵。

不知到襄阳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二回 小义士起身离固始 旧宾朋聚首上襄

诗曰：

匆匆别去为谁忙？顷刻天涯各一方。
不是英雄留不住，心中惟计上襄阳。

且说艾虎同着马龙、张豹，把施俊护送到家，住了两日，艾虎一定要起身告辞，施俊也并不远送。几位爷起身，路上也就无话了。

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。到了襄阳，至上院衙。艾虎叫他们进去，他们不肯。艾虎一定要叫他们进去，在大庭之外等着。哪知道艾虎进去不出来了，一问外边两个人是谁？艾虎这才叫他们进去。到了里边，给大众一见，说明了来历。艾虎说：“几时去破铜网？”智爷说：“几时你也别打听，不许你去。”艾虎说：“师傅，我五叔疼了我会子。好师傅，你叫我去吧。”蒋爷说：“明天再说吧，不用忙。”仍然又把阵图参悟了半天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大人亲身给预备着酒饭。所有破铜网阵的人，无论大小老少，每人面前三杯酒，都是大人亲身给斟。大众说：“吾等何德何能，敢劳大人给斟酒？”大人说：“不必太谦了。”又预备一桌酒席，把白五老爷古磁坛请出来，供了一桌酒席，烧钱化纸，奠茶奠酒，暗暗地祝告：“但愿吾弟阴灵有感，早助大众成功。”众人也赤来磕了一路头，俱都是暗暗落泪。然后大家落座吃酒。大人说：“你们众位吃酒，本院不久陪了。”大人归到里间屋内去了。

大家饮酒议论。蒋四爷说：“咱们商量，今天晚晌都是谁去？”这句话未曾说完，就听见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除非智爷没说要去，下剩下的全都要去。蒋爷嗤的一笑说：“这些个人全去，上院衙净剩下大人一个人。咱们去破铜网，王府里倘若差一个人来，不利天大人。咱们纵然把铜网破了，大人也没有了，谁担架的住！总得留看家的要紧，按武侯兵书说，未思进，先思退，重新再商量吧，谁去，谁不去？”飞叉太保说：“吾等由君山到此，也不敢造次讨差，不敢说办起大事。些须小事，我等万死不辞。若要用兵，我们由君山带了二百名喽兵，现在小孤山扎定。要用他们时节，大人早吩咐，好把他们调来助阵。”蒋爷一听道：“钟兄，我们这里破铜网之人，绰绰有余。只怕晚间一动手，杀的王府人东西乱窜，怕他们逃出城外。烦劳寨主哥哥带着二百名喽兵，过了海河吊桥，把襄阳城四面围住。就是西面要紧，倘若有越城而过者，务必要将他们拿获。”飞叉太保一听，微微的一笑说：“四大人，刚才吩咐我们在城外头等贼，小可钟雄带领喽兵在城外等候拿人。城内着有用人之外，还有我四个兄弟。城内若没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就一并出城去了。”蒋爷说：“寨主哥哥可不必多心，城里城外皆是一样。”钟雄说：“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出城去了。”跟着又笑嘻嘻他说：“我们这就要告辞了。”蒋爷吩咐，叫拿上盘缠，欢欢喜喜而走。大家送将出去，由此抱拳作别。他们离了上院衙，直奔小孤山走。在路上，于义、闻毕、黄受皆不愿意，说：“寨主哥哥，你可全明这个道理？”跟着又说：“什么道理？”回答：“这分明是怕咱们降意不实。咱们何苦在他们这里赖衣求食？还是回咱们山中，作咱们的大王去吧。”钟雄把脸一沉说：“五弟，你还要说些什么？要在山寨上，当着喽兵说出此话，就叫惑乱军心。”于义也就诺诺而退，不敢多言。

他们奔小孤山，暂且不表。

单说上院衙钟雄走后，北侠责备蒋爷行的不是。蒋爷说：“那人宽宏大量，绝不能挑眼。”接着说：“谁去，谁不去，早些商量明白。”云中鹤念声无量佛说：“小道不但是去，还要在四老爷跟前讨点差使。”蒋四爷道：“你说吧。”魏道爷云中鹤说：“我情愿去至王府，到火德星君殿破总弦，不知行不行？”蒋爷说：“破总弦还非你不行哪！得了，破总弦是魏道爷的事。”卢爷说：“我可去。”韩彰说：“我可去。”徐庆说：“我去。”南侠、北侠、双侠、沙老员外、孟凯、焦赤、白芸生、卢珍、徐良、韩天锦都说：“也去。”艾虎说：“我也去。”蒋爷说：“不行。徐良有他父亲关心，得去。卢珍为他天伦上几岁年纪，白贤侄与他叔爷报仇，也正应当去。韩天锦也不用，头件不会高来高去，不该去。再说艾虎，你师傅，你义爷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；讲武艺，讲韬略，还用你挂心！就是徐良，卢珍、芸生他们虽去，也不叫他们身临大敌。也就是在木板环之外，各把占一个方位。若有王府之贼打哪方逃窜，就把那方把守之人按例治罪。”智爷说：“连我还不去哪，看家要紧。”蒋爷说：“对了，连我还不去哪。”北侠又说：“艾虎小小的孩子，此处有你多少叔伯父，你单单的往前抢，你准有什么能耐？”艾虎敢怒而不敢言，诺诺而退。只因一说艾虎，大家也不敢往前抢了。白面判官柳爷说：“我下句没说出来。”叫蒋爷用胳膊一拐，他也不敢往下说了，说：“我也看家。”小诸葛沈中元说：“我下句也没说出来。”叫智爷也是拿胳膊一拐，不敢往下说了。”余者的众人，更不敢往下说了。蒋爷、智爷说：“我们看家，看家要紧。”艾虎心内难受，酒也懒怠喝了，觉得一阵肚腹疼，自己出去走动去。

到了西房，有人月亮门，北边一片乱草蓬蒿。走动了半天，将要出乱草蓬蒿，忽见打外头蹿进一个人来。艾虎一瞧，是师傅。进了西院，东瞧西看，也不知道是看什么。瞧了半天，忽然对着外头一击掌，打外头进来一个人，一瞧不是别人，是沈中元。自己心中一动，他们什么事情？艾虎就在乱草蓬蒿里一蹲，倒要听听他们说些什么。沈中元问：“什么事情？把我搭出。”智爷说：“论有交情，就是咱们两个厚。我听见说，你要和他们一同破铜网，我故此拉了你一下。我问你，有宝刀没有？”沈中元说：“我没有宝刀。”智爷又说：“有宝剑没有？”沈中元说：“更没有了。”智爷说：“咱们哥两个对劲。一个增光，大家长脸；一个惭愧，大家惭愧。不立功便罢，立就是立惊天动地的功。”沈爷说：“什么惊天动地之功？”智爷说：“我问问你，王府的道路熟哇不熟？”沈中元说道：“那是熟。”智爷说：“咱们进王府去，奔冲霄楼三层上，把盟单盗下来。可是你给我巡风，盗可是盗，我可不要功劳，见大人时候，就说是你盗的。我要要一点功劳，叫我死无葬身之地。”沈爷说：“怎么你起誓来咧？”智爷说：“我把话说明，咱们彼此都好办。我是早已和你师兄说明白了，拜他为师哥。我是出家当老道。咱们把盟单盗回去，一睡觉，等着明天他们把铜网破了，王爷拿了。问他们，王爷作反有什么凭据？到时，咱们把盟单往上一献，岂不是压倒群芳，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！这比跟着他们破铜网不强吗？要奏事，总得把咱们这个奏在头里呢！可千万法不传六耳。”焉知道已传了六耳了。说毕，两个人就走。

艾虎在那里净生气，心里说：“好师傅！有好事约人家，自己又不要功

劳。净知道说我。你们盗盟单，瞧我的吧，不容你们去，我先去。”

将要分乱草蓬蒿出来，又打外头蹭躡进来一个人，艾虎赶着又把身子一蹲。见是蒋四爷，往里张望了半天。一回头，又进来一个，是白面判官柳青。艾虎心里说：“都是这么约会。”柳青问：“蒋四爷，我说要跟着破铜网，怎么你不叫去，是什么缘故？”蒋爷说：“你是我请出来的，我要不叫你立点惊天动地的功劳，我对不起你。”柳青说：“我又不愿作官，我要什么功劳？”蒋爷说：“你不要利，难道说你还要名！你跟着破铜网，不过随众而已。奏事的时候，必是宝刀、宝剑破铜网，不能单把你的名字列上。我拉扯你立一件大功。”柳青说：“我要同你一处走，又该我吃苦了。”蒋爷说：“这可不能咧。他们破他们的铜网，咱们去咱们的。我知道王爷睡觉的地方，叫卧龙居室。咱们去到卧龙居室，仗着你的熏香，咱们把王爷盗出来。你瞧瞧是奇功一件不是？可千万法不传六耳。”柳青很是愿意。两个人定妥了主意，才走开，艾虎越想越有气。他们净会说我，有好事全不找我。我自有主意。

不知什么主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三回 小义士偷听破铜网 黑妖狐暗算盗盟单

词曰：

背后窃听实话，心中才释疑困。
多谋纵有计千端，难免门徒偷瞰。
计议私探消息，商量独盗盟单。
立功何事把人瞒，竟自楼头受难。

且说艾虎在蓬蒿乱草之间，听见他们说偷破铜网阵之事，心中暗想：“师傅是与沈中元盗盟单，四叔是约柳青盗王爷。这两件事我一个人全办了。我办完了，回上院衙睡觉。等着明天早起，我问问他们这盗盟单，盗王爷的事怎么着，法不传六耳，先叫我听见。看你们有什么脸面！”自己主意已定，又等了半天，这可没有人了，自己出来，到了前庭。

刚一到前庭，智爷一怔说：“艾虎上哪去来呀？”艾虎说：“我走动去来。”智爷一翻眼说：“啊，你走动。你上西院去走动去来？”艾虎说：“我没上西院。”智爷说：“你不能没上西院，你必是上西院去来。”艾虎说：“我是去拉屎，没上西院。一定说我上西院，你要不信，你跟着去瞧瞧去。”蒋爷说：“我是上西院里拉屎去来？”艾虎说：“这个拉屎怎么也犯起私来了？”因何缘故？人怕有亏心的事情。智爷、蒋爷见艾虎先前是皱眉皱眼，这趟进来是喜笑颜开，二人就猜着八九的光景。

等着吃毕了晚饭，二鼓之半，大众换衣裳。有夜行衣的，全换夜行衣靠。没有夜行衣的，全是随便衣服。这一套书，北侠换过两回夜行衣靠。头一次是拿花蝴蝶，这一次是破铜网。智爷告诉沙老员外连焦、孟二位，把住王府门口。白芸生、卢珍在王府的东墙儿，墙里墙外一个。一见王府之人，或拿或杀，不许私离岗位。徐良在王府的正北的北墙外头。北侠、南侠、双侠、卢方、韩彰、徐庆、云中鹤魏真等，智爷都在耳边告诉了几句言语，大众依计而行。大人亲身出来，给破网的人一躬到地。所有不走的人倒多。智化、蒋爷、柳青、沈中元、丁大爷、艾虎、大汉龙滔、姚猛、史云，分水兽邓彪，胡烈、韩天锦、马龙、张豹、胡小记、乔宾，过云雕朋玉，熊威、韩良这都是不走的人。

单提北侠等，未至王府后身，一个个蹿上墙头，飘身下去，直走木板连环。到木板连环外头，云中鹤说：“我可要往南去了。你们可别忙着进去，不是别的，我那里总弦断不了，你们要进去，岂不涉险？离此处有半里地远哪，千万可别忙！”北侠说：“是了，道爷你多辛苦吧。”道爷点头，一直扑奔正南。

走了真有半里之遥，才到火德星君殿东边。五间东房，并无灯火。西面五间西房，灯光闪耀。戳窗棂纸往里窥探，两个王官，十名兵在此上夜。魏真撒身下来，直奔佛殿。到了佛殿，宝剑亮将出来，一点锁头，微然有点声音，把锁斩落，推隔扇进去。佛龕里边，神象看不真切。有前头的黄云缎幔帐，正当中有一个海灯，照彻的大亮。佛柜上古铜五供。佛柜前有一个四方的拜垫，拿黄云缎包着。魏真将隔扇闭好，把拜垫搬开。下面有四块大板。把四块大板搬开，放在四面怕他们有人进来，把板盖上，故此放于四面。

云中鹤拿自来火筒一照，类若井桶子一般，又是一级一级的台阶。云中

鹤拿剑点一点，迈一步；点一点，迈一步。走来走去，直到平地。一晃千里火，地面宽阔。南到北足够五丈，东至西足够五丈。正当中一很铁柱，两旁两根副柱。共有三个大轮子，俱比车轮还大。每个轮子有两个拨轮，一个管轮。两边有个大皮条东边有九个轮子，西边有九个小轮子，就是挂十八扇铜网的小弦。总柱上有一个铁拨拢了，上头四个铁滑子，有一个钢搭钩。这根总弦，就在铁滑子铁拨拢子上绕着。这一根弦绕回去，类若两根弦一般。还有两很副弦，在半腰中挂定。单有柱子、轮子、滑子挂定。还有一个法条相似在正当中有个塔子上绕着。魏道爷拿着双锋宝剑，对着那总弦一刹，呛啷一声，呱哒呱哒哒，那根总弦断下去了。

还要断那副弦，就听上面口把井桶子围满。众人异口同音说：“拿！”魏道爷顾不得了，回身上去。

上面的人全是长枪。把枪尖扎将下来，嚷：“拿人！魏道爷不慌不忙，上台阶用宝剑一转，枪尖全折。自己往上一蹿，那些个兵丁挨着就死，撞着就亡，连两个王官都未能逃命。先结果了神偷皇甫轩，后结果了神火将军韩奇。魏道爷一想，总弦一断，就不必再下去了。再把上头的海灯用宝剑挑碎。仗着这二十二人俱死在火德星君殿内，自己出殿，仍把隔扇关闭，直奔木板连环而来。

道爷走的是正南离为火，把两扇大门用剑点开，里头套着七个小门；火山旅、火风鼎、水火未济，山水蒙、风水涣、天水讼、天火同人。蹭一个箭步，就窜进天火同人一个门去了。两边地板一起，上来两个人，一个叫出洞虎王彦贵，一个叫小魔王郭进，与老道动手。老道先杀了一个，后杀了一个。老道蹿卍字势当中，念了声无量佛，说：“原来是王府作反的人，就是这样本领。”脚踏卍字势。一直扑奔正北，直奔冲霄楼。

北侠、卢爷早到了。这六个人分开，一个宝刀后头带一个人，一口宝剑后头带一个人。北侠与卢方，由正西兑为泽进来的。卢爷知道老五误入的是雷泽归妹。卢爷也是打雷泽归妹走。大门一开，看的是泽水困、泽地萃、泽山咸、水山蹇、地山谦、雷山小过、雷泽归妹，进七个门。北侠先蹿将进去，随后卢爷举着把刀也就进来。

刚一进小门，就见两地板一起，蹭蹭蹿出两个人来，口中嚷道：“什么人？敢前来探阵！”原来这两个，一个是一枝花苗天禄，一个是柳叶杨春。苗天禄拿刀。北侠往上一迎。杨春乘虚而入，就是一刀。北侠闪躲不开了，飞起来一腿，正中杨春肋上，扑通躺在卢爷面前。卢爷摆刀就刹，只听磕嚓一声，劈为两段。又听噗哧，也把苗天禄扎死。

北侠说：“大哥走吧。”卢爷这才走。一直扑奔正北。奔了两个圆亭，一个叫日升，一个叫月恒。远远的就看见一个石象，一个石璟。将要扑奔正北，正南离为火，老道闯将进来，会在一处。就听正东方骂骂咧咧，是徐三爷同定展南侠。展爷是一语不发，净听着徐三爷他一个人在不住口的骂。正北上，丁二爷、韩二义由坎为水进来，走水火既济卦。展南侠进的是震为雷，走的雷风恒。大众会在一处。

原来看阵的就是四个人，被卢爷、北侠、云中鹤所杀。大众直奔冲霄楼，脚踏卍字势当中，跳着黄瓜架样式走。一看两边石象、石璟，当中两根铁链搭在冲霄楼上。卢爷用手一指那个石璟说：“我五弟就从此处吊将下去，我也由此处下去。”北侠说：“那倒可以。可别打一处下去，两处里分着。”徐庆说：“我也打那边下去。”展爷说：“我也打那边下去。”这边是云中

鹤、北侠二个人，两下里彼此全把兵器扎上，击掌为号。叭一拍巴掌，蹭蹭蹭大众往上一蹿。两边的石象、石璟，呱啦啦上头的铁链往下一落，翻板自来往下一翻，大众急拿脚一找网，一反网往下一翻，众位仍然是半悬空中，翻身脚找盆底坑儿。七位全有智爷教明白的：抱刀往下，脸朝外。三鼠在使宝刀宝剑的身后，也是面向着外，手中都拿着兵刀。净瞧更道地沟里头，往外出人。

天官网、地官网一起类若钟表开闸的声音，哗啦啦十八扇铜网，按说一齐都起来。这把总弦一破，可就不行了，起落的不齐了，可也有的起来的；可也就有不起来的；可也有起来，叭哒往后一仰，又躺下了的。皆因是断总弦，没断十八很小弦、两根副弦。若要一齐全断，十八扇网连一扇网都不能起来。这虽起来，就不能齐了。下面的金钟一响，声音也是不齐。每时咚咚直响三阵，此时又打三下，又打两下。再不然，等半天他又响一阵，参差不齐。

铜网的样式，前文说过，二指宽铜扁条上，有胡椒眼儿窟窿，全有倒取钩，上尖下方的式样，底下的横铁条上，挂石轮子两个，由盆底坑上往下一滚石轮，极其快速。如令所有滚下来的网，咔嚓磕嚓遇宝刀、宝剑削成好几段，是下来的全碎了。不动的网，他们也就不管了。北侠说：“大伙蹿上盆底坑儿，把住更道地沟。”东西北俱是两个人把守地沟门，惟独正南北侠一人把守。

忽然出了一宗诧异事，要问什么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二四回 众豪杰坠落铜网阵 黑妖狐涉险冲霄楼

词曰：

弹指几朝几代，到头谁弱谁强？
人间战斗迭兴亡，直似奕棋模样。
说甚英雄豪杰，谈何节烈纲常。
天生侠义热心肠，尽入襄阳铜网。

且说北侠听金钟一响，是一百弓弩手。有一个头儿，是圣手秀士冯渊，拿着梆子，提着一条长枪，听见金钟一响，就由更道地沟上边下去。大众听梆子的号令，刚出正南，上更道地沟门，正遇着北侠，拔刀就剁。冯渊听见刀声，往前一蹿，扭头一瞅，是北侠，他是认得的。立刻双膝点地，苦苦求饶，什么大爷，什么爷爷、大爷、祖宗、师傅、大叔、二大爷，义父、爸爸，全叫到了。北侠空有刀剁不下去。冯渊又叫：“你老人家肯饶了我。我就算计着你们老爷们该来了，小子在这正等着呢，别看你们老爷们尽管把铜网削碎，你们也不知道王爷在什么地方？盟单在什么所在？我愿作向导。你愿收我个徒弟，就是徒弟；愿收我个干儿子，就是干儿子；愿收我个孙子，就是孙子。”北侠一想也是，正短这么一个向导，说：“起来，我饶恕于你。”冯渊说：“你老倒是认我个徒弟，是儿子，是孙子？我好称呼你老人家。”北侠说：“你可是真心吗？”冯渊就跪在那里起誓说：“过往神祇在上，我要有虚情假意，叫我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北侠说：“起来吧。”冯渊说：“我倒是称呼什么？”北侠说：“我已经有了义子，收你为徒弟。”冯渊复又就地给北侠拜了四拜，叫了两声师傅。北侠答应，叫冯渊起来。冯渊答应，乐的是手舞足蹈，说：“师傅，我先献点功劳。我一打梆子，弓弩手全出来，你可就杀人。可别叫箭钉在身上，钉在身上就死。”

他在这里梆梆一打，一百弓弩手听见梆子一阵乱响，大家出来，这个更道地沟最窄，并肩站不下两个人，只可一个跟着一个走。门儿又矮，出来一个，再出来一个。出来一个杀一个，出来两个宰一双。第三的被杀，第四、第五的回去，不敢出来了。东西北共杀了九个。南面的听见冯渊投了降，连一个也没出来。谁要把着一瞅，弩箭就射。

上头一阵大乱。是王官雷英，金鞭将盛子川，二手将曹德玉，赛玄坛崔平，小灵官周通、张保、李虎、夏侯雄带了些王府的兵丁，辞别了王爷，到此瞧看。进了木板连环，奔冲霄楼末层，进了五行的栏杆，到冲霄楼里头，脚蹬着大铁蓖子往下瞧看。雷英一瞅铜网，尽都损坏。跺足拖捶胸，暗暗的叫苦。

按说在冲霄楼铁蓖子上头，往底下瞅，瞧不见底下的事情，在前文可就表过。再者，铁蓖子上四个犄角，单有四个大灯，昼夜不息，故此看得明白。雷英看见冯渊投降，雷英咬牙切齿大骂。底下冯渊听见，也是破口的大骂。他本是个南边人，未说话先叫唔呀唔呀的，骂道：“唔呀，混帐王八羔子，吾跟着我师傅拿你们这些叛逆之贼来了，还不快些下来受缚。”金鞭将等大家问雷英主意怎么办。雷英说：“略展小计，管叫他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吩咐兵丁，先把一百弓弩手撤回。后搬柴运草，拿火把他们烧死。破着这座冲霄楼不要了。王府柴草甚多，顷刻间，全把柴草运将进来。把软柴薪在灯上点

着，顺铁篦子窟窿往下一扔。这一下可了不得了，下面人全吃了苦子。这火全冲着头颅就下来了，个个用手中的刀把拉，连躲闪带用脚把拉，工夫甚大。足下的软底鞞鞋全要烧着。大众乱嚷。

冯渊偷着往地沟里一看，说：“这可好了，他们走了。咱们出地沟吧。”叫冯渊带路。冯渊在前，一个个都跟随着奔南边这个地沟。走到南头一看，不好了，把大板子盖上了，这还不算，上头压上石头，弓弩手在上头坐着。赶着出来，又奔正东，也是不行。照样四面全绕到了，全是不行。这火就更大了。徐庆嚷道：“死鬼活着的时候机灵，我们都为你前来报仇，你下阵雨也好哇！”冯渊说：“下阵雨也流不到这里来。”丁二爷说：“这可好了，他们不往下扔火了。这还有点恩典，他们往下扔生柴薪呢。”老道说：“更不好了，底下这都是火，扔下来的是生柴薪，全勾在一处，一阵风一鼓，大众全都是焦头烂面之鬼。这眼睛全睁不开，尽是黑烟。”大众在此受困，暂且不表。

单说蒋爷，容他们破网的人走后。拉了柳青一把，两个人出上院衙，奔王府后身。正遇徐良，蒋爷就说：“怕里头人少，我们看一看动作。”徐良也不能管。二人直奔王府后墙，蹿将下去，绕木板连环，直奔西南。柳爷问蒋爷：“你们怎么知道王爷住处？”蒋爷说：“我是听见魏昌说。”有个月亮门，进月亮门内，有北房。屋中有灯火，赶奔前来，戳窗棂纸，见王爷在后虎座里半躺半坐。手中托着一本书，当住面门，就见露着花白的胡须。两个王官面向里，靠着落地罩花牙子站着。叫柳青使薰香，拿了堵鼻子的布卷把鼻子堵上。把薰香掏出来，香点着，将仙鹤嘴戳在窗户窟窿里头，一拉仙鹤尾，屋中香烟就满了。蒋爷说：“你因为什么还不收起来？”柳爷说：“没薰过去呢！”蒋爷说：“那么些烟，还薰不过去！难道咱们外边说话他听不见？”柳爷说：“怎么不躺下呢？”蒋爷说：“两个王官靠住搁子了。”柳爷说：“王爷怎么不扔书？”蒋爷说：“你不用疑心，跟我进去吧。”蒋爷掀帘栊就往里走。柳爷将薰香盒子收了，在后跟着。蒋爷进去往前一扑抓王爷，把王爷的胡须抓掉了。这才瞧见王爷是假的傀儡头，衣帽靴子都是真的。再回头一看，两个王官也如此。

原来是雷英的用意。自打长沙府回来，他父亲提了蒋爷的事情，不叫他保王爷了。从此与他父亲反脸，愤愤而出，保定了王爷了。有消息地方加上消息，没有消息地方安上消息，故此蒋爷上当。脚底下呼啦啦一响，赶着撒身回来，早就登到翻板上了。扑通扑通，两个人坠落下去。原来底下有四个王官，把他们四马攒蹄捆上。柳青怨恨蒋平，闭目合睛等死，王官拉刀要杀。暂且不表。

且说智爷拉小诸葛出上院衙，直奔王府后身，看看临近，由树林蹿出一人来，原来是山西雁，说：“智叔父、师叔，你们也是打接应去吧？”智爷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回答：“我蒋四叔刚过去。”智爷说：“同着柳爷吧？”回答：“正是。”智爷说：“咱们准是要走到一处。”沈爷说：“不行，他们去也是白去，上不去楼。”徐良要跟着进来，智爷把他拦住。二人奔将进去，直奔木板连环。走坎为水，进的水火既济，脚踏卍字式，直奔冲霄楼。进五行栏杆，都是沈中元带路。智爷要掏飞抓百链索，沈爷把他拦住。沈爷奔到柱子后头，把一尺二寸长的一个大铁篦子一搬，自然打上头呱呱啦放下一个软梯来。二人这才上去。到了上面，又把软梯卷上去。又上三层，也是照样。往正南上一看，王爷兵丁如蚂蚁盘窝一般。智爷说：“咱们不管他们

的闲事。”直奔隔扇，连锁头都没有锁，一推就开。晃千里火一照，上面有个悬龕，下面一个佛柜。晃着火看着柜上，有古铜五供。柜面子上有一大道横缝。智爷问沈爷：“这里怎么有个缝子？”沈爷说：“那是干裂。”智爷说：“油漆的东西，哪有干裂，别有消息罢？”沈爷说：“没有。”智爷叫沈爷巡风自己蹿将上去，将要直奔悬龕的底梁，就从那缝子出来了两个扁枪头子，噗哧一声，智爷一抚肚子，咕咕摔在楼板乱滚，说：“我的肠子叫他们扎出来了，在外搭拉着呢！”沈爷一急，进来一看，原来里头有两个上夜的。一个金枪将王善，一人银枪将王保，开佛柜后门蹿出来。王善叫兄弟杀那个。沈爷一急，与王善交手。听那边磕嚓一声，沈爷就知道智爷被杀了。王善一喜说：“兄弟得了吧。”智爷答言说：“得了。就剩了你啦。我学那古人盘肠大战。”王善没躲闪开，早被智爷一刀杀死。沈爷问智爷：“怎么样？”智爷说：“没有扎着我，把我百宝皮囊扎了两个窟窿。”沈爷说：“吓着我了。”智爷把百宝皮囊解下来，问沈爷：“还有消息没有？”沈爷说：“你不必问我，我直不敢说了。要怕有埋伏，我上去吧。”智爷说：“还是我上去吧。你给我巡风。”叫沈中元在外边巡风，仍是智爷上去。细拿千里火一照，蹿上佛柜，拿刀紧贴楼板，把上头的黄云缎佛帐用刀削将下来，就看见了盟单匣子。回手把刀插入鞘中，把千里火放在旁边，伸手一够盟单，够不着。自可就爬在悬龕的底板上，伸双手把那个盟单匣子两边的两个铜环用手一揪，哧的一声，从上面吊下一把月牙的铲刀来，中在智爷的腰上，当的一声，智爷把双睛一闭……

若问智爷生死和破铜网阵的节目，仍有一百余回，随后刊续套出版。

此处先将大节目暂为开载于后：众英雄脱难；襄阳王逃跑宁夏国；智化盗盟单，因为让功，暗走黑妖狐；专折本入都，颜大人特旨进京陛见；山西雁追贼；开封府双行刺；大闹天齐庙；九尾仙狐路素真出世；小五义朝天见主，见驾封官；北侠行旨出家，大相国寺教刀训子；庆历爷丢冠袍带履；潞安山琵琶峪拿白菊花、拿火判官；周龙棍打太岁坊；神鬼闹家宅；南阳头盗鱼肠剑，二盗鱼肠剑；三盗鱼肠剑；白沙滩打擂拿伏地君王；东方亮劫囚车闹法场；开封府丢相印；北侠归三教寺，收徒弟，救难妇；白菊花行刺；北侠兵破姚家寨；群贼夺陷空岛，累死卢方、哭死徐庆；复夺陷空岛；五打朝天岭；三抢天峰山；失潼关；钟雄挂帅，打宁夏国，拿获襄阳王。俱在续套《小五义》上分解。

